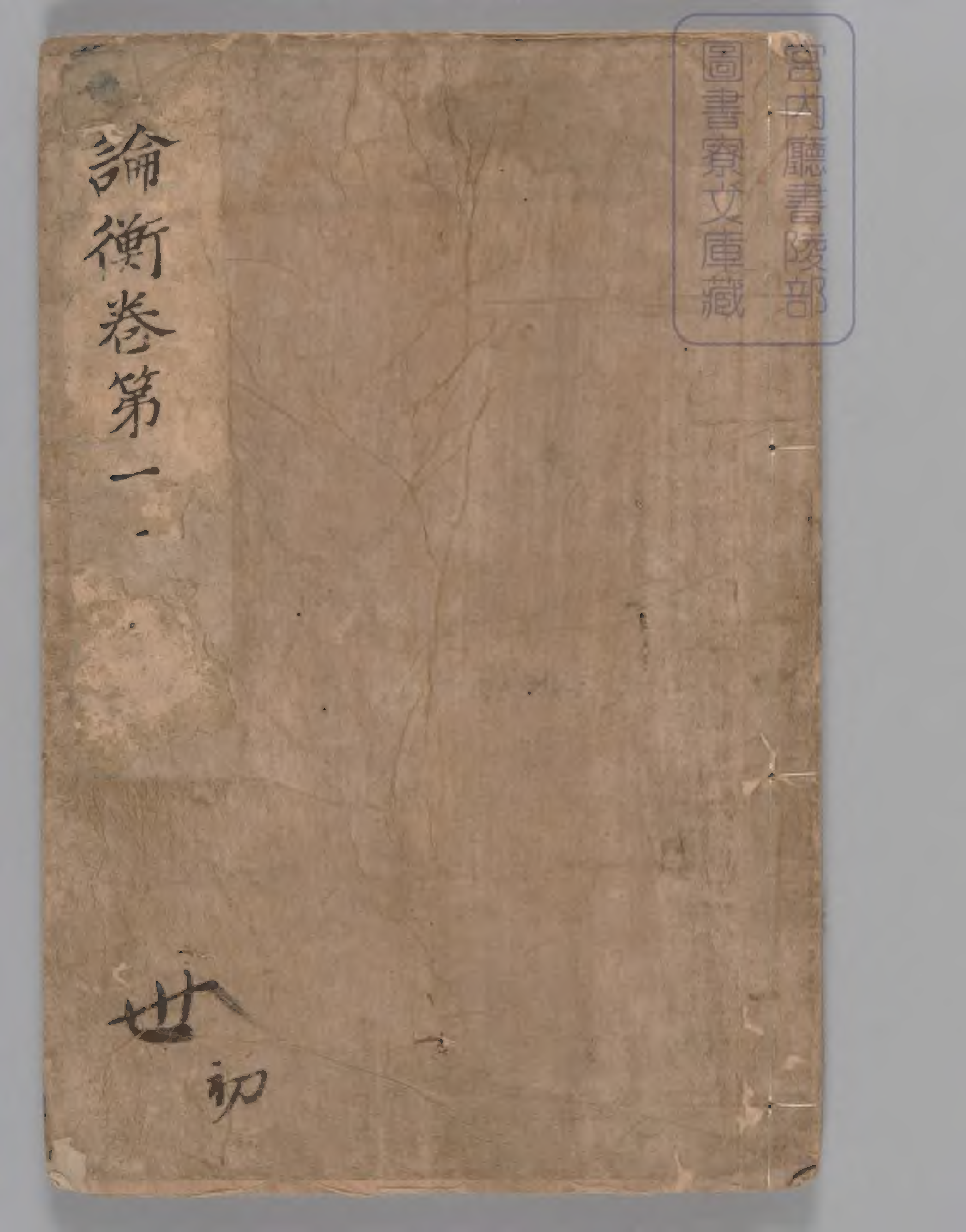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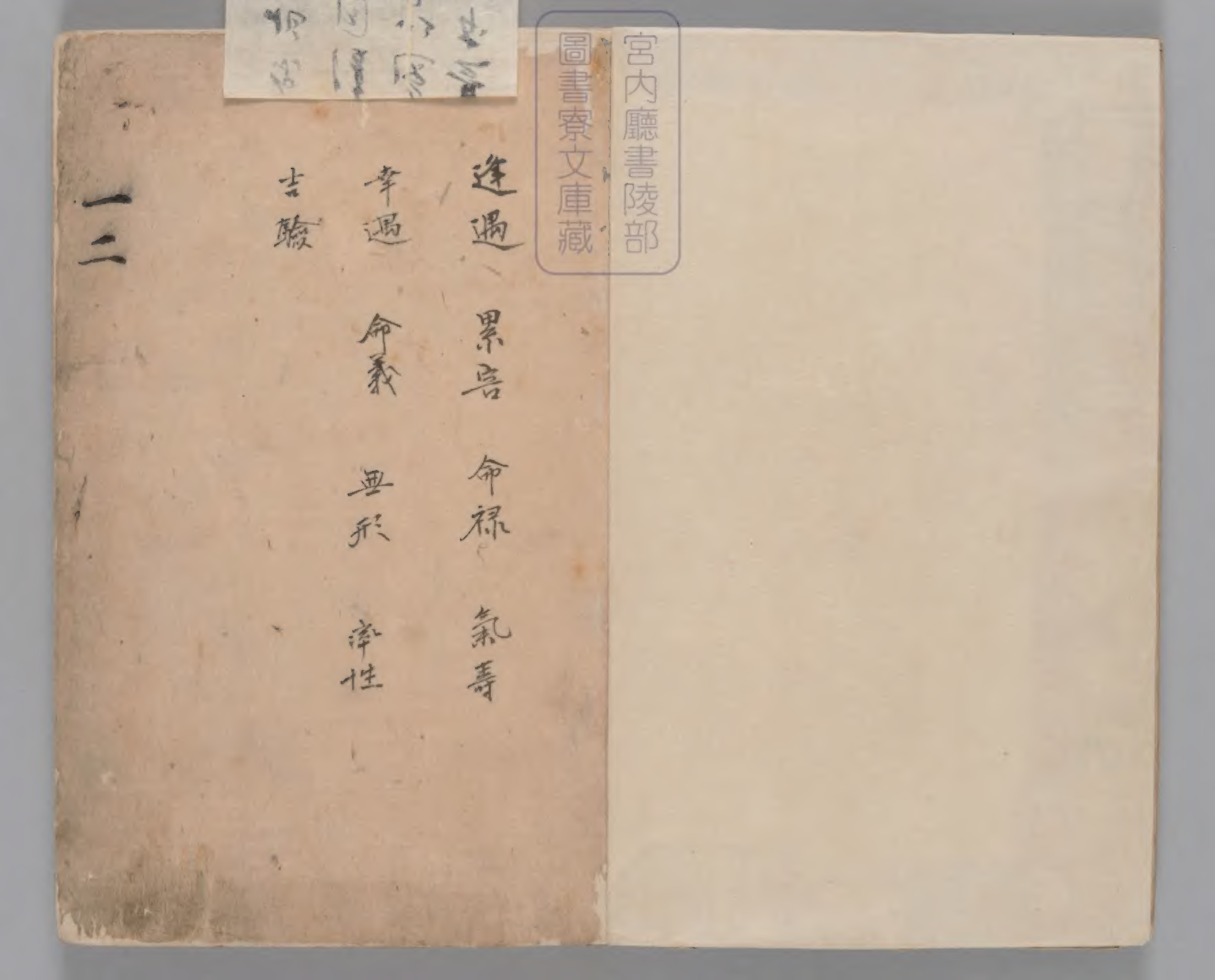


論衡卷第一

是本第二巻中十三葉脱
逸以昌平官本校合之亦
復同並摘出之附校失為
尔比後来遺忘也

氣壽
済性

一二


一二
逢遇　累害　命祿　氣壽
幸偶　命義　無形　率性
吉驗

論衡卷第一　王充

逢遇篇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衆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洿行尊於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於

堯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時賢而輔惡或以大才從於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淸濁或無道德而以技合或無技能而以色幸伍員帛喜（宜讀作伯嚭字）俱事夫差帛喜尊重伍員誅死此異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異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爲相箕子爲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夫以賢事賢君君欲爲治臣以賢才輔之趨舍偶合其遇固宜以賢事惡君君不欲爲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不遇固宜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爲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於齊

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驥騄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皋陶者必堯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之患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之變故至言棄捐聖賢距逆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聖賢務高至言難行也夫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許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許由俱聖人也並生唐世俱面於堯虞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並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

聖道同志合趨齊虞舜太公行耦許由伯夷操違者
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道雖同同中有異志雖合合
中有離何則道有精麤志有清濁也許由皇者之輔
也生於帝者之時伯夷帝者之佐也出於王者之世
並由道德俱發仁義主行道德不清不留主爲仁義
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堯溷舜濁武王誅殘太
公討暴同濁皆麤舉措鈞齊此其所以爲遇者也故
舜王天下皋陶佐政北人無擇深隱不見禹王天下
伯益輔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皋陶才愈無擇伯
益能出子高也然而皋陶伯益進用無擇子高退隱
進用行耦退隱操違也退隱勢異身雖屈不願進人主
不須其言廢之意亦不恨是兩不相慕也商鞅三說秦
孝公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前二帝王之論後一霸
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雖精見距更調
霸說雖麤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不得麤遇孝公所欲
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不待賢在所事
者賢之馬圄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義野
人不聽吹籟工爲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爲野聲越王大
說故爲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爲不善於欲
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此以曲伎合合則遇不合

蔄 字彙 与妍同

則不遇或無伎妄以姦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簪之臣雞鳴之客是竊簪之臣親於子反雞鳴之客幸於孟嘗子反好偷臣孟嘗愛僞客也以有補於人君人君賴之其遇固宜或無補益爲上所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幸於孝惠鄧通愛於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蔄皮媚色稱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醜面惡色稱媚於上嫫母無鹽是也嫫母進於黃帝無鹽納於齊王故賢不肖可豫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惡無常人臣所進無豫偶合爲是適可爲上進者未必賢退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世俗之議曰賢人

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觀鑒治內調能定說審司際會能進有補贍主何不遇之有今則不然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以夏進鑪以冬奏扇爲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遇禍幸矣何福祐之有乎進能有益納說有補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補而得祐或以有益而獲罪且夏時鑪以炙濕冬時扇以翣火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說可轉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已爲文則遇主好武已則不遇主好辯有口則遇主不好辯已則不遇文王不好武武主不好文辯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辯文與言尚可慕習行與能不可卒成學不宿

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倉猝之業須臾之名日力不足不預聞何以准主而納其說進身而託其能哉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爲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柰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爲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爲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仕宦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尚不可爲況節高志妙不爲利動性定質成不爲主顧者乎且夫遇也能不預設說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觸上意故謂之遇如准推主調說以取尊貴是名爲揣不名曰遇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名爲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爲遇猶拾遺於塗摭棄於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薦默舉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既不能定遇不遇之論又就而譽之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審才能也

累害篇

凡人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積不除聲名有闇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昏策

非味也逢遭外禍累害之也非唯人行凡物皆然生動之類咸被累害累害自外不由其內夫不本累害所從生起而徒歸責於被累害者智不明闇塞於理者也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卒然牛馬踐根刀鎌割莖生者不育至秋不成不成之類遇害不遂不得生也夫鼠涉飯中捐而不食捐飯之味與彼不污者鈞以鼠爲害棄而不御君子之累害與彼不育之物不御之飯同一實也俱由外來故爲累害脩身正行不能來福戰栗戒慎不能避禍禍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己力故謂之福來不由我故謂之禍不由我者謂之

何由由鄉里與朝廷也夫鄉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於鄉里害發於朝廷古今才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何謂三累三害凡人操行不能慎擇友友同心恩篤異心疎薄疎薄怨恨毀傷其行一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鈞同同時並進高者得榮下者慙恚毀傷其行二累也人之交遊不能常歡歡則相親忿則疎遠疎遠怨恨毀傷其行三累也位少人衆仕者爭進進者爭位見將相毀增加傅致將昧不明然納其言一害也將吏異好清濁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舉涓涓之言濁吏懷恚恨徐求其過因纖微之謗被以罪罰二害也將或幸佐吏之身

納信其言佐吏非清節必拔人越次迕失其意毀之過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爲所憎毀傷於將三害也夫未進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動百行作萬事嫉妬之人隨而雲起枳棘鉤掛容體䗶蠆之黨啄螫懷操豈徒六哉六者章世世曾不見夫不原士之操行有三累仕宦有三害身完全者謂之潔被毀謗者謂之辱官升進者謂之善位廢退者謂之惡完全升進幸也而稱之毀謗廢退不遇也而訾之用心若此必爲三累三害也論者既不知累害者行賢潔也以塗搏泥以黒點繒孰有知

之清受塵白取垢青蠅所汙常在練素處顚者危勢豐者虧頹墜之類常在懸垂屈平潔白邑犬群吠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固庸能也偉士坐以俊傑之才（坐讀爲生）招致群吠之聲夫如是豈宜更勉奴下循不肖哉不肖奴下非所勉也豈宜更偶俗全身彌弭謗哉偶俗全身則鄉原也鄉原之人行全無闕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也此又孔子之所罪孟軻之所愆也古賢美極無以衛身故循性行以俟累害者果賢潔之人也極累害之謗而賢潔之實見焉立賢潔之跡毀謗之塵安得不生絃者思折伯牙之指御者願摧王良之手何則欲專良善之名惡彼之勝己也是

故魏女色豔鄭袖鼻之朝吳忠貞無忌逐亡之戚施彌妬遘
除多佞是故濕堂不灑塵卑屋不蔽風風衛之物不得育
水滯之岸不得峭如是牖里陳蔡可得知而沉江蹈河也
以軼才取容媚於俗求全功力於將不遭鄧析之禍取子
胥之誅幸矣孟賁之尸人不刃者氣絕也死灰百斛人不
沃者光滅也動身章智顯光氣於世奮志敖黨立卓異於
俗固常通人所讒嫉也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損蓋孔
子所以憂心孟軻所以惆悵也德鴻者招謗偽士者多口
以休熾之聲彌口舌之患求無危傾之害遠矣臧倉之毀
未嘗絕也公伯寮之遡未嘗滅也埵成丘山汙為江河

髮之善小人不得有也以玷污言之清受塵而白取
垢以毀謗言之貞良見妬高奇見噪以過罪言之忠
言招患高行招耻以不純言之玉有瑕而珠有毀焦
陳留君兄名聲兗州行宇跡潔無纖芥之毀及其當
為從事刺史焦康絀而不用夫未進也被三累已用
也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
身也何則失知純譽之人非真賢也公侯已下玉石
雜糅賢士之行善惡相苞夫采玉者破石拔玉選士
者棄惡取善夫如是累害之人負世以行指擊之者
從何往哉

命祿篇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聖賢及下愚凡有首目之類含血之屬莫不有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故命貴從賤地自達命賤從富位自危故夫富貴若有神助貧賤若有鬼禍命貴之人俱學獨達並仕獨遷命富之人俱求獨得並爲獨成貧賤反此難達難遷難成獲過受罪疾病亡遺失其富貴貧賤矣是故才高行厚未可保其必富貴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貧賤

矣夫如是市虎之訛投杼之誤不足怪則玉變爲石珠化爲礫不足詭也何則昧心冥冥之知使之然也文王所以爲糞土而惡來所以爲金玉也非紂憎聖而好惡也心知惑蔽蔽惑不能審則微子十去比干五剖未足痛也故三監讒聖人周公奔楚後母毀孝子伯奇放流當時周世孰有不惑乎後鴟鴞作而黍離興諷詠之者乃悲傷之故無雷風之變周公之惡不滅當夏不隕霜鄒衍之罪不除德不能感天誠不能動變君子篤信審己也安能遏累害於人聖賢不治名害至不免辟形章墨短掩匿白長不理身冤不

弭流言受垢取毁不求潔完故惡見而善不彰行缺而跡不顯邪僞之人治身以巧俗脩詐以偶衆猶漆盤盂之工穿墻不見弄丸劍之倡手指不知也世不見短故共稱之將不聞惡故顯用之夫如是世俗之所謂賢潔者未必非惡所謂邪汚者未必非善也或曰言有招患行有召耻所在常由小人夫小人性患耻者也含邪而生懷僞而遊沐浴累害之中何招召之有故夫火生者不傷濕水居者無溺患火不苦熱水不痛寒氣性自然焉招之君子也以忠言招患以高行招耻何世不然然而太山之惡君子不得名也

或時才高行厚命惡廢而不進知寡德薄命善興而超踰故夫臨事知愚操行清濁性與才也仕宦貴賤治產貧富命與時也命則不可勉時則不可力知者歸之於天故坦蕩恬忽雖其貧賤使富貴若鑿溝伐薪加勉力之趨致彊健之勢鑿不休則溝深斧不止則薪多無命之人皆得所願安得貧賤凶危之患哉然則或時溝未通而遇湛薪未多而遇虎仕宦不貴治產不富鑿溝遇湛伐薪逢虎之類也有才不得施有智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或行而事不成雖才智如孔子猶無成立之功世俗見人節行高則曰賢哲

如此何不貴見人謀慮深則曰辯慧如此何不富貴富有命福祿不在賢哲與辯慧故曰富不可以籌筴得貴不可以才能成智慮深而無財才能高而無官懷銀紆紫未必稷契之才積金累玉未必陶朱之智或時下愚而千金頑魯而典城故官御同才其貴殊命治生鈞知其富異祿祿命有貧富知不能豐殺性命有貴賤才不能進退成王之才不如周公桓公之知不若管仲然成桓受尊命而周管禀卑秩也案古人君希有不學於人臣知博希有不為父師然而人君猶以無能處主位人臣猶以鴻才為厮役故貴賤

在命不在智愚貧富在祿不在頑慧世之論事者以才高當為將相能下者宜為農商見智能之士官位不至怪而訾之曰是必毀於行操行操之士亦怪毀之曰是必乏於才知殊不知才知行操雖高官位祿有命才智之人以吉盛時舉事而福至人謂才智明審凶衰禍來謂愚闇不知吉凶之命盛衰之祿也白圭子貢轉貨致富積累金玉人謂術善學明主父偃辱賤於齊排擯不用赴闕舉疏遂用於漢官至齊相趙人徐樂亦上書與偃章會上善其言徵拜為郎人謂偃之才樂之慧非也儒者明說一經習之京師明

如匡稚圭深如趙子都初階甲乙之科遷轉至郎博
士人謂經明才高所得非也而談若范雎之干秦明
封爲應侯蔡澤之說范雎拜爲客卿人謂雎澤美善
所致非也皆命祿貴富善至之時也孔子曰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魯平公欲見孟子嬖人臧倉毀孟子而
止孟子曰天也孔子聖人孟子賢者誨人安道不失
是非稱言命者有命審也淮南書曰仁鄙在時不在
行利害在命不在智賈生曰天不可與期道不可與
謀遲速有命焉識其時高祖擊黥布爲流矢所中疾
甚呂后迎良醫醫曰可治高祖罵之曰吾以布衣提

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
韓信與帝論兵謂高祖曰陛下所謂天授非智力所
得楊子雲曰遇不遇命也太史公曰富貴不違貧賤
貧賤不違富貴是謂從富貴爲貧賤從貧賤爲富貴
也夫富貴不欲爲貧賤貧賤自至貧賤不求爲富貴
富貴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爲之也日朝
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代王自代入爲文帝
周亞夫以庶子爲條侯此時代王非太子亞夫非適
嗣逢時遇會卓然卒至命貧以力勤致富富至而死
命賤以才能取貴貴至而免才力而致富貴命祿不

能奉持猶器之盈量手之持重也器受一升以一升則平受之如過一升則滿溢也手舉一鈞以一鈞則平舉之過一鈞則蹟仆矣前世明是非歸之於命也命審然也信命者則可幽居俟時不須勞精苦形求索之也猶珠玉之在山澤天命難知人不耐審雖有厚命猶不自信故必求之也如自知雖逃富避貴終不得離故曰力勝貧慎勝禍勉力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貴廢時失務欲望富貴不可得也雖云有命當須索之如信命不求謂當自至可不假而自得不作而自成不行而自至夫命富之人筋力自彊命貴之人才智自高若千里之馬頭目蹄足自相副也有求而不得者矣未必不求而得之者也精學不求貴貴自至矣力作不求富富自到矣富貴之福不可求致貧賤之禍不可苟除也由此言之有富貴之命不求自得信命者曰自知吉不待求也天命吉厚不求自得天命凶厚求之無益夫物不求而自生則人亦有不求貴而貴者矣人情有不教而自善者有教而終不善者矣天性猶命也越王翳逃山中至誠不願自冀得代越人熏其穴遂不得免彊立爲君而天命當然雖逃避之終不得離故夫不求自得之貴歟

氣壽篇

凡人禀命有二品一曰所當觸值之命二曰彊弱壽夭之命所當觸值謂兵燒壓溺也彊壽弱夭謂禀氣渥薄也兵燒壓溺遭以所禀爲命未必有審期也若夫彊弱夭壽以百爲數不至百者氣自不足也夫禀氣渥則其體彊體彊則其命長氣薄則其體弱體弱則命短命短則多病壽短始生而死未產而傷禀之薄弱也渥彊之人不卒其壽若夫無所遭遇虛居困劣短氣而死此禀之薄用之竭也此與始生而死未產而傷一命也皆由禀氣不足不自致於百也人之禀氣或充實而堅強或虛劣而軟弱充實堅強其年壽虛劣軟弱失棄其身天地生物物有不遂父母生子子有不就物有爲實枯死而墮人有爲兒夭命而傷使實不枯亦至滿歲使兒不傷亦至百年然爲實兒而死枯者禀氣薄則雖形體完其虛劣氣少不能充也兒生號啼之聲鴻朗高暢者壽嘶喝濕下者夭何則禀壽夭之命以氣多少爲主性也婦人疏字者子活數乳者子死何則疏而氣渥子堅彊數而氣薄子軟弱也懷子而前已產子死則謂所懷不活名之曰懷其意以爲已產之子死故感傷之子失其性矣

所產子死所懷子凶者字乳亟數氣薄不能成也雖成人形體則易感傷獨先疾病病獨不治百歲之命是其正也不能滿百者雖非正猶爲命也譬猶人形一丈正形也名男子爲丈夫尊公嫗爲丈人不滿丈者失其正也雖失其正猶乃爲形也夫形不可以不滿丈之故謂之非形猶命不可以不滿百之故謂之非命也非天有長短之命而人各有禀受也由此言之人受氣命於天卒與不卒同也語曰圖王不成其弊可以霸霸者王之弊也霸本當至於王猶壽當至於百也不能成王退而爲霸不能至百消而爲夭王

霸同一業優劣異名壽夭或一氣長短殊數何以知不滿百爲夭者百歲之命也以其形體小大長短同一等也百歲之身五十之體無以異也身體不異血氣不殊鳥獸與人異形故其年壽與人殊數何以明人年以百爲壽也世間有矣儒者說曰太平之時人民侗長百歲左右氣和之所生也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三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在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數百有餘矣又曰舜生三十徵用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

爾三焉文王以九十七而薨武王九十三而崩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尚爲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聖人稟和氣故年命得正數氣和爲治平故太平之世多長壽人百歲之壽蓋人年之正數也猶物至秋而死物命之正期也物先秋後秋則亦如人死或增百或減百也先秋後秋爲期增百減百爲數物或出地而死猶人始生而夭也物或踰秋不死亦如人年多度百至於三百也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

論衡卷第一

論衡卷第二　　王充

幸偶篇

凡人操行有賢有愚及遭禍福有幸有不幸舉事有是有非及觸賞罰有偶有不偶並時遭兵隱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傷中傷未必惡隱蔽未必

善隱蔽幸中傷不幸俱欲納忠或賞或罰並欲有
益或信或疑賞而信者未必真罰而疑者未必僞
賞信者偶罰疑不偶也孔子門徒七十有餘顔回
蚤夭孔子曰不幸短命死矣短命稱不幸則知長
命者幸也短命者不幸也服聖賢之道講仁義之
業宜蒙福祐伯牛有疾亦復顔回之類俱不幸也
螻蟻行於地人舉足而涉之足所履螻蟻苲死足
所不蹈全活不傷火燔野草車轢所致火所不燔
俗或喜之名曰幸草夫足所不蹈火所不及未必
善也舉火行有適然也由是以論癰疽之發亦一
實也氣結閼積聚爲癰潰爲疽創流血出膿豈癰
疽所發身之善穴哉營衛之行遇不通也蜘蛛結
網蜚蟲過之或脫或獲獵者張羅百獸群擾或得
或失漁者罾江湖之魚或存或亡或姦盜大辟而
不知或罰贖小罪而發覺災氣加人亦此類也不幸
遭觸而死幸者免脫而生不幸者不徼幸也孔子
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則夫順道而觸者爲
不幸矣立巖墻之下爲壞所壓蹈圻岸之上爲崩
所墜輕遇無端故爲不幸魯城門久朽欲頓孔子
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久也孔

子戒慎已甚如過遭壞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又曰君子處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佞幸之徒閎籍孺之輩無德薄才以色稱媚不宜愛而受寵不當親而得附非道理之宜故太史公爲之作傳邪人反道而受恩寵與此同科故合其名謂之佞幸無德受恩無過遇禍同一實也俱稟元氣或獨爲人或爲禽獸並爲人或貴或賤或貧或富富或累金貧或乞食貴至封侯賤至奴僕非天稟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俱行道德禍福不均並爲

仁義利害不同晉文脩文德徐偃行仁義文公以賞賜偃王以破滅魯人爲父報仇安行不走追者舍之牛缺爲盜所奪和意不恐盜還殺之文德與仁義同不走與不恐等然文公魯人得福偃王牛缺得禍者文公魯人幸而偃王牛缺不幸也韓昭侯醉臥而寒典冠加之以衣覺而問之知典冠愛己也以越職之故加之以罪衛之驂乘者見御者之過從後呼車有救危之義不被其罪夫驂乘之呼車典冠之加衣同一意也加衣恐主之寒呼車恐君之危仁惠之情俱發於心然而於韓有罪於

衛爲忠驂乘偶典冠不偶也非唯人行物亦有之長數仞之竹大連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或成器而見舉持或遺材而遭廢棄非工技之人有愛憎也刀斧如有偶然也蒸穀爲飯釀飯爲酒酒之成也甘苦異味飯之熟也剛柔殊和非庖廚酒人有意異也手指之調有偶適也調飯也殊筐而居甘酒也異器而處蟲墮一器酒棄不飲鼠涉一筐飯捐不食夫百草之類皆有補益遭醫人采掇成爲良藥或遺枯澤爲火所爍等之金也或爲劍戟或爲鋒銛同之木也或梁於宮或柱於橋俱之火也或爍脂燭或燔枯草均之土也或基殿堂或塗軒戶皆之水也或溉鼎釜或澡腐臭物善惡同遭爲人用其不幸偶猶可傷痛況含精氣之徒乎虞舜聖人也在世宜蒙全安之福父頑母嚚弟象敖狂無過見憎不惡而得罪不幸甚矣孔子舜之次也生無尺土周流應聘削迹絕糧俱以聖才並不幸偶舜尚遭堯受禪孔子已死於闕里以聖人之才猶不幸偶庸人之中被不幸偶禍必衆多矣

命義篇

墨家之論以爲人死無命儒家之議以爲人死有命

言有命者見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言無命者聞歷陽之都一宿沉而為湖秦將白起坑趙降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皆死春秋之時敗績之軍死者蔽草尸且萬數饑饉之歲餓者滿道溫氣疫癘千戶滅門如必有命何其秦齊同也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壓死故相積於長平猶高祖初起相工入豐沛之邦多封侯之人矣未必老少男女俱貴而有相也卓礫時見往往皆然而歷陽之都男女俱沒長平之坑老少並數萬數之中必有長命未當死之人遭時衰微兵革並起不得終其壽人命有長短時有盛衰衰則疾病被災蒙禍之驗也宋衛陳鄭同日並災四國之民必有祿盛未當衰之人然而俱災國禍陵之也故國命勝人命壽命勝祿命人有壽夭之相亦有貧富貴賤之法俱見於體故壽命脩短皆稟於天骨法善惡皆見於體命當夭折雖稟異行終不得長祿當貧賤雖有善性終不得遂項羽且死顧謂其徒曰吾敗乃命非用兵之過此言實也實者項羽用兵過於高祖高祖之起有天命焉國命吉於衆星列宿吉凶國有禍衆星推移人有盛衰人之有吉凶猶歲之有豐耗命有

衰盛物有貴賤一歲之中一貴一賤一壽之間一衰一盛物之貴賤不在豐耗人之衰盛不在賢愚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而不曰死生在天富貴有命者何則死生者無象在天以性爲主稟得堅彊之性則氣渥厚而體堅彊堅彊則壽命長壽命長則不夭死稟性軟弱者氣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則壽命短短則蚤死故言有命命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稟猶性所稟之氣得衆星之精衆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貴象則富貴得貧賤象則貧賤故曰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衆星天施氣而衆星布精天所施氣衆星之氣在其中

矣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貲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故天有百官天有衆星地有萬民五帝三王之精天有王梁造父人亦有之稟受其氣故巧於御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凶矣夫性與命異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惡而命吉操行善惡者性也

禍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禍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惡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使命吉之人雖不行善未必無福凶命之人雖勉操行未必無禍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性善乃能求之命善乃能得之性善命凶求之不能得也行惡者禍隨而至而盜跖莊蹻橫行天下聚黨數千攻奪人物斷斬人身無道甚矣宜遇其禍乃以壽終夫如是隨命之說安所驗乎遭命者行善於內遭凶於外也若顏淵伯牛之徒（一有何謂乎字）如何遭凶顏淵伯牛行善者也當得隨命福祐隨至何故遭凶顏淵困於學以才自殺伯牛空居而遭惡疾及屈平伍員之徒盡忠輔上竭王臣之節而楚放其身吳烹其尸行善當得隨命之福乃觸遭命之禍何哉言隨命則無遭命言遭命則無隨命儒者三命之說竟何所定且命在初生骨表著見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則富貴貧賤皆在初稟之時不在長大之後隨操行而至也正命者至百而死隨命者五十而死遭命者初稟氣時遭凶惡也謂妊娠之時遭得惡也或遭雷雨之變長大夭死此謂三命亦有三性有正有隨有遭正者稟五常之性也隨者隨父母之性遭者

遭得惡物象之故也故妊婦食兔子生缺脣月令曰
是月也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者生子不備必有大凶
瘖聾跛盲氣遭胎傷故受性狂悖羊舌似我初生之
時聲似豺狼長大性惡被禍而死在母身時遭受此
性丹朱商均之類是也性命在本故禮有胎教之法
子在身時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視
非正聲耳不聽及長置以賢師良傅教君臣父子之道賢
不肖在此時矣受氣時母不謹慎心志慮邪則子長
大狂悖不善形體醜惡素女對黃帝陳五女之法非
徒傷父母之身乃又賊男女之性人有命有祿有遭

遇有幸偶命者貧富貴賤也祿者盛衰興廢也以命
當富貴遭當盛之祿常安不危以命當貧賤遇當衰
之祿則禍殃乃至常苦不樂遭者遭逢非常之變若
成湯囚夏臺文王厄牖里矣以聖明之德而有囚厄
之變可謂遭矣變雖甚大命善祿盛變不為害故稱
遭逢之禍晏子所遭可謂大矣直兵指胷白刃加頸
蹈死亡之地當劒戟之鋒執死得生還命善祿盛遭
逢之禍不能害也歷陽之都長平之坑其中必有命
善祿盛之人一宿同填而有遭逢之禍大命善祿盛
不能郤也譬猶水火相更也水盛勝火火盛勝水遇

其王而用也雖有善命盛祿不遇知己之主不得效驗幸者謂所遭觸得善惡也獲罪得脫幸也無罪見拘不幸也執拘未久蒙令得出命善祿盛夭災之禍不能傷也偶也謂事君也以道事君君善其言遂用其身偶也行與主乖退而遠不偶也退遠未久上官録召命善祿盛不偶之害不能留也故夫遭遇幸偶或與命祿并或與命離遭遇幸偶遂以成完遭遇不幸偶遂以敗傷是與命并者也中不遂成善轉為惡若是與命祿離者也故人之在世有吉凶之性命有盛衰之禍福重以遭遇幸偶之逢獲從生死而卒其善惡之行得其胸中之志希矣

無形篇

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夭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猶陶者用土為簋廉冶者用銅為柈杅矣器形已成不可小大人體已定不可減增用氣為性性成命定體氣與形骸相抱生死與期節相須形不可變化命不可減加以陶冶言之人命短長可得論也或難曰陶者用埴為簋廉簋廉壹成遂至毀敗不可復變若夫治者用銅為柈杅柈杅雖已成器猶可復爍柈可得為尊尊不可為簋人稟氣於天雖各受壽夭之

命立以形體如得善道神藥形可變化命可加增曰治者變更成器須先以火燔爍乃可大小短長人冀延年欲比於銅器宜有若鑪炭之化乃易形形易壽亦可增人何由變易其形便如火爍銅器乎禮曰水潦降不獻魚鼈何則雨水暴下蟲虵變化化爲魚鼈離本真暫變之蟲臣子謹慎故不敢獻人願身之變冀若蟲虵之化乎夫蟲虵未化者不若不化者蟲虵未化人不食也化爲魚鼈人則食之食則壽命乃短非所冀也歲月推移氣變物類蝦蟇爲鶉雀爲蜄蛤人願身之變冀若鶉與蜄蛤魚鼈之類也人設捕蜄蛤得者食之雖身之不化壽命不得長非所冀也魯公牛哀寢疾七日變而成虎鯀殛羽山化爲黃能能音奴來反願身變者冀牛哀之爲虎鯀之爲能乎則夫虎能之壽不能過人天地之性人最爲貴變人之形更爲禽獸非所冀也凡可冀者以老翁變爲嬰兒其次白髮復黑齒落復生身氣丁彊超乘不衰乃可貴也徒變其形壽命不延其何益哉且物之變隨氣若應政治有所象爲非天所欲壽長之故變易其形也又非得神草珍藥食之而變化也人恒服藥固壽能增加本性益其身年也遭時變化非天之正氣人所受

之真性也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沒正也人受正氣故體不變時或男化為女女化為男由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也應政為變為政變非常性也漢興老父授張良書已化為石是以石之精為漢興之瑞也猶河精為人持璧與秦使者秦亡之徵也蠶食桑老績而為繭繭又化而為蛾蛾有兩翼變去蠶形蠐螬化為復育復育轉而為蟬蟬生兩翼不類蠐螬凡諸命蠕蜚之類多變其形易其體至人獨不變者稟得正也生為嬰兒長為丈夫老為父翁從生至死未嘗變更者天性然也天性不變者不可令復變變者不可不變若夫變者

之壽不若不變者人欲變其形輒增益其年可也如徒變其形而年不增則蟬之類也何謂人願之龍之為蟲一存一亡一短一長龍之為性也變化斯須輒復非常由此言之人物也受不變之形形不可變更年不可增減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是虛也傳言宋景公出三善言熒惑卻三舍延年二十一載是又虛也又言秦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是又虛也稱赤松王喬好道為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假令人生立形謂之甲終老至死常守甲形如好道為仙未有使身變為乙者也夫形不可變更

年不可減增何則形氣於天也形爲春氣爲夏人以氣爲壽形隨氣而動氣性不均則於體不同牛壽半馬馬壽半人然則牛馬之形與人異矣稟牛馬之形當自得牛馬之壽牛馬之不變爲人則年壽亦短於人世稱高宗之徒不言其身形變異而徒言其增延年壽故有信矣形之血氣也猶囊之貯粟米也一石囊之高大亦適一石如損益粟米囊亦增減人以氣爲壽氣猶粟米形猶囊也增減其壽亦當增減其身形安得如故如以人形與囊異氣與粟米殊更以苞瓜喻之苞瓜之汁猶人之血也其肌猶肉也試令人

損益苞瓜之汁令其形如故耐爲之乎人不耐損益苞瓜之汁天安耐增減人之年人年不可增減高宗之徒誰益之者而云增加如言高宗之徒形體變易其年亦增乃可信也今言年增不言其體變未可信也何則人稟氣於天氣成而形立則命相須以至終死形不可變化年亦不可增加以何驗之人生能行死則僵仆死則氣滅形消而懷稟生人形不可得變其年安可增人生至老身變者髮與膚也人少則髮黑老則髮白白久則黃髮之變形所術也人少則膚白老則膚黑黑久則黯若有垢矣髮黃而膚爲垢故禮曰

黃耇無彊髮變異故人老壽遲死骨肉不可變更壽極則死矣五行之物可變改者唯土也埏以爲馬變以爲人是謂未入陶竈更火者也如使成器入竈更火牢堅不可復變今人以爲天地所陶冶矣形已成定何可復更也圖仙人之形體生毛臂變爲翼行於雲則年增矣千歲不死此虛圖也世有虛語亦有虛圖假使之然蟬娥之類非眞正人也海外三十五國有毛民羽民羽則翼矣毛羽之民土形所出非言爲道身生毛羽也禹益見西王母不言有毛羽不死之民亦在外國不言有毛羽毛羽之民不言不死不死之民不言毛羽毛羽未可以效不死仙人之有翼安足以驗長壽乎

率性篇

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爲善凡人君父審觀臣子之性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善漸於惡惡化於善成爲性行召公戒成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初生意於惡終以惡詩曰彼姝者子何以與之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靑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其有

所漸化爲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爲青赤也青赤一成眞色無異是故揚子哭岐道墨子哭練絲也蓋傷離本不可復變也人之性善可變爲惡惡可變爲善猶此類也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黒彼蓬之性不直紗之質不黒麻扶緇染使之直黒夫人之性猶蓬紗也在所漸染而善惡變矣王良造父稱爲善御不能使不良爲良也如徒能御良其不良者不能馴服此則駔工庸師服馴技能何奇而世稱之故曰王良登車馬不罷駑堯舜爲政民無狂悪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

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主之民如彼惡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而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而鄙夫寛徒聞風名猶或變節況親接形面相敎告乎孔門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聖敎文才雕琢知能十倍教訓之功而漸漬之力也未入孔子之門時閭巷常庸無奇其尤甚不率者唯子路也世稱子路無恒之庸人未入孔門時戴雞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雞奮豚揚脣吻之音聒賢聖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闓導牖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爲善之明效也夫肥沃

墝埆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樹稼豐茂墝而
埆者性惡深耕細鋤厚加糞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
其樹稼與彼肥沃者相似類也地之高下亦如此焉
以钁鍤鑿地以埤增下則其下與高者齊如復增钁
鍤則夫下者不徒齊者也反更爲高而其高者反爲
下使人之性有善有惡彼地有高有下勉致其教令
之善則將善者同之矣善以化渥釀其教令變更爲
善善則且更宜反過於往善猶下地增加钁鍤更崇
於高地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賜本不受天之富命所
加貨財積聚爲世富人者得貨殖之術也夫得其術

雖不受命猶自益饒富性惡之人亦不稟天善性得
聖人之教志行變化世稱利劒有千金之價棠谿魚
腸之屬龍泉太阿之輩其本鋌山中之恒鐵也冶工
鍛鍊成爲銛利豈利劒之鍛與鍊乃異質哉工良師
巧鍊一數至也試取東下直一金之劒更熟鍛鍊足
其火齊其銛猶千金之劒也夫鐵石天然尚爲鍛鍊
者變易故質況人含五常之性賢聖未之熟鍛鍊耳
奚患性之不善哉古貴良醫者能知篤劇之病所從
生起而以針藥治而已之如徒知病之名而坐觀之
何以爲奇夫人有不善則乃性命之疾也無其教治

而欲令變更豈不難哉天道有真僞真者固自與天相應僞者人加知巧亦與真者無以異也何以驗之禹貢曰璆琳琅玕者此則土地所生真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爍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兼魚蚌之珠與禹貢璆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隨侯以藥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陽遂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鍊五石鑄以爲器磨礪生光仰以嚮日則火來至此真取火之道也今妄以刀劒之鉤月摩拭朗白仰以嚮日亦得火焉夫鉤月非陽遂也所以耐取火者摩拭之所致也今夫性惡之人使與性善者同類乎可率勉之令其爲善使之異類乎亦可令與道人之所鑄玉隨侯之所作珠人之所摩刀劒鉤月焉教導以學漸漬以德亦將日有仁義之操黃帝與炎帝爭爲天子教熊羆貔虎以戰于阪泉之野三戰得志炎帝敗績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聽怒其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可以爲城舉尾以爲旌奮心盛氣阻戰爲彊夫禽獸與人殊形猶可命戰況人同類乎推此以論百獸率舞潭魚出聽六馬仰秣不復疑矣異類以殊爲同同類以鈞爲異所由不在於物在於人也凡含血氣者教之所以異化也三

苗之民或賢或不肖堯舜齊之恩教加也楚越之人處
莊嶽之間經歷歲月變爲舒緩風俗移也故曰齊舒緩秦
慢易楚促急燕戇投以莊嶽言之四國之民更相出入
久居單處性必變易夫性惡者心比木石木石猶爲人
用況非木石在君子之迹庶幾可見有癡狂之疾歌啼
於路不曉東西不睹燥濕不覺疾病不知飢飽性已毀
傷不可如何前無所觀卻無所畏也是故王法不廢學
校之官不除獄理之吏欲令凡衆見禮義之教學校勉
其前法禁防其後使丹朱之志亦將可勉何以驗之三
軍之士非能制也勇將率勉視死如歸且闔廬嘗試其

士於五湖之側皆加刃於肩血流至地句踐亦試其士
於寢宮之庭赴火死者不可勝數夫刃火非人性之所
貪也二主激率念不顧生是故軍之法輕刺血孟賁勇
也聞軍令懼是故叔孫通制定禮儀拔劍爭功之臣奉
禮拜伏初驕倨而後遜順教威德變易性也不患性惡
患其不服聖教自遇而以生禍也豆麥之種與稻梁殊
然食能去飢小人君子稟性異類乎譬諸五穀皆爲用
實不異而效殊者稟氣有厚泊故性有善惡也殘則授
不仁之氣泊而怒則稟勇渥也仁泊則戾而少愈勇渥
則猛而無義而又和氣不足喜怒失時計慮輕愚妄行

之人罪故爲惡人受五常含五臟皆具於身稟之泊少故其操行不及善人猶或厚或泊也非厚與泊殊其釀也麴蘖多少使之然也是故酒之泊厚同一麴蘖人之善惡共一元氣氣有少多故性有賢愚西門豹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緩帶弦以自促急之與緩俱失中和然而韋弦附身成爲完具之人能納韋弦之教補接不足則豹安于之名可得參也貧劣宅屋不具墻壁宇達人指訾之如財貨富愈起屋築墻以自蔽鄣爲之具宅人弗復非譏之行田百畝鄰獨二百西門豹灌以漳水成爲膏腴則畝收一鍾夫人之質猶鄰田道教猶漳水也患不能化不患人性之難率也雒陽城中之道無水水工激上洛中之水日夜馳流水工之功也由此言之迫近君子而仁義之道數加於身孟母之徙宅蓋得其驗人間之水汚濁在野外者清潔俱爲一水源從天涯或濁或清所在之勢使之然也南越王趙他本漢賢人也化南夷之俗背畔王制椎髻箕坐好之若性陸賈說以漢德懼以聖威蹶然起坐心覺改悔奉制稱蕃其於椎髻箕坐也惡之若性前則若彼後則若此由此言之亦在於教不獨在性也

吉驗篇

凡人稟貴命於天必有吉驗見於地見於地故有天命也驗見非一或以人物或以禎祥或以光氣傳言黃帝姙二十月而生生而神靈弱而能言長大率諸侯諸侯歸之教熊羆戰以伐炎帝炎帝敗績性與人異故在母之身留多十月命當為帝故能教物物為之使堯體就之如日望之若雲洪水滔天蛇龍為害堯使禹治水驅蛇龍水治東流蛇龍潛處有殊奇之骨故有詭異之驗有神靈之命故有驗物之效天命當貴故從唐侯入嗣帝后之位舜未逢堯鰥在側陋瞽瞍與象謀欲殺之使之完廩火燔其下令之浚井

土掩其上舜得下廩不被火災穿井旁出不觸土害堯聞徵用試之於職官治職脩事無廢亂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夫人欲殺之不能害之毒螫之野禽蟲不能傷卒受帝命踐天子祚后稷之時履大人跡或言衣帝嚳之服坐息帝嚳之處姙身怪而棄之隘巷牛馬不敢踐之寘之冰上鳥以翼覆之慶集其身母知其神怪乃收養之長大佐堯位至司馬烏孫王號昆莫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烏銜肉往食之單于怪之以為神而收長及壯使兵數有功單于乃復以其父

之民子昆莫命令長守於西城夫后稷不當棄故牛馬不踐鳥以羽翼覆愛其身昆莫不當死故鳥銜肉就而食之北夷橐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對曰有氣大如雞子從天而下我故有娠後產子捐於猪溷中猪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置馬欄中欲使馬藉殺之馬復以口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東明令牧牛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擊水魚鱉浮為橋東明得渡魚鱉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餘故北夷有夫餘國焉東明之母初妊時見氣從天下及生棄之猪馬以氣吁之而生之長大王欲殺之以弓擊水魚鱉為橋天命不當死故有猪馬之救命當都王夫餘故有魚鱉為橋之助也伊尹且生之時其母夢人謂己曰臼出水疾東走毋顧明旦視臼出水即東走十里顧其鄉皆為水矣伊尹命不當沒故其母感夢而走推此以論歷陽之都其策命若伊尹之類必有先時感動在他地之效齊襄公之難桓公為公子與子糾爭立管仲輔子糾鮑叔佐桓公管仲與桓公爭引弓射之中其帶鉤夫人身長七尺帶約其要鉤挂於帶在身所掩不過一寸之內既微小難中

又滑澤銛靡鋒刃中鉤者莫不蹉跌管仲射之正中其鉤中矢觸因落不跌中旁肉命當富貴有神靈之助故有射鉤不中之驗楚共王有五子子招子圍子干子晳棄疾五人皆有寵共王無適立乃望祭山川請神決之乃與巴姬埋璧於太室之庭令五子齊而入拜康王跨之子圍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棄疾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故共王死招爲康王至子失之圍爲靈王及身而弒子干爲王十有餘日子晳不立又俱誅死皆絕無後棄疾後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其王日之長短與拜去璧遠近相應也夫璧在地中五子不知相隨入拜遠近不同壓紐若神將教跽之矣晉屠岸賈作難誅趙盾之子朔死其妻有遺腹子及岸賈聞之索於宮母置兒於袴中祝曰趙氏宗滅乎若當嗁即不滅若無聲及索之而終不嗁遂脫得活程嬰齊負之匿於山中至景公時韓厥言於景公景公乃與韓厥共立趙孤續趙氏祀是爲文子當趙孤之無聲若有掩其口者矣由此言之趙文子立命也高皇帝母曰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蛟龍在上及生而有美（有闕）性好用酒嘗從王媼武負貰酒飲醉止臥媼負見其身常有神怪

每留飲醉酒售數倍後行澤中手斬大蛇一嫗當道
而哭云赤帝子殺吾子此驗既著聞矣秦始皇帝常
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之氣也
與呂后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求之見其上常
有氣直起往求輒得其處後與項羽約先入秦關王
之高祖先至項羽怨恨范增曰吾令人望其氣氣皆
爲龍成五采此皆天子之氣也急擊之高祖往謝項
羽羽與亞父謀殺高祖使項莊拔劍起舞項伯知之
因與項莊俱起每劍加高祖之上者伯輒以身覆高
祖之身劍遂不得下殺勢不得成會有張良樊噲之

救卒得免脫遂王天下初妊身有蛟龍之神既生酒
舍見異氣之怪夜行斬蛇蛇嫗悲哭始皇呂后望見
光氣項羽謀殺項伯爲蔽謀遂不成遭得良噲蓋富
貴之驗氣見而物應人助輔援也竇太后弟名曰廣
國年四五歲家貧爲人所掠賣其家不知其所在傳
賣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寒臥炭下百
餘人炭崩盡壓死廣國獨得脫自卜數日當爲侯從
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清河觀津乃上書
自陳竇太后言於景帝召見問其故果是乃厚賜之
文帝立拜廣國爲章武侯夫積炭崩百餘人皆死廣

國獨脫命當富貴非徒得活又封為侯虞子大陳留
東莞人也其生時以夜適免母身母見其上若一疋
練狀經上天明以問人人皆曰吉貴氣與天通長大
仕宦位至司徒公廣文伯河東蒲坂人也其生亦以
夜半時適生有人從門呼其父名父出應之不見人
有一木杖植其門側好善異於衆其父持杖入門以
示人人占曰吉文伯長大學宦位至廣漢太守文伯
當富貴故父得賜杖其占者若曰杖當子力矣光武
帝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生於濟陽宮後殿第二內
中皇考為濟陽令時夜無火室內自明皇考怪之即

召功曹吏充蘭使出問卜工蘭與馬下卒蘇永俱之卜
王長孫所長孫卜謂永蘭曰此吉事也毋多言是歲
有禾生景天備火中三本一莖九穗長於禾一二尺
蓋嘉禾也元帝之初有鳳皇下濟陽宮故今濟陽
宮有鳳皇廬始與李父等俱起到柴界中遇賊兵惶
惑走濟陽舊廬比到見光若火正赤在舊廬道南光
耀憧憧上屬天有頃不見王莽時謁者蘇伯阿能望
氣使過舂陵城郭鬱鬱蔥蔥及光武到河北與伯阿
見問曰卿前過舂陵何用知其氣佳也伯阿對曰見
其鬱鬱蔥蔥耳蓋天命當興聖王當出前後氣驗照

祭明若繼體守文因據前基稟天光氣驗不足言創
業龍興由微賤起於顛沛若高祖光武者曷嘗無天
人神怪光顯之驗乎

論衡卷第二

論衡卷第三四

論衡卷第三　　王充

偶會篇

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適偶之數非有他氣旁物厭勝感動使之然也世謂子胥伏劒屈原自沉子蘭宰嚭誣讒吳楚之君寃殺之也偶二子命當絶子蘭宰嚭適爲讒而懷王夫差適信姦也君適不明臣適爲讒二子之命偶自不長二偶三合似若有之其實

自然非他爲也夏殷之朝適窮桀紂之惡適稔商周之數適起湯武之德適豐關龍逢殺箕子比干囚死當桀紂惡盛之時亦二子命訖之期也任伊尹之言納呂望之議湯武且興之會亦二臣當用之際也人臣命有吉凶賢不肖之主與之相逢文王時當昌呂望命當貴高宗治當平傅說德當遂非文王高宗爲二臣生呂望傅說爲兩君出也君明臣賢光曜相察上脩下治度數相得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孔子自傷之辭非實然之道也孔子命不王二子壽不長也不王不長所稟不同度數竝放適相

應也二龍之祆當效周厲適闓櫝褒姒當喪周國幽王稟性偶惡非二龍使厲王發孽褒姒令幽王愚惑也遭逢會遇自相得也僮謠之語當驗鬬雞之變適生鸜鵒之占當應魯昭之惡適成非僮謠致鬬競鸜鵒招君惡也期數自至人行偶合也堯命當禪舜丹朱爲無道虞統當傳夏商均行不軌非舜禹當得天下能使二子惡（也美惡是非適）相逢也火星與昴星出入昴星低時火星出昴星見時火星伏非火之性厭服昴也時偶不並度轉乖也正月建寅斗魁破申非寅建使申破也轉運之衡偶自應也父歿而子嗣姑死而婦

代非子婦代姑終歿也老少年次自相承也
世謂秋氣擊殺穀草穀草不任凋傷而死此言失實夫
物以春生夏長秋而熟老適自枯死陰氣適盛與之
會遇何以驗之物有秋不死者生性未極也人生百歲
而終物生一歲而死死謂陰氣殺之人終觸何氣而
亡論者猶或謂鬼喪之夫人終鬼來物死寒至皆適
遭也人終見鬼或見鬼而不死物死觸寒或觸寒而不枯
壞屋所壓崩崖所墜非屋精崖氣殺此人也屋老崖
沮命凶之人遭屋適履月毀於天螺消於淵風從虎
雲從龍同類通氣性相感動若夫物事相遭吉凶同

時偶適相遇非氣感也殺人者罪至大辟殺者罪重
死者命當盡也故害氣下降囚命先中聖王德施厚
祿先逢是故德令降於殿堂命長之囚出於牢中天
非為囚未當死使聖王出德令也聖王適下赦拘囚
適當免死猶人以夜卧晝起矣夜月光盡不可以作
人力亦倦欲壹休息晝日光明人卧亦覺力亦復足
非天以日作之以夜息之也作與日相應息與夜相
得也鴈鵠集於會稽去避碣石之寒來遭民田之畢
蹈履民田啄食草糧糧盡食索春雨適作避熱北去
復之碣石象耕靈陵亦如此焉傳曰舜葬蒼梧象為

之耕禹葬會稽鳥爲之佃失事之實虛妄之言也丈
夫有短壽之相娶必得早寡之妻早寡之妻嫁亦遇
夭折之夫也世曰男女早死者夫賊妻妻害夫非相
賊害命自然也使火燃以水沃之可謂水賊火火適
自滅水適自覆兩名各自敗不爲相賊今男女之早
夭非水沃火之比適自滅覆之類也賊父之子妨兄
之弟與此同召同宅而處氣相加凌羸瘠消單至於
死亡何謂相賊或客死千里之外兵燒厭溺氣不相
犯相賊如何王莽姑姉正君許嫁二夫二夫死當適趙而王
薨氣未相加遥賊三家何其痛也黄公取鄉巫之女卜

謂女相貴故次公位至丞相其實不然次公當貴行
與女會女亦自尊故入次公門偶適然自相遭遇時
也無祿之人商而無盈農而無播非其性賊貨而命
妨槖也命貧居無利之貨祿惡殖不滋之槃也世謂
宅有吉凶徙有歲月實事則不然天道難知假令有
命凶之人當衰之家治宅遭得不吉之地移徙適觸
歲月之忌一家犯忌口以十數坐而死者必祿衰命
泊之人也推此以論仕宦進退遷徙可復見也時適
當退君用讒口時適當起賢人薦己故仕且得官也君
子輔善且失位也小人毀奇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孔子稱命魯人臧倉讒孟子平公孟子言天道未當行與讒相遇天未與己惡人用口故孔子稱命不怨公伯寮孟子言天不尤臧倉誠知時命當自然也推此以論人君治道功化可復言也命當貴時適平期當亂祿遭衰治亂成敗之時與人興衰吉凶適相遭遇因此論聖賢迭起猶此類也聖主龍興於倉卒良輔超拔於際會世謂韓信張良輔助漢王故秦滅漢興高祖得王夫高祖命當自王信良之輩時當自興兩相遭遇若故相求是故高祖起於豐沛豐沛子弟相多富貴非天以子弟助高祖也命相小大適相應也趙簡子廢太子伯魯立庶子無恤無恤遭賢命亦當君趙也世謂伯魯不肖不如無恤伯魯命當賤知慮多泯亂也韓生仕至太傅世謂賴倪寬實謂不然太傅當貴遭與倪寬遇也趙武藏於袴中終日不啼非或掩其口闕其聲也命時當生睡臥遭出也故軍功之侯必斬兵死之頭富家之商必奪貧室之財削土免侯罷退令相罪法明白祿秩適極故厲氣所中必加命短之人凶歲所著必饑虛耗之家矣

骨相篇

人曰命難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體人命稟

於天則有表候於體察表候以知命猶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謂也傳言黃帝龍顏顓頊戴午帝嚳駢齒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陽周公背僂皐陶馬口孔子反羽斯十二聖者皆在帝王之位或輔主憂世世所共聞儒所共說在經傳者較著可信若夫短書俗記竹帛胤文非儒者所見衆多非一蒼頡四目爲黃帝史晉公子重耳仳脅爲諸侯霸蘇秦骨鼻爲六國相張儀仳脅亦相秦魏項羽重瞳云虞舜之後與高祖分王天下陳平貧而飲食不足貌體佼好而衆人怪之曰平

何食而肥及韓信爲滕公所鑒免於鈇質亦以面狀有異面狀肥佼亦一相也高祖隆準龍顏美鬚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單父呂公善相見高祖狀貌奇之因以其女妻高祖呂后是也卒生孝惠王魯元公主高祖爲泗上亭長當去歸之田與呂后及兩子居田有一老公過請飲因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曰皆貴老公去高祖從外來呂后言於高祖高祖追及老公止使自相老公曰鄉者夫人嬰兒相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也後高祖得天下如老公言推此以況

一室之人皆有富貴之相矣類同氣鈞性體法相固自相似異氣殊類亦兩相遇富貴之男娶得富貴之妻女亦得富貴之男夫二相不鈞而相遇則有立死若未相適有豫亡之禍也王莽姑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輒死如此者再乃獻之趙王趙王未取又薨清河南宮大有與正君父穉君善者遇相君曰貴爲天下母是時宣帝世元帝爲太子穉君乃因魏郡都尉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君上宣帝崩太子立正君爲皇后君上爲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爲成帝正君爲皇太后竟爲天下母夫正君之相當爲天下母而前所許

二家及趙王爲無天下父之相故未行而二夫死趙王薨是則二夫趙王無帝王大命而正君不當與三家相遇之驗也丞相黃次公故爲陽夏游徼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貴爲封侯者夫人次公止車審視之相者曰今此婦人不富貴卜書不用也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也即娶以爲妻其後次公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爲列侯夫次公富貴婦人當配之故果相遇遂俱富貴使次公命賤不得婦人爲偶不宜爲夫婦之時則有二夫趙王之禍夫舉家皆有富貴之命然

後乃任富貴之事骨法形體有不應者則必別離死
亡不得久享介福故富貴之家役使奴僮育養牛馬
必有與衆不同者矣僮奴則有不死亡之相牛馬則
有數字乳之性田則有種孳速熟之穀商則有居善
疾售之貨是故知命之人見富貴於貧賤睹貧賤於
富貴案骨節之法察皮膚之理以審人之性命無不
應者趙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婢之子
無恤而以爲貴無恤最賢又有貴相簡子後廢太子
而立無恤卒爲諸侯襄子是矣相工相黥布當先刑
而乃王後竟被刑乃封王衛青父鄭季與楊信公主

家僮衛媼通生青在建章宮時鉗徒相之曰貴至封
侯青曰人奴之道得不笞罵足矣安敢望封侯其後
青爲軍吏戰數有功超封增官遂爲大將軍封爲萬
戶侯周亞夫未封侯之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
入將相持（一有事字）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
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侯矣有如父卒子當
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
示我許負指其口有縱理入口曰此餓死法也居三歲
其兄絳侯勝有罪文帝擇絳侯子賢者推亞夫迺封條
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入邊乃以亞夫爲

將軍至景帝之時亞夫爲丞相後以疾免其子爲亞夫買工官尚方甲盾五百被可以爲葬者取庸苦之不與錢庸知其盜買官器怨而上告其子景帝下吏責問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當鄧通之幸文帝也貴在公卿之上賞賜億萬與上齊體相工相之曰當貧賤餓死文帝崩景帝立通有盜鑄錢之罪景帝考驗通亡寄死人家不名一錢韓太傅爲諸生時（一有日之兩字）借相工五十錢與之俱入璧雍之中相璧雍弟子誰當貴者相工指倪寬曰彼生當貴秩至三公韓生謝遣相工通刺倪寬結膠漆之交盡觔力之敬徙舍從寬深自附納之寬甞甚病韓生養視如僕狀恩深踰於骨肉後名聞於天下倪寬位至御史大夫州郡丞旨召請擢用舉在本朝遂至太傅夫鉗徒許負及相鄧通倪寬之工可謂知命之工矣故知命之工察骨體之證睹富貴貧賤猶人見盤盂之器知所設用也善器必用貴人惡器必施賤者尊鼎不在陪廁之側匏瓜不在堂殿之上明矣富貴之骨不遇貧賤之苦貧賤之相不遭富貴之樂亦猶此也器之盛物有斗石之量猶人爵有高下之差也器過其量物溢棄遺爵過其差死亡不存論命者如比之於器以察骨體之

法則命在於身形定矣非徒富貴貧賤有骨體也而操行清濁亦有法理貴賤貧富命也操行清濁性也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惟知命有明相莫知性有骨法此見命之表證不見性之符驗也范蠡去越自齊遺大夫種書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犬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榮樂子何不去大夫種不能去稱病不朝賜劒而死大梁人尉繚說秦始皇以并天下之計始皇從其冊與之亢禮衣服飲食與之齊同繚曰秦王爲人隆準長目鷙膺豺聲少恩虎視狼心居約易以下人得志亦輕視人我布衣也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須得志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交游乃亡去故范蠡尉繚見性行之證而以定處來事之實實有其效如其法相由此言之性命繫於形體明矣以尺書所載世所共見准況古今不聞者必衆多非一皆有其實禀氣於天立形於地察在地之形以知在天之命莫不得其實也有傳孔子相澹臺子羽唐舉占蔡澤不驗之文此失之不審何隱匿微妙之表也相或在内或在外或在形體或在聲氣察外者遺其内在形體者亡其聲氣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問子

貢曰東門有人其頭似堯其項若皐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儽儽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如喪家狗然哉然哉夫孔子之相鄭人失其實鄭人不明法術淺也孔子之失子羽唐舉惑於蔡澤猶鄭人相孔子不能具見形狀之實也以貌取人失於子羽以言取人失於宰予也

初稟篇

人生性命當富貴者初稟自然之氣養育長大富貴之命效矣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烏儒者論之以爲雀則文王受命魚烏則武王受命文武受命於天天用雀與魚烏命授之也天用赤雀命文王文王不受天復用魚烏命武王也若此者謂本無命於天脩己行善善行聞天天乃授以帝王之命也故雀與魚烏天使爲王之命也王所奉以行誅者也如實論之非命也命謂初所稟得而生也人生受性則受命矣性命俱稟同時並得非先稟性後乃受命也何以明之棄事堯爲司馬居稷官故爲后稷曾孫公劉居邰後徙居邠後孫古公亶甫三子太伯仲雍季歷季歷生文王昌昌在襁褓之中聖瑞見矣故古公曰我世當

有興者其在昌乎於是太伯知之乃辭之吳文身斷
髮以讓王季文王受命謂此時也天命在人本矣太
王古公見之早也此猶為未文王在母身之中已受
命也王者一受命內以為性外以為體體者面輔骨
法生而稟之吏秩百石以上王侯以下郎將大夫以
至元士外及刺史太守居祿秩之吏稟富貴之命生
而有表見於面故許負姑布子卿輒見其驗仕者隨
秩遷轉遷轉之人或至公卿命祿尊貴位望高大王
者尊貴之率高大之最也生有高大之命其時身有
尊貴之奇古公知之見四乳之怪也夫四乳聖人證

也在母身中稟天聖命豈長大之後脩行道德四乳
乃生以四乳論望羊亦知為胎之時已受之矣劉媼
息於大澤夢與神遇遂生高祖此時已受命也光武
生於濟陽宮夜半無火內中光明軍下卒蘇永謂公
曹史充蘭曰此吉事也毋多言此時已受命獨謂文
王武王得赤雀魚烏乃受命非也上天壹命王者乃
興不復更命也得富貴大命自起王矣何以驗之富
家之翁貲累千金生有富骨治生積貨至於年老成
為富翁矣夫王者天下之翁也稟命定於身中猶鳥
之別雄雌於卵殼之中也卵殼孕而雌雄生日月至

而骨節彊彊則雄自率將雌雄非生長之後或教使爲雄然後乃敢將雌此氣性剛彊自爲之矣夫王者天下之雄也其命當王王命定於懷娠猶富貴骨生有鳥雄卵成也非唯人鳥也萬物皆然草木生於實核出土爲栽蘗稍生莖葉成爲長短巨細皆由實核王者長巨之最也朱草之莖如鍼紫芝之栽如豆成爲瑞矣王者稟氣而生亦猶此也或曰王者生稟天命及其將王天復命之猶公卿以下詔書封拜乃敢即位赤雀魚烏上天封拜之命也天道人事有相命使之義自然無爲天之道也命文以赤雀武以白魚是有爲也管仲與鮑叔分財取多鮑叔不與管仲不求內有以相知視彼猶我取之不疑聖人起王猶管之取財也朋友彼我無有授與之義上天自然有命使之驗是則天道有爲朋友自然也當漢祖斬大虵之時誰使斬者豈有天道先至而乃敢斬之哉勇氣奮發性自然也夫斬大虵誅秦殺項同一實也周之文武受命伐殷亦一義也高祖不受命使之將獨謂文武受雀魚之命誤矣難曰康王之誥曰冒聞于
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如無命史經何爲言
天乃大命文王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

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書方激勸
康叔勉使爲善故言文王行道上聞於天天乃大命
之也詩曰乃眷西顧此惟予度與此同義天無頭面
眷顧如何人有顧睨以人效天事易見故曰眷顧天乃
大命文王眷顧之義實天不命也何以驗之夫大人
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
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如必須天
有命乃以從事安得先天而後天乎以其不待天命直
以心發故有先天後天之勤言合天時故有不違奉
天之文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唯天爲大唯堯則之王

者則天不違奉天之義也推自然之性與天合同是
則所謂大命文王也自文王意文王自爲非天驅赤
雀使告文王云當爲王乃敢起也然則文王赤雀及
武王白魚非天之命昌熾祐也吉人舉事無不利者
人徒不召而至瑞物不招而來黯然諧合若或使之
出門聞告顧睨見善自然道也文王當興赤雀適來
魚躍烏飛武王偶見非天使雀至白魚來也吉物動
飛而聖遇也白魚入于王舟王陽曰偶適也光祿大
夫劉琨前爲弘農太守虎渡河光武皇帝曰偶適自
然非或使之也故夫王陽之言適光武之曰偶可謂

合於自然也

本性篇

情性者人治之本禮樂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極禮爲之防樂爲之節性有卑謙辭讓故制禮以適其宜情有好惡喜怒哀樂故作樂以通其敬禮所以制樂所爲作者情與性也昔儒舊生著作篇章莫不論說莫能實定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一有無焉字）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一有情字）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密子賤漆彫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謂人生於天地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者（一有往字）放縱悖亂不善日以生矣若孟子之言人幼小之時無有不善也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羊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視之及堂聞其啼聲而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野心無親非是莫滅羊舌氏遂不肯見及長（一有學字）祁勝爲亂食我與焉國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滅矣紂之惡在孩子之時食我之亂見始生之聲孩子始

詭者詐也戾也

生未與物接誰令悖者丹朱生於唐宮商均生於虞室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所與接者必多善矣二帝之旁必多賢也然而丹朱慠商均虐並失帝統歷世為戒且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而眸子瞭心濁而眸子眊人生目輒眊瞭眊瞭稟之於天不同氣也非幼小之時瞭長大與人接乃更眊也性本自然善惡有質孟子之言情性未為實也然而性善之論亦有所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皆知水土物器形性不同而莫知善惡稟之異也一有告子曰字一歲嬰兒無爭奪之心長大之後或漸利色狂心悖行由此生也告子與孟子同時其論性無善惡之分譬之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夫水無分於東西猶人無分於善惡也夫告子之言謂人之性與水同也使性若水可以水喻性猶金之為金木之為木也人善因善惡亦因惡初稟天然之姿受純壹之質故生而兆見善惡可察無分於善惡可推移者謂中人也不善不惡須教成者也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告子之以決水喻者徒謂中人不指極善極惡也孔子曰性相近也

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爲善習惡
而爲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
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孔
子道德之祖諸子之中最卓者也而曰上智下愚不
移故知告子之言未得實也夫告子之言亦有緣也
詩曰彼姝之子何以與之其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
則青染之朱則赤夫決水使之東西猶染絲令之青
赤也丹朱商均已染於唐虞之化矣然而丹朱慠而
商均虐者至惡之質不受藍朱變也孫卿有反孟子
作性惡之篇以爲人性惡其善者僞也性惡者以爲

人生皆得惡性也僞者長大之後勉使爲善也若孫
卿之言人幼小無有善也稷爲兒以種樹爲戲孔子
能行以俎豆爲弄石生而堅蘭生而香稟善氣長大
就成故種樹之戲爲唐司馬俎豆之弄爲周聖師稟
蘭石之性故有堅香之驗夫孫卿之言未爲得實然
而性惡之言有緣也一歲嬰兒無推讓之心見食號
欲食之睹好啼欲玩之長大之後禁情割欲勉厲爲
善矣劉子政非之曰如此則天無氣也陰陽善惡不
相當則人之爲善安從生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
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夫陸賈

知人禮義為性人亦能察己所以受命性善者不待
察而自善性惡者雖能察之猶背禮畔義義挹於善
不能為也故貪者能言廉亂者能言治盜跖非人之
竊也莊蹻刺人之濫也明能察己口能論賢性惡不為
何益於善陸賈之言未能得實董仲舒覽孫孟之書作
情性之說曰天之大經一陰一陽人之大經一情一性
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曰性善者是見其
陽也謂惡者是見其陰者也若仲舒之言謂孟子見其
陽孫卿見其陰也處二家各有見可也不處人情性情
性有善有惡未也夫人情性同生於陰陽其生於陰陽

泊与薄同見通德經

有溼有泊玉生於石有純有駮情性於陰陽安能純
善仲舒之言未能得實劉子政曰性生而然者也在於
身而不發情接於物而然者也出形於外形外則謂之
陽不發者則謂之陰夫子政之言謂性在身而不發
情接於物形出於外故謂之陽性不發不與物接故
謂之陰夫如子政之言乃謂情為陽性為陰也不據
本所生起苟以形出與不發見定陰陽也必以形出為
陽性亦與物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惻隱不忍
不忍仁之氣也卑謙辭讓性之發也有與接會故惻
隱卑謙形出於外謂性在內不與物接恐非其實不

論性之善惡徒議外內陰陽理難以知且從子政之言以性爲陰情爲陽夫人稟情竟有善惡不也自孟子以下至劉子政鴻儒博生聞見多矣然而論情性竟無定是唯世碩儒公孫尼子之徒頗得其正由此言之事易知道難論也酆文茂記繁如榮華恢諧劇談甘如飴蜜未必得實實者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人才無高下也稟性受命同一實也命有貴賤性有善惡謂性無善惡是謂人命無貴賤也九州田土之性善惡不均故有黃赤黑之別上中下之差水潦不同故有清濁之流東西南北之趨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余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楊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反經合道則可以爲教盡性之理則未也

物勢篇

儒者論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夫婦合氣非當時欲

得生子情欲動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婦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然則人生於天地也猶魚之於淵蟣虱之於人也因氣而生種類相產萬物生天地之間皆一實也傳曰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若此論事者何故云天地爲鑪萬物爲銅陰陽爲火造化爲工乎案陶冶者之用火爍銅燔器故爲之也而云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耳可謂陶冶者不故爲器而器偶自成乎夫比不應事未可謂喻文不稱實未可謂是也曰是喻人稟氣不能純一若爍銅之下形燔器之得火也非謂天地生人與陶冶同也與喻人皆

埏尸連切和土也埴丞職切說文黏土也

引人事人事有體不可斷絕以目視頭頭不得不動以手相足足不得不搖目與頭同形手與足同體今夫陶冶者初埏埴作器必模範爲形故作之也燃炭生火必調和鑪竈故爲之也及銅爍不能皆成器燔不能盡善不能故生也夫天不能故生人則其生萬物亦不能故也天地合氣物偶自生矣夫耕耘播種故爲之也及其成與不熟偶自然也何以驗之如天故生萬物當令其相親愛不當令之相賊害也或曰五行之氣天生萬物以萬物含五行之氣五行之氣更相賊害曰天自當以一行之氣生萬物令之相親愛不

當令五行之氣反使相賊害也或曰欲爲之用故令相賊害賊害相成也故天用五行之氣生萬物人用萬物作萬事不能相制不能相使不相賊害不成爲用金不賊木木不成用火不爍金金不成器故諸物相賊相利含血之蟲相勝服相齧噬相啖食者皆五行氣使之然也曰天生萬物欲令相爲用不得不相賊害也則生虎狼蝮虵及蜂蠆之蟲皆賊害人天又欲使人爲之用邪且一人之身含五行之氣故一人之行有五常之操五常五常之道也五藏在内五行氣俱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懷五行之氣輒相賊害一人之身胸懷五藏自相賊也一人之操行義之心自相害也且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在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爲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虵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虵火爲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曰審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不相勝之効午馬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兎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雞何不啄兎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巳虵也申猴

也火勝金虵何不食獮猴獮猴者畏鼠也齧獮猴者犬也鼠水獮猴金也水不勝金獮猴何故畏鼠也戌土也申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畏犬東方木也其星倉龍也西方金也其星白虎也南方火也其星朱鳥也北方水也其星玄武也天有四星之精降生四獸之體含血之蟲以四獸爲長四獸含五行之氣最較著案龍虎交不相賊鳥龜會不相害以四獸驗之以十二辰之禽效之五行之蟲以氣性相刻則尤不相應凡萬物相刻賊含血之蟲則相服至於相啖食者自以齒牙頓利筋力優劣動作巧便氣勢勇桀若人

之在世勢不與適力不均等自相勝服以力相服則以刃相賊矣夫人以刃相賊猶物以齒角爪牙相觸刺也力强角利勢烈牙長則能勝氣微爪短誅膽小距頓則服畏也人有勇怯故戰有勝負勝者未必受金氣負者未必得木精也孔子畏陽虎卻行流汗陽虎未必色白孔子未必面青也鷹之擊鳩雀鴞之啄鵠鴈未必鷹鴞生於南方而鳩雀鵠鴈產於西方也自是筋力勇怯相勝服也一堂之上必有論者一鄉之中必有訟者訟必有曲直論必有是非非而曲者爲負是而直者爲勝亦或辯口利舌辭喻橫出爲勝或

詘弱綴跲蹥蹇不比者爲負以舌論訟猶以劒戟鬭也利劒長戟手足健疾者勝頓刀短矛手足緩留者負天物之相勝或以筋力或以氣勢或以巧便小有氣勢口足有便則能以小而制大大無骨力角翼不勁則以大而服小鵲食蝟皮博勞食虵蝟虵不便也蚊虻之力不如牛馬牛馬困於蚊虻蚊虻乃有勢也鹿之角足以觸犬獼猴之手足以搏鼠然而鹿制於犬獼猴服於鼠角爪不利也故十年之牛爲牧豎所驅長仞之象爲越僮所鉤無便故也故夫得其便也則以小能勝大無其便也則以彊服於羸也

奇怪篇

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卨母吞燕卵而生卨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詩曰不坼不副是生后稷說者又曰禹卨逆生闓母背而出后稷順生不坼不副不感動母體故曰不坼不副逆生者子孫逆死順生者子孫順亡故桀紂誅死赧王奪邑言之有頭足故人信其說明事以驗證故人然其文讖書又言堯母慶都野出赤龍感已遂生堯高祖本紀言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

冥太公往視見蛟龍於上已而有身遂生高祖其言
神驗文又明著世儒學者莫謂不然如實論之虛妄
言也彼詩言不坼不副言其不感動母體可也言其
闓母背而出妄也夫蟬之生復育也闓背而出天之
生聖子與復育同道乎兔吮毫而懷子及其子生從
口而出案禹母吞薏苡禼母嚥鷰卵與兔吮毫同實也
禹禼之母生宜皆從口不當闓背夫如是闓背之說
竟虛妄也世間血刃死者多未必其先祖初為人者
生時逆也秦失天下閻樂斬胡亥項羽誅子嬰秦之
先祖伯翳豈逆生乎如是為順逆之說以驗三家之

祖誤矣且夫薏苡草也鷰卵鳥也大人跡土也三者
皆形非氣也安能生人說聖者以為稟天精微之氣
故其為有殊絕之知今三家之生以草以鳥以土可
謂精微乎天地之性唯人為貴則物賤矣今貴人之
氣更稟賤物之精安能精微乎夫令雄雀施氣於鴈
鵠終不成子者何也鳩雀之身小鴈鵠之形大也今
鷰之身不過五寸薏苡之莖不過數尺二女吞其卵
實安能成七尺之形乎爍一鼎之銅以灌一錢之形
不能成一鼎明矣今謂大人天神故其跡巨巨跡之
人一鼎之爍銅也姜原之身一錢之形也使大人施

氣於姜原姜原之身小安能盡得其精不能盡得其精則后稷不能成人堯高祖審龍之子子性類父龍能乘雲堯與高祖亦宜能焉萬物生於土各似本種不類土者生不出於土土徒養育之也母之懷子猶土之育物也堯高祖之母受龍之施猶土受物之播也物生自類本種夫二帝宜似龍也且夫含血之類相與爲牝牡牝牡之會皆見同類之物精感欲動乃能授施若夫牡馬見雌牛雄雀見牝雞不相與合者異類故也今龍與人異類何能感於人而施氣或曰夏之衰二龍鬬於庭吐漦於地龍亡漦在櫝而藏之至周幽王發出龍漦化爲玄黿入于後宮與處女交遂生褒姒玄黿與人異類何以感於處女而施氣乎夫玄黿所交非正故褒姒爲禍周國以亡以非類妄交則有非道妄亂之子今堯高祖之母不以道接會何故二帝賢聖與褒姒異乎或曰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覺言我之帝所有熊來帝命我射之中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後問當道之鬼鬼曰熊羆晉二卿之先祖也熊羆物也與人異類何以施類於人而爲二卿祖夫簡子所射熊羆二卿祖當亡簡子當昌之秋也簡子見之若寢夢矣空虛之象不必有實假令有之或時

熊羆先化爲人乃生二卿魯公牛哀病化爲虎人化爲獸亦如獸爲人玄黿入後宮殆先化爲人天地之間異類之物相與交接未之有也天人同道好惡均心人不好異類則天亦不與通人雖生於天猶蟣虱生於人也人不好蟣虱天無故欲生於人何則異類殊性情欲不相得也天地夫婦也天施氣於地以生物人轉相生精微爲聖皆因父氣不更稟取如更稟者爲聖禹后稷不聖如聖人皆當更稟十二聖不皆然也黃帝帝嚳帝顓頊帝舜之母何所受氣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母何所感吞此或時見三家之姓曰姒氏子氏姬氏則因依放空生怪說猶見鼎湖之地而著黃帝升天之說矣失道之意還反其字蒼頡作書與事相連姜原履大人跡跡者基也姓當爲其下土乃爲女旁㠯非基跡之字不合本事疑非實也以周姬況夏殷亦知子之與姒非燕子薏苡也或時禹契后稷之母適欲懷妊遭吞薏苡燕卵履大人跡也世好奇怪古今同情不見奇怪謂德不異故因以爲姓世間誠信因以爲然聖人重疑因不復定世士淺論因不復辨儒生是古因生其說彼詩言不坼不副者言后稷之生不感動母身也儒生穿鑿因造禹契逆生之

說感於龍夢與神遇猶此率也堯高祖之母適欲懷姙
遭逢雷龍載雲雨而行人見其形遂謂之然夢與神
遇得聖子之象也夢見鬼合之非夢與神遇乎安得其
實野出感龍及蛟龍居上或堯高祖受富貴之命龍爲
吉物遭加其上吉祥之瑞受命之證也光武皇帝產於
濟陽宮鳳皇集於地嘉禾生於屋聖人之生奇鳥吉物
之爲瑞應必以奇吉之物見而子生謂之物之子是則
光武皇帝嘉禾之精鳳皇之氣歟案帝繫之篇及三代
世表禹鯀之子也卨稷皆帝嚳之子其母皆帝嚳之妃
也及堯亦嚳之子帝王之妃何爲適草野古時雖質
禮已設制帝王之妃何爲浴於水夫如是言聖人更
稟氣於天母有感吞者虛妄之言也實者聖人自有
種世族仁如文武各有類孔子吹律自知殷後項羽
重瞳自知虞舜苗裔也五帝三王皆祖黃帝黃帝聖人本
稟貴命故其子孫皆爲帝王帝王之生必有怪奇不
見於物則效於夢矣

論衡卷第三

論衡卷第四　王充

書虚篇　變虚篇

書虚篇

世信虚妄之書以爲載於竹帛上者皆賢聖所傳無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諷而讀之睹真是之傳與虚妄之書相違則并謂短書不可信用夫幽冥之實尚可知沈隱之情尚可定顯文露書是非易見籠總并傳非實事用精不專無思於事也夫世間傳書諸子之語多欲並奇造異作驚目之論以駭世俗之人爲譎詭之書以著殊異之名傳書言延陵季子出游見

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來薪者投鐮於地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儀貌之壯語言之野也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姓字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名遂去不顧世以為然殆虛言也夫季子恥吳之亂吳欲共立以為主終不肯受去之延陵終身不還廉讓之行終始若一許由讓天下不嫌貪封侯伯夷委國饑死不嫌貪刀鉤廉讓之行大可以況小小難以況大季子能讓吳位何嫌貪地遺金季子使於上國道過徐徐君好其寶劍未之即予還而徐君死解劍帶冢樹而去廉讓之心恥負其前志也季子不負死者棄其寶劍何嫌一叱生人取金於地季子未去吳乎公子也已去吳乎延陵君也公子與君出有前後車有附從不能空行於塗明矣既不恥取金何難使左右而煩披裘者世稱柳下惠之行言其能以幽冥自脩潔也賢者同操故千歲交志置季子於冥昧之處尚不取金況以白日前後備具取金於路非季子之操也或時季子實見遺金憐披裘薪者欲以益之或時言取彼地金欲以予薪者不自取也世俗傳言則言季子取遺金也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

目望遠望遠目睛不任宜盲眇髮白齒落非其致也髮白齒落用精於學勤力不休氣力竭盡故至於死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伯奇用憂而顏淵用睛暫望倉卒安能致此儒書言舜葬於蒼梧禹葬於會稽者巡狩年老道死邊土聖人以天下爲家不別遠近不殊內外故遂止葬夫言舜禹實也言其巡狩虛也舜之與堯俱帝者也共五千里之境同四海之內二帝之道相因不殊堯典之篇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恒山以爲四嶽者四方之中諸侯之來並會嶽下幽深遠近無不見者聖人舉事求其宜適也禹王如舜事無所改巡狩所至以復如舜舜至蒼梧禹到會稽非其實也實舜禹之時鴻水未治堯傳於舜舜受爲帝與禹分部行治鴻水堯崩之後舜老亦以傳於禹舜南治水死於蒼梧禹東治水死於會稽賢聖家天下故因葬焉吳君高說會稽本山名夏禹巡守會計於此山因以名郡故曰會稽夫言因山名郡可也言禹巡狩會計於此山虛也巡狩本不至會稽安得會計於此山宜聽君高之說誠會稽爲會計禹到南方何所會計如禹始東死於會稽舜亦巡狩至於蒼梧安所會計百王治定

則出巡巡則輙會計是則四方之山皆會計也百王太平升封太山太山之上封可見者七十有二紛綸湮滅者不可勝數如審帝王巡狩則輙會計會計之地如太山封者四方宜多夫郡國成名猶萬物之名不可說也獨爲會稽立歟周時舊名吳越也爲吳越立名從何往哉六國立名狀當如何天下郡國且百餘縣邑出萬鄉亭聚里皆有號名賢聖之才莫能說君高能說會稽不能辨定方名會計之說未可從也巡狩考正法度禹時吳爲裸國斷髮文身考之無用會計如何傳書言舜葬於蒼梧象爲之耕禹葬會稽鳥爲之田蓋以聖德所致天使鳥獸報祐之也世莫不然考實之殆虛言也夫舜禹之德不能過堯堯葬於冀州或言葬於崇山冀州鳥獸不耕而鳥獸獨爲舜禹耕何天恩之偏駮也或曰舜禹治水不得寧處故舜死於蒼梧禹死於會稽勤苦有功故天報之遠離中國故天痛之夫天報舜禹使鳥田象耕何益舜禹天欲報舜禹宜使蒼梧會稽常祭祀之使鳥獸田耕不能使人祭祭加舜禹之墓田施人民之家天之報祐聖人何其拙也且無益哉由此言之鳥田象耕報祐舜禹非其實也實者蒼梧多象之地會稽衆鳥所居禹貢曰彭

蠡既瀦陽鳥攸居天地之情鳥獸之行也象自蹈土鳥自食苹土蹶草盡若耕田狀壤靡泥易人隨種之世俗則謂爲舜禹田海陵麋田若象耕狀何嘗帝王葬海陵者邪傳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煑之於鑊乃以鴟夷橐投之於江子胥恚恨驅水爲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濤也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恨恚驅水爲濤者虛也屈原懷恨自投湘江湘江不爲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爲濤世人必曰屈原申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衛葅子路而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以烹湯葅汁瀋漎旁人子胥亦自先入鑊乃入江在鑊中之時其神安居豈怯於鑊湯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不相副也且投於江中何江也有丹徒大江有錢唐浙江有吳通陵江或言投於丹徒大江無濤欲言投於錢唐浙江浙江山陰江上虞江皆有濤三江有濤豈分橐中之體散置三江中乎人若恨恚也仇讎未死子孫遺在可也今吳國已滅夫差無類吳爲會稽立置太守子胥之神復何怨苦爲濤不止欲何求索吳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

瀋字曰甚昌枕切汁也漎即莊切水聲

山陰吳都今吳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錢唐之江兩國界也山陰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吳之江爲濤當自上吳界中何爲入越之地怨恚吳王發怒越江違失道理無神之驗也且夫水難驅而人易從也生任筋力死用精魂子胥之生不能從生人營衛其身自令身死筋力消絕精魂飛散安能爲濤使子胥之類數百千人乘舡渡江不能越水一子胥之身煮湯鑊之中骨肉糜爛成爲羹葅何能有害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趙簡子殺其臣莊子義其後杜伯射宣王莊子義害簡子事理似然猶爲虛言今子胥不能

完體爲杜伯子義之事以報吳王而驅水往來豈報讎之義有知之驗哉俗語不實成爲丹青丹青之文賢聖惑焉夫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脈也血脈流行沉揚動靜自有節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來猶人之呼吸氣出入也天地之性上古有之經曰江漢朝宗于海唐虞之前也其發海中之時漾馳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爲濤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大江浩洋曲江有濤竟以隘狹也吳殺其身爲濤廣陵子胥之神竟無知也溪谷之深流者安洋淺多沙石激揚爲瀨夫濤瀨一也謂子胥爲濤誰居

溪谷爲瀨者乎案濤入三江岸沸踊中央無聲必以
子胥爲濤子胥之身聚岸漼也濤之起也隨月盛衰
小大滿損不齊同如子胥爲濤子胥之怒以月爲節
也三江時風揚疾之波亦溺殺人子胥之神復爲風
也秦始皇渡湘水遭風問湘山何祠左右對曰堯之
女舜之妻也始皇太怒使刑徒三千人斬湘山之樹
而履之夫謂子胥之神爲濤猶謂二女之精爲風也
傳書言孔子當泗水之葬泗水爲之却流此言孔子
之德能使水却不湍其墓也世人信之是故儒者稱
論皆言孔子之後當封以泗水却流爲證如原省之

殆虛言也夫孔子死孰與其生生能操行慎道應天
死操行絶天祐至德故五帝三王招致瑞應皆以生
存不以死亡孔子生時推排不容故歎曰鳳鳥不至
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生時無祐死反有報乎孔子之
死五帝三王之死也五帝三王無祐孔子之死獨有
天報是孔子之魂聖五帝之精不能神也泗水無知
爲孔子却流天神使之然則孔子生時天神不使人
尊敬如泗水却流天欲封孔子之後孔子生時功德
應天天不封其身乃欲封其後乎是蓋水偶自却流
江河之流有回復之處百川之行或易道更路與却

流無以異則泗水却流不爲神怪也傳書稱魏公子之德仁惠下士兼及鳥獸方與客飲有鸇擊鳩鳩走巡於公子案下鸇追擊殺於公子之前公子恥之即使人多設羅得鸇數十枚責讓以擊鳩之罪擊鳩之鸇低頭不敢仰視公子乃殺之世稱之曰魏公子爲鳩報仇此虛言也夫鸇物也情心不同音語不通聖人不能使鳥獸爲義理之行公子何人能使鸇低頭自責鳥爲鸇者以千萬數向擊鳩蜚去安可復得能低頭自責是聖鳥也曉公子之言則知公子之行矣知公子之行則不擊鳩於其前人猶不能改過鳥與人異謂之能悔世俗之語失物類之實也或時公子實捕鸇鸇得人持其頭變折其頸疾痛低垂不能仰視緣公子惠義之人則因褒稱言鸇服過蓋言語之次空生虛妄之美功名之下常有非實之加傳書言齊桓公妻姑姊妹七人此言虛也夫亂骨肉犯親戚無上下之序者禽獸之性則亂不知倫理案桓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道之以德將之以威以故諸侯服從莫敢不率非內亂懷鳥獸之性者所能爲也夫率諸侯朝事王室恥上無勢而下無禮也外恥禮之不存內何犯禮而自壞外內不相副則功無成而威不立矣世稱

桀紂之惡不言淫於親戚實論者謂於桀紂惡微於
亡秦亡秦泊於王莽無淫亂之言桓公妻姑姊七人
是惡於桀紂而過重於秦莽也春秋采毫毛之美貶
纖芥之惡桓公惡大不貶何哉魯文姜齊襄公之妹
也襄公通焉春秋經曰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
于郜春秋何尤於襄公而書其姧何宥於桓公隱而
不譏如經失之傳家左丘明公羊穀梁何諱不言桀
桓公之過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有五公子爭立
齊亂公薨三月乃赴世聞内嬖六人嫡庶無別則言
亂於姑姊妹七人矣傳書言齊桓公負婦人而朝諸

侯此言桓公之淫亂無禮甚也夫桓公大朝之時負
婦人於背其游宴之時何以加此方脩上禮崇厲肅
敬負婦人於背何以能率諸侯朝事王室葵丘之會
桓公驕矜當時諸侯畔者九國睚眦不得（一作所[illegible]字）九國
畔去況負婦人淫亂之行何以肯留或曰管仲告諸
侯吾君背有疽創不得婦人瘡不衰愈諸侯信管仲
故無畔者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孔子當時諸侯
千人以上必知方術治疽不用婦人管仲爲君諱也
諸侯知苟爲君朝而欺己必恚怒而畔去何以能久
統會諸侯成功於霸或曰桓公實無道任賢相管仲

故能霸天下夫無道之人與狂無異信讒遠賢反害仁義安能任管仲能養人令之成事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無道之君莫能用賢使管仲賢桓公不能用用管仲故知桓公無亂行也有賢明之君故有貞良之臣臣賢君明之驗奈何謂之有亂難曰衛靈公無道之君時知賢臣管仲爲輔何明桓公不爲亂也夫靈公無道任用三臣僅以不喪非有功行也桓公尊九九之人拔寗戚於車下責苞茅不貢運兵攻楚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千世一出之主也而云負婦人於背虛矣說尚書者曰周公居攝帶天子之綬戴天子之冠

負扆南面而朝諸侯戶牖之間曰扆南面之坐位也負扆南面鄉坐扆在後也桓公朝諸侯之時或南面坐婦人立於後也世俗傳云則曰負婦人於背矣此則夔一足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之語也唐虞時夔爲大夫性知音樂調聲悲善當時人曰調樂如夔一足矣世俗傳言夔一足案秩宗官缺帝舜博求衆稱伯夷伯夷稽首讓于夔龍秩宗卿官漢之宗正也斷足非其理也且一足之人何用行也夏后孔甲田于東萯（一作莫首）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后來之子必貴或曰不勝之子必賤孔甲曰爲余子孰能

賤之遂截以歸析橑斧斬其足卒爲守者孔甲之欲貴之子有餘力矣斷足無宜故爲守者今夔一足無因趨步坐調音樂可也秩宗之官不宜一足猶守者斷足不可貴也孔甲不得貴之子伯夷不得讓於夔焉宋丁公者宋人也未鑿井時常有寄汲計之日去一人作自鑿井後不復寄汲計之日得一人之作故曰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俗傳言曰丁公鑿井得一人於井中夫人生於人非生於土也穿土鑿井無爲得人推此以論負婦人之語猶此類也負婦人而坐則云婦人在背知婦人在背非道則生管仲以婦人治疽

之言矣使桓公用婦人徹胷服婦人於背女氣瘡可去以婦人治疽方朝諸侯桓公重衣婦人襲裳女氣分隔負之何益桓公思士作庭燎而夜坐以思致士反以白日負婦人見諸侯乎傳書言聶政爲嚴翁仲刺殺韓王此虛也夫聶政之時韓列侯也列侯之三年聶政刺韓相俠累十二年列侯卒與聶政殺俠累相去十七年而言聶政刺殺韓王短書小傳竟虛不可信也傳書又言燕太子丹使刺客荆軻刺秦王不得誅死後高漸麗復以擊筑見秦王秦王說之知燕太子之客乃冒其眼使之擊筑漸麗乃置鉛於筑中以

爲重當擊筑秦王膝進不能自禁漸麗以筑擊秦王顙秦王病傷三月而死夫言高漸麗以筑擊秦王實也言中秦王病傷三月而死虛也夫秦王者秦始皇帝也始皇二十年燕太子丹使荊軻刺始皇始皇殺軻明矣二十一年使將軍王翦攻燕得太子首二十五年遂伐燕而虜燕王嘉後不審何年高漸麗以筑擊始皇不中誅漸麗當二十七年游天下到會稽至琅邪北至勞盛山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平臺始皇崩夫讖書言始皇還到沙丘而亡傳書又言病筑瘡三月而死於秦一始皇之身世或言死於沙丘或言死於秦其死言恒病瘡傳書之言多失其實世俗之人不能定也

變虛篇

傳書曰宋景公之時熒惑守心公懼召子韋而問之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也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民饑必死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命固盡也子毋復言子韋退走北面再拜曰

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耳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命二十一年公曰奚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有三賞星必三徙三徙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君命延二十一歲臣請伏於殿下以伺之星必不徙臣請死可是夕也火星果徙三舍如子韋之言則延年審得二十一歲矣星徙審則延命延命明則景公爲善天祐之也則夫世間人能爲景公之行者則必得景公祐矣此言虛也何則皇天遷怒使熒惑本景公身有惡而守心則雖聽子韋言猶無益也使其不爲景公則雖不聽子韋之言亦無損也齊景公時有彗星使人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秖取誣焉天道不闇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回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君欲禳彗星之凶猶子韋欲移熒惑之禍也宋君不聽猶晏子不肯從也則齊君爲子韋晏子爲宋君也同變共禍一事二人天猶賢宋君使熒惑徙三

舍延二十一年彗不多一作爲晏子使彗消而增其壽何天祐善偏駮不齊一也人君有善行善行動於心善言出於意同由共本一氣不異宋景公出三善言則其先三善言之前必有善行也有善行必有善政政善則嘉瑞臻福祥至熒惑之星無爲守心也使景公有失誤之行以致惡政惡政發則妖異見熒之守心桑穀之生朝高宗消桑穀之變以政不以言景公郤熒惑之異亦宜以行景公有惡行故熒惑守心不改政修行坐出三善言安能動天天安肯應何以效之使景公出三惡言能使熒惑守心乎夫三惡言不能

使熒惑食心三善言安能使熒惑退徙三舍以三善言獲二十一年如有百善言得千歲之壽乎非天祐善之意應誠爲福之實也子韋之言天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夫天體也與地無異諸有體者耳咸附於首體與耳殊未之有也天之去人高數萬里使耳附天聽數萬里之語弗能聞也人坐樓臺之上察地之螻蟻尚不見其體安能聞其聲何則螻蟻之體細不若人形大聲音孔氣不能達也今天之崇高非直樓臺人體比於天非若螻蟻於人也謂天非若螻蟻於人也謂天聞人言隨善惡爲吉凶

誤矣四夷入諸夏因譯而通同形均氣語不相曉雖
五帝三王不能去譯獨曉四夷況天與人異體音與
人殊乎人不曉天所爲天安能知人所行使天體乎
耳高不能聞人言使天氣乎氣若雲煙安能聽人辭
說災變之家曰人在天地之間猶魚在水中矣其能
以行動天地猶魚鼓而振水也魚動而水蕩氣變此
非實事也假使真然不能至天魚長一尺動於水中
振旁側之水不過數尺大若不過與人同所振蕩者
不過百步而一里之外澹然澄靜離之遠也今人操行
變氣遠近宜與魚等氣應而變宜與水均以七尺之

細形中之微氣不過與一鼎之蒸火同從下地上
變皇天何其高也且景公賢者也賢者操行上不及
聖下不過惡人世間聖人莫不堯舜惡人莫不桀紂
堯舜操行多善無移熒惑之效桀紂之政多惡有反
景公脫禍之驗景公出三善言延年二十一歲是則
堯舜宜獲千歲桀紂宜爲殤子今則不然各隨年壽
堯舜桀紂皆近百載是竟子韋之言妄延年之語虛
也且子韋之言曰熒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
若民者天使熒惑加禍於景公也如何可移於將相
若歲與國民乎天之有熒惑也猶王者之有方伯也

諸侯有當死之罪使方伯圍守其國國君問罪於臣臣明罪在君雖然可移於臣子與人民設國君計其言令其臣歸罪於國方伯聞之肯聽其言釋國君之罪更移以付國人乎方伯不聽者自國君之罪非國人之辜也方伯不聽自國君之罪熒惑安肯移禍於國人若此子韋之言妄也曰景公聽乎言庸何能動天使諸侯不聽其臣言引過自予方伯聞其言釋其罪委之去乎方伯不釋諸侯之罪熒惑安肯徙去三舍夫聽與不聽皆無福善星徙之實未可信用天人同道好惡不殊人道不然則知天無驗矣宋衛陳鄭

之俱災也氣變見天梓慎知之請於子產有以除之子產不聽天道當然人事不能卻也使子產聽梓慎四國能無災乎堯遭鴻水時臣必有梓慎子韋之知矣然而不卻除者堯與子產同心也案子韋之言曰熒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審如此言禍不可除星不可卻也若夫寒溫失和風雨不時政事之家謂之失誤所致可以善政賢行變而復也若熒惑守心若必死猶亡禍安可除修政改行安能卻之善政賢行尚不能卻出虛華之三言謂星卻而禍除增壽延年享長久之福誤矣觀子韋之言景公言熒惑之

禍非寒暑風雨之類身死命終之祥也國且亡身且死祅氣見於天容色陽於面面有容色雖善操行不能滅死徵已見也在體之色不可以言行滅在天之妖安可以治除乎人病且死色見於面人或謂之曰此必死之徵也雖然可移於五鄰若移於奴役當死之人正言不可容色肯爲善言之故滅而當死之命肯爲之長乎氣不可滅命不可長然則熒惑安可卻景公之年安可增乎由此言之熒惑守心未知所爲故景公不死也且言星徙三舍者何謂也星三徙於一舍乎一徙歷於三舍也案子韋之言曰君有君人

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若此星竟徙三舍也夫景公一坐有三善言星徙三舍如有十善言星徙十舍乎熒惑守心爲善言卻如景公復出三惡言熒惑食心乎爲善言卻爲惡言進無善無惡熒惑安居不行動乎或時熒惑守心爲旱災不爲君薨子韋不知以爲死禍信俗至誠之感熒惑之處星必偶自當去景公自不死世則謂子韋之言審景公之誠感天矣亦或時子韋知星行度適自去自以著已之知明君臣推讓之所致見星之數七因言星七舍復得二十一年因以星舍計年之數是與齊太卜無以異

也齊景公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固可動乎晏子嘿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見公臣非能動地地固將自動夫子韋言星徙猶太卜言地動也地固且自動太卜言已能動之星固將自徙子韋言君能徙之使晏子不言鉤星在房心則太卜之姦對不覺宋無晏子之知臣故子韋之一言遂爲其是案子韋書錄序秦亦言子韋曰君出三善言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舍不言三或時星當自去子韋以爲驗實動離舍世增言三既空增三舍之數又虛生二十一年之壽也

論衡卷第四

論衡卷第五六

巽産　咸産　福産　禍産

飛産　雷産

論衡卷第五

王充

異虚篇

殷高宗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高宗召其相而問之相曰吾雖知之弗能言也問祖己祖己曰夫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朝亡乎高宗恐駭側身而行道思索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義興滅國繼絶世舉佚民桑穀亡三年之後諸侯以譯來朝者六國遂享百年之福高宗賢君也而感桑穀生而問祖己行祖己之言修政改行桑穀之妖亡諸侯朝而年長

久脩善之義篤故瑞應之福渥此虛言也祖己之言朝當亡哉夫朝之當亡猶人當死人欲死怪出國欲亡期盡人死命終死不復生亡不復存祖己之言政何益於不亡高祖之脩行何益於除禍夫家人見凶脩善不能得吉高宗見妖改政安能除禍除禍且不能況能招致六國延期至百年乎故人之死生在於命之夭壽不在行之善惡國之存亡在期之長短不在於政之得失案祖己之占桑穀為亡之妖亡象已見雖脩孝行其何益哉何以效之魯昭公之時鸜鵒來巢師己採文成之世童謠之語有鸜鵒之言見今

竟如占使昭公聞師己之言脩行改政為善居高宗之操終不能消何則鸜鵒之謠已兆出奔之禍已成也鸜鵒之兆已出於文成之世矣根生葉安得不茂源發流安得不廣此尚為近未足以言之夏將衰也二龍戰於庭吐漦而去夏王櫝而藏之夏亡傳於殷殷亡傳於周皆莫之發至幽王之時發而視之漦流于庭化為玄黿走入後宮與婦人交遂生褒姒褒姒歸周厲王惑亂國遂滅亡幽厲王之去夏世以為千數歲

久脩善之義篤故瑞應之福渥此虛言也祖己之言
朝當亡哉夫朝之當亡猶人當死人欲死怪出國欲
亡期盡人死命終死不復生亡不復存祖己之言政
何益於不亡高祖之脩行何益於除禍夫家人見凶
脩善不能得吉高宗見妖改政安能除禍除禍且不
能況能招致六國延期至百年乎故人之死生在於
命之夭壽不在行之善惡國之存亡在期之長短不
在於政之得失案祖己之占桑穀爲亡之妖亡象已
見雖脩孝行其何益哉何以效之魯昭公之時鸜鵒

有來巢之驗則占謂之凶其後昭公爲季氏所逐出
於齊國果空虛都有虛驗故野鳥來巢師己處之禍
意如占使昭公聞師己之言脩行改政爲善居高宗
之操終不能消何則鸜鵒之謡已兆出奔之禍已成
也鸜鵒之兆已出於文成之世矣根生葉安得不茂
源發流安得不廣此尚爲近未足以言之夏將衰也二
龍戰於庭吐漦而去夏王櫝而藏之夏亡傳於殷殷
亡傳於周皆莫之發至幽王之時發而視之漦流于
庭化爲玄黿走入後宮與婦人交遂生褒姒褒姒歸周
厲王惑亂國遂滅亡幽厲王之去夏世以爲千數歲

二龍戰而幽厲褒姒等未爲人也周亡之妖已出久
矣妖出禍安得不就瑞見福安得不至若二龍戰時
言曰余褒之二君也是則褒姒當生之驗也龍稱褒
褒姒不得不生生則厲王不得不惡惡則國不得不
亡徵已見雖五聖十賢相與卻之終不能消善惡同
實善祥出國必興惡祥見朝必亡謂惡異可以善行
除是謂善瑞可以惡政滅也河源出於崑崙其流播
於九河使堯禹卻以善政終不能還者水勢當然人
事不能禁也河源不可禁二龍不可除則桑穀不可
卻也王命之當興也猶春氣之當爲夏也其當亡也
猶秋氣之當爲冬也見春之微葉知夏有莖葉覩秋
之零實知冬之枯萃桑穀之生其猶春葉秋實也必
然猶驗之今詳修政改行何能除之夫以周亡之祥
見於夏時又何以知桑穀之生不爲紂亡出乎或時
祖已言之信野草之占失遠近之實高宗問祖已之
後側身行道六國諸侯偶朝而至高宗之命自長未
終則謂起桑穀之問改政脩行享百年之福矣夫桑
穀之生殆爲紂出亦或時吉而不凶故殷朝不亡高
宗壽長祖已信野草之占謂之當亡之徵漢孝武皇
帝之時獲白麟戴兩角而共觝使謁者終軍議之軍

曰夫野獸而共一角象天下合同爲一也麒麟野獸也桑穀野草也俱爲野物獸草何別終軍謂獸爲吉祖己謂野草爲凶高宗祭成湯之廟有蜚雉升鼎而雊祖己以爲遠人將有來者說尚書家謂雉凶議駮不同且從祖己之言雉來吉也雉伏於野草之中草覆野鳥之形若民人處草廬之中可謂其人吉而廬凶乎民人入都不謂之凶野草生朝何故不吉雉則民人之類如謂含血者吉長狄來至是吉也何故謂之凶如以從夷狄來者不吉介葛盧來朝是凶也如以草木者爲凶朱草蓂莢出是不吉也朱草蓂莢皆草也宜生於野而生於朝是爲不吉何故謂之瑞一野之物來至或出吉凶異議朱草蓂莢善草故爲吉則是以善惡爲吉凶不以都野爲好醜也周時天下太平越嘗獻雉於周公高宗得知而吉雉亦草野之物何以爲吉如以雉所分有似於士則麏亦仍有似君子公孫術得白鹿占何以凶然則雉之吉凶未可知則夫桑穀之善惡未可驗也桑穀或善物象遠方之士將皆立於高宗之廟故高宗獲吉福享長久也說災異之家以爲天有災異者所以譴告王者信也夫王者有過異見於國不改災見草木不改災見於五穀

不改災至身左氏春秋傳曰國之將亡鮮不五稔災見於五穀五穀安得熟不熟將亡之徵災亦有且亡五穀不熟之應夫不熟或爲災或爲福禍福之實未可知桑穀之言安可審論說之家著於書記者皆云天雨穀者凶書傳曰蒼頡作書天雨穀鬼夜哭此方凶惡之應和者天何用成穀之道從天降而和且猶謂之善況所成之穀從雨下乎極論訂之何以爲凶夫陰陽和則穀稼成不則被災害陰陽和者穀之道也何以謂之凶絲成帛縷成布賜人絲縷猶爲重厚況遺人以成帛與織布乎夫絲縷猶陰陽帛布猶成

穀也賜人帛不謂之惡天與之穀何故謂之凶夫雨穀吉凶未可定桑穀之言未可知也使暢草生於周之時天下太平人來獻暢草暢草亦草野之物也與彼桑穀何異如以夷狄獻之則爲吉使暢草生於周家肯謂之善乎夫暢草可以熾釀芬香暢達者將祭灌暢降神設自生於周朝與嘉禾朱草蓂莢之類不殊矣然則桑亦食蠶蠶爲絲絲爲帛帛爲衣衣以入宗廟爲朝服與暢無異何以謂之凶衛獻公太子至靈臺蛇遶左輪御者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蛇遶輪左者速得國太子遂不下反乎舍御人見太

子太子曰吾聞爲人子者盡和順於君不行私欲共
嚴承令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
而忘君安非子道也得國而拜其非君欲廢子道者不
孝逆君欲則不忠而欲我行之殆吾欲國之危明也投
殿將死其御止之不能禁遂伏劒而死夫虵繞左輪
審爲太子速得國太子宜不死獻公宜疾薨令獻公
不死太子伏劒御者之占俗之虚言也或時虵爲太
子將死之妖御者信俗之占故失吉凶之實夫桑穀
之生與虵遶左輪相似類也虵至實凶御者以爲吉
桑穀實吉祖己以爲凶禹南濟於江有黃龍負舟

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嘻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
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
龍猶蝘蜓也龍去而亡案古今龍至皆爲吉而禹獨
謂黃龍凶者見其負舟舟中之人恐也夫以桑穀比
於龍吉凶雖反蓋相似野草生於朝尚爲不吉殆有
若黃龍負舟之異故爲吉而殷朝不亡晉文公將與
楚成王戰於城濮彗星出楚楚操其柄以問咎犯咎
犯對曰以彗鬬到之者勝文公夢與成王搏成王在
上盬其腦問咎犯咎犯曰君得天而成王伏其罪戰
必大勝文公從之大破楚師嚮令文公問庸臣必曰

不勝何則彗星無吉摶在上無凶也夫桑穀之占占爲凶猶晉當彗末摶在下爲不吉也然而吉者殆有若對彗見天之詭故高宗長久夘朝不亡使文公不問咎犯咎犯不明其吉戰以大勝世人將曰文公以至賢之德破楚之無道天雖見妖卧有凶夢猶滅妖消凶以獲福夘無咎犯之異知而有祖已信常之占故桑穀之文傳世不絕轉禍爲福之言到今不實

感虛篇

儒者傳書言堯之時十日並出萬物燋枯堯上射十日九日去一日常出此言虛也夫人之射也不過百步矢力盡矣日之行也行天星度天之去人以萬里數堯上射之安能得日使堯之時天地相近不過百步則堯射日矢能及之過百步不能得也假使堯時天地相近堯射得之猶不能傷日傷日何肯去何則日火也使在地之火附一把炬人從旁射之雖中安能滅之地火不爲見射而滅天火何爲見射而去此欲言堯以精誠射之精誠所加金石爲虧蓋誠無堅則亦無遠矣夫水與火各一性也能射火而滅之則當射水而除之洪水之時流濫中國爲民大害堯何不推精誠射而除之堯能射日使火不爲害不能射河使

水不爲害夫射水不能郤水則知射日之語虛非實也或曰日氣也射雖不及精誠滅之夫天亦遠使其爲氣則與日月同使其爲體則與金石等以堯之精誠滅日虧金石上射日則能穿天乎世稱桀紂之惡射天而毆地譽高宗之德政消桑穀今堯不能以德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也安能以精誠獲天之應也傳書言武王伐紂渡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瞋目而麾之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霽波罷此言虛也武王渡孟津時士衆喜樂前歌後舞天人同應人喜天怒非實宜也前歌後舞未必其實麾風而止之迹近爲虛夫風者氣也論者以爲天地之號令也武王誅紂是乎天當安靜以祐之如誅紂非乎而天風者怒也武王不奉天令求索己過瞋目言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者重天怒增己之惡也風何肯止父母怒子不改過瞋目大言父母肯貰之乎如風天所爲禍氣自然是亦無知不爲瞋目麾之故止夫風猶雨也使武王瞋目以旄麾雨而止之乎武王不能止雨則亦不能止風或時武王適麾之風偶自止世襃武王之德則謂武王能止

貰八字彙 式制切貸也 又恕也

風矣傳書言魯襄公與韓戰戰酣日暮公援戈而麾之日爲之反三舍此言虛也凡人能以精誠感動天專心一意委務積神精通于天天爲變動然尚未可謂然襄公志在戰爲日暮一麾安能令日反使聖人麾日日終不反襄公何人而使日反乎鴻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有風雨夫星與日月同精日月不從星星輒復變明日月之在天也爲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爲長吏廨也二十八舍有分度一舍十度或增或減言日反三舍乃三十度也日日行一度一麾之間反三十日時所在度也如謂舍爲度三度亦三日行也一麾之間令日却三日也宋景公推誠出三善言熒惑徙三舍實論者猶謂之虛襄公爭鬬惡日之暮以此一戈麾無誠心善言日爲之反殆非其意哉且日火也聖人麾火終不能郤襄公麾日安能使反或時戰時日正卯戰迷謂日之暮麾之轉左曲道日若郤世好神怪因謂之反不道所謂也傳書言荆軻爲燕太子謀刺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此言精感天天爲變動也夫言白虹貫日太白蝕昴實也言荆

軻之謀衛先生之畫感動皇天故白虹貫日太白蝕
昴者虛也夫以筋撞鍾以筭擊鼓不能鳴者所用撞
擊之者小也今人之形不過七尺以七尺形中精神
欲有所爲雖積銳意猶筋撞鍾筭擊鼓也安能動天
精非不誠所用動者小也且所欲害者人也人不動
天反動乎問曰人之害氣能相動乎曰不能預讓欲
害趙襄子襄子心動貫高欲篡高祖高祖亦心動二
子懷精故兩主振感曰禍變且至身自有怪非適人
所能動也何以驗之時或遭狂人於途以刃加己狂
人未必念害己身也然而已身先時已有妖怪矣由
此言之妖怪之至禍變自凶之象非欲害己者之所
爲也且凶之人卜得惡兆筮得凶卦出門見不吉占
危睹禍氣禍氣見於面猶白虹太白見於天也變見
於天妖出於人上下適然自相應也傳書言燕太子丹
朝於秦不得去從秦王求歸秦王執留之與之誓曰
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白頭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
足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祐之日爲再中天雨粟烏
白頭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秦王以爲聖乃歸之
此言虛也燕太子丹何人而能動天聖人之拘不能
動天太子丹賢者也何能致此夫天能祐太子生諸

瑞以免其身則能和秦王之意以解其難見拘一事而易生瑞五事而難舍一事之易爲五事之難何天之不憚勞也湯困夏臺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三聖之困天不能祐使拘之者睹祐知聖出而尊厚之或曰拘三聖者不與三誓三聖心不願故祐聖之瑞無因而至天之祐人猶借人以物器矣人不求索則弗與也曰太子願天下瑞之時豈有語言乎心願而已然湯閉於夏臺文王拘於羑里時心亦願出孔子厄陳蔡心願食天何不令夏臺羑里關鑰毀敗湯文涉出雨粟陳蔡孔子食飽乎太史公曰世稱太子丹之令天雨粟馬生角大抵皆虛言也太史公書漢世實事之人而云虛言近非實也傳書言杞梁氏之妻嚮城而哭城爲之崩此言杞梁從軍不還其妻痛之嚮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故城爲之崩也夫言嚮城而哭者實也城爲之崩者虛也夫人哭悲莫過雍門子雍門子哭對孟嘗君孟嘗君爲之於邑蓋哭之精誠故對嚮之者悽愴感慟也夫雍門子能動孟嘗之心不能感孟嘗衣者衣不知惻但不以人心相關通也今城土也土猶衣也無心腹之藏安能爲悲哭感慟而崩使至誠之聲能動城土則其對林木哭能折草破

木乎嚮水火而泣能涌水滅火乎夫草木水火與土無異然杞梁之妻不能崩城明矣或時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下世好虛不原其實故崩城之名至今不滅傳書言鄒衍無罪見拘於燕當夏五月仰天而歎天為隕霜此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無以異也言其無罪見拘當夏仰天而歎實也言天為之雨霜虛也夫萬人舉口並解吁嗟猶未能感天鄒衍一人冤而壹歎安能下霜鄒衍之冤不過曾子伯奇曾子見疑而吟伯奇被逐而歌疑與拘同吟歌與歎等曾子伯奇不能致寒鄒衍何人獨能雨霜被逐之冤尚未足

熯炙也　爨七亂切　四炊灶爨聚　其進火謂之爨　醜類也

言申生伏劍子胥刎頸實孝而賜死誠忠而被誅且臨死時皆有聲辭聲辭出口與仰天歎無異天不為二子感動獨為鄒衍動豈天痛見拘不悲流血哉伯奇冤痛相似而感動不同也夫熯一炬火爨一鑊水終日不能熱也倚一尺冰置庖廚中終夜不能寒也何則微小之感不能動大巨也今鄒衍之歎不過如一炬尺冰而皇天巨大不徒鑊水庖廚之醜類也一仰天歎天為隕霜何天之易感霜之易降也夫哀與樂同喜與怒均衍興怨痛使天下霜使衍蒙非望之賞仰天而笑能以冬時使天熱乎變復之家曰人君秋賞則

溫夏罰則寒寒不累時則霜不降溫不兼日則冰不釋一夫寃而一歎天輒下霜何氣之易變時之易轉也寒溫自有時不合變復之家且從變復之說或時燕王好用刑寒氣應至而衍囚拘而歎歎時霜適自下世見適歎而霜下則謂鄒衍歎之致也傳書言師曠奏白雪之曲而神物下降風雨暴至平公因之癃病晉國赤地或言師曠清角之曲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癃病夫白雪與清角或同曲而異名其禍敗

同一實也傳書之家載以爲是世俗觀見信以爲然原省其實殆虛言也夫清角何音之聲而致此清角木音也故致風而如木爲風雨與風俱三尺之木數絃之聲感動天地何其神也此復一哭崩城一歎下霜之類也師曠能鼓清角必有所受非能質性生出之也其初受學之時宿昔習弄非直一再奏也審如傳書之言師曠學清角時風雨當至也傳書言瓠芭鼓瑟淵魚出聽師曠鼓琴六馬仰秣或言師曠鼓清角一奏之有玄鶴二八自南方來集於廊門之危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

聲聲吁于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尚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雖奇怪然尚可信何則鳥獸好悲聲耳與人耳同也禽獸見人欲食亦欲食之聞人之樂何爲不樂然而魚聽仰秣玄鶴延頸百獸率舞蓋且其實風雨之至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癃病殆虛言也或時奏清角時天偶風雨風雨之後晉國適旱平公好樂喜笑過度偶發癃病傳書之家信以爲然世人觀見遂以爲實實者樂聲不能致此何以驗之風雨暴至是陰陽亂也樂能亂陰陽則亦能調陰陽世王者何須脩身正行擴施善政使鼓調陰陽之曲和氣自至太平自立矣傳書言湯遭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自責以六過天乃雨或言五年禱辭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天以一人之不敏傷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剪其髮麗其手自以爲牲用祈福於上帝上帝甚說時雨乃至言湯以身禱於桑林自責若言剪髮麗手自以爲牲用祈福於帝者實也言雨至爲湯自責以身禱之故殆虛言也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孔子曰有諸子路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孔子曰丘之禱久矣聖人脩身正行素禱之日久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曰禱久矣易曰大人與天地合

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叙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言聖人與天地鬼神同德行也即須禱以得福是不同也湯與孔子俱聖人也皆素禱之日久孔子不使子路禱以治病湯何能以禱得雨孔子素禱身猶疾病湯亦素禱歲猶大旱然則天地之有水旱猶人之有疾病也疾病不可以自責除水旱不可以禱謝去明矣湯之致旱以過乎是不與天地同德也今不以過致旱乎自責禱謝亦無益也人形長七尺形中有五常有癉一作痺熱之病深自剋責猶不能愈況以廣大之天自有水旱之變湯用七尺之形形中之誠

自責禱謝安能得雨邪人在層臺之上人從層臺下叩頭求請臺上之物臺上之人聞其言則憐而與之如不聞其言雖至誠區區終無得也夫天去人非徒層臺之高也湯雖自責天安能聞知而與之雨乎夫旱火變也湛水異也堯遭洪水可謂湛矣堯不自責以身禱祈必舜禹治之知水變必須治也除湛不以禱祈除旱亦宜如之由此言之湯之禱祈不能得雨或時旱久時當自雨湯以旱久亦適自責世人見雨之下隨湯自責而至則謂湯以禱祈得雨矣傳書言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此言文章興而亂漸見故

其妖變致天雨粟鬼夜哭也夫言天雨粟鬼夜哭實也言其應倉頡作書虛也夫河出圖洛出書聖帝明王之瑞應也圖書文章與倉頡所作字畫何以異天地爲圖書倉頡作文字業與天地同指與鬼神合何非何惡而致雨粟神哭之怪使天地鬼神惡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天不惡人有書作書何非而致此怪或時倉頡適作書天適雨粟鬼偶夜哭而雨粟鬼神哭自有所爲世見應書而至則謂作書生亂敗之象應事而動也天雨穀論者謂之從天而下變而生如以雲雨論之雨穀之變不足怪也何以驗之夫雲雨

出於丘山降散則爲雨矣人見其從上而墜則謂之天雨水也夏日則雨水冬日天寒則雨凝而爲雪皆由雲氣發於丘山不從天上降集於地明矣夫穀之雨猶復雲布之亦從地起因與疾風俱飄參於天集於地人見其從天落也則謂之天雨穀建武三十一年中陳留雨穀穀下蔽地案視穀形若茨而黑有似於稗實也此或時夷狄之地生出此穀夷狄不粒食此穀生於草野之中成熟垂委於地遭疾風暴起吹揚與之俱飛風衰穀集墜於中國中國見之謂之雨穀何以效之野火燔山澤山澤之中草木皆燒其葉爲灰疾風暴起吹揚之參

天而飛風衰葉下集於道路夫天雨穀者草木葉燒
飛而集之類也而世以為雨穀作傳書者以變怪天主
施氣地主產物有葉實可啄食者皆地所生非天所為
也今穀非氣所生須土以成雖云怪變怪變因類生
地之物更從天集生天之物可從地出乎地之有萬物
猶天之有列星也星不更生於地穀何獨生於天乎傳
書又言伯益作井龍登玄雲神棲崑崙言龍井有害
故龍神為變也夫言龍登玄雲實也言神棲崑崙又
言為作井之故龍登神去虛也夫作井而飲耕田而食
同一實也伯益作井致有變動始為耕耘者何故無變

神農之揉木為耒教民耕耨民始食穀穀始播種耕土
以為田鑿地以為井井出水以救渴田出穀以拯饑
天地鬼神所欲為也龍何故登玄雲神何故棲崑崙
夫龍之登玄雲古今有之非始益作井而乃登也方
今盛夏雷雨時至龍多登雲雲（一作風興字）龍相應龍乘雲
雨而行物類相致非有為也堯時五十之民擊壤於
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
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堯時已有井
矣唐虞之時豢龍御龍龍常在朝夏末政衰龍乃隱
伏非益鑿井龍登雲也所謂神者何神也百神皆是

百神何故惡人爲井使神與人同則亦宜有飲之有飲之欲憎井而去非其實也夫益殆不鑿井龍不爲鑿井登雲神不棲於崑崙傳書意妄造生之也傳書言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憂之晉伯宗以輦者之言令景公素縞而哭之河水爲之流通此虛言也夫山崩壅河猶人之有癰腫血脉不通也治癰腫者可復以素服哭泣之聲治乎堯之時洪水滔天懷山襄陵帝堯吁嗟博求賢者水變甚於河壅堯憂深於景公不聞以素縞哭泣之聲能厭勝之堯無賢人若輦者之術乎將洪水變大不可以聲服除也如素縞而哭悔過自責也堯禹之治水以力役不自責梁山堯時山也所壅之河堯時河也山崩河壅天雨水踊二者之變無以殊也堯禹治洪水以力役輦者治壅河用自責變同而治異人鈞而應殊殆非賢聖變復之實也凡變復之道所以能相感動者以物類也有寒則復之以溫溫復解之以寒故以龍致雨以刑逐暑皆緣五行之氣用相感勝之山崩壅河素縞哭之於道何意乎此或時河壅之時山初崩土積聚水未盛三日之後水盛土散稍壞沮矣壞沮水流竟注東去遭伯宗得輦者之言因素縞而哭哭之因流流時謂之河變起此而復

其實非也何以驗之使山恒自崩乎素縞哭無益也使其天變應之宜改政治素縞而哭何政所改而天變復乎傳書言曾子之孝與母同氣曾子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去曾母曰願留參方到即以右手搤其左臂曾子左臂立痛即馳至問母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來欲去吾搤臂以呼汝耳蓋以至孝與父母同氣體有疾病精神輒感曰此虛也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乃謂德化至天地俗人緣此而說言孝悌之至精氣相動如曾母臂痛曾子臂亦輒痛曾母病乎曾子亦病曾母死曾子輒死乎考事曾母先死曾子不死矣此精氣能小相動不能大相感也世稱申喜夜聞其母歌心動開關問歌者爲誰果其母蓋聞母聲聲音相感心悲意動開關而問蓋其實也今曾母在家曾子在野不聞號呼之聲母小搤臂安能動子疑世人頌成聞曾子之孝天下少雙則爲空生母搤臂之說也世稱南陽卓公爲緱氏令蝗不入界蓋以賢明至誠災蟲不入其縣也此又虛也夫賢明至誠之化通於同類能相知心然後慈服蝗蟲闔蚷之類也何知何見而能知卓公之化使賢者處深野之中闔蚷能不入其舍乎闔蚷不能避賢者之舍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縣

如謂蝗蟲變與閩虹異夫寒溫亦災變也使一郡皆寒賢者長一縣一縣之界能獨溫乎夫寒溫不能避賢者之縣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界夫如是蝗蟲適不入界卓公賢名稱（一作偁字）於世世則謂之能郤蝗蟲矣何以驗之夫蝗之集於野非能普博盡蔽地也往往積聚多少有處非所積之地則盜跖所居所少之野則伯夷所處也集過有多少不能盡蔽覆也夫集過有多少則其過縣有留去矣多少不可以驗善惡有無安可以明賢不肖也蓋時蝗自過不謂賢人界不入明矣

論衡卷第五

論衡卷第六　　王充

福虛篇　　禍虛篇

龍虛篇　　雷虛篇

福虛篇

世論行善者福至爲惡者禍來福禍之應皆天也人爲之天應之陽恩人君賞其行陰惠天地報其德無貴賤賢愚莫謂不然徒見行事有其文傳又見善人時遇福故遂信之謂之實然斯言或時賢聖欲勸人爲善著必然之語以明德報或福時適遇者以爲然如實論之安得福祐乎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呑

譴責
怒也

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問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葅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廢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人聞之也譴而行誅乎則庖宰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吾恐左右見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及久患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親德也可謂不察乎曰此虛言也案惠王之吞蛭不肖之主也有不肖之行天不祐也何則惠王不忍譴蛭恐庖廚監食法皆誅也一國之君專擅賞罰而赦人君所爲也

惠王通譴葅中何故有蛭庖廚監食皆當伏法然能終不以飲食行誅於人赦而不罪惠莫大焉庖廚罪覺而不誅自新而改後惠王赦細而活微身安不病今則不然強食害己之物使監食之臣不聞其過失御下之威無禦非之心不肖一也使庖廚監食失甘苦之和若塵土落於葅中大如蟣虱非意所能覽非目所能見原心定罪不明其過可謂惠矣今蛭廣有分數長有寸度在寒葅中眇目之人猶將見之臣不畏敬擇濯不謹罪過至重惠王不譴不肖二也葅中不當有蛭不食投地如恐左右之見懷屏隱匿之處

足以使蛭不見何必食之如不可食之物誤在葅中可復隱匿而強食之不肖三也有不肖之行而天祐之是天報祐不肖人也不忍譴蛭世謂之賢賢者操行多若吞蛭之類吞蛭天除其病是則賢者常無病也賢者德薄未足以言聖人純道操行少非爲推不忍之行以容人之過必衆多矣然而武王不豫孔子疾病天之祐人何不實也或時惠王吞蛭蛭偶自出食生物者無有不死腹中熱也初吞蛭時未死而腹中熱蛭動作故腹中痛須臾蛭死腹中痛亦止蛭之性食血惠王心腹之積殆積血也故食血之蟲死而積血之病愈猶狸之性食鼠人有鼠病吞狸自愈物類相勝方藥相使也食蛭蟲而病愈安得怪乎食生物無不死死無不出之後蛭出安得祐乎令尹見惠王有不忍之德知蛭入腹中必當死出臣因再拜賀病不爲傷著已知身之德以喜惠王之心是與子韋之言星徙太卜之言地動無以異也宋人有好善行者三世不解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鬼神即以犢祭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生白犢其父又使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以享鬼神復以犢祭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

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此獨以父子俱盲之故得毋乘城軍罷圍解父子俱視此修善積行神報之效也曰此虛言也夫宋人父子修善如此神報之何必使之先盲後視哉不盲常視不能護乎此神不能護不盲之人則亦不能以盲護人矣使宋楚之君合戰頓兵流血僵尸戰夫禽獲死亡不還以盲之故得脫不行可謂神報之矣今宋楚相攻兩軍未合華元子反結言而退二軍之衆並全而歸兵矢之刃無頓用者雖有乘城之役無死亡之患爲善人報者爲乘城之間乎使時不盲亦猶不死盲與不盲俱得脫免神使之盲何益於善當宋國乏糧之時也盲人之家豈獨富哉俱與乘城之家易子析骸反以窮厄獨盲無見則神報祐人失善惡之實也宋人父子前偶自以風寒發盲圍解之後盲偶自愈世見父子修善又用二白犢祭宋楚相攻獨不乘城圍解之後父子皆視則謂修善之報獲鬼神之祐矣

兩頭蛇事

楚相孫叔敖爲兒之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對其母泣母問其故對曰我聞見兩頭蛇死向者出見兩頭蛇恐去母死是以泣也其母曰今蛇何在對曰我恐後人見之即殺而埋之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必

報之汝必不死天必報汝叔敖竟不死遂爲楚相埋一虵獲二祐天報善明矣曰此虛言矣夫見兩頭虵輒死者俗言也有陰德天報之福者俗議也叔敖信俗言而埋虵其母信俗議而必報是謂死生無命在一虵之死齊孟嘗君田文以五月五日生其父田嬰讓其母曰何故舉之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何也嬰曰五月子長與戶同殺其父母曰人命在天乎在戶乎如在天君何憂也如在戶則宜高其戶耳誰而及之者後文長與一戶同而嬰不死是則五月舉子之忌無效驗也夫惡見兩頭虵猶五月舉子也五月舉子其

父不死則知見兩頭虵者無殃禍也由此言之見兩頭虵自不死非埋之故也埋一虵獲二福如埋十虵得幾祐乎埋虵惡人復見叔敖賢也賢者之行豈徒埋虵一事哉前埋虵之時多所行矣稟天善性動有賢行賢行之人宜見吉物無爲乃見殺人之虵豈叔敖未見虵之時有惡天欲殺之見其埋虵除其過天活之哉石生而堅蘭生而香如謂叔敖之賢在埋虵之時非生而稟之也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役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纏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

死堯舜桀紂猶爲尚遠且近難以秦穆公晉文公夫謚者行之迹也迹生時行以爲死謚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乎案穆公之霸不過晉文文之謚美於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穆公以年是天報誤亂與穆公同也天下善人寡惡人衆善人順道惡人違天然夫惡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年不長天不命善人常享一百載之壽惡人爲殤子惡死何哉

禍虛篇

世謂受福祐者既以爲行善所致又謂被禍害者爲惡所得以爲有沉惡伏過天地罰之鬼神報之天地所罰小大猶發鬼神所報遠近猶至傳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哭子夏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異聞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汝何無罪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以久矣夫子夏喪其明曾子責以罪子夏投杖拜曾子之言蓋以天實罰過故目失其明已實有之故拜受其過始聞暫

見皆以爲然熟考論之虛妄言也夫失明猶失聽也失明則盲失聽則聾病聾不謂之有過失明謂之有罪惑也蓋耳目之病猶心腹之有病也耳目失明聽謂之有罪心腹有病可謂有過乎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原孔子言謂伯牛不幸故傷之也如伯牛以過致疾天報以惡與子夏同孔子宜陳其過若曾子謂子夏之狀今乃言命命非過也且天之罰人猶人君罪下也所罰服罪人君赦之子夏服過拜以自悔天德至明宜愈其盲如非天罪子夏失明亦無三罪且喪明之病孰與被癘之病喪明有三罪被癘有十過乎顏淵早夭子路葅醢早死天下極禍也以喪明言之顏淵子路有百罪也由此言之曾子之言誤矣然子夏之喪明喪其子也子者人情所通親者人所力報也喪親民無聞喪子失其明此恩損於親而愛增於子也增則哭泣無數數哭中風目失明矣曾子因俗之議以著子夏三罪子夏亦緣俗議因以失明故拜受其過曾子子夏未離於俗故孔子門叙行未在上第也秦襄王賜白起劍白起伏劍將自刎曰我有何罪於天乎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我

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白起知已前罪服更後罰也夫白起知已所以罪不知趙卒所以坑如天審罰有過之人趙降卒何辜于天如以用兵妄傷殺則四十萬衆必有不亡不亡之人何故以其善行無罪入壙坑之卒不得以善蒙天之祐白起何故獨以其罪伏天之誅由此言之白起之言過矣秦二世使使者詔殺蒙恬蒙恬喟然嘆曰我何過於天無罪而死良久徐曰恬罪故當死矣夫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徑萬里此其中不能毋絕地脉此乃恬之罪也即吞藥自殺太史公非之曰夫秦初滅諸侯天下心未定夷傷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救百姓之急養老矜孤修衆庶之和阿意興功此其子弟過誅不亦宜乎何與乃罪地脉也夫蒙恬之言既非而太史公非之亦未是何則蒙恬絕脉罪至當死地養萬物何過於人而蒙恬絕其脉知己有絕地脉之罪不知地脉所以絕之過自非如此與不自非何以異太史公爲非恬之爲名將不能以彊諫故致此禍夫當諫不諫故致受死亡之戮身任李陵坐下蠶室如太史公之言所任非其人故殘身之戮天命而至也非蒙恬以不彊諫故致此禍則己下蠶室有非者矣己無非

則其非蒙恬非也作伯夷之傳列善惡之行云七十
子之徒仲尼獨薦顔淵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
卒夭死天之報施善人如何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
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獨
遭何哉若此言之顔回不當早夭盜跖不當全活也
不怪顔淵不當夭而獨謂蒙恬當死過矣漢將李廣
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常不在其
中而諸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然以胡軍攻取侯者
數十人而廣不爲侯後人然終無尺土之功以得見
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
念豈常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太守羌常反吾誘
而降之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之獨此
矣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
也李廣然之聞者信之夫不侯猶不王者也不侯何
恨不王何負乎孔子不王論者不謂之有負李廣不
侯王朔謂之有恨然則王朔之言失論之實矣論者
以爲人之封侯自有天命天命之符見於骨體大將
軍衛青在建章宮時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後竟以
功封萬戶侯衛青未有功而鉗徒見其當封之證由
此言之封侯有命非人操行所能得也鉗徒之言實

而有效王朔之言虛而無驗也多橫恣而不離禍順道而違福王朔之說白起自非蒙恬自咎之類也倉卒之世以財利相刼殺者衆同車共舡千里為商至閫迥之地殺其人而并取其財尸捐不收骨暴不葬在水為魚鱉之食在土為螻蟻之糧惰窳之人不力農勉商以積穀貨遭歲饑饉腹餓不能推人若畜割而食之無君子小人並為魚肉人所不能知吏所不能覺千人以上萬人以下計一聚之中生者百一死者十九可謂無道至痛甚矣皆得陽達富厚安樂天不責其無仁義之心道相并殺非其無力作而倉卒以人

為食加以濕禍使之天命章其陰罪明示世人使知不可為非之驗何哉王朔之言未必審然傳書李斯妬同才幽殺韓非於秦後被車裂之罪商鞅欺舊交擒魏公子卬後受誅死之禍彼欲言其賊賢欺交故受患禍之報也夫韓非何過而為李斯所幽公子卬何罪而為商鞅所擒車裂誅死賊賢欺交幽死見擒何以致之如韓非公子卬有惡天使李斯商鞅報之則李斯商鞅為天奉誅冝蒙其賞不當受其禍如韓非公子卬無惡非天所罰李斯商鞅不得幽擒論者說曰韓非公子卬有陰惡伏罪人不聞見天獨知之

故受戮殃夫諸有罪之人非賊賢則逆道如賊賢則被所賊者何負如逆道則被所行之道何非凡人窮達禍福之至大之則命小之則時太公窮賤遭周文而得封甯戚隱阨逢齊桓而見官非窮賤隱阨有非而得封見官有是也窮達有時遭遇有命也太公甯戚賢者也尚可謂有非聖人純道者也虞舜爲父弟所害幾死再三有遇唐堯堯禪舜立爲帝嘗見害未有非立爲帝未有是前時未到後則命時至也案古人君臣困窮後得達通未必初有惡天禍其前卒有善神祐其後也一身之行一行之操結髮終死前後無異然一成一敗一進一退一窮一通一全一壞遭遇適然命時當也

龍虛篇

盛夏之時雷電擊折破樹木發壞室屋俗謂天取龍謂龍藏於樹木之中匿於屋室之間也雷電擊折樹木發壞屋室則龍見於外龍見雷取以升天世無愚智賢不肖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虛妄言也夫天之取龍何意邪如以龍神爲天使猶賢臣爲君使也反報有時無爲取也如以龍遁逃不還非神之行天亦無用爲也如龍之性當在天在天上者固當生子無爲復

蔷字 彙吉 災字

在地如龍有升降降龍生子於地子長大天取之則世名雷電爲天怒取龍之子無爲怒也且龍之所居常在水澤之中不在木中屋閒何以知之叔向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傳曰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傳又言禹渡於江黃龍負舡荊次非渡淮兩龍繞舟東海之上有蔷丘訢（蔷或作[illegible]）勇而有力出過神淵使御者飲馬馬飲因沒訢怒拔劒入淵追馬見兩蛟方食其馬手劒擊殺兩蛟由是言之蛟與龍常在淵水之中不在木中屋閒明矣在淵水之中則魚鱉之類魚鱉之類何爲上天天之取龍何用爲哉如以天神乘龍而行神恍惚無形出入無閒無爲乘龍也如仙人騎龍天爲仙者取龍則仙人含天精氣形輕飛騰若鴻鵠之狀無爲騎龍也世稱黃帝騎龍升天此言蓋虛猶今謂天取龍也且世謂龍升天者必謂神龍不神不升天升天神之效也天地之性人爲貴則龍賤矣貴者不神賤者反神乎如龍之性有神與不神神者升天不神者不能龜蛇亦有神與不神神龜神蛇復升天乎且龍稟何氣而獨神天有倉龍白虎朱鳥玄武之象也（地亦有龍虎鳥）龜之物四星之精降生四獸虎鳥與龜不神龍何故獨神也人爲倮蟲之長龍

爲鱗蟲之長俱爲物長謂龍升天人復升天乎龍與人同獨謂能升天者謂龍神也世或謂聖人神而先知猶謂神龍能升天也因謂聖人先知之明論龍之才謂龍升天故其宜也天地之間恍惚無形寒暑風雨之氣乃爲神今龍有形有形則行行則食食則物之性也天地之性有形體之類能行食之物不得爲神何以言之龍有體也傳言鱗蟲三百龍爲之長龍爲鱗蟲之長安得無體何以言之孔子曰龍食於清游於清龜食於清游於濁魚食於濁游於清丘上不及龍下不爲魚中止其龜與山海經言四海之外有乘

龍虵之人世俗畫龍之象馬首虵尾由此言之馬虵之類也愼子曰蜚龍乘雲騰虵游霧雲罷雨霽與螾蟻同矣韓子曰龍之爲蟲也鳴可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尺一人或嬰之必殺人矣比之爲螾蟻又言蟲可狎而騎虵馬之類明矣傳曰紂作象箸而箕子泣泣之者痛其極也夫有象箸必有玉杯玉杯所盈象箸所挾則必龍肝豹胎夫龍肝可食其龍難得難得則愁下愁下則禍生故從而痛之如龍神其身不可得殺其肝何可得食禽獸肝胎非一稱龍肝豹胎者人得食而知其味美也春秋之時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

擾馴也
順也

蟲莫智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智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智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舜而錫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是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龍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享之既而使求懼而不得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伭伏鬱湮不育由此言之龍可畜又可食也可食之物不能神矣世無其官又無董父后劉之人故潛藏伏匿出見希疏出又乘雲與人殊路人謂之神如存其官而有其人則龍牛之類也何神之有以山海經言之以慎子韓子證之以俗世之畫驗之以箕子之泣訂之以蔡墨之對論之知龍不能神不能升天天不以雷

電取龍明矣世俗言龍神而升天者妄矣世俗之言
亦有緣也短書言龍無尺木無以升天又曰升天又
言尺木謂龍從木中升天也彼短書之家世俗之人
也見雷電發時龍隨而起當雷電樹木擊之時龍適與
雷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隨而上故謂從樹木之
中升天也實者雷龍同類感氣相致故易曰雲從龍
風從虎又言虎嘯谷風至龍興景雲起龍與雲相招
虎與風相致故董仲舒雩祭之法設土龍以為感也
夫盛夏太陽用事雲雨干之太陽火也雲雨水也火
激薄則鳴而為雷龍聞雷聲則起起而雲至雲至而

龍乘之雲雨感龍龍亦起雲而升天天極雷高雲消復
降人見其乘雲則謂升天見天為雷電則為天取龍
世儒讀易文見傳言皆知龍者雲之類拘俗人之議
不能通其說又見短書為證故遂謂天取龍天不取
龍龍不升天當蓄丘訢之殺兩蛟也手把其尾拽而
出之至淵之外雷電擊之蛟則龍之類也蛟龍見而
雲雨至雲雨至則雷電擊如以天實取龍龍為天用
何以死蛟為取之且魚在水中亦隨雲雨蜚而乘雲
雨非升天也龍魚之類也其乘雷電猶魚之飛也魚
隨雲雨不謂之神龍乘雷電獨謂之神世俗之言失

其實也物在世間各有所乘水虵乘霧龍乘雲鳥乘氣見龍乘雲獨謂之神失龍之實誣龍之能也然則龍之所以爲神者以能屈申其體存亡其形屈伸其體存亡其形未足以爲神也豫讓吞炭漆身爲厲人不識其形子貢滅鬚爲婦人人不知其狀龍變體自匿人亦不能覺變化藏匿者巧也物性亦有自然狌狌知往乾鵲知來鸚鵡能言三怪比龍性變化也如以巧爲神豫讓子貢神也孔子曰游者可爲綱飛者可爲矰至於龍也吾不知其乘風雲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夫龍乘雲而上雲消而下物類可察上下可知而云孔子不知以孔子之聖尚不知龍況俗人智淺好奇之性無實可之心謂之龍神而升天不足怪也

雷虛篇

盛夏之時雷電迅疾擊折樹木壞敗室屋時犯殺人世俗以爲擊折樹木壞敗室屋者天取龍其犯殺人也謂之陰過飲食人以不潔淨天怒擊而殺之隆隆之聲天怒之音若人之呴吁矣世無愚智莫謂不然推人道以論之虛妄之言也夫雷之發動一氣一聲也折木壞屋亦犯殺人犯殺人時亦折木壞屋獨謂折木壞屋者天取龍犯殺人罰陰過與取龍吉凶不

同並時共聲非道也論者以爲隆隆者天怒呴吁之聲也此便於罰過不宜於取龍罰過天怒可也取龍龍何過而怒之如龍神天取之不宜怒如龍有過與人同罪龍殺而已天爲取也殺人怒可也取龍龍何過而怒之殺人不取殺龍取之人龍之罪何別而其殺之何異然則取龍之說旣不可聽罰過之言復不可從何以效之案雷之聲迅疾之時人仆死於地隆隆之聲臨人首上故得殺人審隆隆者天怒乎怒用口之怒氣殺人也口之怒氣安能殺人人爲雷所殺詢其身體若燔灼之狀也如天用口怒口怒生火乎

且口着乎體口之動與體俱當擊折之時聲着于地其衰也聲着于天夫如是聲着地之時口至地體亦宜然當雷迅疾之時仰視天不見天之下不見天之下則夫隆隆之聲者非天怒也天之怒與人無異人怒身近人則聲疾遠人則聲微今天聲近其體遠非怒之實也且雷聲迅疾之時聲東西或南北如天怒體動口東西南北仰視天亦宜東西南北或曰天已東西南北矣雲雨冥晦人不能見耳夫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易曰震驚百里雷電之地雷雨晦冥百里之外無雨之處宜見天之東西南北也口着於天天

宜隨口口一移普天皆移非獨雷雨之地天隨口動
也且所謂怒者誰也天神邪蒼蒼之天也如謂天神
神怒無聲如謂蒼蒼之天天者體不怒怒用口且天
地相與夫婦也其非民父母也子有過父怒笞之致
死而母不哭乎今天怒殺人地宜哭之獨聞天之怒
不聞地之哭如地不能哭則天亦不能怒且天怒則
有喜人有陰過亦有陰善有陰過天怒殺之如有陰
善天亦宜以善賞之隆隆之聲謂天之怒如天之喜
亦哂然而笑人有喜怒故謂天喜怒推人以知天知
天本於人如人不怒則亦無緣謂天怒也緣人以知

宜盡人之性人性怒則呴吁喜則歌笑比聞天之怒希
見天之喜比見天之罰希見天之賞豈天怒不喜貪
於罰希於賞哉何怒罰有效喜賞無驗也且雷之擊
也折木壞屋時犯殺人以為天怒時或徒雷無所折
毀亦不殺人天空怒乎人君不空喜怒喜怒必有賞
罰無所罰而空怒是天妄也妄則失威非天行也政
事之家以寒溫之氣為喜怒之候（一有保字）人君喜即天溫
怒則天寒雷電之日天必寒也高祖之先劉媪曾息
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此時雷電晦冥天方施氣宜喜
之時也何怒而雷如用擊折者為怒不擊折者為喜

則夫隆隆之聲不宜同音人怒喜異聲天怒喜同音與人乖異則人何緣謂之天怒且飲食人以不潔淨小過也以至尊之身親罰小過非尊者之宜也尊不親罰過故王不親誅罪天尊於王親罰小過是天德劣於王也且天之用心猶人之用意人君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故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人君誅惡憐而殺之天之罰過怒而擊之是天少恩而人多惡也說雨者以爲天施氣天施氣氣渥爲雨故雨潤萬物名曰澍人不喜不施恩天不說不降雨謂雷天怒雨者天喜也雷起常與雨俱如論之言天怒且喜也人君賞罰不同日天之怒喜不殊時天人相違賞罰乖也且怒喜其刑亂也惡人爲亂怒罰其過罰之以亂非天行也冬雷人謂之陽氣洩春雷謂之陽氣發夏雷不謂陽氣盛謂之天怒竟虛言也人在天地之間物也物亦物也物之飲食天不能知人之飲食天獨知之萬物於天皆子也父母於子恩德一也豈爲貴賢加意賤愚不察乎何其察人之明省物之闇也犬豕食人腐臭食之天不殺也如以人貴而獨禁之則鼠洿人飲食人

不知誤而食之天不殺也如天能原鼠則亦能原人人誤以不潔淨飲食人人不知而食之耳豈故舉腐臭以予之哉如故予之人亦不肯得呂后斷戚夫人手去其眼置於厠中以為人豕呼人示之人皆傷心惠帝見之病臥不起呂后故為天不罰也人誤不知天輒殺之不能原誤反而責故天治悖也夫人食不淨之物口不知大其洿也如食已知之名曰腸洿戚夫人入厠身體辱之與洿何以別腸之與體何以異為腸不為體傷洿不病辱非天意也且人聞人食不淸之物心平如故觀戚夫人者莫不傷心人傷天意悲夫悲

戚夫人則怨呂后案呂后之崩未必遇雷也道士劉春熒惑楚王英使食不淸春死未必遇雷也建初四年夏六月雷擊殺會稽鄞專日食羊五頭皆死夫羊何陰過而雷殺之舟人洿溪上流人飲下流舟人不雷死天神之處天猶王者之居地王者居重關之內則天之神宜在隱匿之中王者居宮室之內則天亦有太微紫宮軒轅文昌之坐王者與人相遠不知人之陰惡天神在四宮之內何能見人闇過王者聞人過以人知天知人惡亦宜因鬼使天問過於鬼神則其誅之宜使鬼神如使鬼神則天怒鬼神也非天也且王斷刑

以秋天之殺用夏此王者用刑違天時奉天而行其
誅殺也宜法象上天天殺用夏王誅以秋天人相違
非奉天之義也或論曰飲食不潔淨天之大惡也殺大
惡不須時王者大惡謀反大逆無道也天之大惡飲
食人不潔清天之所惡小大不均等也如小大同王
者宜法天制飲食人不潔清之法為死刑也聖王有天
下制刑不備此法聖王闊略有遺失也或論曰鬼神
治陰王者治陽陰過闇昧人不能覺故使鬼神主之
曰陰過非一也何不盡殺案一過非治陰之義也天
怒不旋日人怨不旋踵人有陰過或時有用冬未必

曾用夏也以冬過誤不輙擊殺遠至於夏非不旋日
之意也圖畫之工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之形又圖
一人若力士之容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
推椎若擊之狀其意以為雷聲隆隆者連鼓相扣擊
之意也其魄然若敝裂者椎所擊之聲也其殺人也
引連鼓相椎并擊之矣世又信之莫謂不然如復原
之虛妄之象也夫雷非聲則氣也聲與氣安可推引
而為連鼓之形乎如審可推引則是物也相扣而音
鳴者非鼓即鍾也夫隆隆之聲鼓與鍾邪如審是也
鍾鼓而不空懸須有筍簴然後能安然后能鳴今鍾鼓

無所懸着雷公之足無所蹈履安得而爲雷或曰如此圖爲神如必有所懸着足有所履然後而爲雷是與人等也何以爲神曰神者恍惚無形出入無門上下無垠故謂之神今雷公有形雷聲有器安得爲神如無形不得爲之圖象如有形不得謂之神謂之神龍升天實事者謂之不然以人時或見龍之形也以其形見故體畫升龍之服也以其可畫故有不神之實難曰人亦見鬼之形鬼復神乎曰人時見鬼有見雷公者乎鬼名曰神其行蹈地與人相似雷公頭不懸於天足不蹈於地安能爲雷公飛者皆有翼物無翼而飛謂仙人畫仙人之形爲之作翼如雷公與仙人同宜復着翼使雷公不飛圖雷家言其飛非也使實飛不爲着翼又非也夫如是圖雷之家畫雷之狀皆虛妄也且說雷之家謂雷天怒呴吁也圖雷之家謂之雷公怒引連鼓也審如說雷之家則圖雷之家非審如圖雷之家則說雷之家誤二家相違也并而是之無是非之分無是非之分故無是非之實無以定疑論故虛妄之論勝也禮曰刻尊爲雷之形一出一入一屈一伸爲相校軫則鳴校軫之狀(校軫或作僥較)鬱律㟪壘之類也此象類之矣氣相校軫分裂則隆隆之聲校軫

之音也魄然若敳裂者氣射之聲也氣射中人人則死矣實說雷者太陽之激氣也何以明之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冬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爭則相校軫校軫則激射激射爲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人在木下屋間偶中而死矣何以驗之試以一斗水灌冶鑄之火氣激敳裂若雷之音矣或近之必灼人體天地爲鑪大矣陽氣爲火猛矣雲雨爲水多矣分爭激射安得不迅中傷人身安得不死當冶工之消鐵也以土爲形燥則鐵下不則躍溢而射

射中人身則皮膚灼剝陽氣之熱非直消鐵之烈也陰氣激之非直土形之濕也激氣中人非直灼剝之痛也夫雷火也火氣剡人人不得無迹如炙處狀似文字人見之謂天記書其過以示百姓是復虛妄也使人盡有過天用雷殺人殺人當彰其惡以懲其後明著其文字不當闇昧圖出於河書出於洛河圖洛書天地所爲人讀知之今雷死之書今天所爲也何故難知如以一人皮不可書魯惠公夫人仲子宋武公女也生而有文在掌曰爲魯夫人文明可知故仲子歸魯雷書不著故難以懲後夫如是火剡之跡非

天所刻畫也或頗有而增其語或無有而空生其言
虛妄之俗好造怪奇何以驗之雷者火也以人中雷
而死即詢其身中頭則鬚髮燒燋中身則皮膚灼燌
臨其尸上聞火之臭一驗也道術之家以爲雷燒石
色赤投於井中石燋井寒激聲大鳴若雷之狀二驗
也人傷於寒寒氣入腹腹中素溫溫寒分爭激氣雷鳴
三驗也當雷之時電光時見火若人之耀四驗也當
雷之擊時或燔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驗也夫論雷之
爲火有五驗言雷爲天怒無一效然則雷爲天怒虛
妄之言難曰論語云迅雷風烈必變禮記曰有疾風

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懼天怒畏
罰及己也如雷不爲天怒其擊不爲罰過則君子何爲
爲雷變動朝服而正坐子曰天之與人猶父子有不
安之變子安能忽故天變己亦宜變順天時示己不
違也人聞犬聲於外莫不驚駭竦身側耳以審聽之
況聞天變異常之聲軒轞迅疾之音乎論語所指禮
記所謂皆君子也君子重慎自知無過如日月之蝕
無陰闇食人以不潔清之事內省不懼何畏於雷如
不畏雷則其變動不足以效天怒何則不爲己也如
審畏雷亦不足以效罰陰過何則雷之所擊多無過

之人君子恐偶遇之故恐懼變動夫如是君子變動
不能明雷爲天怒而反著雷之妄擊也妄擊不罰過
故人畏之如審罰有過之人乃當懼耳君子之人無
爲恐也宋王問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群臣
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罰
不善善者胡爲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毋辨其善
與不善而時罪之若此群臣畏矣宋王行其言群臣畏
懼宋王大怒夫宋王妄刑故宋國大恐懼雷電妄擊
故君子變動君子變動宋國大恐之類也

論衡卷第六

論衡卷第七　八

道虚　語增　儒增

藝增

論衡卷第七　　王充

道虛篇

儒書言黄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旣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騎龍羣臣後宮從上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旣上天乃抱其弓與龍胡髯吁號故後世因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太史公記誄五帝亦云黄帝封禪已仙去羣臣朝其衣冠因葬埋之曰此虛言也實黄帝者何等也號乎諡也

如謚臣子所誅列也誅生時所行爲之謚黃帝好道遂以升天臣子誅之宜以仙升不當以黃謚謚法曰靜民則法曰黃黃者安民之謚非得道之稱也百王之謚文則曰文武則曰武文武不失實所以勸操行也如黃帝之時質未有謚乎名之爲黃帝何世之人也使黃帝之臣子知君使後世之人跡其行黃帝之世號謚有無雖疑未定黃非升仙之稱明矣龍不升天黃帝騎之乃明黃帝不升天也龍起雲雨因乘而行雲散雨止降復入淵如實黃帝騎龍隨溺於淵也案黃帝葬於橋山猶曰羣臣葬其衣

冠審騎龍而升天衣不離形如封禪已仙去衣冠亦不宜遺黃帝實仙不死而升天臣子百姓所親見也見其升天知其不死必也葬不死之衣冠與實死者無以異非臣子實事之心別生於死之意也載太山之上者七十有二君皆勞情苦思憂念王事然後功成事立致治太平太平則天下和安乃升太山而封禪焉夫修道求仙與憂職勤事不同心思道則忘事憂事則害性世稱堯若腊舜若腒心愁憂苦形體羸癯使黃帝致太平乎則其形體宜如堯舜堯舜不得道黃帝升天非其實也使黃帝廢事修道則心意調

和形體肥勁是與堯舜異也異則功不同矣功不同天下未太平而升封又非實也五帝三王皆有聖德之優者黃帝不在上焉如聖人皆仙仙者非獨黃帝如聖人不仙黃帝何爲獨仙世見黃帝好方術方術仙者之業則謂帝仙矣又見鼎湖之名則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而龍垂胡髯迎黃帝矣是與說會稽之山無以異也夫山名曰會稽即云夏禹巡狩會計於此山上故曰會稽夫禹至會稽治水不巡狩猶黃帝好方伎不升天也無會計之事猶無鑄鼎龍垂胡髯之實也里名勝母可謂實有子勝其母乎邑名朝歌可謂民朝起者歌乎

儒書言淮南王學道招會天下有道之人傾一國之尊下道術之士是以道術之士並會淮南奇方異術莫不爭出王遂得道舉家升天畜產皆仙犬吠於天上雞鳴於雲中此言仙藥有餘犬雞食之并隨王而升天也好道學仙之人皆謂之然此虛言也夫人物也雖貴爲王侯性不異於物物無不死人安能仙鳥有毛羽能飛不能升天人無毛羽何用飛升使有毛羽不過與鳥同況其無有升天如何案能飛升之物生有毛羽之兆能馳走之物生有蹄足之形馳走不

能飛升飛升不能馳走稟性受氣形體殊別也今人稟馳走之性故生無毛羽之兆長大至老終無奇怪好道學仙中生毛羽終以飛升使物性可變金木水火可革更也蝦蟇化爲鶉雀入水爲蜄蛤稟自然之性非學道所能爲也好道之人恐其或若等之類故謂人能生毛羽毛羽備具能升天也且夫物之生長無卒成暴起皆有浸漸爲道學仙之人能先生數寸之毛羽從地自奮升樓臺之陛乃可謂升天今無小升之兆卒有大飛之驗何方術之學成無浸漸也毛羽大效難以觀實且以人髯髮物色少老驗之物生

也色青其熟也色黃人之少也髮黑其老也髮白黃爲物熟驗白爲人老效物黃人雖灌溉壅養終不能青髮白雖吞藥養性終不能黑黑青不可復還老衰安可復却黃之與白猶肉腥炙之燋魚鮮煮之熟也燋不可復令腥熟不可復令鮮鮮腥猶少壯燋熟猶衰老也夫養物能使物暢至秋不得延之至春吞藥養性能令人無病不能壽之爲仙爲仙體輕氣强猶未能升天令見輕强之驗亦無毛羽之效何用升天天之與地皆體也地無下則天無上矣天無上升之始何如穿天之體人力不能入如天之門在西北

升天之人宜從崑崙上淮南之國在地東南如審升天宜舉家先從崑崙乃得其階如鼓翼邪飛趨西北之隅是則淮南王有羽翼也今不言其從之崑崙亦不言其身生羽翼空言升天竟虛非實也案淮南王劉安孝武皇帝之時也父長以罪遷蜀嚴道至雍道死安嗣爲王恨父徙死懷反逆之心招會術人欲爲大事伍被之屬充滿殿堂作道術之書發怪奇之文合景亂首（一本作背首）八公之傳欲示神奇若得道之狀道終不成效驗不立乃與伍被謀爲反事事覺自殺或言誅死誅死自殺同一實也世見其書深冥奇怪又觀八公之傳似若有效則傳稱淮南王仙而升天失其實也

儒書言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關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玄準鴈頸而鳶肩浮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樊然下其臂遯逃乎碑下敖乃視之方卷龜背而食合梨（一本作蛤）盧敖仍與之語曰吾子唯以敖爲倍俗去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敖幼而游至長不倫解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闚今卒睹夫子於是殆可與敖爲友乎若士者悖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也不宜遠至

此此猶光日月而載列星四時之所行陰陽之所
生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峧屼也若我南游乎岡
浪之野北息乎沉薶之鄉西窮乎窅冥之黨而東貫
澒濛之先此其下無地上無天聽焉無聞而視焉則
營此其外猶有狀有狀之餘壹舉而能千萬里吾猶
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
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久若士
者舉臂而縱身遂入雲中盧敖目仰而視之不見乃
止喜心不怠悵若有喪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
壤蟲也終日行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遠豈不悲哉

若盧敖者唯龍無翼翼者升則乘雲盧敖言若士者有
翼言乃可信今不言有翼何以升雲且凡能輕舉入
雲中者飮食與人殊之故也龍食與蛇異故其舉措
與虵不同聞爲道者服金玉之精食紫芝之英食精
身輕故能神仙若士者食合蜊之肉與庸民同食無
精輕之驗安能縱體而升天聞食氣者不食物食物
者不食氣若士者食物如不食氣則不能輕舉矣或
時盧敖學道求仙游乎北海離衆遠去無得道之効
慙於鄉里負於論議自知以必然之事見責於世則
作誇誕之語云見一士其意以爲有求仙之未得期數

未至也淮南王劉安坐反而死天下並聞當時並見儒書尚有言其得道仙去雞犬升天者況盧敖一人之身獨行絕跡之地空造幽冥之語乎是與河東蒲坂項曼都之語無以異也曼都好道學仙委家亡去三年而返家問其狀曼都曰去時不能自知忽見若卧形有仙人數人將我上天離月數里而止見月上下幽冥幽冥不知東西居月之旁其寒悽愴口饑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一杯每飲一杯數月不饑不知去幾何年月不知以何爲過忽然若卧復下至此河東號之曰斥仙實論者聞之乃知不然夫曼都能上天矣何爲不仙已三年矣何故復還夫人去民間升皇天之上精氣形體有變於故者矣萬物變化無復還者復育化爲蟬羽翼既成不能復化爲復育能升之物皆有羽翼升而復降羽翼如故見曼都之身有羽翼乎言乃可信身無羽翼言虛妄也虛則與盧敖同一實也或時聞曼都好道默委家去周章遠方終無所得力勸望極默復歸家慙愧無言則言上天其意欲言道可學得審有仙人已殆有過故成而復斥升而復降

儒書言齊王疾痟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

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疾不可治也王怒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強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必幸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爲王與太子期將往不至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屨登牀履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王怒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悅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絶陰陽之氣

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文摯道人也入水不濡入火不燋故在鼎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此虛言也夫文摯而烹三日三夜顏色不變爲一覆之故絶氣而死非得道之驗也諸生息之物氣絶則死死之物烹之輒爛致生息之物密器之中覆蓋其口漆塗其隙中外氣隔息不得泄有頃死也如置湯鑊之中亦輒爛矣何則體同氣均稟性於天共一類也文摯不息乎與金石同入湯不爛是也今文摯息乎烹之不死非也今文摯言言則以聲聲以呼吸呼吸之動因血氣之發血氣之發附於骨肉骨肉之物烹之輒死今言烹

之不死一虛也既能烹煑不死此真人也與金石同金石雖覆蓋與不覆蓋者無以異也今言文摯覆之則死二虛也置人寒水之中無湯火之熱鼻中口內不通於外斯須之頃氣絶而死矣寒水沉人尚不得生況在沸湯之中有猛火之烈乎言其入湯不死三虛也人沒水中口不見於外言音不揚烹文摯之時身必沒於鼎中沒則口不見口不見則言不揚文摯之言四虛也烹輒死之人三日三夜顏色不變癡愚之人尚知怪之使齊王無知太子羣臣宜見其奇奇怪文摯則請出尊寵敬事從之問道今言三日三夜無臣子請出之言五虛也此或時聞文摯實烹烹而輒死世見文摯為道人也則為虛生不死之語矣猶黃帝實死也傳言升天淮南坐反書言度世世好傳虛故文摯之語傳至於今世無得道之效而有有壽之人世見長壽之人學道為仙踰百不死共謂之仙矣何以明之如武帝之時有李少君以祠竈辟穀却老方見上上尊重之少君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而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人聞其能使物及不老更饋遺之常餘錢金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產業饒給又不知其何許人愈爭事之少君資

好方善爲巧發奇中甞從武安侯飲座中有年九十餘者少君乃言其王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父識其處一座盡驚少君見上上有古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五年陳於栢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驚以爲少君數百歲人也久之少君病死今世所謂得道之人李少君之類也少君死於人中人見其尸故知少君性壽之人也如少君處山林之中入絶跡之野獨病死於巖石之間尸爲虎狼狐狸之食則世復以爲真仙去矣世學道之人無少君之壽年未至百與衆俱死愚夫無知之人尚謂之尸解而去其實不死所謂尸解者何等也謂身死精神去乎謂身不死得免去皮膚也如謂身死精神去乎是與死無異人亦仙人也如謂不死免去皮膚乎諸學道死者骨肉具在與恒死之尸無以異也夫蟬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脱皮鹿之墮角殼皮之物解殼皮持骨肉去可謂尸解矣今學道而死者尸與復育相似尚未可謂尸解何則案蟬之去復育無以神於復育況不相似復育謂之尸解蓋復虛妄失其實矣太史公與李少君同世並時少君之死臨尸者雖非太史公足以見其實矣如實不死尸解而去太

史公宜紀其狀不宜言死其處座中年九十老父爲兒時者少君老壽之效也或少君年十四五老父爲兒隨其王父少君年二百歲而死何爲不識武帝去桓公鑄銅器且非少君所及見也或時聞宮殿之內有舊銅器或案其刻以告之者故見而知之今時好事之人見舊劒古鉤多能名之可復謂目見其鑄作之時乎

世或言東方朔亦道人也姓金氏字曼倩變姓易名游宦漢朝外有仕宦之名內乃度世之人此又虛也夫朔與少君並在武帝之時太史公所及見也少君有教道祠竈卻老之方又名齊桓公所鑄鼎知九十老人王父所游射之驗然尚無得道之實而徒性壽遲死之人也況朔無少君之方術效驗世人何見謂之得道案武帝之時道人文成五利之輩入海求仙人索不死之藥有道術之驗故爲上所信朔無入海之使無奇怪之效也如使有奇不過少君之類及文成五利之輩耳況謂之有道此或時偶復若少君矣自匿所生之處當時在朝之人不知其故朔盛稱其年長人見其面狀少性又恬淡不好仕宦善達占卜射覆爲怪奇之戲世人則謂之得道之人矣

世或以老子之道為可以度世恬淡無欲養精愛氣夫人以精神為壽命精神不傷則壽命長而不死成事老子行之踰百度世為眞人矣夫恬淡少欲孰與鳥獸鳥獸亦老而死鳥獸含情欲有與人相類者矣未足以言草木之生何情欲而春生秋死乎夫草木無欲壽不踰歲人多情欲壽至於百此無情欲者反夭有情欲者壽也夫如是老子之術以恬淡無欲延壽度世者復虛也或時老子李少君之類也行恬淡之道偶其性命亦自壽長世見其命壽又聞其恬淡謂老子以術度世矣世或以辟穀不食為道術之人

謂王子喬之輩以不食穀與恒人殊食故與恒人殊壽踰百度世遂為仙人此又虛也夫人之生也稟食飲之性故形上有口齒形下有孔竅口齒以噍食孔竅以注瀉順此性者為得天正道逆此性者為違所稟受失本氣於天何能得久壽使子喬生無齒口孔竅是稟性與人殊稟性與人殊尚未可謂壽況形體均同而以所行者異言其得度世非性之實也夫人之不食也猶身之不衣也衣以溫膚食以充腹膚溫腹飽精神明盛知饑而不飽寒而不溫則有凍餓之害矣凍餓之人安能久壽且人之生也以食為氣猶

草木生以土爲氣矣拔草木之根使之離土則枯而
蚤死閉人之口使之不食則餓而不壽矣
道家相誇曰眞人食氣以氣而爲食故傳曰食氣者
壽而不死雖不穀飽亦以氣盈此又虛也夫氣謂何
氣也如謂陰陽之氣陰陽之氣不能飽人人或嚥氣
氣滿腹脹不能饜飽如謂百藥之氣人或服藥食一
合屑吞數十丸藥力烈盛胷中憒毒不能飽人食氣
者必謂吹呴呼吸吐故納新也昔有彭祖嘗行之矣
不能久壽病而死矣
道家或以導氣養性度世而不死以爲血脉在形體
之中不動搖屈伸則閉塞不通不通積聚則爲病而
死此又虛也夫人之形猶草木之體也草木在高山
之巔當疾風之衝晝夜動搖者能復勝彼隱在山谷
間鄣於疾風者乎案草木之生動搖者傷而不暢人
之導引動搖形體者何故壽而不死夫血脉之藏於
身也猶江河之流地江河之流濁而不清血脉之動
亦擾不安不安則猶人勤苦無聊也安能得久生乎
道家或以服食藥物輕身益氣延年度世此又虛也
夫服食藥物輕身益氣頗有其驗若夫延年度世世
無其效百藥愈病病愈而氣復氣復而身輕矣凡人

禀性身本自輕氣本自長中於風濕百病傷之故身重氣劣也服食良藥身氣復故非本氣少身重得藥而乃氣長身更輕也禀受之時本自有之矣故夫服食藥物除百病令身輕氣長復其本性安能延年至於度世有血脉之類無有不生生無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陰陽不生故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驗也夫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始唯無終始者乃長生不死人之生其猶冰也水凝而爲冰氣積而爲人冰極一冬而釋人竟百歳而死人可令不死冰可令不釋乎諸學仙術爲不死之方其必不成猶不能使冰終不釋也

語增篇

傳語曰聖人憂世深思事勤愁稷精神感動形體故稱堯若腊舜若腒桀紂之君垂腴尺餘夫言聖人憂世念人身體羸惡不能身體肥澤可也言堯舜若腊與腒桀紂垂腴尺餘增之也齊桓公云寡人未得仲父極難既得仲父甚易桓公不及堯舜仲父不及禹契桓公猶易堯舜反難乎以桓公得管仲易知堯舜得禹契不難夫易則少憂少憂則不愁不愁則身體不臞舜承堯太平堯舜襲德功假荒服堯尚有憂舜

安能無事故經曰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
任賢使能恭己無為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
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夫不與尚謂之臞若腊如德
劣承衰若孔子栖栖周流應聘身不得容道不得行
可骨立跛附僵仆道路乎紂為長夜之飲糟丘酒池
沉湎於酒不舍晝夜是必以病病則不甘飲食不甘
飲食則肥腴不得至尺經曰惟湛樂是從時亦罔有
克壽魏公子無忌為長夜之飲困毒而死紂雖未死
宜羸臞矣然桀紂同行則宜同病言其腴垂過尺餘
非徒增之又失其實矣傳語又稱紂力能索鐵伸鉤

撫梁易柱言其多力也蜚廉惡來之徒並幸受寵言
好伎力之主致伎力之士也或言武王伐紂兵不血
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輔以蜚廉惡來之徒與周軍
相當武王德雖盛不能奪紂素所厚之心紂雖惡亦
不失所與同行之意雖為武王所擒時亦宜殺傷十
百人今言不血刃非紂多力之效蜚廉惡來助紂之
驗也案武王之符瑞不過高祖武王有白魚赤烏之
祐高祖有斷大蛇老嫗哭於道之瑞武王有八百諸
侯之助高祖有天下義兵之佐武王之相望羊而已
高祖之相龍顏隆準項紫美鬚髯身有七十二黑子

高祖又逃呂后於澤中呂后輒見上有雲氣之驗武王不聞有此夫相多於望羊瑞明於魚烏天下義兵並來會漢助彊於諸侯武王承紂高祖襲秦二世之惡隆盛於紂天下畔秦宜多於殷案高祖伐秦還破項羽戰場流血暴尸萬數失軍亡衆幾死一再然後得天下用兵苦誅亂劇獨云周兵不血刃非其實也言其易可也言不血刃增之也案周取殷之時太公陰謀之書食小兒丹教云亡殷兵到牧野晨舉脂燭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赤地千里由此言之周之取殷與漢秦一實也而云取殷易兵不血刃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實也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損考察前後效驗自列自列則是非之實有所定矣世稱紂力能索鐵伸鉤又稱武王伐之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當人則是孟賁夏育之匹也以不血刃之德取人是則三皇五帝之屬也以索鐵之力不宜受服以不血刃之德不宜頓兵今稱紂力則武王德貶譽武王則紂力少索鐵不血刃不得兩立殷周之稱不得二全不得二全則必一非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筴耳以至仁伐不仁如

何其血之浮杵也若孔子言殆沮浮杵若孟子之言近不血刃浮杵過其實不血刃亦失其正一聖一賢共論一紂輕重殊稱多少異實紂之惡不若王莽紂殺比干莽鴆平帝紂以嗣立莽盜漢位殺主隆於誅臣嗣立順於盜位士衆所畔宜甚於紂漢誅王莽兵頓昆陽死者萬數軍至漸臺血流沒趾而獨謂周取天下兵不血刃非其實也

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欲言聖人德盛能以德將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飲酒有法胷腹小大與人均等飲酒用千鍾用肴宜盡百牛百觚則宜用十羊夫以千鍾百牛百觚十羊言之文王之身如防風之君孔子之體如長狄之人乃能堪之案文王孔子之體不能及防風長狄以短小之身飲食衆多是缺文王之廣貶孔子之崇也案酒誥之篇朝夕曰祀兹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慎則民化之外出戒慎之教內飲酒盡千鍾導民率下何以致化承紂疾惡何以自別且千鍾之效百觚之驗何所用哉使文王孔子因祭用酒乎則受福胙不能厭飽因饗射之用酒乎饗射飲酒自有禮法如私燕賞賜飲酒乎則賞賜飲酒宜與下齊賜尊者之前

三觴而退過於三觴醉酗生亂文王孔子率禮之人也賞賚左右至於醉酗亂身自用酒千鍾百觚大之則為桀紂小之則為酒徒用何以立德成化表名垂譽乎世聞德將毋醉之言見聖人有多德之效則虛增文王以為千鍾空益孔子以百觚矣

傳語曰紂沉湎於酒以糟為丘以酒為池牛飲者三千人為長夜之飲亡其甲子夫紂雖嗜酒亦欲以為樂令酒池在中庭乎則不當言為長夜之飲坐在深室之中閉窻舉燭故曰長夜令坐於室乎每當飲者起之中庭乃復還坐則是煩苦相踖藉不能甚樂令池在深室之中則三千人宜臨池坐前俛飲池酒仰食肴膳倡樂在前乃為樂耳如審臨池而坐則前飲害於肴膳倡樂之作不得在前夫飲食既不以禮臨池牛飲則其啖肴不復用杯亦宜就魚肉而虎食則知夫酒池牛飲非其實也

傳又言紂懸肉以為林令男女倮而相逐其間是為醉樂淫戲無節度也夫肉當內於口口之所食宜潔不辱今言男女倮相逐其間何等潔者如以醉而不計潔辱則當其浴於酒中而倮相逐於肉間何為不肯浴於酒中以不言浴於酒知不倮相逐於肉間傳

者之說或言車行酒騎行炙百二十日爲一夜夫言用酒爲池則言其車行酒非也言其懸肉爲林即言騎行炙非也或時紂沉湎覆酒滂沲於地即言以酒爲池釀酒糟積聚則言糟爲丘懸肉以林則言肉爲林林中幽冥人時走戲其中則言倮相逐或時載酒用鹿車則言車行酒騎行炙或時十數夜則言其百二十或時醉不知問日數則言其亡甲子周公封康叔告以紂用酒期於悉極欲以戒之也而不言糟丘酒池懸肉爲林長夜之飲亡其甲子聖人不言殆非實也

傳言曰紂非時與三千人牛飲於酒池夫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紂之所與相樂非民必臣也非小臣必大官其數不能滿三千人傳書家欲惡紂故言三千人增其實也

傳語曰周公執贄下白屋之士謂候之也夫三公鼎足之臣王者之貞幹也白屋之士閭巷之微賤者也三公傾鼎足之尊執贄候白屋之士非其實也時或待士卑恭不驕白屋人則言其往候白屋或時起白屋之士以璧（一本作圭）迎禮之人則言其執贄以候其家也

傳語曰堯舜之儉茅茨不剪采椽不斵夫言茅茨采

掾可也言不翦不斲增之也經曰彌成五服五服五
采服也服五采之服又茅茨采掾何宮室衣服之不
稍稱也服五采畫日月星辰茅茨采掾非其實也
傳語曰秦始皇帝燔燒詩書坑殺儒士言燔燒詩書
滅去五經文書也坑殺儒士者言其皆挾經傳文書
之人也燒其書坑其人詩書絕矣言燒燔詩書坑殺
儒士實也言其欲滅詩書故坑殺其人非其誠又增
之也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置酒咸陽臺儒士七十人
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始皇之德齊淳于越進諫
始皇不封子弟功臣自爲挾輔刺周青臣以爲面諛

始皇下其議於丞相李斯李斯非淳于越曰諸生不
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臣請勑史官非秦
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
家語諸刑書者悉詣守尉集燒之有敢偶語詩
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滅吏見知弗舉與同罪始皇
許之明年三十五年諸生在咸陽者多爲妖言始皇
使御史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者自除犯禁者四
百六十七人皆坑之燔詩書起淳于越之諫坑儒士
起自諸生爲妖言見坑者四百六十七人傳增言坑
殺儒士欲絕詩書又言盡坑之此非其實而又增之

傳語曰町町若荆軻之閭言荆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後誅軻九族其後恚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町町此言增之也夫秦雖無道無爲盡誅荆軻之里始皇幸梁山之宮從山上望見丞相李斯車騎甚盛恚出言非之其後左右以告李斯李斯立損車騎始皇知左右洩其言莫知爲誰盡捕諸在旁者皆殺之其後隕星下東郡至地爲石民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地分皇帝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人誅之夫誅從行於梁山宮及誅石旁人欲得洩言刻石者不能審知故盡誅之荆軻之閭何罪於秦而盡誅之如刺秦王在閭中不知爲誰盡誅之可也荆軻已死刺者有人一里之民何爲坐之始皇二十年燕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不言盡誅其閭彼或時誅軻九族九族衆多同里而處誅其九族一里且盡好增事者則言町町也

論衡卷第七

論衡卷第八

王充

儒增篇　藝增篇

儒增篇

儒書稱堯舜之德至優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言文武之隆遺在成康刑錯不用四十餘年是欲稱堯舜褒文武也夫爲言不益則美不足稱爲文不渥則事不足褒堯舜雖優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雖盛不能使刑不用言其犯刑者少用刑希疏可也言其一人不刑刑錯不用增之也夫能使一人不刑則能使一國不伐能使刑錯不用則能使兵寢不施案堯

伐丹水舜征有苗四子服罪刑兵設用成王之時四
國篡畔淮夷徐戎並爲患害夫刑人用刀伐人用兵
罪人用法誅人用武武法不殊兵刀不異巧論之人
不能別也夫德劣故用兵犯法故施刑刑之與兵
猶足與翼也走用足飛用翼形體雖異其行身同刑
之與兵全衆禁邪其實一也稱兵之不用言刑之不
施是猶人耳缺目宀以目宀稱人體全不可從也人
桀於刺虎怯於擊人而以刺虎稱謂之勇不可聽也
身無敗缺勇無不進乃爲全耳今稱一人不刑不言
一兵不用褒刑錯不用不言一人不畔未得爲優奉

可謂盛也

儒書稱楚養由基善射射一楊葉百發能百中之是
稱其巧於射也夫言其時射一楊葉中之可也言其
百發而百中增之也夫一楊葉射而中之中之一再
行敗穿不復射矣如就葉懸於樹而射之雖不欲射葉
楊葉繁茂自中之矣是必使上取楊葉一一更置地
而射之也射之數十行足以見巧觀其射之者亦皆
知射工亦必不至於百明矣言事者好增巧美數十中
之則言其百中矣百與千數之大者也實欲言十則
言百千矣是與書言協和萬邦詩曰子孫千億同一

意也

儒書言衛有忠臣弘演爲衛哀公使未還狄人攻哀公而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使還致命於肝痛哀公之死身肉盡肝無所附引刀自刳其腹盡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而死言此者欲稱其忠矣言其自刳內哀公之肝而死可也言盡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增之也人以刃相刺中五藏輒死何則五藏氣之主也猶頭脉之湊也頭一斷手不能取他人之頭着之於頸奈何獨能先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腹實出輒死則手不能復把矣如先內哀公之肝乃出其腹實則文當言內哀公之肝出其腹實今先言盡出其腹實內哀公之肝又言盡增其實也

儒書言楚熊渠子出見寢石以爲伏虎將弓射之矢沒其衛或曰養由基見寢石以爲兕也射之矢飲羽或言李廣便是熊渠養由基李廣主名不審無害也或以爲虎或以爲兕兕虎俱猛一實也或言沒衛或言飲羽羽則衛言不同耳要取以寢石似虎兕畏懼加精射之入深也夫言以寢石爲虎射之矢入可也言其沒衛增之也夫見似虎者意以爲是張弓射之盛精加意則其見眞虎與是無異射似虎之石矢入

沒衛若射眞虎之身矢洞度乎石之質難射肉易射
也以射難沒衛言之則其射易者洞不疑矣善射者
能射遠中微不失毫釐安能使弓弩更多力乎養由
基從軍射晉侯中其目夫以疋夫射萬乘之主其加
精倍力必與射寢石等當中晉侯之目也可復洞達
於項乎如洞達於項晉侯宜死車張十石之弩恐不
能入一寸矢摧爲三況以一人之力引微弱之弓雖
加精誠安能沒衛人之精乃氣也氣乃力也有水火
之難惶惑恐懼舉徙器物精誠至矣素舉一石者倍
舉二石然則見伏石射之精誠倍故不過入一寸如
何謂之沒衛乎如有好用劍者見寢石懼而斫之可
復謂能斷石乎以勇夫空拳而暴虎者卒然見寢石
以手推之能令石有跡乎巧人之精與拙人等古人
之誠與今人同使當今射工射禽獸於野其欲得之
不餘精力乎及其中獸不過數寸跌誤中石不能內
鋒箭摧折矣夫如是儒書之言楚熊渠子養由基李
廣射寢石矢沒衛飲羽者皆增之也

儒書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爲鳶飛之三日而不集
夫言其以木爲鳶飛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增之也
夫刻木爲鳶以象鳶形安能飛而不集乎既能飛翔

安能至於三日如審有機關一飛遂翔不可復下則當言遂飛不當言三日猶世傳言曰魯般巧亡其母也言巧工爲母作木車馬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母其上一驅不還遂失其母如木鳶機關備具與木車馬等則遂飛不集機關爲須臾間不能遠過三日則木車等亦宜三日止於道路無爲徑去以失其母二者必失實者矣

書說孔子不能容於世周流游說七十餘國未嘗得安夫言周流不遇可也言干七十國增之也案論語之篇諸子之書孔子自衛反魯在陳絕糧削迹於衛忘味於齊伐樹於宋并費與頓牟至不能十國傳言七十國非其實也或時干十數國也七十之說文書傳之因言干七十國矣論語曰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夫公叔文子實時言時笑義取人傳說稱之言其不言不笑不取也俗言竟增之也

書言秦繆公伐鄭過晉不假途晉襄公率羌戎要擊於崤塞之下疋馬隻輪無反者時秦遣三大夫孟明

視西乞術白乙丙皆得復還夫三大夫復還車馬必有歸者文言疋馬隻輪無反者增其實也

書稱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楚之春申君待士下客招會四方各三千人欲言下士之至趨之者衆也夫言士多可也言其三千增之也四君雖好士士至雖衆不過各千餘人書則言三千矣夫言衆必言千數言少則言無一世俗之情言事之失也

傳記言高子羔之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難爲故也夫不以爲非實而以爲難君子之言誤矣高子泣血殆必有之何則荆和獻寶於楚楚刖其足痛寶不進己情不達泣涕涕盡因續以血今高子痛親哀極涕竭血隨而出實也而云三年未嘗見齒是增之也言未嘗見齒欲言其不言不笑也孝子喪親不笑可也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見齒孔子曰言不文或時不言傳則言其不見齒或時傳則言其不見齒三年矣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尊爲天子不言而其文言不言猶疑於增況高子位賤而曰未嘗見齒是必增益之也

儒書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未聽禽息出當門仆頭碎首而死繆公痛之乃用百里奚此言賢者薦善不

憂其死仆頭碎首而死以達其友也世士相激文書傳稱之莫謂不然夫仆頭以薦善古今有之禽息仆頭蓋其實也言碎首而死是增之也夫人之扣頭痛者血流雖忿恨惶恐無碎首者非首不可碎人力不能自碎也執刃刎頸樹鋒刺匈鋒刃之助故手足得成勢也言禽息舉椎自擊首碎不足怪也仆頭碎首力不能自將也有扣頭而死者未有使頭破首碎者也此時或扣頭薦百里奚世空言其死若或扣頭而死世空言其首碎也

儒書言荊軻爲燕太子刺秦王操匕首之劍刺之不得秦王拔劒擊之軻以匕首擿秦王不中中銅柱入尺欲言匕首之利荊軻勢盛投鋭利之刃陷堅彊之柱稱荊軻之勇故增益其事也夫言入銅柱實也言其入尺增之也夫銅雖不若匕首堅剛入之不過數寸殆不能入尺以入尺言之設中秦王匕首洞過乎車張十石之弩射垣木之表尚不能入尺以荊軻之手力投輕小之匕首身被龍淵之劒刃入堅剛之銅柱是荊軻之力勁於十石之弩銅柱之堅不若木表之剛也世稱荊軻之勇不言其多力多力之人莫若孟賁使孟賁擿銅柱能（一有過字）洞出一尺乎此亦或時匕

首利若干將莫邪所刺無前所擊無下故有入尺之效夫稱干將莫邪亦過其實刺擊無前下亦入銅柱尺之類也

儒書言董仲舒讀春秋專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窺園菜夫言不窺園菜實也言三年增之也仲舒雖精亦時解休解休之間猶宜游於門庭之側則能至門庭何嫌不窺園菜聞用精者察物不見存道以亡身不聞不至門庭坐思三年不及窺園也尚書毋佚曰君子所其毋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者也一有解字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爲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文王以爲常聖人材優尚有弛張之時仲舒材力劣於聖安能用精三年不休

儒書言夏之方盛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而爲之備故入山澤不逢惡物用辟神姦故能叶于上下以承天休夫金之性物也用遠方貢之爲美鑄以爲鼎用象百物之奇安能入山澤不逢惡物辟除神姦乎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食白雉服鬯草不能除凶金鼎之器安能辟姦且九鼎之來德盛之瑞也服瑞應之物不能致福男子服玉女子服珠珠玉於人無能辟除寶奇之物使爲蘭或

作牙身或言有益者九鼎之語也（一有大字）夫九鼎無能辟除傳言能辟神姦是則書增其文也世俗傳言周鼎不爨自沸不投物物自出此則世俗增其言也儒書增其文也是使九鼎以無怪空為神也且夫謂周之鼎神者何用審之周鼎之金遠方所貢禹得鑄以為鼎也其為鼎也有百物之象如為遠方貢之為神乎遠方之物安能神如以為禹鑄之為神乎禹聖不能神聖人身不能神鑄器安能神如以金之物為神乎則夫金者石之類也石不能神金安能神以有百物之象為神乎夫百物之象猶雷罇也雷罇刻畫雲雷之形雲雷在天神於百物雲雷之象不能神百物之象安能神也

傳言秦滅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案本事周赧王之時秦昭王使將軍摎攻王赧王赧惶懼犇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還王赧王赧卒秦王取九鼎寶器矣若此者九鼎在秦也始皇二十八年北遊至琅邪還過彭城齊戒禱祠欲出周鼎使千人没泗水之中求弗能得案時昭王之後三世得始皇帝秦無危亂之禍鼎宜不亡亡時殆在周傳言王赧犇秦秦取九鼎或時誤也傳又言宋太丘社亡

鼎沒水中彭城下其後二十九年秦并天下若此者鼎未入秦也其亡從周去矣未爲神也春秋之時五石隕于宋五石者星也星之去天猶鼎之亡於地也星去天不爲神鼎亡於地何能神春秋之時三山亡猶太丘社之去宋五星之去天三山亡五石隕太丘社去皆自有爲然鼎亡亡亦有應也未可以亡之故乃謂之神如鼎與秦三山同乎亡不能神如有知欲辟危亂之禍乎則更桀紂之時矣衰亂無道莫過桀紂桀紂之時鼎不亡去周之衰亂未若桀紂留無道之桀紂去衰末之周非止去之宜神有知之驗也或時周亡之時將軍摎人衆見鼎盜取姦人鑄爍以爲他器始皇求不得也後因言有神名則空生沒於泗水之語矣孝文皇帝之時趙人新垣平上言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於泗水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氣意周鼎出乎兆見弗迎則不至於是文帝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神器事皆詐也於是下平事於吏吏治誅新垣平夫言鼎在泗水中猶新垣平詐言鼎有神氣見也

藝增篇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眞稱

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何則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聞一增以爲十見百益以爲千使夫純樸之事十剖百判審然之語千反萬畔墨子哭於練絲楊子哭於歧道蓋傷失本悲離其實也蜚流之言百傳之語出小人之口馳閭巷之間其猶是也諸子之文筆墨之蹟人賢所著妙思所集宜如其實猶或增之儻經藝之言如其實乎言審莫過聖人經藝萬世不易猶或出溢增過其實增過其實皆有事爲不妄亂誤以少爲多也然而必論之者方言經藝之增與傳語異也經增非一略舉較著令怳惑之人觀覽采擇得以開心通意曉解覺悟尚書協和萬國是美堯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并及夷狄也言協和方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夫唐之與周俱治五千里內周時諸侯千七百九十三國荒服戎服要服及四海之外不粒食之民若穿胷儋耳焦僥跂踵之輩并合其數不能三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盡於三千之中矣而尚書云萬國褒增過實以美堯也欲言堯之德大所化者衆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萬國猶詩言子孫千億矣美周宣王之德能慎(一作順)天地天地祚之

子孫衆多至於千億言子孫衆多可也言千億增之也夫子孫雖衆不能千億詩人頌美增益其實案后稷始受邰封訖於宣王宣王以至外族内屬血脈所連不能千億夫千與萬數之大名也萬言衆多故尚書言萬國詩言千億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於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朝廷也其聞高遠可矣言其聞於天增之也彼言聲聞於天見鶴鳴於雲中從地聽之度其聲鳴於地當復聞於天也夫鶴鳴雲中人聞聲仰而視之目見其形耳目同力耳聞其聲則目見其形矣然則耳目所聞見不過十里使參天之鳴人不能聞也何則天之去人以萬數遠則目不能見耳不能聞今鶴鳴從下聞之鶴鳴近也以從下聞其聲則謂其鳴於地當復聞於天失其實矣其鶴鳴於雲中人從下聞之如鳴於九臯人無在天上者何以知其聞於天上也無以知意從准況之也詩人或時不知至誠以爲然或時知而欲以喻事故增而甚之詩曰維周黎民靡有子遺是謂周宣王之時遭大旱之災也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害言無有子遺一人不愁痛者夫旱甚則有之矣言無子遺一人增之也夫周之民猶今之民也

使令之民也遭大旱之災貧羸無蓄積扣心思雨若其富人穀食饒足者廩囷不空口腹不飢何愁之有天之旱也山林之間不枯猶地之水丘陵之上不湛也山林之間富貴之人必有遺脫者矣而言靡有孑遺增益其文欲言旱甚也

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閴其無人也非其無人也無賢人也尚書曰毋曠庶官曠空庶衆也毋空衆官寘非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也夫不肖者皆懷五常才劣不逮不成純賢非狂妄頑嚚身中無一知也德有大小材有高下居官治職皆欲勉效在官尚書之官易之戶中猶能有益如何謂之空而無人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言文王得賢者多而不肖者少也今易宜言闃其少人尚書宜言無少衆官以少言之可也言空而無人亦尤甚焉五穀之於人也食之皆飽稻粱之味甘而多腴豆麥雖糲亦能愈飢食豆麥者皆謂糲而不甘莫謂腹空無所食竹木之杖皆能扶病竹杖之力弱劣不及木或操竹杖皆謂不勁莫謂手空無把持夫不肖之臣豆麥竹杖之類也易持其具臣在戶言無人者惡之甚也尚書衆官亦容小材而云無空者刺之甚也

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傳曰有年五十擊壤於路者觀者曰大哉堯德乎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此言蕩蕩無能名之效也言蕩蕩可也乃欲言民無能名增之也四海之大萬民之衆無能名堯之德者殆不實也夫擊壤者曰堯何等力欲言民無能名也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乎此何等民者猶能知之實有知之者云無竟增之儒書又言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言其家有君子之行可皆官也夫言可封可也言比屋增之也人年五十爲人父而不知君何以示子太平之世家爲君子人有禮義父不失禮子不廢行夫有行者有知知君莫如臣臣賢能知君能知其君故能治其民今不能知堯何可封官年五十擊壤於路與豎子未成人者爲伍何等賢者子路使子羔爲郈宰孔子以爲不可未學無所知也擊壤者無知官之如何稱堯之蕩蕩不能述其可比屋而封言賢者可比屋而封不能議讓其愚而無知之夫擊壤者難以言比屋比屋難以言蕩蕩二者皆增之所由起美堯之德也

尚書曰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罔無也我天

下民無不欲王之亡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惡民臣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紂也故曰語不益心不惕心不惕行不易增其語欲以懼之冀其語悟也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中車轂擊人肩磨袂成幕連衽成帷揮汗成雨齊雖熾盛不能如此蘇秦增語激齊王也祖伊之諫紂猶蘇秦之說齊王也賢聖增文外有所爲内未必然何以明之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戰乎然祖伊之言民無不欲如蘇秦增語武成言血流浮杵亦太過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案武王伐紂於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乾燥兵頓血流輙燥入土安得杵浮且周殷士卒皆賫盛糧或作乾糧無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言血流杵欲言誅紂雖兵頓士傷故至浮杵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星霣如雨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脩春秋曰如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星霣如雨不脩春秋者未脩春秋時魯史記曰雨星不及地尺如復君子者謂孔子也孔子脩之星霣如雨

如雨者如雨狀也山氣爲雲上不及天下而爲雲雨星星隕不及地上復在天故曰如雨孔子正言也夫星霣或時至地或時不能尺丈之數難審也史記言尺亦以太甚矣夫地有樓臺山陵安得言尺孔子言如雨得其實矣孔子作春秋故正言如雨如孔子不作不及地尺之文遂傳至今光武皇帝之時郎中汝南賁光上書言孝文皇帝時居明光宮天下斷獄三人頌美文帝陳其效實光武皇帝曰孝文時不居明光宮斷獄不三人積善修德美名流之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夫賁光上書於漢漢爲今世增益功美猶過其實

況上古帝王久遠賢人從後褒述失實離本獨已多矣不遭光武論千世之後孝文之事載在經藝之上人不知其增居明光宮斷獄三人而遂爲實事也

論衡卷第八

論衡卷第九十

論衡卷第九

王充

問孔篇

問孔篇

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爲賢聖所言皆無非專精講習不知難問夫賢聖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尚未可謂盡得實況倉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時人不知難或是而意沉難見時人不知問案賢聖之言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世之學者不知者也論者皆云孔門之徒七十子之才勝今之儒此言妄也彼見孔子爲師聖人傳道必授異才故謂之殊

殊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謂之英傑古以爲聖神
故謂七十子歷世希有使當今有孔子之師則謂世
學者皆顏閔之徒也使無孔子則七十子之徒今之
儒生也何以驗之以學於孔子不能極問也聖人之
言不能盡解說道陳義不能輒形不能輒形宜問以
發之不能盡解宜難以極之臯陶陳道帝舜之前淺
略未極禹問難之淺言復深略指復分蓋起問難此
說激而深切觸而著明也孔子笑子游之絃歌子游
引前言以距孔子自今案論語之文孔子之言多若
笑絃歌之辭弟子寡若子游之難故孔子之言遂結

不解以七十子不能難世之儒生能實不道是非也
凡學問之法不爲無才難才距師核道實義證定是
非也問難之道非必對聖人及生時也世之解說說
人者非必須聖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曉解之問
追難孔子何傷於義誠有傳聖業之知伐孔子之說
何逆於理謂問孔子之言難其不解之文世間弘才
大知生能荅問解難之人必將賢吾世間難問之言
是非

孟懿子問孝子曰毋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
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

死葬之以禮問曰孔子之言毋違毋違者禮也孝子
亦當先意承志不當違親之欲孔子言毋違不言違
禮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爲嫌於無違志乎樊遲問
何謂孔子乃言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使樊遲不問毋違之說遂不可知也懿子之才不過
樊遲故論語篇中不見言行樊遲不曉懿子必能曉
哉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善憂父
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武伯憂親懿子違禮攻其短荅
武伯云父母唯其疾之憂對懿子亦宜言唯水火之
變乃違禮周公告小才勑大材略子游之大材也孔

子告之勑懿子小才也告之反略違周公之志攻懿
子之短失道理之宜弟子不難何哉如以懿子權尊
不敢極言則其對武伯亦宜但言毋憂而已但孟氏
子也權尊鈞周形武伯而略懿子未曉其故也使孔
子對懿子極言毋違禮何害之有專魯莫過季氏譏
八佾之舞庭刺太山之旅祭不懼季氏增邑不隱諱
之害獨畏荅懿子極言之罪何哉且問孝者非一皆
有御者對懿子言不但心服臆肯故告樊遲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
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

言人當由道義得不當苟取也當守節安貧不當妄去也夫言不以其道得富貴不居可也不以其道得貧賤如何富貴顧可去去貧賤何之夫貧賤得富貴也不得富貴不去貧賤如謂得富貴不以其道則不去貧賤邪則所得富貴不得貧賤也貧賤何故當言得之顧當言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去之則不去也當言去不當言得得者施於得之也今去之安得言得乎獨富貴當言得耳何者得富貴乃去貧賤也是則以道去貧賤如何脩身行道仕得爵祿富貴得爵祿富貴則去貧賤矣不以其道去貧賤如何毒苦貧賤起爲姦盜積聚貨財擅相官秩是爲不以其道七十子既不問世之學者亦不知難使此言意不解而文不分是謂孔子不能吐辭也使此言意結文又不解是孔子相示未形悉也弟子不問世俗不難何哉

孔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問曰孔子妻公冶長者何據見哉據年三十可妻邪見其行賢可妻也如據其年三十不宜稱在縲紲如見其行賢亦不宜稱在縲紲何則諸入孔子門者皆有善行故稱備徒役徒役之中無妻則妻

之耳不須稱也如徒役之中多無妻公治長尤賢故獨妻之則其稱之宜列其行不宜言其在縲紲也何則世間彊受非辜者多未必盡賢人也恒人見枉衆多非一必以非辜爲孔子所妻則是孔子不妻賢妻寃也案孔子之稱公冶長有非辜之言無行能之文實不賢孔子妻之非也實賢孔子稱之不具亦非也誠似妻南容云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具稱之矣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俱不如也是賢顏淵試以問子貢也問曰孔子所以教者禮讓也子路爲國以禮其言不讓孔子非之使子貢實愈顏淵孔子問之猶曰不如使實不及亦曰不如非失對欺師禮讓之言宜謙卑也今孔子出言欲何趣哉使孔子知顏淵愈子貢則不須問子貢使孔子實不知以問子貢子貢謙讓亦不能知使孔子徒欲表善顏淵稱顏淵賢門人莫及於名多矣何須問於子貢子曰賢哉回也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章皆直稱不以他人激至是一章獨以子貢激之何哉或曰欲抑子

貢也當此之時子貢之名凌顏淵之上孔子恐子貢志驕意溢故抑之也夫名在顏淵之上當時所爲非子貢求勝之也實子貢之知何如哉使顏淵才在己上己自服之不須抑也使子貢不能自知孔子雖言將謂孔子徒欲抑己由此言之問與不問無能抑揚

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墻不可杇也於予予何誅是惡宰予之晝寢問曰晝寢之惡也小惡也朽木糞土敗毀不可復成之物大惡也責小過以大惡安能服人使宰我性不善如朽木糞土不宜得入孔子之門序在四科之列使性善孔子惡之惡之太甚過也人之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孔子疾宰予可謂甚矣使下愚之人涉耐罪之獄吏令以大辟之罪必寃而怨邪將服而自咎也使宰我愚則與涉耐罪之人同志使宰我賢知孔子責人幾微自改矣明文以識之流言以過之以其言示端而已自改自改不在言之輕重在宰予能更與否春秋之義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褒毫毛以巨大以巨大貶纖介觀春秋之義肯是之乎不是則宰我不受不受則孔子之言棄矣聖人之言與文相副言出於口文立於策俱發於心其實一也孔子作春秋不貶小以大其非宰

予也以大惡細文語相違服人如何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予改是蓋起宰予晝寢更知人之術也問曰人之晝寢安足以毀行毀行之人晝夜不卧安足以成善以晝寢而觀人善惡能得其實乎案宰予在孔子之門序於四科列在賜上如性情怠不可彫琢何以致此使宰我以晝寢自致此才復過人遠矣如未成就自謂已足不能自知知不明耳非行惡也曉勅而已無爲改術也如自知未足倦極晝寢是精神索也精神索至於死亡豈徒寢哉且論人之法取其行則棄其言取其言則棄其行今宰予雖無助行有言語用言令行缺有一槩矣今孔子起宰予晝寢聽其言觀其行言行相應則謂之賢是孔子備取人也毋求備於一人之義何所施

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子文曾舉楚子玉代已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知如此安得爲仁問曰子文舉子玉不知人也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知之性何妨爲仁之行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五者各別

不相須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者有禮人有義人者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禮禮者未必義子文智蔽於子玉其仁何毀謂之焉得不可且忠者厚也厚人仁矣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子文有仁之實矣孔子謂忠非仁是謂父母非二親配疋非夫婦也

哀公問弟子孰謂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夫顏淵所以死者審何用哉令自以短命猶伯牛之有疾也人生受命皆全當潔今有惡疾故曰無命人生宜當受天長命今得短命亦宜曰無命如天有短長則亦有善惡矣言顏淵短命則宜言伯牛惡命言伯牛無命則宜言顏淵無命一死一病皆痛云命所禀不異文語不同未曉其故也

哀公問孔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不遷怒不貳過何也曰并攻哀公之性遷怒貳過故也因其問則并以對之兼以攻上之短不犯其罰問曰康子亦問好學孔子以對曰以顏淵康子亦有短何不并對以攻康子康子非聖人也操行猶所失成事康子患盜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由此言之康子以欲為短也不攻何哉孔子見南

子子路不悅子曰予所鄙者天厭之天厭之南子衛靈公夫人也聘孔子子路不說謂孔子淫亂也孔子解之曰我所爲鄙陋者天厭殺我至誠自誓不負子路也問曰孔子自解安能解乎使世人有鄙陋之行天曾厭殺之可引以誓子路聞之可信以解今未曾有爲天所厭者也曰天厭之子路肯信之乎行事雷擊殺人水火燒溺人牆屋壓填人如曰雷擊殺我水火燒溺我牆屋壓填我子路頗信之今引未曾有之禍以自誓於子路子路安肯曉解而信之行事適有卧厭不悟者謂此爲天所厭邪案諸卧厭不悟者未皆爲鄙陋也子路入道雖淺猶知實之實之非實孔子以誓子路必不解矣孔子稱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此者人之死生自有長短不在操行善惡也成事顔淵蚤死孔子謂之短命由此知短命夭死之人必有邪行也子路入道雖淺聞孔子之言知死生之實孔子誓以予所鄙者天厭之獨不爲子路言夫子雖命未當死天安得厭殺之乎若此誓子路以天厭之終不見信不見信則孔子自解終不解也尚書曰毋若丹朱敖惟慢遊是好謂帝舜敕禹毋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敕戒之禹曰予

娶若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子弗子陳巳行事以往推來以見卜隱效巳不敢私不肖子也不曰天厭之者知俗人皆好引天也孔子爲子路行所疑不引行事效巳不鄙而云天厭之是與俗人解嫌引天祝詛何以異乎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巳矣夫夫子自傷不王也巳王致太平太平則鳳鳥至河出圖矣今不得王故瑞應不至悲心自傷故曰吾巳矣夫問曰鳳鳥河圖審何據始起始起之時鳥圖未至如據太平太平之帝未必常致鳳鳥與河圖也五帝三王皆致太平案其瑞應不皆鳳皇爲必然之瑞於太平鳳皇爲未必然之應孔子聖人然思未必然以自傷終不應矣或曰孔子不自傷不得王也傷時無明王故巳不用也鳳鳥河圖明王之瑞也瑞應不至時無明王明王不存巳遂不用矣夫致瑞應何以致之任賢使能治定功成治定功成則瑞應至瑞應至後亦不須孔子孔子所望何其末也不思其本而望其末也不相其主而名其物治有未定物有不至以至而效明王必失之矣孝文皇帝可謂明矣案其本紀不見鳳鳥與河圖使孔子在孝文之世猶曰吾巳矣夫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
有孔子疾道不行於中國志恨失意故欲之九夷也
或人難之曰夷狄之鄙陋無禮義如之何孔子曰君
子居之何陋之有言以君子之道居而教之何爲陋
乎問之曰孔子欲之九夷者何起乎起道不行於中
國故欲之九夷夫中國且不行安能行於夷狄夷狄
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言夷狄之難諸夏之易也不
能行於易能行於難乎且孔子云以君子居之者何
謂陋邪謂脩君子之道自容乎謂以君子之道教之
也如脩君子之道苟自容中國亦可何必之夷狄如
以君子之道教之夷狄安可教乎禹入躶國躶入衣
出衣服之制不通於夷狄也禹不能教躶國衣服孔
子何能使九夷爲君子或孔子實不欲往患道不行
動發此言或人難之孔子知其陋然而猶曰何陋之
有者欲遂已然距或人之諫也實不欲往志動發言
是爲言也君子於言無所苟矣如知其陋苟欲自遂
此子路對孔子以子羔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
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社稷焉有民人焉何必讀書
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知其不可苟對
自遂孔子惡之比夫佞者孔子亦知其不可苟應或

人孔子路皆以佞也

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謂不受命乎説曰受當富之命自以術知數億中時也夫人富貴在天命乎在人知也如在天命知術求之不能得如在人孔子何爲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夫謂富不受命而自知術得之貴亦可不受命而自以努力求之世無不受貴命而自得貴亦知無不受富命而自得富者成事孔子不得富貴矣周流應聘行説諸侯智窮策困還定詩書望絕無冀稱已矣夫自知無貴命周流無補益也孔子知己不受貴命周流求之不能得而謂賜不受富命而以術知得富言行相違未曉其故或曰欲攻子貢之短也子貢不好道德而徒好貨殖故攻其短欲令窮服而更其行節夫攻子貢之短可言賜不好道德而貨殖焉何必立不受命與前言富貴在天相違反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此言人將起天與之輔人將廢天奪其佑孔子有四友欲因而起顏淵早夭故曰天喪予問曰顏淵之死孔子不王天奪之邪不幸短命自爲死也如短命不幸不得不死孔子雖王猶不得生輔之於人猶杖之扶疾也人有病須杖而行如

斬杖本得短可謂天使病人不得行乎如能起行杖短能使之長乎夫顏淵之短命猶杖之短度也且孔子言天喪予者以顏淵賢也案賢者在世未必爲輔也夫賢者未必爲輔猶聖人未必受命也爲帝有不聖爲輔有不賢何則祿命骨法與才異也由此言之顏淵生未必爲輔其死未必有喪孔子云天喪予何據見哉且天不使孔子王者本意如何本稟性命之時不使之王邪將使之王復中悔之也如本不使之王顏淵死何喪如本使之王復中悔之此王無骨法便宜自在天也且本何善所見而使之王後何惡所闕中悔不命天神論議誤不諦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於舊館毋乃已重乎孔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孔子脫驂以賻舊館者惡情不副禮也副情而行禮情起而恩動禮情相應君子行之顏淵死子哭之慟門人曰子慟矣吾非斯人之慟而誰爲夫慟哀之至也哭顏淵慟者殊之衆徒哀痛之甚也死有棺無槨顏路請車以爲之槨孔子不予爲大夫不可以徒行也弔舊館脫

驂以賻惡涕無從哭顏淵慟請車不與使慟無副豈涕與慟殊馬與車異邪於彼則禮情相副於此則恩義不稱未曉孔子爲禮之意孔子曰鯉也死有棺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鯉之恩深於顏淵鯉死無槨大夫之儀不可徒行也鯉子也顏淵他姓也子死且不禮況其禮他姓之人乎曰是蓋孔子實恩之效也副情於舊館不稱恩於子豈以前爲士後爲大夫哉如前爲士士乘二馬如爲大夫大夫乘三馬大夫不可去車徒行何不截賣兩馬以爲槨乘其一乎爲士時乘二馬截一以賻舊館今亦何不截其二以副恩乘一以解不徒行乎不脫馬以賻舊館未必亂制葬子有棺無槨廢禮傷法孔子重賻舊人之恩輕廢葬子之禮此禮得於他人制失親子也然則孔子不粥車以爲鯉槨何以解於貪官好仕恐無車而自云君子殺身以成仁何難退位以成禮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最重也問使治國無食民餓棄禮義禮義棄信安所立傳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

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時戰國饑餓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口饑不食不暇顧恩義也夫父子之恩信矣饑餓棄信以子爲食孔子教子貢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存食雖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雖欲爲信信不立矣子適衛冉子僕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矣冉子先富而后教之教子貢去食而存信食與富何别信與教何異二子殊教所尚不同孔子爲國意何定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曰夫子何爲乎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夫孔子之問使者曰夫子何爲問所治爲非問操行也如孔子之問也使者宜對曰夫子爲其事治其政今反言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何以知其對不失指孔子非之也且實孔子何以非使者非其代人謙乎其非乎對失指也所非猶有一實不明其過而徒云使乎使乎後世疑惑不知使者所以爲過韓子曰書約則弟子辨孔子之言使乎何其約也或曰春秋之義也爲賢者諱蘧伯玉賢故諱其使者夫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

君視其所使伯玉不賢故所使過也春秋之義爲賢者諱亦貶纖介之惡今不非而諱貶纖介安所施哉使孔子爲伯玉諱宜默而已揚言曰使乎使乎時人皆知孔子之非也出言如此何益於諱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有是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也子路引孔子往時所言以非孔子也往前孔子出此言欲令弟子法而行之子路引之以諫孔子曉之不曰前言戲若非而不可行而曰有是言者當有當行之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孔子言此言者能解子路難乎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解之宜佛肸未爲不善尚猶可入而曰堅磨而不磷白涅而不淄如孔子之言有堅白之行者可以入之君子之行軟而易汙邪何以獨不入也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母之閭避惡去汙不以義恥辱名也盜泉勝母有空名而孔曾恥之佛肸有惡實而子欲往不飲盜泉是則欲對佛肸非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枉道食篡畔之祿可謂浮雲

者非也或權時欲行道也即權時行道子路難之當云行道不言食有權時以行道無權時以求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自比以匏瓜者言人當仕而食祿我非匏瓜繫而不食非子路也孔子之言不解子路之難子路難孔子豈孔子不仕當也哉當擇善國而入之也孔子自比匏瓜孔子欲安食也且孔子之言何其鄙也何彼仕爲食哉君子不宜言也匏瓜繫而不食亦繫而不仕等也距子路可云吾豈匏瓜也哉繫而不仕也今吾繫而不食孔子之仕不爲行道徒求食也人之仕也主貪祿也禮義之言爲行道也猶人之娶也主爲欲也禮義之言爲供親也仕而直言食娶何直言欲乎孔子之言解情而無依違之意不假義理之名是則俗人非君子也儒者說孔子周流應聘不濟閔道不行失孔子情矣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曰末如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用我吾其爲東周乎爲東周欲行道也公山佛肸俱畔者行道於公山求食於佛肸孔子之言無定趨也言無定趨則行無常務矣周流不用豈獨有以乎陽貨欲見之不見呼之仕不仕何其清也公山佛肸召之欲往

何其濁也公山不擾與陽虎俱畔執季桓子二人同
異乎召禮等獨對公山不見陽虎豈公山尚可陽虎
不可乎子路難公山之名孔子宜解以尚及佛肸未
甚惡之狀也

論衡卷第九

論衡卷第十　　王充

非韓篇　　刺孟篇

非韓篇

韓子之術明法尚功賢無益於國不加賞不肖無害於治不施罰責功重賞任刑用誅故其論儒也謂之不耕而食比之於一蠹論有益與無益也比之於鹿馬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有千金之馬無千金之鹿鹿無益馬有用也儒者猶鹿有用之吏猶馬也夫韓子知以鹿馬喻不知以冠履譬使韓子不冠徒履而朝吾將聽其言也加冠於首而立於朝受無益之服

增無益之仕言與服相違行與術相反吾是以非其言而不用其法也煩勞人體無益於人身莫過跪拜使韓子逢人不拜見君父不謁未必有賊於身體也然須拜謁以尊親者禮義至重不可失也故禮義在身身未必肥而禮義去身身未必瘠而化衰以謂有益禮義不如飲食使韓子賜食君父之前不拜而用肯爲之乎夫拜謁禮義之效非益身之實也然而韓子終不失者不廢禮義以苟益也夫儒生禮義也耕戰飲食也貴耕戰而賤儒生是棄禮義求飲食也使禮義廢綱紀敗上下亂而陰陽繆水旱失時五穀不

登萬民饑死農不得耕士不得戰也子貢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惡費羊孔子重廢禮也故以舊防爲無益而去之必有水災以舊禮爲無補而去之必有亂患儒者之在世禮義之舊防也有之無益無之有損庠序之設自古有之重本尊始故立官置吏官不可廢道不可棄儒生道官之吏也以爲無益而廢之是棄道也夫道無成效於人成效者須道而成然足蹈路而行所蹈之路須不蹈者身須手足而動待不動者故事或無益而益者須之無效而效者待之儒生耕戰所須待也棄而不存如何

也韓子非儒謂之無益有損蓋謂俗儒無行操舉措不重禮以儒名而俗行以實學而偽說貪官尊榮故不足貴夫志潔行顯不徇爵祿去卿相之位若脫躧者居位治職功雖不立此禮義為業者也國之所以存者禮義也民無禮義傾國危主今儒者之操重禮愛義率無禮之士激無義之人人民為善愛其主上此亦有益也聞伯夷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風者薄夫敦鄙夫寬此上化也非人所見段干木闔門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閭秦軍聞之卒不攻魏使魏無干木秦兵入境境土危亡秦彊國也兵無不勝兵加於魏魏國必破三軍兵頓流血千里今魏文式闔門之士郤彊秦之兵全魏國之境濟三軍之衆功莫大焉賞莫先焉齊有高節之士曰狂譎華士二人昆弟也義不降志不仕非其主太公封於齊以此二子解沮齊衆開不為上用之路同時誅之韓子善之以為二子無益而有損也夫狂譎華士段干木之類也太公誅之無所郤到魏文侯式之郤彊秦而全魏功孰大者使韓子善干木闔門高節魏文式之是也狂譎華士之操干木之節也善太公誅之非也使韓子非干木之行下魏文之式則干木以此行而有

頓字彙壞也 式制也範也度也則也 用也

沮隔也

勁堅也健也

益魏文用式之道爲有功是韓子不賞功尊有益也論者或曰魏文式段干木之閭秦兵爲之不至非法度之功一功特然不可常行雖全國有益非所貴也夫法度之功者謂何等也養三軍之士明賞罰之命嚴刑峻法富國彊兵此法度也案秦之彊肯爲此乎六國之亡皆滅於秦兵六國之兵非不銳士衆之力非不勁也然而不勝至於破亡者彊弱不敵衆寡不同雖明法度其何益哉使童子變孟賁之意孟賁怒之童子操刃與孟賁戰童子必不勝力不如也孟賁怒而童子脩禮盡敬孟賁不忍犯也秦之與魏孟賁之與童子也魏有法度秦必不畏猶童子操刃孟賁不避也其尊士式賢者之閭非徒童子脩禮盡敬也夫力少則修德兵彊則奮威秦以兵彊威無不勝卻軍還衆不犯魏境者賢干木之操高魏文之禮也夫敬賢弱國之法度力少之彊助也謂之非法度之功如何高皇帝議欲廢太子呂后患之即召張子房而取策子房教以敬迎四皓而厚禮之高祖見之心消意沮太子遂安使韓子爲呂后議進不過彊諫退不過勁力以此自安取誅之道也豈徒易哉夫太子敬厚四皓以消高帝之議猶魏文式段干木之閭卻彊秦之

兵也

治國之道所養有二一曰養德二曰養力養德者養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賢養力者養氣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謂文武張設德力具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懷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內以力自備慕德者不戰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卻徐偃王脩行仁義陸地朝者三十二國彊楚聞之舉兵而滅之此有德守無力備者也夫德不可獨任以治國力不可直任以御敵也韓子之術不養德偃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駮各有不足偃王有無力之禍知韓子必有無德之患凡人禀性也清濁貪廉各有操行猶草木異質不可復變易也狂譎華士不仕於齊猶段干木不仕於魏矣性行清廉不貪富貴非時疾世義不茍仕雖不誅此人此人行不可隨也太公誅之韓子是之是謂人無性行草木無質也太公誅二子使齊有二子之類必不爲二子見誅之故不清其身使無二子之類雖養之終無其化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樔處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閭魏國不皆闔門由此言之太公不誅二子齊國亦不皆不仕何則清廉之行人所不能爲也夫人所不能爲養使爲之

不能使勸人所能爲誅以禁之不能使止然則太公誅二子無益於化空殺無辜之民賞無功殺無辜韓子所非非也太公殺無辜韓子是之以韓子之術殺無辜也夫執不仕者未必有正罪也太公誅之如出仕未有功太公肯賞之乎賞須功而加罰待罪而施使太公不賞出仕未有功之人則其誅不仕未有罪之民非也而韓子是之失誤之言也且不仕之民性廉寡欲好仕之民性貪多利利欲不存於心則視爵祿猶糞土矣廉則約省無極貪則奢泰不止奢泰不止則其所欲不避其主案古篡畔之臣希清白廉潔之人貪故能

立功憍故能輕生積功以取大賞奢泰以貪主位太公遺此法而去故齊有陳氏刼殺之患太公之術致刼殺之法也韓子善之是韓子之術亦危亡也周公聞太公誅二子非而不是然而身執贄以下白屋之士白屋之士二子之類也周公禮之太公誅之二子之操孰爲是者宋人有御馬者不進拔劒剄而棄之於溝中又駕一馬馬又不進又剄而棄之於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也王良登車馬無罷駑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馬之心堯舜順民之意人同性馬殊類也王良能調殊類之馬太公

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則周公之所下白屋王良之馴馬也太公之誅二子宋人之剄馬也舉王良之法與宋人之操使韓子平之韓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王良全馬宋人賊馬也馬之賊則不若其全然則民之死不若其生使韓子非王良自同於宋人賊善人矣如非宋人宋人之術與太公同非宋人是太公韓子好惡無定矣治國猶治身也治一身省恩德之行多傷害之操則交黨踈絕耻辱至身推治身以況治國治國之道當任德也韓子任刑獨以治世是則治身之人任傷害也韓子豈不知任德之為善哉以為世衰事變民心靡薄故作法術專意於刑也夫世不乏於德猶歲不絕於春也謂世衰難以德治可謂歲亂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國猶天地生萬物天地不為亂歲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周穆王之世可謂衰矣任刑治政亂而無功甫侯諫之穆王存德享國久長功傳於世夫穆王之治初亂終治非知昏於前才妙於後也前任蚩尤之刑後用甫侯之言也夫治人不能捨恩治國不能廢德治物不能去春韓子欲獨任刑用誅如何

魯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攔是子不孝不孝其行
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
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
見君問龐攔是子子服厲伯對以其過皆君子所未
曾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韓子聞之
以非繆公以為明君求姦而誅之子思不以姦聞而厲
伯以姦對厲伯宜貴子思宜賤今繆公貴子思賤厲伯
失貴賤之宜故非之也夫韓子所尚者法度也人為
善法度賞之惡法度罰之雖不聞善惡於外善惡有
所制矣夫聞惡不可以行罰猶聞善不可以行賞也
非人不舉姦者非韓子之術也使韓子聞善必將試
之試之有功乃肯賞之夫聞善不輙加賞虛言未必
可信也若此聞善與不聞無以異也夫聞善不輙賞
則聞惡不輙罰矣聞善必試之聞惡必考之試有功
乃加賞考有驗乃加罰虛聞空見實試未立賞罰未
加賞罰未加善惡未定未定之事須術乃立則欲耳
聞之非也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宮聞婦人之哭也
撫其僕之手而聽之有間使吏執而問之手殺其夫
者也翼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不慟
凡人於其所親愛也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

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韓子聞而
非之曰子產不亦多事乎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后
知之則鄭國之得姦寡矣不任典城之吏察參伍之
正不明度量待盡聰明勞知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
乎韓子之非子產是也其非繆公非也夫婦人之不
哀猶龐㬅子不孝也非子產持耳目以知姦獨欲繆
公須問以定邪子產不任典城之吏而以耳定實繆
公亦不任吏而以口問立誠夫耳聞口問一實也俱
不任吏皆不參伍厲伯之對不可以立實猶婦人之
哭不可以定誠矣不可定法使吏執而問之不可以

立實不使吏考獨信厲伯口以罪不考之姦如何韓
子曰子思不以過聞繆公貴之子服厲伯以姦聞繆公
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
魯君之所以劫也夫魯君所以劫者以不明法度邪以
不早聞姦也夫法度明雖不聞姦姦無由生法度不
明雖日求姦決其源鄣之以掌也御者無銜見馬且
犇無以制也使王良持轡馬無欲犇之心御之有數
也今不言魯君無術而曰不聞姦不言審法度而曰
不通下情韓子之非繆公也與術意而相違矣龐㬅
是子不孝子思不言繆公貴之韓子非之以爲明君

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夫不孝之人下愚之才也下愚無禮順情從欲與鳥獸同謂之惡可也謂姦非也姦人外善内惡色厲内荏作爲操上像類賢行以取升進容媚於上安肯作不孝著身爲惡以取棄殉之咎乎龐攔是子可謂不孝不可謂姦韓子謂之姦失姦之實矣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擇爍金百鎰盜跖不搏以此言之法明民不敢犯也設明法於邦有盜賊之心不敢犯矣不測之者不敢發矣姦心藏於胷中不敢以犯罪法罪法恐之也明法恐之則不須考姦求邪於下矣使法峻民無姦者使法不峻民多爲姦而不言明王之嚴刑峻法而云求姦而誅之言求姦是法不峻民或犯之也世不專意於明法而專意求姦韓子之言與法相違人之釋溝渠也知者必溺身不塞溝渠而繕舡檝者知水之性不可閼其勢必溺人也臣子之性欲姦君父猶水之性溺人也不教所以防姦而非其不聞知是猶不備水之具而徒欲早知水之溺人也溺於水不責水而咎己者己失防備也然則人君刼於臣己失法也備溺不閼水源防刼不求臣姦韓子所宜用教己也水之性勝火如裹之以釜水煎而不得勝必矣夫君猶火也臣猶水也法度釜

搏手鞈切又擊也伯各切又与捕同

閼阿葛切止也塞也

也火不求水之爇君亦不宜求臣之罪也

刺孟篇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將何以利吾國乎孟子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夫利有二有貨財之利有安吉之利惠王曰何以利吾國何以知不欲安吉之利而孟子徑難以貨財之利也易曰利見大人利涉大川乾元亨利貞尚書曰黎民亦尚有利哉皆安吉之利也行仁義得安吉之利孟子不且語問惠王何謂利吾國惠王言貨財之利乃可荅若設令惠王之問未知何趣孟子徑荅以貨財之利如惠王實問貨財孟子無以驗效也如問安吉之利而孟子荅以貨財之利失對上之指違道理之實也齊王問時子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夫孟子辭十萬失謙讓之理也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故君子之於爵祿也有所辭有所不辭豈以已不貪富貴之故而以距逆宜當受之賜乎陳臻問曰於齊王餽兼金一百鎰而不受於宋歸七十鎰而受

於薛歸五十鎰而受取前日之不受是則今受之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君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因遠行者必以賮辭曰歸賮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戒歸之備乎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歸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夫金歸或受或不受皆有故非受之時已貪當不受之時已不貪也金有受不受之義而室亦宜有受不受之理今不曰己無功若已致仕受室非理而曰已不貪富引前辭十萬以況後萬前當受十萬之多安得辭之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亦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而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受堯天下孰與十萬舜不辭天下者是其道也今不曰受十萬非其道而曰已不貪富貴之謙讓也安可以爲戒乎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士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子之爵祿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曰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

然而伐之如曰孰可以伐之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也夫或問孟子勸王伐燕不誠是乎沈同問燕可伐與此挾私意欲自伐之也知其意慊於是宜曰燕雖可伐須爲天吏乃可以伐之沈同意絕則無伐燕之計矣不知有此私意而徑應之不省其語是不知言也公孫丑問曰敢問夫子惡乎長孟子曰我知言又問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雖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孟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之禍其極所致之福見彼之問則知其指辭所欲之矣知其所之則知其極所當害矣

孟子有云民舉安王庶幾改諸予日望之孟子所去之王豈前所不朝之王哉而是何其前輕之疾而後重之甚也如非是前王前不去而復後去之是後王不肖甚於前而去三日宿於前不甚不朝而宿於景丑氏何孟子之操前後不同所以爲王終始不一也且孟子在魯魯平公欲見之嬖人臧倉毀孟子止平

公樂正子以告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予之不遇魯侯天也前不遇於魯後不遇於齊無以異也前歸之天今則歸之於王孟子論稱竟何定哉夫不行於齊王不用則若臧倉之徒毀讒之也此亦止或尼之也皆天命不遇非人所能也去何以不徑行而留三宿乎天命不當遇於齊王不用其言天豈爲三日之間易命使之遇乎在魯則歸之於天絶意無冀在齊則歸之於王庶幾有望夫如是不遇之議一在人也或曰初去未可以定天命也冀三日之間王復追之天命或時在三日之間故可也夫言如是

齊王初使之去者非天命乎如使天命在三日之間魯平公比三日亦時棄臧倉之議更用樂正子之言往見孟子孟子歸之於天何其早乎如三日之間公見孟子孟子奈前言何乎孟子去齊充虞塗問曰夫子若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矣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乎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而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夫孟子言五百年有王者興何以見乎帝嚳王者而

堯又王天下堯傳於舜舜又王天下舜傳於禹禹又王天下四聖之王天下也繼踵而興禹至湯且千歲湯至周亦然始於文王而卒傳於武王武王崩成王周公共治天下由周至孟子之時又七百歲而無王者五百歲必有王者之驗在何世乎云五百歲必有王者誰所言乎論不實事考驗信浮淫之語不遇去齊有不豫之色非孟子之賢效與俗儒無殊之驗也五百年者以爲天出聖期也又言以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其意以爲天欲平治天下當以五百年之間生聖王也如孟子之言是謂天故生聖人也然則五百歲者天生聖人之期乎如是其期天何不生聖聖王非其期故不生孟子猶信之孟子不知天也自周已來七百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何謂數過何謂可乎數則時時則數矣數過過五百年也從周到今七百餘歲踰二百歲矣設或王者生失時矣又言時可何謂也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又言其間必有名世與王者同乎異也如同爲再言之如異名世者謂何等也謂孔子之徒孟子之輩教授後生覺悟頑愚乎已有孔子已又以生矣如謂聖臣乎當與聖同時聖王出聖臣見矣言五百年而已何爲言其間

如不謂五百年時謂其中間乎是謂二三百年之時也聖不與五百年時聖王相得夫如是孟子言其間必有名世者竟謂誰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治天下舍予而誰也言若此者不自謂當爲王者有王者若爲王臣矣爲王者臣皆天也已命不當平治天下不浩然安之於齊懷恨有不豫之色失之矣

彭更問曰士無事而食可乎孟子曰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世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子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食功也夫孟子引毀瓦畫墁者欲以詰彭更之言也知毀瓦畫墁無功而有志彭更必不食也雖然引毀瓦畫墁非所以詰彭更也何則諸志欲求食者毀瓦畫墁者不在其中不在其中則難以詰人矣夫人無故毀瓦畫墁此不癡狂則遨戲也癡狂人之志不求食遨戲之人

亦不求食求食者皆多人所不得利之事以作此鬻賣於市得賈以歸乃得食焉今毀瓦畫墁無利於人何志之有有知之人知其無利固不爲也無知之人與癡狂比固無其志夫毀瓦畫墁猶比童子擊壤於塗何以異哉擊壤於塗者其志亦欲求食乎此尚童子未有志也巨人博戲亦畫墁之類也博戲之人其志復求食乎博戲者尚有相奪錢財錢財衆多已亦得食或時有志夫投石超距亦畫墁之類也投石超距之人其志有求食者乎然則孟子之詰彭更也未爲盡之也如彭更以孟子之言可謂禦人以口給矣

匡章子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乎居於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扶服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之所居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弗居也辟

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也已頻蹙曰惡用是鶂鶂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之肉也出而吐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能爲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夫孟子之非仲子也不得仲子之短矣仲子之怪鵝如吐之者豈爲在母不食乎乃先譏鵝曰惡用鶂鶂者爲哉他日其母殺以食之其兄曰是鶂鶂之肉仲子恥負前言即吐而出之而兄不告則不吐不吐則是食於母也謂之在母則不食失其意矣使

仲子執不食於母鵝膳至不當食也今既食之知其爲鵝怪而吐之故仲子之吐鵝也恥食不合已志之物也非負親親之恩而欲勿母食也又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性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是謂蚓爲至廉也仲子如蚓乃爲廉潔耳今所居之宅伯夷之所築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仲子居而食之於廉潔可也或時食盜跖之所樹粟居盜跖之所築室汙廉潔之行矣用此非仲子亦復失之室因人故粟以屨纑易之正使盜之所樹築已不聞知今兄之不義有其操矣操見於衆昭晳見論故避於陵不處

其宅織屨辟纑不食其禄也而欲使仲子處於陵之地避若兄之宅吐若兄之禄耳聞目見昭晳不疑仲子不處不食明矣今於陵之宅不見築者爲誰粟不知樹者爲誰何得成室而居之得成粟而食之孟子非之是爲太備矣仲子所居或時盜之所築仲子不知而居之謂之不充其操唯蚓然後可者也夫盜室之地中亦有蚓焉食盜宅之中槁壤飲盜宅中之黄泉蚓惡能爲可乎在仲子之操滿孟子之議魚然後乃可夫魚處江海之中食江海之土海非盜所鑿土非盜所聚也然則仲子有大非孟子非之不能得也

夫仲子之去母辟兄與妻獨處於陵以兄之宅爲不義之宅以兄之禄爲不義之禄故不處不食廉潔之至也然則其徙於陵歸候母也宜自齎食而行鵝膳之進也必與飯俱母之所爲飯者兄之禄也母不自有私粟以食仲子明矣仲子食兄禄也伯夷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之下豈一食周粟而以汙其潔行哉仲子之操近不若伯夷而孟子謂之若蚓乃可失仲子之操所當比矣

孟子曰莫非受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爲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

正命也夫孟子之言是謂人無觸值之命也順操行者得正命妄行苟爲得非正是天命於操行也夫子不王顏淵早夭子夏失明伯牛爲癘四者行不順與何以不受正命比干剖子胥烹子路葅天下極戮非徒桎梏也必以桎梏效非正命則比干子胥行不順也人稟性命或當壓溺兵燒雖或慎操脩行其何益哉竇廣國與百人俱卧積炭之下炭崩百人皆死廣國獨濟命當封侯也積炭與巖墻何以異命不壓雖巖崩有廣國之命者猶將脫免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命當壓猶或使之立於墻下孔甲所入主人子之命當賤雖載入宮猶爲守者不立巖墻之下與孔甲載子入宮同一實也

論衡卷第十

論衡卷第十一十二

談天 說日 蒼侍

程村 叢氣 謝經

論衡卷第十一　王充

談天篇

儒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絶女媧銷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東南故百川注焉此久遠之文世間是之言也文雅之人恠而無以非若非而無以奪又恐其實然不敢正議以天道人事論之殆虛言也與人爭爲天子不勝

怒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絶有力如此天下無敵以此之力與三軍戰則士卒螻蟻也兵革毫芒也安得不勝之恨怒觸不周之山乎且堅重莫如山以萬人之力共推小山不能動也如不周之山大山也使是天柱乎折之固難使非柱乎觸不周山而使天柱折是亦復難信顓頊與之爭舉天下之兵悉海内之衆不能當也何不勝之有且夫天者氣邪體也如氣乎雲煙無異安得柱而折之女媧以石補之是體也如審然天乃玉石之類也石之質重千里一柱不能勝也如五嶽之巔不能上極天乃爲柱如觸不周上極天乎不周爲共工所折當此之時天毀壞也如審毀壞何用舉之斷鼇之足以立四極説者曰鼇古之大獸也四足長大故斷其足以立四極夫不周山也鼇獸也夫天本以山爲柱共工折之代以獸足骨有腐朽何能立之久且鼇足可以柱天體必長大不容於天地女媧雖聖何能殺之如能殺之殺之何用足可以柱天則皮革如鐵石刀劍矛戟不能刺之彊弩利矢不能勝射也察當今天去地甚高古天與今無異當共工缺天之時天非墜於地也女媧人也人雖長無及天者夫其補天之時何登緣階據而得治

之豈古之天若屋廡之形去人不遠故共工得敗之女媧得補之乎如審然者女媧多前齒爲人者人皇最先人皇之時天如蓋乎說易者曰元氣未分渾沌爲一儒書又言溟涬濛澒氣未分之類也及其分離清者爲天濁者爲地如說易之家儒書之言天地始分形體尚小相去近也近則或枕於不周之山共工得折之女媧得補之也含氣之類無有不長天地含氣之自然也從始立以來年歲甚多則天地相去廣狹遠近不可復計儒書之言殆有所見然其言觸不周山而折天柱絕地維消煉五石補蒼天斷鼇之足以立四極猶爲虛也何則山雖動共工之力不能折也豈天地始分之時山小而人反大乎何以能觸而折之以五色石補天尚可謂五石若藥石治病之狀至其斷鼇之足以立四極難論言也從女媧以來久矣四極之立自若鼇之足乎

鄒衍之書言天下有九州禹貢之上所謂九州也禹貢九州所謂一州也若禹貢以上者九焉禹貢九州方今天下九州也在東南隅名曰赤縣神州復更有八州每一州者四海環之名曰裨海九州之外更有瀛海此言詭異聞者驚駭然亦不能實然否相隨觀讀

諷述以談故虛實之事並傳世間眞僞不別也世人惑焉是以難論案鄒子之知不過禹禹之治洪水以益爲佐禹主治水益之記物極天之廣窮地之長辨四海之外竟四山之表三十五國之地鳥獸草木金石水土莫不畢載不言復有九州淮南王劉安召術士伍被左吳之輩充滿宮殿作道術之書論天下之事地形之篇道異類之物外國之怪列三十五國之異不言更有九州鄒子行地不若禹益聞見不過被吳才非聖人事非天授安得此言案禹之山經淮南之地形以察鄒子之書虛妄之言也太史公曰禹本

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於辟隱爲光明也其上有玉泉華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夫弗敢言者謂之虛也崑崙之高玉泉華池世所共聞張騫親行無其實案禹貢九州山川怪奇之物金玉之珍莫不悉載不言崑崙山上有玉泉華池案太史公之言山經禹紀虛妄之言凡事難知是非難測極爲天中方今天下在禹極之南則天極北必高多民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此則天地之極際也日刻

徑千里今從東海之上會稽鄞鄮則察日之初出徑二尺尚遠之驗也遠則東方之地尚多東方之地尚多則天極之北天地廣長不復旹矣夫如是鄒衍之言未可非禹紀山海淮南地形未可信也鄒衍曰方今天下在地東南名赤縣神州天極爲天中如方今天下在地東南視極當在西北今正在北方今天下在極南也以極言之不在東南鄒衍之言非也如在東南近日所出日如出時其光宜大今從東海上察日及從流沙之地視日小大同也相去萬里小大不變方今天下得地之廣少矣雒陽九州之中也從雒陽北顛極正在北東海之上去雒陽三千里視極亦在北推此以度從流沙之地視極亦必復在北焉東海流沙九州東西之際也相去萬里視極猶在北者地小居狹未能辟離極也日南之郡去雒且萬里從民還者問之言日中之時所居之地未能在日南也度之復南萬里日在日之南是則去雒陽二萬里乃爲日南也今從雒地察日之去遠近非與極同也極爲遠也今欲北行三萬里未能至極下也假令之至是則名爲距極下也以至日南五萬里極北亦五萬里也極北亦五萬里極東西亦皆五萬里焉東西十

萬南北十萬相承百萬里鄒衍之言天地之間有若
天下者九案周時九州東西五千里南北亦五千里
五五二十五一州者二萬五千里天下若此九之乘
二萬五千里二十二萬五千里如鄒衍之書若謂之
多計度驗實反爲少焉

儒者曰天氣也故其去人不遠人有是非陰爲德害
天輒知之又輒應之近人之效也如實論之天體非
氣也人生於天何嫌天無氣猶有體在上與人相遠
秘傳或言天之離天下六萬餘里數家計之三百六
十五度一周天下有周度高有里數如天審氣氣如
雲煙安得里度又以二十八宿效之二十八宿爲日
月舍猶地有郵亭爲長吏廨矣郵亭著地亦如星舍
著天也案附書者天有形體所據不虛猶此考之則
無恍惚明矣

說日篇

儒者曰日朝見出陰中暮不見入陰中陰氣晦冥故
沒不見如實論之不出入陰中何以效之夫夜陰也
氣亦晦冥或夜舉火者光不滅焉夜之陰北方之陰
也朝出日入所舉之火也火夜舉光不滅日暮入獨
不見非氣驗也夫觀冬日之出入朝出東南暮入西

南東南西南非陰何故謂之出入陰中且夫星小猶見日大反滅世儒之論竟虛妄也儒者曰冬日短夏日長亦復以陰陽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日同耀故日出輙無鄣蔽冬陰氣晦冥掩日之光日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日短陰多陽少與夏相反如實論之日之長短不以陰陽何以驗之復以北方之星北方之陰日之陰也北方之陰不蔽星光冬日之陰何故猶滅日明由此言之以陰陽說者失其實矣實者夏時日在東井冬時日在牽牛牽牛去極遠故日道短東井近極故日道長夏北至東井冬南至牽牛故

冬夏節極皆謂之至春秋未至故謂之分或曰夏時陽氣盛陽氣在南方故天舉而高冬時陽氣衰天抑而下高則日道多故日長下則日道少故日短也日陽氣盛天南方舉而日道長月亦當復長案夏日長之時日出東北而月出東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月出東北如夏時天舉南方日月當俱出東北冬時天復下日月亦當俱出東南由此言之夏時天不舉南方冬時天不抑下也然則夏日之長也其所出之星在北方也冬日之短也其所出之星在南方也問曰當夏五月日長之時在東井東井近極故日道長今

案察五月之時日出於寅入於戌日道長去人遠何以得見其出於寅入於戌乎日東井之時去人極近夫東井近極若極旋轉人常見之矣使東井在極旁側得無夜常爲晝乎日晝行十六分人常見之不復出入焉儒者或曰日月有九道故曰日行有近遠晝夜有長短也夫復五月之時晝十一分夜五分六月晝十分夜六分從六月往至十一月月減一分此則日行月從一分道也歲日行天十六道也豈徒九道或曰天高南方下北方日出高故見入下故不見天之居若倚蓋矣故極在人之北是其效也極其天下之中今在人北其若倚蓋明矣日明旣以倚蓋喻當若蓋之形也極星在上之北若蓋之葆矣其下之南有若蓋之莖者正何所乎夫取蓋倚於地不能運立而樹之然后能轉今天運轉其北際不著地者觸礙何以能行由此言之天不若倚蓋之狀日之出入不隨天高下明矣或曰天北際下地中日隨天而入地地密鄣隱故人不見然天地夫婦也合爲一體天在地中地與天合天地并氣故能生物北方陰也合體并氣故居北方天運行於地中乎不則北方之地低下而不平也如鑿運行地中鑿地一丈轉見水源天行

地中出入水中乎如北方低下不平是則九川北注不得盈滿也實者天不在地中日亦不隨天隱天平正與地無異然而日出上日入下者隨天轉運視天若覆盆之狀故視日上下然似若出入地中矣然則日之出近也其入遠不復見故謂之入運見於東方近故謂之出何以驗之繫明月之珠於車蓋之橑轉而旋之明月之珠旋邪人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遠非合也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也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民亦將謂之日中從日入之下東望今之天下或時亦天地合如是方天下在南方也故日出於東方入於北方之地日出北方入於南方各於近者爲出遠者爲入實者不入遠矣臨大澤之濱望四邊之際與天屬其實不屬遠若屬矣日以遠爲入澤以遠爲屬其實一也澤際有陸人望不見陸在察之若望日亦在視之若入皆遠之故也太山之高參天入雲去之百里不見埵塊夫去百里不見太山況日去人以萬里數乎太山之驗則既明矣試使一人把大炬火夜行於道平易無險去人不一里火光滅矣非滅也遠也今日西轉不復見者非入也問曰天平正與地無異今仰視天觀日月之行天高南方下北方何

也曰方今天下在東南之上視天若高日月道在人之南今天下在日月道下故觀日月之行若高南下北也何以驗之即天高南方之星亦當高今視南方之星低下天復低南方乎夫視天之居近者則高遠則下焉極北方之民以爲高南方爲下極東極西亦如此焉皆以近者爲高遠者爲下從北塞下近仰視斗極且在人上匈奴之北地之邊陲北上視天天（一有下字）復高北下南日月之道亦在其上立太山之上太山高去下十里太山下夫天之高下猶人之察太山也平正四方中央高下皆同今望天之四邊若下者非

也遠也非徒下若合矣儒者或以旦暮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或以日中爲近日出入爲遠其以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者見日出入時大日中時小也察物近則大遠則小故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也其以日出入爲遠日中時爲近者見日中時溫日出入時寒也夫火光近人則溫遠人則寒故以日中爲近日出入爲遠也二論各有所見故是非曲直未有所定如實論之日中近而日出入遠何以驗之以植竿於屋下夫屋高三丈竿於屋棟之下正而樹之上扣棟下抵地是以屋棟去地三丈如旁邪倚之則竿末旁跌

不得扣棟是爲去地過三丈也日中時日正在天上猶竿之正樹去地三丈也日出入邪在人旁猶竿之旁跌去地過三丈也夫如是日中爲近出入爲遠可知明矣試復以屋中堂而坐一人一人行於屋上其行中屋之時正在坐人之上是爲屋上之人與屋下坐人相去三丈矣如屋上人在東危若西危上其與屋下坐人相去過三丈矣日中時猶人正在屋上矣其始出與入猶人在東危與西危也日中去人近故溫日出入遠故寒然則日中時日小其出入時大者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時光暗故大猶晝日察火光

小夜察之火光大也既以火爲效又以星爲驗晝日星不見者光耀滅之也夜無光耀星乃見夫日月星之類也平旦日入光銷故視大也儒者論日旦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地細柳西方野也桑柳天地之際日月常所出入之處問曰歲二月八月時日出正東日入正西可謂日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今夏日長之時日出於東北入於西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入於西南冬與夏日之出入在於四隅扶桑細柳正在何所乎所論之言猶謂春秋不謂冬與夏也如實論之日不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何以驗之隨天而

轉近則見遠則不見當在扶桑細柳之時從扶桑細
柳之民謂之日中之時從扶桑細柳察之或時爲日
出入若以其上者爲中旁則爲旦夕安得出於扶桑
入細柳儒者論曰天左旋日月之行不繫於天各自
旋轉難之曰使日月自行不繫於天日行一度月行
十三度當日月出時當進而東旋何還始西轉繫於
天隨天四時轉行也其喻若蟻行於磑上日月行遲
天行疾天持日月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反西旋也
或問日月天皆行行度不同三者舒疾驗之人物爲
以何喻曰天日行一周日行一度二千里日晝行千

里夜行千里麒麟晝日亦行千里然則日行舒疾與
麒麟之步相似類也月行十三度十度二萬里三度
六千里月一旦夜行二萬六千里與晨鳧飛相類似
也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里也其行甚
疾無以爲驗當與陶鈞之運弩矢之流相類似乎天
行已疾去人高遠視之若遲蓋望遠物者動若不動
行若不行何以驗之乘舡江海之中順風而驅近岸
則行疾遠岸則行遲舡行一實也或疾或遲遠近之
視使之然也仰視天之運不若麒麟負日而馳皆暮
而日在其前何則麒麟近而日遠也遠則若遲近則

若疾六萬里之程難以得運行之實也
儒者說曰日行一度天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天左行日月右行與天相迎問日月之行也繫著於天也日月附天而行不直行也何以言之易曰日月星辰麗乎天百果草木麗於土麗者附也附天所行若人附地而圓行其取喻若蟻行於磑上焉
問曰何知不離天直自行也如日能直自行當自東行無爲隨天而西轉也月行與日同亦皆附天何以驗之驗之似雲雲不附天常止於所處使不附天亦當自止其處由此言之日行附天明矣問曰日火也火在地不行日在天何以爲行曰附天之氣行附地之氣不行火附地地不行故火不行難曰附地之氣不行水何以行曰水之行也東流入海也西北方高東南方下水性歸下猶火性趨高也使地不高西方則水亦不東流難曰附地之氣不行人附地何以行曰人之行求有爲也人道有爲故行求古者質朴鄰國接境雞犬之聲相聞終身不相往來焉難曰附天之氣行列星亦何以不行曰列星著天天已行也隨天而轉是亦行也難曰人道有爲故行天道無爲何行曰天之行也施氣自然也施氣則物自生非故施

氣以生物也不動氣不施氣不施物不生與人行異
日月五星之行皆施氣焉
儒者曰日中有三足烏月中有兎蟾蜍夫日者天之火也與地之火無以異也地火之中無生物天火之中何故有烏火中無生物生物入火中燋爛而死焉烏安得立夫月者水也水中有生物非兎蟾蜍也兎與蟾蜍久在水中無不死者日月毁於天螺蚌泊於淵同氣審矣所謂兎蟾蜍者豈反螺與蚌邪且問儒者烏兎蟾蜍死乎生也如死久在日月燋枯腐朽如生日蝕時既月晦常盡烏兎蟾蜍皆何在夫烏兎蟾蜍日月氣也若人之腹臓萬物之心膂也月尚可察也人之察日無不眩不能知日審何氣通而見其中有物名曰烏乎審日不能見烏之形通而能見其足有三乎此已非實且聽儒者之言蟲物非一日中何爲有烏月中何爲有兎蟾蜍儒者謂日蝕月蝕也彼見日蝕常於晦朔晦朔月與日合故得蝕之夫春秋之時日蝕多矣經曰某月朔日有蝕之日有蝕之者未必月也知月蝕之何諱不言月說日蝕之變陽弱陰彊也人物在世氣力勁彊乃能乘凌案月晦光既朔則如盡微弱甚矣安得勝日夫日之蝕月蝕也日

蝕謂月蝕之月誰蝕之者無蝕月也月自損也以月論日亦如日蝕光自損也大率四十一二月日一食百八十日月一蝕蝕之皆有時非時爲變及其爲變氣自然也日時晦朔月復爲之乎夫日當實滿以虧爲變必謂有蝕之者山崩地動蝕者誰也或說日食者月掩之也日在上月在下障於日之形也日月合相襲月在上日在下者不能掩日日在上月在日下障於日月光掩日光故謂之食也障於月也若陰雲蔽日月不見矣其端合者相食是也其合相當如襲辟者日既是也日月合於晦朔天之常也日食月掩日光非也何以驗之使日月合月掩日光其初食崖當與其復時易處假令日在東月在西月之行疾東及日掩日崖須臾過日而東西崖初掩之處光當復東崖未掩者當復食今察日之食西崖光缺其復也西崖光復過掩東崖復西崖謂之合襲相掩障如何

儒者謂日月之體皆至圓彼從下望見其形若斗筐之狀狀如正圓不如望遠光氣氣不圓矣夫日月不圓視若圓者人遠也何以驗之夫日者火之精也月者水之精也在地水火不圓在天水火何故獨圓日月在天猶五星五星猶列星列星不圓光耀若圓去

人遠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時星霣宋都就而視之石也不圓以星不圓知日月五星亦不圓也

儒者說日及工伎之家皆以日爲一禹貢山海經言日有十在海外東方有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浴沐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淮南書又言燭十日堯時十日並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以故不並一日見也世俗又名甲乙爲日甲至癸凡十日日之有十猶星之有五也通人談士歸於難知不肯辨明是以文二傳而不定世兩言而無主誠實論之且無十焉何以驗之夫日猶月也日而有十月有十二乎星有五五行之精金木水火土各異光色如日有十其氣必異今觀日光無有異者察其小大前後若一如審氣異光色宜殊如誠同氣宜合爲一無爲十也驗日陽遂火從天來日者大火也察火在地一氣也地無十火天安得十日然則所謂十日者殆更自有他物光質如日之狀居湯谷中水時緣據扶桑禹益見之則紀十日數家度日之光數日之質刺徑千里假令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扶桑木宜覆萬里乃能受之何則一日徑千里十日宜萬里也天之去人萬里餘也仰察之日光眩耀火光盛明不能堪也便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禹益

見之不能知其爲日也何則仰察一日目猶眩耀況察十日乎當禹益見之若斗筐之狀故名之爲日夫火如斗筐望六萬之形非就見之即察之體也由此言之禹益所見意似日非日也天地之間物氣相類其實非者多海外西南有珠樹焉察之是珠然非魚中之珠也夫十日之日猶珠樹之珠也珠樹似珠非眞珠十日似日非實日也淮南見山海經則虛言眞人燭十日妄紀堯時十日並出且日火也湯谷水也水火相賊則十日浴於湯谷當滅敗焉火燃木扶桑木也十日處其上宜燋枯焉今浴湯谷而光不滅登扶桑而枝不燋不枯與今日

出同不驗於五行故知十日非眞日也且禹益見十日之時終不以夜猶以晝也則一日出九日宜留安得俱出十日如平旦日未出且天行有度數日隨天轉行安得留扶桑枝間浴湯谷之水乎留則失行度行度差跌不相應矣如行出之日與十日異是意似日而非日也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星霣如雨者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時魯史記曰星霣如雨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者孔子孔子

修之曰星霣如雨孔子之意以爲地有山陵樓臺云不及地尺恐失其實更正之曰如雨如雨者爲從地上而下星亦從天霣而復與同故曰如夫孔子雖云不及地尺但言如雨其謂霣之者皆是星也孔子雖定其位著其文謂霣爲星與史同焉從平地望泰山之巓鶴如烏烏如爵者泰山高遠物之小大失其實天之去地六萬餘里高遠非直泰山之巓也星著於天人察之失星之實非直望鶴烏之類也數等星之質百里體大光盛故能垂耀人望見之若鳳卵之狀遠失其實也如星霣審者天之星霣而至地人不知

其爲星也何則霣時小大不與在天同也今見星霣如在天時是時星也非星則氣爲之也人見鬼如死人之狀其實氣象聚非眞死人然則霣星之形其實非星孔子云正霣者非星而從正言如雨非雨之文蓋俱失星之實矣春秋左氏傳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霣如雨與雨俱也其言夜明故不見與易之言日中見斗相依類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夜中星不見夜光明也事異義同蓋其實也其言與雨俱之集也夫辛卯之夜明故星不見明則不雨之驗也雨氣陰暗安得明明則無雨安得與雨俱夫如是言與雨俱者非實且

言夜明不見安得見星與雨俱又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霣石于宋五左氏傳曰星也夫謂霣石爲星則謂霣爲石矣辛卯之夜星霣爲星則實爲石矣辛卯之夜星霣如是石地有樓臺樓臺崩壞孔子雖不合言及地尺雖地必有實數魯史目見不空言者也云與雨俱雨集於地石亦宜然至地而樓不壞非星明矣且左丘明謂石爲星何以審之當時石霣輕然何以其從天墜也秦時三山亡亡有不消散有在其集下時必有聲音或時夷狄之山從集於宋宋聞石霣則謂之星也左丘明省則謂之星夫星萬物之精與日

月同說五星者謂五行之精之光也五星衆星同光耀獨謂列星爲石恐失其實實者辛卯之夜霣星若雨而非星也與彼湯谷之十日若日而非日也儒者又曰雨從天下謂正從天墜也如當論之雨從地上不從天下見雨從上集則謂從天下矣其實地上也然其出地起於山何以明之春秋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惟太山也太山雨天下小山雨一國各以小大爲近遠差雨之出山或謂雲載而行雲散水墜名爲雨矣夫雲則雨雨則雲矣初出爲雲雲繁爲雨猶甚而泥露濡汙衣服若雨之狀非雲

與俱雲載行雨也或曰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曰月麗于畢俾滂沲矣二經咸言所謂為之非天如何夫雨從山發月經星麗畢之時麗畢之時當雨也時不雨月不麗山不雲天地上下自相應也月麗上山烝於下氣體偶合自然道也雲霧雨之徵也夏則為露冬則為霜溫則為雨寒則為雪雨露凍凝者皆由地發不從天降也

荅佞篇

或問曰賢者行道得尊官厚祿人何必為佞以取富貴曰佞人知行道可以得富貴必以佞取爵祿者不能禁欲也知力耕可以得穀勉商可以得貨然而必盜竊情欲不能禁者也以禮進取也人莫不貴然而違禮者衆尊義者希心情貪之知慮亂溺也夫佞與賢者何同材佞以情自敗偷盜與田商同知偷盜以欲自劾也

問曰佞與賢者同材材行宜鈞而佞人曷為獨以情自敗曰富貴皆人所欲也雖有君子之行猶有飢渴之情君子耐以禮防情以義割欲故得循道循道則無禍小人縱貪利之欲踰禮犯義故進得苟佞苟佞則有罪夫賢者君子也佞人小人也君子與小人本

殊操異行取捨不同

問曰佞與讒者同道乎有以異乎曰讒與佞俱小人也同道異材俱以嫉妬爲性而施行發動之異讒以口害人佞以事危人讒人以直道不違佞人依違匿端讒人無詐慮佞人有術數故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莫能知賢別佞難曰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而莫能知賢別佞然則佞人意不可知乎曰佞可知人君不能知庸庸之君不能知賢不能知賢不能知佞唯聖賢之人以九德檢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於德言不檢於事效考其言人非賢則佞矣夫知佞以知賢知賢以知佞知佞則賢智自覺知賢則姦佞自得賢佞異行考之一檢情心不同觀之一實

問曰九德之法張設久矣觀讀之者莫不曉見斗斛之量多少權衡之縣輕重也然而君國有土之君曷爲常有邪佞之臣與常有欺惑之患無患斗斛過所量非其穀不患無銓衡所銓非其物故也在人君位者皆知九德之可以檢行事效可以知情然而惑亂不能見者則明不察之故也人有不能行行無不可檢人有不能考情乖不可知

問曰行不合於九德效不檢於考功進近非賢非賢

則佞夫庸庸之材無高又知不能及賢賢功不效賢
行不應可謂佞乎曰材有不相及行有不相追功有
不相襲若知無相襲人材相什百取舍宜同賢佞殊
行是是非非實名俱立而效有成敗是非之言俱當
功有正邪言合行違名盛行廢

佞人問曰行合九德則賢不合則佞世人操行者可
盡謂佞乎曰諸非皆惡惡中之逆者謂之無道惡中
之功者謂之佞人聖王刑憲佞在惡中聖王賞勸賢
在善中純潔之賢善中殊高賢中之聖也善中大佞
惡中之雄也故曰觀賢由善察佞由惡善惡定成賢
佞形矣

問曰聰明有蔽塞推行有謬誤今以是者爲賢非者
爲佞殆不得賢之實乎曰聰明蔽塞推行謬誤人之
所兼也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聖君原心省意故
誅故貰誤故賊加增過誤減損一獄吏所能定也賢
者見之不疑矣

問曰言行無功效可謂佞乎蘇秦約六國爲從彊秦
不敢窺兵於關外張儀爲横六國不敢同攻於關內
六國約從則秦畏而六國彊三秦稱横則秦彊而天
下弱功著效明載紀竹帛雖賢何以加之太史公叙

貰始制切 恕也

横 南北也

言衆賢儀秦有篇無嫉惡之文功鈞名敵不異於賢夫功之不可以效賢猶名之不可失也儀秦排難之人也處擾攘之世行揣摩之術當此之時稷契不能與之爭計禹臯陶不能與之比效若夫陰陽調和風雨時適五穀豐熟盜賊衰息人舉廉讓家行道德之功命禄貴美術數所致非道德之所成也太史公記功故高來禩記録成則著效明驗攬載高卑以儀秦功美故列其狀由此言之佞人亦能以權說立功為效無效未可為佞也難曰惡中立功者謂之佞能為功者材高知明思慮遠者必傍義依仁亂於大賢故

覺佞之篇曰人主好辨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麗心合意同偶當人主説而不見其非何以知其僞而司其姦乎曰是謂庸庸之君也材下知昬蔽惑不見后又賢之君察之審明若視俎上之脯指掌中之理數局上之棊摘轅中之馬魚鼈匿淵捕漁者知其源禽獸藏山畋獵者見其脉佞人異行於世世不能見庸庸之主無高材之人也難曰人君好辨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麗言操合同何以覺之口文王官人法曰推其往言以揆其來言聽其來言以省其往行觀其陽以考其陰察其内以揆其外是故詐善

設節者可知飾僞無情者可辨質誠居善者可得舍
忠守節者可見也人之舊性不辨人君好辨佞人學
表合於心也人之敢能不文人君好文佞人繫欲稱
上上奢己麗服上儉己不餙今操與古殊朝行與家
別鄉里之迹證朝庭之行察共親之節明事君之操
外内不相稱名實不相副際會發見姦爲覺露也
問曰人操行無恒權時制宜信者欺人直者曲
撓權變所設前後異操事有所應左右異語儒
書所載權變非一今以素故考之毋乃失實乎曰賢
者有權佞者有權賢者之有權後有應佞人之有權

亦反經後有惡故賢人之權爲事爲國佞人之權爲
身爲家觀其所權賢佞可論察其發動邪正可名
問曰佞人好毁人有諸曰佞人不毁人如毁人是讒
人也何則佞人求利故不毁人苟利於己曷爲毁之
苟不利己於毁之無益以計求便以數取利利則便
得妬人共事然後危人其危人也非毁之也其害人
也非泊之譽而危之故人不知厚而害之故人不疑
是故佞人危而不怨害人之敗而不仇隱情匿意爲
之功也如毁人人亦毁之衆不親士不附也安能得
容世取利於上

問曰佞人不毀人於世間毀人於將前乎曰佞人以
人斯將不毀人於將然則佞人奈何曰佞人毀人譽
之危人安之毀危奈何假令甲有高行奇知名聲顯
聞君恐人君召問扶而勝己欲故發不言常騰譽之
薦之者衆將議欲用問人人必不對曰甲賢而宜召
也何則甲意不欲留縣前聞其語矣聲望欲入府在
郡則望欲入州志高則操與人異望遠則意不顧近
屈而用之其心不滿不則臥病賤而命之則傷賢不
則損威故人君所以失名損譽者好臣所當臣也自
耐下之用之可也自度不能下之用之不便夫用之
不兩相益舍之不兩相損人君畏其志信佞人之言
遂置不用

問曰佞人直以高才洪知考正世人乎將有師學檢
也曰人自有知以詐人及其說人主須術以動上猶
上人自有勇威人及其戰鬭須兵法以進衆術則從
横師則鬼谷也傳曰蘇秦張儀從横習之鬼谷先生
掘地為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
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張儀不若蘇秦相趙并相
六國張儀貧賤往歸蘇秦座之堂下食以僕妾之食
數讓激怒欲令相秦儀忿恨遂西入秦蘇秦使人厚

送其後覺知曰此在吾術中吾不知也此吾所不及
蘇君者知深有術權變鋒出故身尊崇榮顯為世雄
傑深須明術深淺不能並行明闇不能並知
問曰佞人養名作高有諸曰佞人食利專權不養名
作高貪權據凡則高名自立矣稱於小人不行於君
子何則利義相伐正邪相反義動君子利動小人佞
人貪利名之顯君子不安不則身危安世為佞者皆
以禍衆不能養其身安能養其名上世列傳棄宗養
身違利赴名竹帛所載伯成子高委國而耕於陵子
辭位灌園近世蘭陵王仲子東都昔廬君陽褒位久

病不應上徵可謂養名矣夫不以道進必不以道出
身不以義正必不以義立名佞人懷貪利之心輕禍
重身傾死為僇矣何名之養義廢德壞操行隨辱何
云作高
問曰大佞易知乎小佞易知也曰大佞易知小佞難
知何則大佞材高其迹易察小佞知下其效難省何
以明之成事小盜難覺大盜易知也攻城襲邑剽劫
虜掠發則事覺道路皆知盜也穿鑿垣牆狸步鼠竊
莫知謂誰曰大佞姦深惑亂其人如大佞易知人君
何難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虞舜大聖驩兜大佞

大聖難知大佞大佞不憂大聖何易之有是謂下知之上知之上知之大難小易下知之大易小難何則佞人材高論說麗美因麗美之說人主之威人立心並不能責知或不能覺小佞材下對鄉失漏際會不密人君警悟得知其故大難小易也屋漏在上知者在下漏大下見之著漏小下見之微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孔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民誤設繫數煩擾農商損下益上愁民說主損上益下忠臣之說也損下益上佞人之義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聚斂季氏不知其惡不知百姓所共非也

論衡卷第十一

論衡卷第十二　　王充

程材篇　　量知篇

謝短篇

程材篇

論者多謂儒生不及彼文吏見文吏利便而儒生陸落則詆訾儒生以爲淺短稱譽文吏謂之深長是不知儒生亦不知文吏也儒生文吏皆有材智非文吏材高而儒生智下也文吏更事儒生不習也謂文吏更事儒生不習可也謂文吏深長儒生淺短知妄矣世俗共短儒生儒生之徒亦自相少何則並好仕學

官用吏爲繩表也儒生有闕俗共短之文吏有過俗
不敢訾歸非於儒生付是於文吏也夫儒生材非下
於文吏又非所習之業非所當爲也然世俗共短之
者見將不好用也將之不好用之者事多已不能理
須文吏以領之也夫論善謀材施用累能期於有益
文吏理煩身役於職職判功立將尊其能儒生栗栗
不能當劇將有煩疑不能效力力無益於時則官不
及其身也將以官課材材以官爲驗是故世俗常高
文吏賤下儒生儒生之下文吏之高本由不能之將
世俗之論緣將好惡今世之將材高知深通達衆凡

舉綱持領事無不定其置文吏也備數滿員足以輔
己志志在修德務在立化則夫文吏瓦石儒生珠玉
也夫文吏能破堅理煩不能守身身則亦不能輔將
儒生不習於職長於匡救將相傾側諫難不懼案世
間能建蹇蹇之節成三諫之議令將檢身自勑不敢
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將欲放失低嘿不
言者率多文吏文吏以事勝以忠負儒生以節優以
職劣二者長短各有所宜世之將相各有所取取儒
生者必軌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優事理亂者也
材不自能則須助須助則待勁官之立佐爲力不足

也吏之取能爲材不及也日之照幽不須燈燭賁育當敵不待輔佐使將相知力若日之照幽賁育之難敵則文吏之能無所用也病作而醫用禍起而巫使如自能案方和藥入室求祟則醫不售而巫不進矣橋梁之設也足不能越溝也車馬之用也走不能追遠也足能越溝走能追遠則橋梁不設車馬不用矣天地事物人所重敬皆力劣知極須仰以給足者也今世之將相不責己之不能而賤儒生之不習不原文吏之所得得用而尊其材謂之善吏非文吏憂不除非文吏患不救是以選舉取常故案吏取無害儒生

無閥閱所能不任劇故陋於選舉佚於朝庭聰慧捷疾者隨時變化學知吏事則踵文吏之後未得良善之名守古循志案禮脩義輒爲將相所不任文吏所毗戲不見任則執欲息退見毗戲則意不得臨職不勸察事不精遂爲不能斥落不習有俗材而無雅度者學知吏事亂於文吏觀將所知適時所急轉志易務晝夜學問無所羞恥期於成能名文而已其高志妙操之人恥降意損崇以稱媚取進深疾材能之儒洎入文吏之科堅守高志不肯下學亦時或精闇不及意疏不密臨事不識對向謬誤拜起不便進退

失度奏記言事蒙士解過援引古義割切將欲直言一指觸諱犯忌封蒙約縛簡繩檢署事不如法文辭卓詭辟刺離實曲不應義故世俗輕之文吏薄之將相賤之是以世俗學問者不肯竟經明學深知古今急欲成一家章句義理略具同超學史書讀律諷令治作情奏習對向滑習跪拜家成室就召署輒能徇今不顧古趨讎不存志競進不案禮廢經不念學是以古經廢而不修舊學闇而不明儒者寂於空室文吏譁於朝堂材能之士隨世驅馳節操之人守隘屏竄驅馳日以巧屏竄日以拙非材頓知不及也希見

闕為不狎習也蓋足未嘗行堯禹問曲折目未嘗見孔墨問形象齊部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鈍婦無不巧目見之日為之手狎也使材士未嘗見巧女未嘗為事詭手暫為卒睹顯露易為者猶憒憒焉方今論事不謂希更而曰材不敏不曰未嘗為而曰知不達失其實也儒生材無不能敏業無不能達志不肯為今俗見不習謂之不能睹不為謂之不達科用累能故文吏在前儒生在後是從朝庭謂之也如從儒堂訂之則儒生在上文吏在下矣從農論田田夫勝從商講賈賈人賢今從朝庭謂之文吏朝

庭之人也幼爲幹吏以朝庭爲田畝以刀筆爲耒耜以文書爲農業猶家人子弟生長宅中其知曲折愈於賓客也賓客暫至雖孔墨之材不能分別儒生猶賓客文吏猶子弟也以子弟論之則文吏曉於儒生儒生闇於文吏今世之將相知子弟以文吏爲慧不能知文吏以狎爲能知賓客以暫爲固不知儒生以希爲拙惑蔽闇昧不知類也一縣佐史之材任郡掾史一郡脩行之能堪州從事然而郡不召佐史州不取脩行者巧習無害文少德高也五曹自有條品簿書自有故事勤力玩弄成爲巧吏安足多矣賢明之

將程吏取材不求習論高存志不顧文也稱良吏曰忠忠之所以爲效非簿書也夫事可學而知禮可習而善忠節公行不可立也文吏儒生皆有所志然而儒生務忠良文吏趨理事茍有忠良之業疏拙於事無損於高論者以儒生不曉簿書置之於下第法令比例吏斷決也文吏治事必問法家縣官事務莫大法令必以吏職程高是則法令之家宜最爲上或曰固然法令漢家之經吏議決焉事定於法誠爲明矣曰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秋

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論者徒尊法家不高春秋是闇蔽也春秋五經義相關穿既是春秋不大五經是不通也五經以道爲務事不如道道行事立無道不成然則儒生所學者道也文吏所學者事也假使材同當以道學如比於文吏洗洿泥者以水燔腥生者用火水火道也用之者事也事末於道儒生治本文吏理末道本與事末比定尊卑之高下可得程矣堯以俊德致黎民雍孔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張釋之曰秦任刀筆小吏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張湯趙禹漢之惠吏太史公序累置於酷部而致土崩孰與通於神明令人填膺也將相知經學至道而不尊經學之生彼見經學之生能不及治事之吏也牛刀可以割雞雞刀難以屠牛刺繡之師能縫帷裳納縷之工不能織錦儒生能爲文吏之事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學文吏之能誠劣不及儒生之不習實優而不爲禹決江河不秉钁鍤周公築雒不把築杖夫筆墨簿書钁鍤築杖之類也而欲合志大道者躬親爲之是使將軍戰而大匠斲也說一經之生治一曹之事旬月能之典一曹之吏學一經之業一歲不能立也何則吏事易知而經學難見也儒生擿經窮竟聖

意文吏搖筆考跡民事夫能知大聖之意曉細民之情孰者為難以立難之材含懷章句十萬以上行有餘力博學覽古今計胷中之頴出溢十萬文吏所知不過辨解簿書富累千金孰與貲直百十也京廩如丘孰與委聚如坻也世名材為名器器大者盈物多然則儒生所懷可謂多矣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染自黑此言所習善惡變易質性也儒生之性非能皆善也被服聖教日夜諷詠得聖人之操矣文吏幼則筆墨手習而行無篇章之誦不聞仁義之語長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為已勉赴權利考事則受賂臨民則采漁處右則弄權幸上則賣將一旦在位鮮冠利劍一歲典職田宅并兼性非皆惡所習為者違聖教也故習善儒路歸化慕義志操則勵變從高明將見之顯用儒生東海相宗叔犀犀廣召幽隱春秋會饗設置三科以第補吏一府員吏儒生什九陳留太守陳子瑀開廣儒路列曹掾史皆能教授簿書之吏什置一二兩將知道事之理曉多少之量故世稱褒其名書記紀累其行也

量知篇

程材所論論材能行操未言學知之殊奇也夫儒生

之所以過文吏者學問日多簡練其性彫琢其材也故夫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材成德也材盡德成其比於文吏亦彫琢者程量多矣貧人與富人俱賚錢百並爲賻禮死哀之家知之者知貧人劣能共百以爲富人饒羨有奇餘也不知之者見錢俱百以爲財貨貧富皆若一也文吏儒生皆有似於此皆爲掾吏並典一曹將知之者知文吏儒生筆同而儒生胷中之藏尚多奇餘不知之者以爲皆吏深淺多少同一量失實甚矣地性生草山性生木如地種葵韭山樹棗栗名曰美園茂林不復與一恒地庸山比矣文吏

儒生有似於此俱有材能並用筆墨而儒生奇有先王之道先王之道非徒葵韭棗栗之謂也恒女之手紡績織經如或奇能織錦刺繡名曰卓殊不復與恒女科矣夫儒生與文吏程材而儒生侈有經傳之學猶女工織錦刺繡之奇也貧人好濫而富人守節者貧人不足而富人饒侈儒生不爲非而文吏好爲姦者文吏少道德而儒生多仁義也貧人富人並爲賓客受賜於主人富人不慙而貧人常媿者富人有以效貧人無以復也儒生文吏俱以長吏爲主人者也儒生受長吏之祿報長吏以道文吏空胷無仁義之

學居住食祿終無以效所謂尸位素飡者也素者空
也空虛無德飡人之祿故曰素飡無道藝之業不曉
政治默坐朝庭不能言事與尸無異故曰尸位然則
文吏所謂尸位素飡者也居右食嘉見將傾邪豈能
舉記陳言得失乎一則不能見是非二則畏罰不敢
直言禮曰情欲巧其能力言者文醜不好者有骨無
肉脂腴不足犯干將相指遂取間郤爲地戰者不能
立功名貪爵祿者不能諫於上文吏貪爵祿一日居
位輙欲圖利以當資用侵漁徇身不爲將貪官顯義
雖見大山之惡安肯揚舉毛髮之言事理如此何用

自解於尸位素飡乎儒生學大義以道事將不可則
止有大臣之志以經勉爲公正之操敢言者也位又
疏遠遠而近諫禮謂之諂此則郡縣之府庭所以常
廓無人者也或曰文吏筆扎之能而治定簿書考理
煩事雖無道學筋力材能盡於朝庭此亦報上之效
驗也曰此有似於貧人負官重責貧無以償則身爲
官作責乃畢竟夫官之作非屋廡則墻壁也屋廡則
用斧斤墻壁則用築鍤荷斤斧把築鍤與彼握刀持
筆何以殊苟謂治文書者報上之效驗此則治屋廡
墻壁之人亦報上也俱爲官作刀筆斧斤築鍤鈞也

抱布貿絲交易有亡各得所願儒生抱道貿祿文吏
無所抱何用貿易農商殊業所畜之貨貨不可同計
其精麤量其多少其出溢者名曰富人富人在世鄉
里願之夫先王之道非徒農商之貨也其爲長吏立
功致化非徒富多出溢之榮也且儒生之業豈徒出
溢哉其身簡練知慮光明見是非審尤可奇也蒸所
與衆山之材幹同也伐以爲蒸熏以火烟熱究浹光
色澤潤熇之於堂其耀浩廣火竈之效加也繡之未
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綵之巧施鍼
縷之餝文章炫燿黼黻華蟲山龍日月學士有文章

之學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本質不能相過學業
積聚超踰多矣物實無中核者謂之郁無刀斧之斷
者謂之樸文吏不學世之教無核也郁樸之人孰與
程哉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切瑳琢磨乃成
寶器人之學問知能成就猶骨象玉石切瑳琢磨也
雖欲勿用賢君其舍諸孫武闔廬世之善用兵者也
知或學其法者戰必勝不曉什伯之陣不知擊刺之
術者彊使之軍軍覆師敗無其法也穀之始熟曰粟
春之於臼簸其粃糠蒸之於甑爨之以火成熟爲飯
乃甘可食可食而食之味生肌腴成也粟未爲米米

未成飯氣腥未熟食之傷人夫人之不學猶穀未成粟米未爲飯也知心亂少猶食腥穀氣傷人也學士簡練於學成熟於師身之有益猶穀成飯食之生肌腴也銅錫未採在衆石之間工師鑿掘鑪橐鑄鑠乃成器未更鑪橐名曰積石積石與彼路畔之瓦山間之礫一實也故夫穀未舂蒸曰粟銅未鑄鑠曰積石人未學問曰矇矇者竹木之類也夫竹生於山木長於林未知所入截竹爲筒破以爲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大者爲經小者爲傳記斷木爲槧析之爲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夫竹木麤苴之物也彫琢刻削

乃成爲器用況人含天地之性最爲貴者乎不入師門無經傳之教以郁樸之實不曉禮義立之朝庭植笮樹表之類也其何益哉山野草茂鉤鐮斬刈乃成道路也士未入道門邪惡未除猶山野草木未斬刈不成路也染練布帛名之曰采貴吉之服也無染練之治名縠麤縠麤不吉喪人服之人無道學仕宦朝庭其不能招致也猶喪人服麤不能招吉也能斵削柱梁謂之木匠能穿鑿穴埳謂之土匠能彫琢文書謂之史匠夫文吏之學學治文書也當與木土之匠同科安得程於儒生哉御史之遇文書不失分銖有司

之陳籩豆不誤行伍其巧習者亦先學之人不貴者也小賤之能非尊大之職也無經藝之本有筆墨之末大道未足而小伎過多雖曰吾多學問御史之知有司之惠也飯黍梁者饜飡糟糠者飽雖俱曰食爲腴不同儒生文吏學俱稱習其於朝庭有益不鈞鄭子皮使尹何爲政子產比於未能操刀使之割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皆以未學不見大道也醫無方術去吾能治病問之曰何用治病曰用心意病者必不信也吏無經學曰吾能治民問之曰何用治民曰以材能是醫無方術以心意治病也百姓安肯信嚮而人君任用使之乎手中無錢之市決貨主問曰錢何在對曰無錢貨主必不與也夫胷中不學猶手中無錢也欲人君任使之百姓信嚮之奈何也

謝短篇

程材量知言儒生文吏之材不能相過以儒生脩大道以文吏曉簿書道勝於事故謂儒生頗愈文吏也此職業外相程材量也其內各有所以爲短未實謝也夫儒生能說一經自謂通大道以驕文吏文吏曉簿書自謂文無害以戲儒生各持滿而自藏非彼而

是我不知所爲短不悟於己未足論衡訓之將使悕然各知所之夫儒生所短不徒以不曉簿書文吏所劣不徒以不通大道也反以閉闇不覽古今不能各自知其所業之事未具足也二家各短不能自知也世之論者而亦不能訓之如何夫儒生之業五經也南面爲師旦夕講授章句滑習義理究備於五經可也五經之後秦漢之事無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然則儒生所謂陸沉者也五經之前至於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爲誰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五經比於上古猶爲今也徒能說經不曉上古然則儒生所謂盲瞽者也儒生猶曰上古久遠其事闇昧故經不載而師不說也夫三王之事雖近矣經雖不載義所連及五經所當共知儒生所當審說也夏自禹嚮國幾載而至於殷殷自湯幾祀而至於周周自文王幾年而至於秦桀亡夏而紂棄殷滅周者何王也周猶爲遠秦則漢之所伐也夏始於禹殷本於湯周祖后稷秦初爲人者誰秦燔五經坑殺儒士五經之家所共聞也秦何起而燔五經何感而坑儒生秦則前代也漢國自儒生之家也從高祖至今朝幾世歷年訖今幾載初受何命

復獲何瑞得天下難易孰與殷周家人子弟學問幾歲人問之曰居宅幾年祖先何爲不能知者愚子弟也然則儒生不能知漢事世之愚蔽人也溫故知新可以爲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彼人問曰二尺四寸聖人文語朝夕講習義類所及故可務知漢事未載於經名爲尺籍短書比於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貴也儒不能都曉古今欲各別說其經經事義類乃以不知爲貴也事不曉不以爲短請復別問儒生各以其經旦夕之所講說先問易家易本何所起造作之者爲誰彼將應曰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爲六十四

孔子作彖象繫辭三聖重業易乃具足問之曰易有三家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伏羲所作文王所造連山乎歸藏周易也秦燔五經易何以得脫漢興幾年而復立宣帝之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易一篇名爲何易此時易具足未問尚書家曰今旦夕所授二十九篇奇有百二篇又有百篇二十九篇何所起百二篇何所造秦焚諸書之時尚書諸篇皆何在漢興始錄尚書者何帝初受學者何人問禮家曰前孔子時周已制禮殷禮夏禮凡三王因時損益篇有多少文有增減不知今禮周乎殷夏也彼必以漢承

周將曰周禮六典又六轉六六三十六三百六十是以周官三百六十也案今禮不見六典無三百六十官又不見天子天子禮廢何時豈秦滅之哉宣帝時河内女子壞老屋得佚禮一篇六十篇中是何篇是者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何在而復定儀禮見在十六篇秦火之餘也更秦之時篇凡有幾問詩家曰詩作何帝王時也彼將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也夫文武之隆貴在成康康王未衰詩安得作周非一王何知其康王也二王之末皆衰夏殷衰時詩何不作

尚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此時已有詩也斷取周以來而謂興於周古者采詩詩有文也今詩無書何知非秦燔五經詩獨無餘禮也問春秋家曰孔子作春秋周何王時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春秋作矣自衛反魯哀公時也自衛何君也俟孔子以何禮而孔子反魯作春秋乎孔子録史記以作春秋史記本名春秋乎制作以爲經乃歸春秋也法律之家亦爲儒生問曰九章誰所作也彼聞皋陶作獄必將曰皋陶也詰曰皋陶唐虞時唐虞之刑五刑案今律無五刑之文或曰蕭何也詰曰蕭何高祖時也孝文之時齊太倉

令淳于德有罪徵詣長安其女緹縈爲父上書言。刑壹施不得改悔文帝痛其言乃改肉刑案今九章象刑非肉刑也文帝在蕭何後知時肉刑也蕭何所造反具肉刑也而云九章蕭何所造乎古禮三百威儀三千刑亦正刑三百科條三千出於禮入於刑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其多少同一數也今禮經十六蕭何律有九章不相應又何五經題篇皆以事義別之至禮與律獨經也題之禮言昬禮律言盜律何夫揔問儒生以古今之義儒生不能知別名以其經事問之又不能曉斯則坐守何信師法不頗博覽之咎

也文吏自謂知官事曉簿書問之曰曉知其事當能究達其義通見其意否文吏必將罔然問之曰古者封侯各專國土今置太守令長何義古人井田民爲公家耕今量租芻何意一業使民居更一月何據年二十三儒十五賦七歲頭錢二十三何緣有臈何帝王時門戶井竈何立社稷先農靈星何祠歲終逐疫何驅使立桃象人於門戶何旨挂蘆索於戶上畫虎於門闌何放除墻壁書畫厭火丈夫何見步之六尺冠之六寸何應有尉史令史無承長史何制兩郡々書曰敢告卒人兩縣不言何解郡言事二府曰敢

之司空曰上何杖賜民爵八級何法名曰簪褭上
何謂吏上功曰伐閱名籍墨將何指七十賜王杖何
起著鳩於杖末不著爵何杖苟以鳩爲善不賜鳩而
賜鳩杖而不爵何說日分六十漏之盡自鼓之致五
何故吏衣黑衣宮闕赤單何慎服革於腰佩刀於右
舞劒於左何人備著鉤於履冠在於首何象吏居城
郭出乘車馬坐治文書起城郭何王造車輿何工生
馬何地作書何人王造城郭及馬所生難知也遠也
造車作書易曉也必將應曰倉頡作書奚仲作車詰
曰倉頡何感而作書奚仲何起而作車又不知也文

吏所當知然而不知亦不博覽之過也夫儒生不覽
古今何知一永不過守信經文滑習章句解剥互錯
分明乖異文吏不曉吏道所能不過案獄考事移書
下記對鄉便給之准无一閱備皆淺略不及偏駮不
純俱有關遺何以相言

論衡卷第十二

論衡卷第十三十四十五

効力　別通　起斎　状留

寒温　謹告　麦勲　明雩

順鼓

論衡卷第十三　　王充

效力篇　別通篇

超奇篇

效力篇

程才量知之篇徒言知學未言才力也人有知學則有力矣文吏以理事爲力而儒生以學問爲力或問揚子雲曰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荅曰百人矣夫知德百人者與彼扛鴻鼎揭華旗者爲料敵也夫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疏通故博達疏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梓材曰

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於禮義故
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
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問曰說一經之儒可
謂有力者曰非有力者也陳留龐少都每薦諸生之
吏常曰王甲某子才能百人太守非其能不荅少都
更曰言之尚少王甲某子才能百萬人太守怒曰親
吏妄言少都曰文吏不通一經一文不調師一言諸
生能說百萬章句非才知百萬人乎太守無以應夫
少都之言實也然猶未也何則諸生能傳百萬言不
能覽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爲博㮣周以前

頗載六經儒生所不能說也秦漢之事儒生不見力
劣不能覽也周監二代漢監周秦周秦以來儒生不
知漢欲觀監儒生無力使儒生博觀覽則爲文儒文
儒者力多於儒生如少都之言文儒才能千萬人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
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由此言之儒者所懷
獨已重矣志所欲至獨已遠矣身載重任至於終死
不倦不衰力獨多矣夫曾子載於仁而儒生載於學
所載不同輕重均也夫一石之重一人挈之十石以上
二人不能舉也世多挈一石之任寡有舉十石之力儒

生所載非徒十石之重也地力盛者草木暢茂一畒之收當中田五畒之分苗田人知出穀多者地力盛不知出文多者才知茂失事理之實矣夫文儒之力過於儒生況文吏乎能舉賢薦士世謂之多力也然能舉賢薦士上書日記也能上書日記者文儒也文儒非必諸生也賢達用文則是矣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極言不諱文不折乏非夫才到之人不能為也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散五經祕書微文無所不定山大者雲多泰山不崇朝辦雨雨天下而然則賢者有雲雨之知故(一有學)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世稱力者常褒烏獲然則董仲舒揚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脉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涌胷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脉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為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下精思不任絕脉氣滅也顏氏之子已曾馳過孔子於塗矣劣倦罷極髮白齒落夫以庶幾之材猶有仆頓之禍孔子力優顏淵不任也才力不相如則其知思不相及也勉自什伯萬中嘔血失魂狂亂遂至氣絕書五行之牘書十奏之記其才劣者筆墨之力尤難況乃連句結章篇至十百哉力獨多矣江河

京大也又丘絶高曰京

之水馳涌滑漏席地長遠無枯竭之流本源盛矣如江河之流遠地中之源盛不知萬牒之人胷中之才茂（一有無字）迷惑者也故望見驥足不異於衆馬之蹄躡平陸而馳騁千里之跡斯須可見夫馬足人手同一實也稱驥之足不薦文人之手不知類也夫能論筋力以見比類者則能取文力之人立之朝庭故夫文力之人固有力之將乃能以力爲功有力無助以力爲禍何以驗之長巨之物彊力之人乃能舉之重任之車彊力之牛乃能輓之是任車上阪彊牛引前力人推後乃能升踰如牛羸人罷任車退却還墮坑谷有破覆之敗矣文儒懷先王之道含百家之言其難推引非徒任車之重也薦致之者罷羸無力遂却退竄於巖穴矣河發崑崙江起岷山水力盛多滂沛之流浸下益盛不得廣岸低地不能通流入乎東海如岸狹地仰溝洫決泆散在丘墟矣文儒之知有似於此文章滂沛不遭有力之將援引薦舉亦將棄遺於衡門之下固安得升陟聖主之庭論說政事之務乎火之光也不舉不明有人於斯其知如京其德如山力重不能自稱須人乃舉而莫之助抱其盛高之力竄於閭巷之滯何時得達夏育古之多力者身能負荷

千鈞手能決解伸鉤使之自舉不能離地智能滿胷之人宜在王闕須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自動不能自進進之又不能自安須人能動待人能安道重知大位地難適也小石附於山山力能得持之在沙丘之間小石輕微亦能自安至於大石沙土不覆山不能持處危峭之際則能崩墜於坑谷之間矣大智之重遭小才之將無左右沙土之助雖在顯位將不能持則有大石崩墜之難也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能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歸由斯以論知能之大者其由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薪者不能推引大木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才不明道大難行人不能用也故夫孔子山中巨木之類也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力桓公能舉之可謂壯彊矣吳不能用子胥楚不能用屈原二子力重兩主不能舉也舉物不勝委地而去可也時感恚怒斧斲破敗此則子胥屈原所取害也淵中之魚遞相吞食度口所能容然後嚥之口不能受哽咽不能下故夫商鞅三說孝公後說者用前二難用

塠与堆同
礚与磕同 苦蓋切
簵与簬同 魯故切 美竹名
可為[illegible]

後一易行也觀管仲之明法察商鞅之耕戰固非弱
劣之主所能用也六國之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
齊齊輕爲趙趙完畔魏魏傷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
兵不侵境蓋十五年不能用韓又不察其書兵挫軍
破國并於秦殷周之世亂跡相屬亡禍比肩豈其心
不欲爲治乎力弱智劣不能納至言也是故塠重一
人之跡不能蹈也礚大一人之掌不能推也賢臣有
勁彊之優愚主有不堪之劣以此相求禽魚相與遊
也干將之刃人不推頓苽瓠不能傷篠簵之箭機不
能動發魯縞不能穿非無干將篠簵之才也無推頓

蹠与跖同
践履也

發動之主苽瓠魯縞不穿傷焉望斬旗穿革之功乎
故引弓之力不能引彊弩弩力五石引以三石筋絶
骨折不能舉也故力不任彊引則有變惡折脊之禍
知不能貪賢則有傷德毀名之敗論事者不曰才大
道重上不能用而曰不肖不能自達自達者帶絶不
抗自衒者賈賤不讎案諸爲人用之物須人用之功
力乃立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銛所以能㩻地者
跖蹈之也諸有鋒刃之器所以能斷斬割削者手能
把持之者力能推引之也韓信去楚入漢項羽不能
安高祖能持之也能用其善能安其身則能量其力

能一别其功樊酈有攻城野戰之功高祖行封先及
蕭何則比蕭何於獵人同樊酈於獵犬也夫蕭何安
坐樊酈馳走封不及馳走而先安坐者蕭何以知為
力而樊酈以力為功也蕭何所以能使樊酈者以入
秦收斂文書也衆將拾金何獨掇書坐知秦之形勢
是以能圖其利害衆將馳走者何驅之也故叔孫通
定儀而高祖以尊蕭何造律而漢室以寧案儀律之
功重於野戰斬首之力不及尊主故夫墾草殖穀農
夫之力也勇猛攻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斲削工匠之
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

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為力者或尊或卑孔子力糾國
門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力
榮也

別通篇

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為內內中所有柙匱所羸縑
布絲綿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為內內中空虛徒四
壁立故名曰貧夫通人猶富人不通者猶貧人也俱
以七尺為形通人胷中懷百家之言不通者空腹無
一牒之誦貧人之內徒四所壁立也慕料貧富不相
如則夫通與不通不相及也世人慕富不榮通羞貧

賤不賢不推類以況之也夫富人可慕者貨財多則饒裕故人慕之夫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通人積文十篋以上聖人之言賢者之語上自黃帝下至秦漢治國肥家之術刺世譏俗之言備矣使人通明博見其為可榮非徒縑布絲綿也蕭何入秦收拾文書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以文書御天下天下之富孰與家人之財人目不見青黃曰盲耳不聞宮商曰聾鼻不知香臭曰癰癰聾與盲不成人者也人不博覽者不聞古今不見事類不知然否猶目盲耳聾鼻癰者也儒生不覽猶為閉闇況庸人無篇章之業不知是非其為閉闇甚矣此則土木之人耳目俱足無聞見也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鼈其尤甚者觀蛟龍足行跡殊故所見之物異也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諧文深者入聖室觀秘書故入道彌深所見彌大人之遊也必欲入都都多奇觀也入都必欲見市市多異貨也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為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遊於都邑者心厭觀於大市者意飽況遊於道藝之際哉大川旱不枯者多所踈也潢汙兼日不雨泥輒見者無所通也是故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海

猒衣炎切 飽也足也

不通於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猶海懷百川之流也不謂之大者是謂海小於百川也夫海大於百川也人皆知之通者明於不通莫之能别也潤下作鹹水之滋味也東海水鹹流廣大也西州鹽井源泉深也人或無井而食或穿井不得泉有鹽井之利乎不與賢聖通業望有高世之名難哉法令之家不見行事議罪不可審章句之生不覽古今論事不實或以說一經爲是何須博覽夫孔子之門講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顔淵曰博我以文才智高者能爲博矣顔淵又曰博者豈徒一經哉我不

能博五經又不能博衆事守信一學不好廣觀無溫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覽之闇其謂一經是者其宜也開戶内日之光日光不能照幽鑿窓啓牖以助戶明也夫一經之說猶日明也助以傳書猶窓牖也百家之言令人曉明非徒窓牖之開日光之照也是故日光照室内道術明胷中開戶内光坐高堂之上眇升樓臺窺四鄰之廷人之所願也閉戶幽坐向冥冥之内穿壙穴卧造黄泉之際人之所惡也夫閉心塞意不高瞻覽者死人之徒也哉孝武皇帝時燕王旦在明光宮欲入所卧戶三百盡閉使侍者二十人

開戶戶不開其後旦坐謀反自殺夫戶閉燕王旦死之狀也死者凶事也故以閉塞爲占齊慶封不通六國大夫會而賦詩慶封不曉其後果有楚靈之禍也夫不開通於學者尸尚能行者也亡國之社屋其上柴其下者示絕於天地春秋薄社周以爲城夫經藝傳書人當覽之猶社當通氣於天地也故人之不通覽者薄社之類也是故氣不通者彊壯之人死榮華之物枯東海之中可食之物集糅非一以其大也夫水精氣渥盛故其生物也衆多奇異故夫大人之智懷非一才高知大故其於道術無所不包學士同門高業之生衆共宗之何則知經指深曉師言多也夫古今之事百家之言其爲深多也豈徒師門高業之生哉甘酒醴不酤飴蜜未爲能知味也耕夫多殖嘉穀謂之上農夫其少者謂之下農夫學士之才農夫之力一也能多種穀謂之上農能博學問謂之上儒是稱牛之服重不譽馬速也譽手毀足孰謂之慧矣懸道不通於野野路不達於邑騎馬乘舟者必不由也故血脈不通人以甚病夫不通者惡事也故其禍變致不善是故盜賊宿於穢草邪心生於無道無道者無道術也醫能治一病謂之巧能治百病謂之良

是故良醫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大才懷百家之言故能治百族之亂扁鵲之衆方孰若巧之一伎子貢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蓋以宗廟百官喻孔子道也孔子道美故譬以宗廟衆多非一故喻以百官由此言之道達廣傳者孔子之徒也殷周之地極五千里荒服要服勤能牧之漢氏廓土牧萬里之外要荒之地褒衣博帶夫德不優者不能懷遠才不大者不能博見故多聞博識無頑鄙之訾深知道術無淺闇之毀也人好觀圖畫者圖上所畫古之列人也見列人之面孰與觀其言行置之空壁

形容具存人不激勸者不見言行也古賢之遺文竹帛之所載粲然豈徒牆壁之畫哉空器在廚金銀塗飾其中無物益於饑人不顧也肴膳甘醢土釜之盛入者鄉之古賢文之美善可甘非徒器中之物也讀觀有益非徒膳食有補也故器空無實饑者不顧匈虛無懷朝廷不御也劒伎之家鬬戰必勝者得曲城越女之學也兩敵相遭一巧一拙其必勝者有術之家也孔墨之業賢聖之書非便曲城越女之功也成人之操益人之知非徒戰鬬必勝之策也故劒伎之術有必勝之名賢聖之書有必尊之聲縣邑之吏召諸

治下將相問以政化曉慧之吏陳所聞見將相覺悟
得以改政古文聖賢言行竹帛所傳練人之心聰人
之知非徒縣邑之吏對向之語也禹益並治洪水禹
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
作山海經非禹益不能行遠山海不造然則山海之
造見物博也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
尸皆見山海經故能立二事之說使禹益行地不遠
不能作山海經董劉不讀山海經不能定二疑實
沉臺台子產博物故能言之龍見絳郊蔡墨曉占故
能禦之父兄在千里之外且死遺教戒之書子弟賢

者求索觀讀服臆不舍重先敬長謹慎之（有 川字）也不肖
者輕慢佚忽無原察之意古聖先賢遺後人文字其
重非徒父兄之書也或觀讀采取或棄捐不錄二者
之於高下也行路之人皆能論之況辯昭然否者實
能別之乎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
至日中何事乎聖人之好事也且死不休念在經書
不以臨死之故棄忘道藝其爲百世之聖師漢祖脩
蓋不虛矣自孔子以下至漢之際有才能之稱者非
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不說五經則讀書傳書傳
文大難以備人卜卦占射凶吉皆文武之道昔有商

瞿能占爻卦未有東方朔翼少君能達占射覆道雖
小微聖人之術也曾又不知人生稟五常之性好道
樂學故辨物今則不然飽食快飲慮深求卧腹爲飯
坑腸爲酒囊是則物也倮蟲三百人爲之長天地之
性人爲貴貴其識知也今閉闇脂塞無所好欲與三
百倮蟲何以異而謂之爲長而貴之乎

諸夏之人所以貴於夷狄者以其通仁義之文知古
今之學也知徒作其胷中之知以取衣食經歷年月白
首沒齒終無曉知夷狄之次也觀夫蜘蛛之經絲以
罔飛蟲也人之用作安能過之任胷中之知舞權利
之詐以取富壽之樂無古今之學蜘蛛之類也含血
之蟲無餓死之患皆能以知求索飲食之人不通者
亦能自供仕官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
高子也安能別之隨時積功以命得官不曉古今以
位爲賢與文之異術安得識別通人俟以不次乎將
相長吏不得若右扶風蔡伯偕鬱林太守張孟嘗東
萊太守李季公之徒心自通明覽達古今故其敬通
人也知見大賓燕昭爲鄒衍擁篲彼獨受何性哉東
成令董仲綬知爲儒梟海内稱通故其接人能別奇
律是以鍾離産公以編户之民受圭璧之敬知之明

也故夫能知之也凡石生光氣不知之也金玉無潤色自武帝以至今朝數舉賢良令人射策甲乙之科若董仲舒唐子高谷子雲丁伯玉策既中實文説美善博覽膏腴之所生也使四者經徒能摘筆徒能記跡不見古今之書安能建美善於聖王之庭乎孝明之時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栘中監以問百官百官莫知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文字備具至於無能對聖國之問者是皆美命隨牒之人多在官也木旁多文字且不能知其欲及若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政之知貳負難哉或曰通人之官蘭臺令史職校書定字比夫太史太祝職在文書無典民之用不可施設是以蘭臺之史班固賈逵楊終傅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積不紲大用於世曰此不繼周世通覽之人鄒衍之徒孫卿之輩受時王之寵尊顯於世董仲舒雖無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周監二代漢監周秦然則蘭臺之官國所監得失也以心如丸卵爲體内藏牟子如豆爲身光明令史雖微典國道藏通人所由進猶博士之官儒生所由興也委積不紲豈聖國微遇之哉殆以書未定而職未畢也

超奇篇

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閑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爲人師者通人也杼其義旨損益其文句而以上書奏記或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好學勤力博聞強識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說古今萬不耐一然則著書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見木長短無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無所不識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採草以和方藥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夫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掇以論說此爲匿生書主人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與彼草木不能伐採一實也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

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胷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讀詩諷術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衍傳書之意出膏腴之辭非俶儻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覽者世間比有著文者歷世希然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雲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其餘直有往往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說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爲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爲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

謂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於蔽車錦繡之方於縕袍也其相過遠矣如與俗人相料太山之巔墆長狄之項跖不足以喻故夫丘山以土石爲體其有銅鐵山之奇也銅鐵既奇或出金玉然鴻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奇而又奇才相超乘皆有品差儒生說名於儒門過俗人遠也或不能說一經教誨後生或帶徒聚衆說論洞溢稱爲經明或不能成牘治一說或能陳得失奏便宜言應經傳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子雲唐子高者說書於牘奏之上不能連結篇章或抽列古今紀著行事若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雲子高遠矣然而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若夫陸賈董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露易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陽成子長作樂經揚子雲作太玄經造於助思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文跡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王公子問於桓君山以揚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高下之實矣采玉者心羨於玉鑽龜能知神於龜能差衆儒之才累其高下賢於所累又作新論論世間

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僞飾之辭莫不證定徐子長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爲甲自君山以來皆爲鴻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筆能著文則心能謀論文由匈中而出心以文爲表觀見其文奇偉俶儻可謂得論也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傑也有根株於下有榮葉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於外文墨辭說士之榮葉皮殼也實誠在匈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裏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選士以射心平體正執弓矢審固然後射中論說之出猶弓矢之發也論之應理猶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論以文墨驗奇奇巧俱發於心其實一也文有深指巨略君臣治述身不得行口不能紲表著情心以明已之必能爲之也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觀春秋以見王意讀諸子以睹相指故曰陳平割肉丞相之端見叔孫敖決期令君之兆著觀讀傳書之文治道政務非徒割肉決水之占也足不彊則跡不遠鋒不銛則割不深連結篇章必大才智鴻懿之俊也或曰著書之人博覽多聞

學問習熟則能推類興文文由外而興未必實才學文相副也且淺意於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不見大道體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際文人不與無能建功之驗徒能筆說之效也曰此不然周世著書之人皆權謀之臣漢世直言之士皆通覽之吏豈謂文非華葉之生根核推之也心思爲謀集扎爲文情見於辭意驗於言商鞅相秦致功於霸作耕戰之書虞卿爲趙決計定說行退作春秋之思趙城中之議耕戰之書秦堂上之計也陸賈消呂氏之謀與新語同一意桓君山易鼂錯之策與新論共一思觀谷永之陳說

唐林之宜言劉向之切議以知爲本筆墨之文將而送之豈徒雕文飾辭苟爲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是故魯連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疏梁孝開牢書疏文義奪於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造習熟者所能爲也夫鴻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將相長吏安可不貴豈徒用其才力游文於牒牘哉州郡有憂能治章上奏解理結煩使州郡連事有如唐子高谷子雲之吏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煩憂適有不解者哉古昔之遠四方辟匿文墨之士難得紀録且近目以會稽言之周長生者文士之雄也在州爲刺

史任安舉奏在郡爲太守孟觀上書事解憂除州郡無事二將以全長生之身不尊顯非其才知少功力薄也二將懷俗人之節不能貴也使遭前世燕昭則長生已蒙鄒衍之寵矣長生死後州郡遭憂無舉奏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徹詣相屬文軏不尊筆䟽不續也豈無憂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長生之才非徒銳於牒牘也作洞歷十篇上自黄帝下至漢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史公表紀相似類也上通下達故曰洞歷然則長生非徒文人所謂鴻儒者也前世有嚴夫子後有吴君商末有周長生白雉貢於越暢草獻於宛雍州出玉荊楊生金珍物産於四遠幽遼之地未可言無奇人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與何言之卓殊文之美麗也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紀者屈原在其上也會稽文才豈獨周長生哉所以未論列者長生尤踰出也九州多山而華岱爲嶽四方多川而江河爲瀆者華岱高而江河大也長生州郡高大者也同姓之伯賢舍而譽他族之孟未爲得也長生說文辭之伯文人之所共宗獨紀録之春秋記元於魯之義也俗

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采果甘酣後人新造蜜
酪辛苦長生家在會稽生在今世文章雖奇論者猶
謂稗於前人天稟元氣人受元精豈爲古今者差殺
哉優者爲高明者爲上實事之人見然否之分者睹
非却前退置於後見推令進置於古心明知昭不惑
於俗也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
淺理備觀讀之者以爲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堅爲
尚書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魯衛之
謂也苟可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紀也周有郁郁之
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漢在百世之後文論辭說安得

不茂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廷之義廬宅始成
桑麻財有居之歷歲子孫相續桃李梅杏菴丘蔽野
根莖衆多則華葉繁茂漢氏治定久矣土廣民衆義
興事起華葉之言安得不繁夫華與實俱成者也無
華生實物希有之山之禿也孰其茂也地之瀉也孰
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漢朝者乃夫漢家熾盛之瑞
也天晏列宿煥炳陰雨日月蔽匿方今文人並出見
者乃夫漢朝明明之驗也高祖讀陸賈之書歎稱萬
歲徐樂主父偃上疏徵拜郎中方今未聞膳無苦酸
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舉以啖人詔書每下文義經

傳四科詔書斐然郁郁好文之明驗也上書不實核著書無義指萬歲之聲徵拜之恩何從發哉飾面者皆欲爲好而運目者希聞音者皆欲爲悲而驚耳者寡陸賈之書未奏徐樂主父之策未聞羣諸瞽言之徒言事麤醜文不美潤不指所謂文辭淫滑不被濤沙之謫幸矣焉蒙徵拜爲郎中之寵乎

論衡卷第十三

論衡卷第十四　王充

狀留篇　寒溫篇

譴告篇

狀留篇

論賢儒之才既超程矣世人怪其仕宦不進官爵卑細以賢才退在俗吏之後信不怪也夫如是而適足以見賢不肖之分睹高下多少之實也龜生三百歲大如錢游於蓮葉之上三千歲青邊緣巨尺二寸蓍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也故生遲留曆歲長久故能明審實賢儒之在世也猶靈蓍

神筵也計學問之日固已盡年之半矣銳意於道遂無貪仕之心及其仕也純特方正無員銳之操故世人遲取進難也針錐所穿無不暢達使針錐末方穿物無一分之深矣賢儒方節而行無針錐之銳固安能自穿取暢達之功乎且驥一日行千里者無所服也使服任車輿駑馬同音驥曾以引鹽車矣垂頭落汗行不能進伯樂顧之王良御之空身輕馳故有千里之名今賢儒懷古今之學負荷禮義之重內累於胷中之知外劬於禮義之操不敢妄進苟取故有稽留之難無伯樂之友不遭王良之將安得馳於清明之朝立千里之迹乎且夫含血氣物之生也行則背在上而腹在下其病若死則背在下而腹在上何則背肉厚而重腹肉薄而輕也賢儒俗吏並在當世有似於此將明道行則俗吏載賢儒賢儒乘俗吏將闇道廢則俗吏乘賢儒賢儒處下位猶物遇害腹在上而背在下也且背法天而腹法地生行得其正故腹背得其位病死失其宜故腹反而在背上非唯腹也凡物仆僵者足又在上賢儒不遇仆廢於世躁足之吏皆在其上東方朔曰目不在面而在於足救昧不給能何見乎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吏如積薪矣後

來者居上原汲黯之言察東方朔之語獨以非俗吏之得地賢儒之失職哉故夫仕宦失地難以觀位得地難以察不肖名生於高官而毀起於卑位卑位固常賢儒之所在也遵禮蹈繩脩身守節在下不汲汲故有沉滯之留沉滯在能自濟故有不拔之扼其積學於身也多故用心也固俗吏無以自修身雖拔進利心搖動則有下道侵漁之操矣楓桐之樹生而速長故其皮肌不能堅剛樹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之木其材彊勁車以爲軸殷之桑穀七日大拱長速大暴故爲變怪大器晚成寳貨難售者不崇一朝輙

成賈者菜果之物也是故湍瀨之流沙石轉而大石不移何者大石重而沙石輕也沙石轉積於大石之上大石沒而不見賢儒俗吏並在世俗有似於此遇闇長吏轉移俗吏超在賢儒之上賢儒處下受馳走之使至或巖居穴處沒身不見咎在長吏不能知賢而賢者道大力劣不能拔舉之故也夫手指之物器也度力不能舉則不敢動賢儒之道非徒物器之重也是故金鐵在地焱風不能動毛芥在其間飛揚千里夫賢儒所懷其猶水中大石在地金鐵也其進不若俗吏速者長吏力劣不能用也毛芥在鐵石間也

一口之氣能吹毛芥非必衆風俗吏之易遷猶毛芥之易吹也故夫轉沙石者湍瀨也飛毛芥者衆風也活水洋風毛芥不動無道理之將用心暴猥察吏不詳遭以好遷妄授官爵猛水之轉沙石衆風之飛毛芥也是故毛芥因異風而飛沙石遭猛流而轉俗吏遇悖將而遷且圓物投之於地東西南北無之不可策杖叩動纔微輒停方物集地壹投而止及其移徙須人動舉賢儒世之方物也其難轉移者其動須人也鳥輕便於人趨遠人不如鳥然而天地之性人爲貴蝗蟲之飛能至萬里麒麟須獻乃達闕下然而蝗蟲爲災麒

麟爲瑞麟有四足尚不能自致人有兩足安能自達故曰鸞飛輕於鳳皇兎走疾於麒麟鼃躍躁於靈龜虵騰便於神龍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奚之知明於黃髮深爲國謀因爲王輔皆夫沉重難進之人也輕躁早成禍害暴疾故曰其進銳者退速陽溫陰寒歷月乃至災變之氣一朝成怪故夫河冰結合非一日之寒積土成山非斯須之作干將之劒久在鑪炭銛鋒利刃百熟煉厲久銷乃見作留成遲故能割斷肉暴長者曰腫泉暴出者曰涌酒暴熟者易酸醢暴酸者易臭由此言之賢儒遲留皆有狀故狀故云何

學多道重爲身累也草木之生者濕濕者重死者枯枯而輕者易舉濕而重者難移也然（一有能字）元氣所在在生不在枯是故車行於陸舩行於溝其滿而重者行遲空而輕者行疾先王之道載在胷中之内其重不徒舩車之任也任貴其取進疾速難矣竊人之物其得非（不遠也然而）非其有得之非己之力也世人早得高官非不有光榮也而尸祿素飡之謗諠譁甚矣且賢儒之不進將相長吏不開通也農夫載穀奔都賈人齎貨赴遠皆欲得其願也如門郭閉而不通津梁絶而不過雖有勉力趨時之勢奚由早至以得盈利哉長吏妬賢不能容善不被鉗赭之刑幸矣焉敢望宦位升舉道理之早成也

寒温篇

説寒温者曰人君喜則温怒則寒何則喜怒發於胷中然後行出於外外成賞罰賞罰喜怒之效故寒温渥盛凋物傷人夫寒温之代至也在數日之間人君未必有喜怒之氣發胷中然後渥盛於外見外寒温則知胷中之氣也當人君喜怒之時胷中之氣未必更寒温也胷中之氣何以異於境内之氣胷中之氣不爲喜怒變境内寒温何所生起六國之時秦漢之際

諸侯相伐兵革滿道國有相攻之怒將有相勝之志夫有相殺之氣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太平之世唐虞之時政得民安人君常喜絃歌鼓舞比屋而有當時天下未必常溫也豈喜怒之氣爲小發不爲大動邪何其不與行事相中得也夫近水則寒近火則溫遠之漸微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成事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熱火之在鑪水之在溝氣之在軀其實一也當人君喜怒之時寒溫之氣閨門宜甚境外宜微今案寒溫外內均等殆非人君喜怒之所致世儒說稱妄處之也王者之變在天下

諸侯之變在境內卿大夫之變在其位庶人之變在其家夫家人之能致變則喜怒亦能致氣父子相怒夫妻相督若當怒反喜縱過飾非一室之中宜有寒溫由此言之變非喜怒所生明矣或曰以類相招致也喜者和溫和溫賞賜陽道施予陽氣溫故溫氣應之怒者慍恚慍恚誅殺陰道者殺陰氣寒故寒氣應之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景雲起同氣共類動相招致故曰以形逐景以龍致雨雨應龍而來影應形而去天地之性自然之道也秋冬斷刑小獄微原大辟盛寒寒隨刑至相招審矣夫比寒溫於風雲齊喜怒

於龍虎同氣共類動相招致可矣虎嘯之時風從谷中起龍興之時雲起百里內他谷異境無有風雲今寒溫之變並時皆然百里用刑千里皆寒殆非其驗齊魯接境賞罰同時設齊賞魯罰所致宜殊當時可齊國溫魯地寒乎案前世用刑者蚩尤亡秦甚矣蚩尤之民湎湎紛紛亡秦之路赤衣比肩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帝都之市屠殺牛羊日以百數刑人殺牲皆有賊心帝都之市氣不能寒或曰人貴於物唯人動氣夫用刑者動氣乎用受刑者為變也如用刑者刑人殺禽同一心也如用受刑者人禽皆物也俱為

萬物百賤不能當一貴乎或曰唯人君動氣衆庶不能夫氣感必須人君世何稱於鄒衍鄒衍匹夫一人感氣世又然之刑一人而氣輒寒生一人而氣輒溫乎赦令四下萬刑並除當時歲月之氣不溫往年萬戶失火煙焱參天河決千里四望無垠火與溫氣同水與寒為類失火河決之時不寒不溫然則寒溫之至殆非政治所致然而寒溫之至遭與賞罰同時變復之家因緣名之矣春溫夏暑秋涼冬寒人君無事四時自然夫四時非政所為而謂寒溫獨應政治正月之治正月之後立春之際百刑皆斷囹圄空虛然

而一寒一溫當其寒也何刑所斷當其溫也何賞所
施由此言之寒溫天地節氣非人所爲明矣有人寒
溫之病非操行之所及也遭風逢氣身生寒溫變慘
易行寒溫不除夫身近而猶不能變除其疾國邑遠
矣安能調和其氣人中於寒飲藥行解所苦稍衰轉
爲溫疾吞發汗之丸而應愈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
衍吹律寒谷可種燕人種黍其中號曰黍谷如審有
之寒溫之災復以吹律之事調和其氣變政易行何
能滅除是故寒溫之疾非藥不愈黍谷之氣非律不
調堯遭洪水使禹治之寒溫與堯之洪水同一實也

堯不變政易行知夫洪水非政行所致洪水非政行
所致亦知寒溫非政治所招或難曰洪範庶徵曰急
恒寒若舒恒燠若若順燠溫恒常也人君急則常寒
順之舒則常溫順之寒溫應急舒謂之非政如何夫
豈謂急不寒舒不溫哉人君急舒而寒溫遞至偶適
自然若故相應猶卜之得兆筮之得數也人謂天地應
令問其實適然夫寒溫之應急舒猶兆數之應令問
也外若相應其實偶然何以驗之夫天道自然自然
無爲二令參偶遭適逢會人事始作天氣已有故
曰道也始應政事是有非自然也易京氏布六十四

卦於一歳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陰陽氣有升降陽升則温陰升則寒由此言之寒温隨卦而至不應政治也案易無妄之應水旱之至自有期節百災萬變殆同一曲變復之家疑且失實何以為疑夫大人與天地合德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洪範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如洪範之言天氣隨人易徙當先天而天不違耳何故復言後天而奉天時乎後者天已寒温於前而人賞罰於後也由此言之人言與尚書不合一疑也京氏占寒温以陰陽升降變復之家以刑賞喜怒兩家乖迹二疑也民間占寒温今日寒而明日温朝有繁霜夕有列光旦雨氣温旦暘氣寒夫雨者陰暘者陽也寒者陰而温者陽也雨旦暘反寒暘旦雨反温不以類相應三疑也三疑不定自然之説亦未立也

譴告篇

論災異謂古之人君為政失道天用災異譴告之也災異非一復以寒温為之效人君用刑非時則寒施賞違節則温天神譴告人君猶人君責怒臣下也故楚嚴王曰天不下災異天其忘予乎災異為譴告故嚴王懼而思之也曰此疑也夫國之有災異也猶家

人之有變怪也有災異謂天譴人君有變怪天復譴告家人乎家人既明人之身中亦將可以喻身中病猶天有災異也血脉不調人生疾病風氣不和歲生災異災異謂天譴告國政疾病天復譴告人乎釀酒於罌烹肉於鼎皆欲其氣味調得也時或鹹苦酸淡不應口者猶人勺藥失其和也夫政治之有災異也猶烹釀之有惡味也苟謂災異爲天譴告是其烹釀之誤得見譴告也占大以小明物事之喻足以審天使嚴王知如孔子則其言可信衰世霸者之才猶夫反復之家也言未必信故疑之夫天道自然也無爲

如譴告人是有爲非自然也黃老之家論說天道得其實矣且天審能譴告人君宜變易其氣以覺悟之用刑非時刑氣寒而天宜爲溫施賞違節賞氣溫而天宜爲寒變其政而易其氣故君得以覺悟知是非今乃隨寒從溫爲寒爲溫非譴告之意欲令變更之且大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爲歷歷者適也太伯覺悟之吳越採藥以避王季使大王不易季名而復字之季太伯豈覺悟以避之哉今刑賞失法天欲改易其政宜爲異氣若太王之易季名今乃重爲同氣以譴告之人君何時將能覺悟以見刑賞之誤

哉鼓瑟者誤於張弦設柱宮商易聲其師知之易其弦而復移其柱夫天之見刑賞之誤猶瑟師之睹弦柱之非也不更變氣以悟人君反增其氣以渥其惡則天無心意苟隨人君為誤非也紂為長夜之飲文王朝夕曰祀茲酒齊奢於祀晏子祭廟豚不揜俎何則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也子弟傲慢父兄教以謹敬吏民橫悖長吏示以和順是故康叔伯禽失子弟之道見於周公拜起驕悖三見三笞往見商子商子令觀橋梓之樹二子見橋梓心感覺悟以知父子之禮周公可隨為驕商子可順為慢必須加之捶杖教

觀於物者異二人之見異以奇自覺悟也夫人君之失政猶二子失道也天不告以政道令其覺悟若二子觀見橋梓而顧隨刑賞之誤為寒溫之報此則天與人君俱為非也無相覺悟之感有相隨從之氣非皇天之意愛下譴告之宜也凡物能相割截者必異性者也能相奉成者必同氣者也是故離下兌上曰革革更也火金殊氣故能相革如俱火而皆金安能相成屈原疾楚之皃洿故稱香潔之辭漁父議以不隨俗故陳沐浴之言凡相溷者或教之薰隧或令之負豕二言之於除皃洿也孰是孰非非有不易少有

以益夫用寒溫非刑賞也能易之乎西門豹急佩韋以自寬董安于緩帶絃以自促二賢知佩帶變己之物而以攻身之短天至明矣人君失政不以他氣譴告變易反隨其誤就起其氣此則皇天用意不若二賢審也楚莊王好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秦繆公好淫樂華陽后為之不聽鄭衛之音二姬非兩主拂其欲而不順其行皇天非賞罰而順其操而渥其氣此蓋皇天之德不若婦人賢也故諫之為言間也持善間惡必謂之一亂周繆王任刑甫刑篇曰報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今刑失賞惡

也夫復為惡以應之此則皇天之操與繆王同也故以善駮惡以惡懼善告人之理勸厲為善之道也舜戒禹曰毋若丹朱敖周公勑成王曰毋若殷王紂毋者禁之也丹朱殷紂至惡故曰毋以禁之夫言毋若孰與言必若哉故毋必二辭聖人審之況肯譴非為非順人之過以增其惡哉天人同道大人與天合德聖賢以善反惡皇天以惡隨非豈道同之效合德之驗哉孝武皇帝好仙司馬長卿獻大人賦上乃僊僊（且讀為飄飄字）有凌雲之氣孝成皇帝好廣宮室楊子雲上甘泉頌妙稱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為鬼神力乃可

成皇帝不覺爲之不止長卿之賦如言仙無實效子
雲之頌言奢有害孝武豈有僊僊之氣者孝成豈有
不覺之惑哉然即天之不爲他氣以譴告人君反順
人心以非應之猶二子爲賦頌令兩帝惑而不悟也
竇嬰灌夫疾時爲邪相與日引繩以糾纆之心疾之
甚安肯從其欲太伯教吳冠帶孰與隨從其俗與之
俱倮也故吳之知禮義也太伯改其俗也蘇武入匈
奴終不左衽趙他入南越箕踞椎髻漢朝稱蘇武而
毀趙他之性習越土氣畔冠帶之制陸賈說之夏服
雅禮風告以義趙他覺悟運心嚮內如陸賈復越服

夷談從其亂俗安能令之覺悟自變從漢制哉三教
之相違文質之相反政失不相反襲也譴告人君誤
不變其失而襲其非欲行譴告之教不從如何管蔡
篡畔周公告教之至于再三其所以告教之者豈去
當篡畔哉人道善善惡惡施善以賞加惡以罪天道
宜然刑賞失實惡也爲惡氣以應之惡惡之義安所
施哉漢正首匿之罪制亡從之法惡其隨非而與惡
人爲羣黨也如束罪人以詣吏離已人與異居首匿
亡從之法除矣狄牙之調味也酸則沃之以水淡則
加之以鹹水火相變易故膳無鹹淡之失也今刑罰

失實不爲異氣以變其過而又爲寒於寒爲溫於溫一有寒溫字此猶增酸而沃之以鹹惡淡而灌之以水也由斯言之譴告之言疑乎必害也今熯薪燃釜火猛則湯熱火微則湯冷夫政猶火寒溫猶熱冷也顧可言人君而政賞罰失中也逆亂陰陽使氣不和乃言天爲人君爲寒爲溫以譴告人乎儒者之說又言人君失政天爲異不改災其人民不改乃災其身也先異後災先教後誅之義也曰此復疑也以夏樹物物枯不生以秋收穀穀棄不藏夫爲政教猶樹物收穀也顧可言政治失時氣物爲災乃言天爲異以爲告之不

之德則天德也賢者之言則天言也大人刺而賢者諫是則天譴告也而反歸告於災異故疑之也六經之文聖人之語動言天者欲化無道懼愚者欲言非獨吾心亦天意也及其言天猶以人心非謂上天蒼蒼之體也變復之家見誣言天災異時至則生譴告之言矣驗古以知今天以人受終于文祖不言受終于天堯之心知天之意也堯授之天亦授之百官臣子皆鄉與舜舜之授禹禹之傳啓皆以人心效天意詩之眷顧洪範之震怒皆以人身效天之意文武之卒成王幼少周道未成周公居攝當時豈有上天之

教哉周公推心合天志也上天之心在聖人之胸及其譴告在聖人之口不信聖人之言反然災異之氣求索上天之意何其遠哉世無聖人安所得聖人之言聖人庶幾之才亦聖人之次也

論衡卷第十四

改爲災以譴伐之乎儒者之說俗人言也盛夏陽氣熾烈陰氣干之激射毄裂中殺人物謂天罰陰過外一聞若是内實不然夫謂災異爲譴告誅伐猶爲雷殺人罰陰過也非謂之言不然之說也或曰谷子雲上書陳言變異明天之譴告不改後將復有願貫械待時後竟復然即不爲譴告（一有[illegible]告[illegible][illegible]）何故復有子雲之言故後有以示改也曰夫變異自有占候陰陽物氣自有終始履霜以知堅冰必至天之道也子雲識微知後復然信變復之說以效其言故願貫械以待時也猶齊晏子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則知地且動也使

子雲見鉤星則將復曰天以鉤星譴告政治不改將有地動之變矣然則子雲之願貫械待時猶子韋之願伏陛下以俟熒惑徙處必然之驗故譴告之言信也予之譴告何傷於義損皇天之德使自然無爲轉爲人事故難聽知也稱天之譴告譽天之聰察也及以聰察傷損於天德何以知其聾也以其聽之聰也何以知其盲也以其視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也以其言之當也夫言當視聽聰明而道家謂之狂而盲聾今言天之譴告是謂天狂而盲聾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故太伯曰天不言殖其道於賢者之心夫大人

論衡卷第十五　　王充

變動篇

論災異者已疑於天用災異譴告人矣更說曰災異之至殆人君以政動天天動氣以應之譬之以物擊鼓以椎扣鐘鼓猶天椎猶政鐘鼓聲猶天之應也人主爲於下則天氣隨人而至矣曰此又疑也夫天能動物物焉能動天何則人物繫於天天爲人物主也故曰王良策馬車騎盈野非車騎盈野而乃王良策

爲也天氣變於上人物應於下矣故天且雨商羊起
舞使天雨也商羊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屈其一足
起舞矣故天且雨螻蟻徙丘蚓出琴絃緩固疾發此
物爲天所動之驗也故天且風巢居之蟲動且雨穴
處之物擾風雨之氣感蟲物也故人在天地之間猶
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螻蟻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螻蟻
爲逆順橫從能令衣裳穴隙之間氣變動乎蚤虱螻
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達物氣之理也夫風至而樹
枝動樹枝不能致風是故夏末蜻蛚鳴寒螿啼感陰
氣也雷動而雉驚發蟄而蛇出起氣也夜及半而鶴

唳晨將旦而雞鳴此雖非變天氣動物物應天氣之
驗也顧可言寒溫感動人君人君起氣而以賞罰迺
言以賞罰感動皇天天爲寒溫以應政治乎六情風
家言風至爲盜賊者感應之而起非盜賊之人精氣
感天使風至也風至怪不軌之心而盜賊之操發矣
何以驗之盜賊之人見物而取睹敵而殺皆在徙倚
漏刻之間未必宿日有其思也而天風已以貪狼陰
賊之日至矣以風占貴賤者風從王相鄉來則貴從囚
死地來則賤夫貴賤多少斗斛故也風至而糴穀之
人貴賤其價天氣動怪人物者也故穀價低昂一貴

一賤矣天官之書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方
來者旱從北方來者湛東方來者有兵西方來者爲
兵太史公實道言以風占水旱兵疫者人物吉凶統
於天也使物生者春也物死者冬也春生而冬殺也
天者如或欲春殺冬生物終不死生何也物生統於
陽物死繫於陰也故以口氣吹人人不能寒呼人人
不能溫使見吹呼之人涉冬觸夏將有凍暍之患矣寒
溫之氣繫於天地而統於陰陽人事國政安能動之
且天本而人末也登樹怪其枝不能動其株如伐株萬莖枯
矣人事猶樹枝能溫猶根株也生於天含天之氣以

天爲主猶耳目手足繫於心矣心有所爲耳目視聽
手足動作謂天應人是謂心爲耳目手足使乎旌旗垂旒
旒綴於杆杆竿旌爲旗杠之杠杆東則旒隨而西苟謂寒溫隨
刑罰而至是以天氣爲綴旒也鉤星在房心之間地且
動之占也齊太卜知之謂景公臣能動地景公信之
夫謂人君能致寒溫猶齊景公信太卜之能動地夫人不能動地而亦不能動天夫寒溫天氣也
天至高大人至卑小篙或作莛不能鳴鐘而螢火不爨
鼎者何也鐘長而篙短鼎大而螢小也以七尺之細
形感皇天之大氣其無分銖之驗必也占大將且入
國邑氣寒則將且怒溫則將喜天喜怒起事而發未

入界未見吏民是非未察喜怒未發而寒溫之氣已豫至矣怒喜致寒溫怒喜之後氣乃當至是竟寒溫之氣使人君怒喜也或曰未至誠也行事至誠若鄒衍之呼天而霜降杞梁妻哭而城崩何天氣之不能動乎夫至誠猶以心意之好惡也有果蓏之物在人之前去口一尺心欲食之口氣吸之不能取也手掇送口然後得之夫以果蓏之細員圓易轉去口不遠至誠欲之不能得也況天去人高遠其氣莽蒼無端末乎盛夏之時當風而立隆冬之月嚮日而坐其夏欲得寒而冬欲得溫也至誠及矣欲之甚者至或當風鼓箑嚮日燃爐而天終不爲冬夏易氣寒暑有節不爲人變改也夫政欲得之而猶不能致況自刑賞意思不欲求寒溫乎萬人俱歎未能動天一鄒衍之口安能降霜鄒衍之狀孰與屈原見拘之冤孰與沉江離騷楚辭悽愴孰與一歎屈原死時楚國無霜此懷襄之世也厲武之時卞和獻玉刖其兩足奉玉泣出涕盡續之以血夫鄒衍之誠孰與卞和見拘之冤孰與刖足仰天而歎孰與泣血夫歎固不如泣拘固不如刖料計冤情衍不如和當時楚地不見霜李斯趙高讒殺太子扶蘇并及蒙恬蒙驁其時皆吐痛苦之言

與歎聲同又禍至死非徒苟徙而其所之地寒氣不生秦坑趙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俱陷當時啼號非徒歎也誠雖不及鄒衍四十萬之冤度當一賢臣之痛入坑埳之啼度過拘囚之呼當時長平之下不見隕霜甫刑曰庶僇旁告無辜于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冤旁告無罪于上天也以衆民之叫不能致霜鄒衍之言殆虛妄也南方至熱煎沙爛石父子同水而浴北方至寒凝冰坼土父子同穴而處燕在北邊鄒衍時周之五月正歲三月也中州內正月二月霜雪時降北邊至寒三月下霜未爲變也此殆北

邊三月尚寒霜適自降而衍適呼與霜逢會傳曰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寒谷復溫則能使氣溫亦能使氣復寒何知衍不令時人知已之冤以天氣表已之誠竊吹律於燕谷獄令氣寒而因呼天乎即不然者霜何故降范雎爲須賈所讒魏齊僇之折幹摺脅張儀游於楚楚相掠之被捶流血二子冤屈太史公列記其狀鄒衍見拘雎儀之比也且子長何諱不言案衍列傳不言見拘而使霜降僞書遊言猶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也由此言之衍呼而降霜虛矣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妄也頓牟叛趙襄子帥師

攻之軍到城下頓弊之城崩者十餘丈襄子擊金而
退之夫以杞梁妻哭而城崩襄子之軍有哭者乎秦
之將滅都門內崩霍光家且敗第墻自壞誰哭於秦
宮泣於霍光家者然而門崩墻壞秦霍敗亡之徵也
或時杞國且圮而杞梁之妻適哭城下猶燕國適寒
而鄒衍偶呼也事以類而時相因聞見之者或而然
之又城老墻朽猶有崩壞一婦之哭崩五丈之城是
城則一指摧三仞之楹也春秋之時山多變山城一
類也哭能崩城復能壞山乎女然素縞而哭河河流
通信哭城崩固其宜也案杞梁從軍死不歸其婦迎

之魯君弔於途妻不受弔棺歸於家魯君就弔不言
哭於城下本從軍死從軍死不在城中妻向城哭非
其處也然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復虛言也因類以
及荊軻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計太
白食昴復妄言也夫豫子謀殺襄子伏於橋下襄子
至橋心動貫高欲殺高祖藏人於壁中高祖至柏人
亦動心二子欲刺兩主兩主心動實論之尚謂非二
子精神所能感也而況荊軻欲刺秦王秦王之心不
動而白虹貫日乎然則白虹貫日天變自成非軻之
精為虹而貫日也鉤星在房心間地且動之占也地

且動鉤星應房心夫太白食昴猶鉤星在房心也謂衛先生長平之議令太白食昴疑矣歲星害鳥尾周楚惡之綝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災桀時周楚未有非而宋衛陳鄭未有惡也然而歲星先守尾災氣署垂於天其後周楚有禍宋衛陳鄭同時皆然歲星之害周楚天氣災四國也何知白虹貫日不致刺秦王太白食昴使長平計起也

明雩篇

變復之家以久雨爲湛久暘爲旱旱應亢陽湛應沈溺或難曰夫一歲之中十日者一雨五日者一風陽頻留湛之兆也暘頻久旱之漸也湛之時人君未必沈溺也旱之時未必亢陽也人君爲政前後若一然而一湛一旱時氣也范蠡計然曰太歲在子水毀金穰木饑火旱夫如是水旱饑穰有歲運也歲直其運氣當其世變復之家指而名之人君用其言求過自改暘久自雨雨久自暘變復之家遂名其功人君然之遂信其術試使人君恬居安處不求已過天猶自雨雨猶自暘暘濟雨濟之時人君無事變復之家猶名其術是則陰陽之氣以人爲主不說於天也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隨行而應人春秋魯大雩旱

求雨之祭也旱久不雨禱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
解禍矣此變復也詩云月離于畢比滂沱矣書曰月
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隨月所離從也房星四
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湛出南則旱或
言出北則旱南則湛案月爲天下占房爲九州候月
之南北非獨爲魯也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有頃天
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 孔子出子路請齎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
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
不雨夫如是魯雨自以月離豈以政哉如審以政令
月離于畢爲雨占天下共之魯雨天下亦宜皆雨六

國之時政治不同人君所行賞罰異時必以雨爲應
政令月離六七畢星然後足也魯繆公之時歲旱繆
公問縣子天旱不雨寡人欲暴巫奚如縣子不聽欲
徙市奚如對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五日
爲之徙市不亦可乎案縣子之言徙市得雨也案詩
書之文月離星得雨日月之行有常節度宜爲徙市
故離畢之陰乎夫月畢天下占徙魯之市安耐移月
月之行天三十日而周一月之中一過畢星離陽則
陽假令徙市之感能令月離畢陽其時徙市而得雨
乎夫如縣子言未可用也董仲舒求雨申春秋之義

設虛立祀父不食於枝庶天不食於下地諸侯雩禮所祀未知何神如天神也唯王者天乃歆諸侯及今長吏天不享也神不歆享安耐得神如雲雨之氣也雲雨之氣何用歆享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辨雨天下泰山也泰山雨天下小山雨國邑然則大雩所祭豈祭山乎假令審然而不得也何以效之水異川而居相高分寸不決不流不鑿不合誠令人君禱祭水旁能令高分寸之水流而合乎夫見在之水相差無幾人君請之終不耐行況雨無形兆深藏高山人君雩祭安耐得之夫雨水在天地之間也猶人之涕

泣在人形中也或賫酒食請於惠人之前未出其泣惠人終不爲之隕涕夫泣不可請而出雨安可求而得雍門子悲哭孟嘗君爲之流涕蘇秦張儀悲說坑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襟或者儻可爲雍門之聲出蘇張之說以感天乎天又耳目高遠音氣不通杞梁之妻又已悲哭天不雨而城反崩夫如是竟當何以致雨雩祭之家何用感天案月出北道離畢之陰希有不雨由此言之北道畢星之所在也北道星肯爲雩祭之故下其雨乎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之時魯未必雩祭也不祭沛然自雨不求曠然自暘夫如是天之

暘雨自有時也一歲之中暘雨連屬當其雨也誰求之者當其暘也誰止之者人君聽請以安民施恩必非賢也天至賢矣時未當雨僞請求之故妄下其雨人君聽請之類也變復之家不推類驗之空張法術惑人君或未當雨而賢君求之而不得或適當自雨惡君求之遭遇其時是使賢君受空責而惡君蒙虛名也世稱聖人純而賢者駁純則行操無非無非則政治無失然而世之聖君莫有如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旱如謂政治所致堯湯惡君也如非政治是運氣也運氣有時安可請求世之論者猶謂堯湯水旱

絀字彙注与黜同

水旱者時也其小旱湛皆政也假令審然何用致湛審以政致之不脩所以失之而從請求安耐復之世審稱堯湯水旱天之運氣非政所致夫天之運氣時當自然雖雩祭請求終無補益而世又稱湯以五過禱於桑林時立得雨夫言運氣則桑林之說絀稱桑林則運氣之論消世之說稱者竟當何由救水旱之術審當何用天災變大都有二有政治之災有無妄之變政治之災須耐求之求之雖不耐得而惠愍惻隱之恩不得已之意也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知病不犯神疾痛不和藥又知病之必不可治治之無益

然終不肯安坐待絶猶卜筮求祟召毉和藥者惻痛愍懃冀有驗也旣死氣絶不可如何升屋之危以衣招復悲恨思慕冀其悟也雩祭者之用心慈父孝子之用意也無妄之災百民不知必歸於主爲政治者慰民之望故亦必雩閔政治之災無妄之變何以別之曰德鄷政得災猶至者無妄也德衰政失變應來者政治也夫政治（一有也治字）則外雩而内改以復其虧無妄則内守舊政外脩雩禮以慰民心故夫無妄之氣歷世時至當固自一不宜改政何以驗之周公爲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

末維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敕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之氣間而至也水氣間堯旱氣間湯周宣以賢遭遇久旱建初孟季北州連旱牛死民之放流就賤聖主寬明於上百官共職於下太平之明時也政無細非旱猶有氣間之也聖主知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贍損鄷濟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魯文公間歲大旱臧文仲曰脩城郭貶食省用務嗇勸分文仲知非政故徒脩備不改政治變復之家見變輒歸於政不揆政之無非見

異懼感變易操行以不宜改而變秪取災焉何以言必當雩也曰春秋大雩傳家在宣公羊穀梁無譏之文當雩明矣曾晳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説論之家以爲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

雩祭審矣春秋左氏傳曰啓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啓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使雩失正點欲爲之孔子宜非不當與也樊遲從游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雩也夫雩古而有之故禮曰雩祭祭水旱也故有雩禮故孔子不譏而仲舒申之夫如是雩祀祭禮也雩祭得禮則大水鼓用牲于社亦古禮也得禮無非當雩一也禮祭也社報生萬物之功土地廣遠

難得辨祭故立社爲位主心事之爲水旱者陰陽之氣也滿六合難得盡祀故脩壇設位敬恭祈求效事社之義復災變之道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陰陽精氣儻如生人能飲食乎故共馨香奉進旨嘉區區惓惓冀見荅享推祭社言之當雩二也歲氣調和災害不生尚猶而雩今有靈星古昔之禮也況歲氣有變水旱不時人君之懼必痛甚矣雖有靈星之祀猶復雩恐前不備形繹之義也冀復災變之虧獲鄴穰之報三也禮之心悃愊樂之意歡忻悃愊以玉帛效心歡忻以鍾鼓驗意雩祭請祈人君精誠也精誠在內無以效外故雩祀盡己惶懼關納精心於雩祀之前玉帛鍾鼓之義四也臣得罪於君子獲過於父比自改更且當謝罪惶懼於旱如政治所致臣子得罪獲過之類也默改政治潛易操行不彰於外天怒不釋故必雩祭惶懼之義五也漢立博士之官師弟子相訶難欲極道之深形是非之理也不出橫難不得從說不發苦詰不聞甘對導才低仰欲求裨也砥石劘厲欲求銛也推春秋之義求雩祭之說實孔子之心考仲舒之意孔子既歿仲舒已死世之論者孰當復問唯若孔子之徒仲舒之黨爲能說之

順鼓篇

春秋之義大水鼓用牲于社説者曰鼓者攻之也或曰脅之脅則攻矣陽勝攻社以救之或難曰攻社謂得勝負之義未可得順義之節也人君父事天母事地母之黨類爲害可攻母以救之乎以政令失道陰陽繆盭者人君也不自攻以復之反逆節以犯尊天地安肯濟使湛水害傷天不以地害天攻之可也今湛水所傷物也萬物於地卑也害犯至尊之體於道違逆論春秋者曾不知難案雨出於山流入於川湛水之類山川是矣大水之災不攻山川社土也五行之性水土不同以水爲害而攻土土勝水攻社之義毋乃如今世工匠之用推鑿也以推擊鑿令鑿穿木今儻攻土令厭水乎且夫攻社之義以爲攻陰之類也甲爲盜賊傷害人民甲在不亡舍甲而攻乙之家耐止甲乎今雨者水也水在不自攻水而乃攻社案天將雨山先出雲雲積爲雨雨流爲水然則山者父母水者子弟也重罪刑及族屬罪父母子弟乎罪其朋徒也計山水與社俱爲雨類也孰爲親者社土也五行異氣相去遠殷太戊桑穀俱生或曰高宗恐駭側身行道思索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明養

老之義桑穀消亡享國長久此說者春秋所共聞也
水災與桑穀之變何以異殷王改政攻春秋攻社道相
違反行之何從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爲
害大矣成王開金縢之書求索行事周公之功執書
以泣過雨止風反禾大木復起大雨久湛其實一也
成王改過春秋攻社兩經二義行之如何月令之家
蟲食穀稼取蟲所類象之吏笞擊僇辱以滅其變實
論者謂之未必眞是然而爲之厭合人意今致雨者
政也吏也不變其政不罪其吏而徒攻社能何復塞
苟以爲當攻其類衆陰之精月也方諸鄉月水自下

來月離于畢出房北道希有不雨月中之獸兔蟾蜍
也其類在地螺與蚄也月毁於天螺蚄舀缺同類明
矣雨久不霽攻陰之類宜捕斬兔蟾蜍椎破螺蚄爲
其得實蝗蟲時至或飛或集所集之地穀草枯索吏
卒部民塹道作埳榜驅内於塹埳杷蝗積聚以千斛
數正攻蝗之身蝗猶不止況徒攻陰之類雨安肯霽
尚書大傳曰煙氛郊社不脩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霜
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
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脩水泉不隆水爲民害責
於地公王者三公各有所主諸侯卿大夫各有分職

大水不責卿大夫而擊鼓攻社何知不然魯國失禮孔子作經表以爲戒也公羊高不能實董仲舒不能定故攻社之義至今復行之使高尚生仲舒可未死將難之曰久雨湛水溢誰致之者使人君也宜改政易行以復塞之如人臣也宜罪其人以過解天如非君臣陰陽之氣偶時運也擊鼓攻社而何救止春秋說曰人君亢陽致旱沈溺致水夫如是旱則爲沈溺之行水則爲亢陽之操何乃攻社攻社不解朱絲縈之亦復未曉說者以爲社陰朱陽也水陰也以陽色縈之助鼓爲救夫大山失火灌以壅水衆知不能救之者何也

火盛水少熱不能勝也今國湛水猶大山失火也以若繩之絲縈社爲救猶以壅水灌大山也原天心以人意狀天治以人事人相攻擊氣不相兼兵不相負不能取勝今一國水使真欲攻陽以絕其氣悉發國人操刀把杖以擊之若歲終逐疫然后爲可楚漢之際六國之時兵革戰攻力彊則勝弱劣則負攻社一人擊鼓無兵革之威安能救雨夫一暘一雨猶一晝一夜也其遭若堯湯之水旱猶一冬一夏也如或欲以人事祭祀復塞其變冬求爲夏夜求爲晝也何以效之久雨不霽試使人君高枕安臥雨猶自止止久

至於大旱試使人君高枕安卧旱猶自雨何則暘極反陰陰極反暘故夫天地之有湛也何以知不如人之有水病也其有旱也何以知不如人有癉疾也禱請求福終不能愈變操易行終不能救使醫食藥冀可得衰命盡期至醫藥無效堯遭洪水春秋之大水也聖君知之不禱於神不改乎政使禹治之百川東流夫堯之使禹治水猶病水者之使醫也然則堯之洪水天地之水病也禹之治洪水之良醫也說者何以易之攻社之義於事不得雨不霽祭女媧於禮何見伏羲女媧俱聖者也舍伏羲而祭女媧春秋不言董

仲舒之議其故何哉夫春秋經但言鼓豈言攻哉說者見有鼓文則言攻矣夫鼓未必爲攻說者用意異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攻之可也攻者責也責讓之也六國兵革相攻不得難此此又非也以卑而責尊爲逆矣或據天責之也王者母事地母有過子可據父以責之乎下之於上宜言諫若事臣子之禮也責讓上之禮也乖違禮意行之如何夫禮以鼓助號呼明聲響也古者人君將出撞鍾擊鼓故警戒下也必以伐鼓爲攻此社此則鍾聲鼓鳴攻擊上也大水用

鼓或時再告社陰之太盛雨湛不霽陰盛陽微非道之宜口祝不副以鼓自助與日食鼓用牲于社同一義也俱爲告急彰陰盛也事大而急者用鍾鼓小而緩者用鈴箴彰事告急助口氣也大道難知大水久湛假令政治所致猶先告急乃斯政行盜賊之發與此同操盜賊亦政所致比求闕失猶先發告鼓用牲于社發覺之也社者衆陰之長故伐鼓使社知之說鼓者以爲攻之故攻母逆義之難緣此而至今言告以陰盛陽微攻尊之難奚從來哉且告宜於用牲用牲不宜於攻告事用牲禮也攻之用牲於禮何見朱絲如

繩示在脇也脇氣實微故用物微也投一寸之鍼布一丸之艾於血脉之蹊篤病有瘳朱絲如一寸之鍼一丸之艾也吴攻破楚昭王亡走申包胥閒步赴秦哭泣求救卒得助兵却吴而存楚擊鼓之人伐如何耳使誠若申包胥一人擊得假令一人擊鼓將耐令社與秦王同感以土勝水之威却止雲雨雲雨氣得與吴同恐消散入山百姓被害者得蒙霽晏若楚國之安矣迅雷風烈君子必變雖夜必興衣冠而坐懼威變異也夫水旱猶雷風也雖運氣無妄欲令人君高枕幄臥（幄字一本作据）以俟其時無則心怛憂民之心堯

不用牲或時上世質也倉頡作書奚仲作車可以前代之時無書車之事非後世爲之乎時同作殊事乃可難異世易俗相非如何世俗圖畫女媧之象爲婦人之形又其號曰女仲舒之意殆謂女媧古婦人帝王者也男陽而女陰陰氣爲害故祭女媧求福祐也傳又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絶女媧消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之足以立四極仲舒之祭女媧殆見此傳也本有補蒼天立四極之神天氣不和陽道不勝儻女媧以精神助聖王止雨湛乎

論衡卷第十五

論

十六之二十

世

汎愛　遭虎　商共　講隣

指端　呂應　治期

論衡卷第十六　王充

亂龍篇

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設土龍以招雨其意以雲龍相致易曰雲從龍風從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陰陽從類雲雨自至儒者或問曰夫易言雲從龍者謂真龍也豈謂土哉楚葉公好龍墻壁槃盂皆畫龍必以象類為若真是則葉公之國常有雨也易又曰風從虎謂虎嘯而谷風至也風之與虎亦同氣類設為土虎

置之谷中風能至乎夫土虎不能而致風土龍安能
而致雨古者畜龍乘車駕龍故有豢龍氏御龍氏夏
后之庭二龍常在季年夏衰二龍低伏眞龍在地猶
無雲雨況僞象乎禮畫雷樽象雷之形雷樽不聞能
致雷土龍安能而動雨頓牟掇芥磁石引針皆以其
眞是不假他類他類肖似不能掇取者何也氣性異
殊不能相感動也劉子駿掌雩祭典土龍事桓君山
亦難以頓牟磁石不能眞是何能掇針取芥子駿窮
無以應子駿漢朝智囊筆墨淵海窮無以應者是事非
議誤不得道理實也曰夫以非眞難是也不以象類

說非也夫東風至(一有感字)酒湛溢鯨魚死彗星出天道自
然非人事也事與彼雲龍相從同一實也日火也月
水也水火感動常以眞氣今伎道之家鑄陽燧取飛
火於日作方諸取水於月非自然也而天然之也土
龍亦非眞何爲不能感天一也陽燧取火於天五月
丙午日中之時消煉五石鑄以爲器乃能得火今妄
取刀劍偃月之鉤摩以向日亦能感天夫土龍既不
得比於陽燧當與刀劍偃月鉤爲比二也齊孟嘗君
夜出秦關關未開客爲鷄鳴而眞鷄鳴和之夫雞可
以姦聲感則雨亦可以僞象致三也李子長爲政欲

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象囚之形鑿地爲埳以盧爲槨卧木囚其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囚冤侵奪木囚動出不知囚之精神著木人乎將精神之氣動木囚也夫精神感動木囚何爲獨不應從土龍四也舜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蟲蛇不害禹鑄金鼎象百物以入山林亦辟凶殃論者以爲非實然而上古久遠周鼎之神不可無也夫金與土同五行也使作土龍者如禹之德則亦將有雲雨之驗五也頓牟掇芥磁石鉤象之石非頓牟也皆能掇芥土龍亦非眞當與磁石鉤象爲類六也楚葉公好龍墻壁盂樽皆畫

龍象眞龍聞而下之夫龍與雲雨（同氣故能感動以類相從葉公以爲畫致眞龍今獨何以）不能致雲雨七也神靈示人以象不以實故寢卧夢悟見事之象將吉吉象來將凶凶象至神靈之氣雲雨之類八也神靈以象見實土龍何獨不能以僞致眞也上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居東海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爲人禍荼與鬱壘縛以盧索執以食虎故今縣官斬桃爲人立之戶側畫虎之形著之門闌夫桃人非荼鬱壘也畫虎非食鬼之虎也刻畫效象兾以禦凶今土龍亦非致雨之龍獨信桃人畫虎不如

土龍九也此尚因緣昔書不見實驗魯般墨子刻木爲鳶蜚之三日而不集爲之巧也使作土龍者若魯般墨子則亦將有木鳶蜚不集之類夫蜚鳶之氣雲雨之氣也氣而蜚木鳶何獨不能從土龍十也夫雲雨之氣也知於蜚鳶之氣未可以言釣者以木爲魚丹漆其身近之水流而擊之起水動作魚以爲真並來聚會夫丹木非真魚也魚含血而有知猶爲象至雲雨之知不能過魚見土龍之象何能疑之十一也此尚魚也知不如人匈奴敬畏郅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狀交弓射之莫能一中不知都之精神在形象邪

亡也將匈奴敬鬼精神在木也如都之精神在形象天龍之神亦在土龍如匈奴精在於木人則雩祭者之精亦在土龍十二也金翁叔休屠王之太子也與父俱來降漢父道死與母俱來拜爲騎都尉母死武帝圖其母於甘泉殿上署曰休屠王焉提翁叔從上上甘泉拜謁起立向之泣涕沾襟久乃去夫圖畫非母之實身也因見形象涕泣輒下思親氣感不待實然也夫土龍猶甘泉之圖畫也雲雨見之何爲不動十三也此尚夷狄也有若似孔子孔子死弟子思慕共坐有若孔子之座弟子知有若非孔子也猶共坐

而尊事之雲雨之知使若諸弟子之知雖知土龍非眞然猶感動思類而至十四也有若孔子弟子疑其體象則謂知似孝武皇帝幸李夫人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術爲李夫人夫人步入殿門武帝望見知其非也然猶感動喜樂近之使雲雨之氣如武帝之心雖知土龍非眞然猶愛好感起而來十五也既效驗有十五又亦有義四焉立春東耕爲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鋤或立土牛未必能耕也順氣應時示率下也今設土龍雖知不能致雨亦當夏時以類應變與立土人土牛同一義也禮宗廟之主以木爲之

食人功曹受取於吏如人食虎吏受於功曹也乎案世清廉之士百不能一居功曹之官皆有姦心私舊故可所幸苞苴賂遺小大皆有必謂虎應功曹是野中之虎常害人也夫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以冬見陽蟲以夏出出應其氣氣動其類參伐以冬出心尾以夏見參伐則虎星心尾則龍象象出而物見氣至而類動天地之性也動於林澤之中遭虎搏噬之時稟性狂勃貪叨飢餓觸自來之人安能不食人之筋力羸弱不適巧便不知故遇輒死使孟賁登山馮婦入林亦無此害也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哀

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吾善其政之不苛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弟子識諸苛政暴吏甚於虎也夫虎害人古有之矣政不苛吏不暴德化之足以却虎然而二歲比食二人林中獸不應善也爲廉亦不應姦吏爲獸矣或曰虎應功曹之姦所謂不苛政者非功曹也婦人廉部之吏也雖有善政安耐化虎夫魯無功曹之官功曹之官相國是也魯相者殆非孔墨必三家也爲相必無賢操以不賢居權位其惡必不廉也必以相國爲

長尺二寸以象先祖孝子入廟主心事之雖知木主非親亦當盡敬有所主事土龍與木主同雖知非眞示當感動立意於象二也塗車芻靈聖人知其無用示象生存不敢無也夫設土龍知其不能動雨也示若塗車芻靈而有致三也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爲侯示射無道諸侯也夫畫布爲熊麋之象名布爲侯禮貴意象示義取名也土龍亦夫熊麋布侯之類四也夫以象類有十五驗以禮示意有四義仲舒覽見深鴻立事不妄設土龍之象果有狀也龍暫出水雲雨乃至古者

畜龍御龍常存無雲雨猶舊交相闊遠卒然相見歡
欣歌笑或至悲泣涕偃伏少久則示行各恍忽矣易
曰雲從龍非言龍從雲也雲樽刻雷雲之象龍安肯
來夫如是傳之者何可解則桓君山之難可說也則
劉子駿不能對劣也劣則董仲舒之龍說不終也論
衡終之故曰亂龍亂者終也

遭虎篇

變復之家謂虎食人者功曹爲姦所致也其意以爲
功曹衆吏之率虎亦諸禽之雄也功曹爲姦采漁於
吏故虎食人以象其意夫虎食人人亦有殺虎謂虎
姦令虎食人是則魯野之虎常食人也水中之毒不
及陵上陵上之氣不入水中各以所近罹殃取禍是
故漁者不死於山獵者不溺於淵好入山林窮幽測
深涉虎窟寢虎搏噬之何以爲變魯公牛哀病化爲
虎搏食其兄同變化者不以爲怪入山林草澤見害
於虎怪之非也蝮蛇悍猛亦能害人行止澤中於蝮
蛇應何官吏蜂蠆害人入毒氣害人入水火害人人
爲蜂蠆所螫爲毒氣所中爲火所燔爲水所溺又誰
致之者苟諸禽獸乃應吏政行山林中麋鹿野猪牛
象熊羆豺狼蜼蠼皆復殺人苟謂食人乃應爲變蟁

䖟閩蝱皆食人人身彊大故不至死倉卒之世穀食乏貴百姓飢餓自相啖食厥變甚於虎變復之家不處苛政且虎所食非獨人也含血之禽有形之獸虎皆食之人謂應功曹之姦食他禽獸應何官吏夫虎毛蟲人倮蟲毛蟲飢食倮蟲何變之有四夷之外大人食小人虎之與蠻夷氣性一也平陸廣都虎所不由也山林草澤虎所生出也必以虎食人應功曹之姦是則平陸廣都之縣功曹常爲賢山林草澤之邑功曹常伏誅也夫虎食人於野應功曹之姦虎時入邑行於民間功曹游於閭巷之中乎實說虎害人於野不應政其行都邑乃爲怪夫虎山林之獸不狎之物也常在草野之中不爲馴畜猶人家之有鼠也伏匿希出非可常見也命吉居安鼠不擾亂祿衰居危鼠爲殃變夫虎亦然也邑縣吉安長吏無患虎匿不見長吏且危則虎入邑行於民間何則長吏光氣已消都邑之地與野均也推此以論虎所食人亦命時也命訖時衰光氣去身視肉倚尸也故虎食之天道偶會虎適食人長吏遭惡故謂爲變應上天吏古今凶驗非唯虎也野物皆然楚王英宮樓未成鹿走上階其後果薨魯昭公旦出鸜鵒來巢其後季氏逐昭

公昭公奔齊遂死不還賈誼爲長沙王傳鵩鳥集舍發書占之曰主人將去其後遷爲梁王傅懷王好騎墜馬而薨賈誼傷之亦病而死昌邑王時夷鵠鳥集宮殿下王射殺之以問郎中令龔遂龔遂對曰夷鵠野鳥入宮亡之應也其後昌邑王竟亡盧奴令田光與公孫弘等謀反其旦覺時狐鳴光舍屋上光心惡之其後事覺坐誅會稽東部都尉禮文伯時羊伏廳下其後遷爲東萊太守都尉王子鳳時麕入府中其後遷丹陽太守夫吉凶同占遷免一驗俱象空亡精氣消去也故人且亡也野鳥入宅城且空也草蟲入邑等類衆多行事比肩略舉較著以定實驗也

商蟲篇

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也貪則侵漁故蟲食穀身黑頭赤則謂武官頭黑身赤則謂文官吏加罰於蟲所象類之吏則蟲滅息不復見矣夫頭赤則謂武吏頭黑則謂文吏所致也時或頭赤身白頭黑身黃或頭身皆黃或頭身皆青或皆白若魚肉之蟲應何官吏時或白布豪民猾吏被刑乞貸兵威勝於官取多於吏其蟲形象何如狀哉蟲之滅也皆因風雨案蟲滅之時則吏未必伏罰也陸田之中時有鼠

水田之中時有魚蝦蟹之類皆爲穀害或時希出而暫爲害或常有而爲災等類衆多應何官吏魯宣公履畝而稅應時而有蝝生者或言若蝗蝗時至蔽天如雨集地食物不擇穀草察其頭身象類何吏變復之家謂蝗何應建武三十一年蝗起太山郡西南過陳留河南遂入夷狄所集鄉縣以千百數當時鄉縣之吏未皆履畝蝗食穀草連日老極或蜚徙去或止枯死當時鄉縣之吏未必皆伏罪也夫蟲食穀自有止期猶蠶食桑自有足時也生出有日死極有月期盡變化不常爲蟲使人君不罪其吏蟲猶自亡夫蟲

風氣所生蒼頡知之故凡蟲爲風之字取氣於風故八日而化生春夏之物或食五穀或食衆草食五穀吏受錢穀也其食他草受人何物倮蟲三百人爲之長由此言之人亦蟲也人食蟲所食蟲亦食人所食俱爲蟲而相食物何爲怪之設蟲有知亦將非人曰女食天之所生吾亦食之謂我爲變不自謂爲災凡含氣之類所甘嗜者口腹不異人甘五穀惡蟲食之自生天地之間惡蟲之出設蟲能言以此非人亦無以詰也夫蟲之在物間也知者不怪其食萬物也不謂之災甘香渥味之物蟲生常多故穀之多蟲者粢也稻時有蟲麥與豆無蟲必以有蟲責毛者吏是其粢鄉部吏常伏罪

也神農后稷藏種之方煮馬屎以汁漬種者令禾不蟲如或以馬屎漬種其鄉部吏鮑焦陳仲子也是故后稷神農之術用則其鄉吏何免為姦何則蟲無從生上無以察也蟲食他草乎事不怪食五穀葉乃謂之災桂有蠹桑有蝎桂中藥而桑給蠶其用亦急與穀無異蠹蝎不為怪獨謂蟲為災不通物類之實闇於災變之情也穀蟲曰蠱蠱若蛾矣粟米饐熱生蠱夫蠱食粟米不謂之災蟲食苗葉歸之於政如說蟲之家謂粟輕苗重之蟲也種類衆多非一魚肉腐臭有蟲醯醬不閉有蟲飯溫濕有蟲書卷不舒有蟲衣襞不

懸有蟲蝸疽蟾螻蟣蝦有蟲或白或黑或長或短大小鴻殺不相似類皆風氣所生并連以所生不擇日若生日短促見而輒滅變復之家見其希出出又食物則謂之災災出當有所罪則依所似類之吏順而說之人腹中有三蟲下地之澤其蟲曰蛭蛭食人足三蟲食腸順說之家輕與三蟲何似類乎凡天地之間陰陽所生蛟蟯之類蜫蠕之屬含氣而生開口而食食有甘不同心等欲彊大食細弱知慧反頓愚他物小大連相齧噬不謂之災獨謂蟲食穀物為應政事失道理之實不達物氣之性也然夫蟲之生也必依溫

濕溫濕之氣常在春夏秋冬之氣寒而乾燥蟲未曾生若以蟲生罪鄉部吏是則鄉部吏貪於春夏廉於秋冬雖盜跖之吏以秋冬署蒙伯夷之舉矣夫春夏非一而蟲時生者溫濕甚也甚則陰陽不和陰陽不和政也徒當歸於政治而指謂部吏爲姦失事實矣何知蟲以溫濕生也以蠱蟲知之穀乾燥者蟲不生溫濕饐餲蟲生不禁藏宿麥之種烈日乾暴投於燥器則蟲不生如不乾暴閘喋之蟲生如雲煙以蠱閘喋准況衆蟲溫濕所生明矣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傷善青蠅汚白同一禍敗詩以爲興昌邑王夢西階下有積蠅矢明旦召問郎中龔遂遂對曰蠅者讒人之象也夫矢積於階下王將用讒臣之言也由此言之蠅之爲蟲應人君用讒何故不謂蠅爲災乎如蠅可以爲災夫蠅歲生世間人君常用讒乎案蟲害人者莫如蚊虻蚊虻歲生如以蚊虻應災世間常有害人之吏乎必以食物乃爲災人則物之最貴者也蚊虻食人尤當爲災必以暴生害物乃爲災夫歲生而食人與時出而害物交孰爲甚人之病疥亦希非常疥蟲何故不爲災且天將雨螘出蚋蜚爲與氣相應也或時諸蟲之生自與時

氣相應如何輒歸罪於部吏乎天道自然吉凶偶會
非常之蟲適生貪吏遭署人察貪吏之操又見災蟲
之生則謂部吏之所爲致也

講瑞篇

儒者之論自說見鳳皇騏驎而知之何則案鳳皇騏
驎之象又春秋獲麟文曰有麞而角麞而角者則是
騏驎矣其見鳥而象鳳皇者則鳳皇矣黃帝堯舜周
之盛時皆致鳳皇孝宣帝之時鳳皇集于上林後又
於長樂之宮東門樹上高五尺文章五色周獲麟麟
似麞而角武帝之麟亦如麞而角如有大鳥文章五
色獸狀如麞首戴一角考以圖象驗之古今則鳳麟可
得審也夫鳳皇鳥之聖者也騏驎獸之聖者也五帝
三王皐陶孔子人之聖也十二聖相各不同而欲以
麞戴角則謂之騏驎相與鳳皇象合者謂之鳳皇如
何夫聖鳥獸法不同猶十二聖骨體不均也戴角之
相猶戴午也顓頊戴午堯舜必未然今魯所獲麟戴
角即後所見麟未必戴角也如用魯所獲求麟知世
間之麟則必不能知也何則毛羽骨角不合同也假
令不同或時似類未必眞是虞舜重瞳王莽亦重瞳
晉文騈脅張儀亦騈脅如以骨體毛色比則王莽虞

舜而張儀晉文也有若在魯最似孔子孔子死弟子共坐有若問以道事有若不能對者何也體狀似類實性非也今五色之鳥一角之獸或時似類鳳皇騏驎其實非眞而說者欲以骨體毛色定鳳皇騏驎誤矣是故顏淵庶幾不似孔子有若恒庸反類聖人由是言之或時眞鳳皇騏驎骨體不似恒庸鳥獸毛色類眞知之如何儒者自謂見鳳皇騏驎輒而知之則是自謂見聖人輒而知之也皐陶馬口孔子反宇設後輒有知而絶殊馬口反宇尚未可謂聖何則十二聖相不同前聖之相難以照後聖也骨法不同姓名

不等身形殊狀生出異土雖復有聖何如知之桓君山謂揚子雲曰如後世復有聖人徒知其才能之勝己多不能知其聖與非聖人也子雲曰誠然夫聖人難知知能之美若桓揚者尚服不能知世儒懷庸庸之知齎無異之議見聖不能知可保必也夫不能知聖則不能知鳳皇與騏驎世人名鳳皇騏驎何用自謂能之乎夫上世之名鳳皇騏驎聞其鳥獸之奇者耳毛角有奇又不妄翔苟遊與鳥獸爭飽則謂之鳳皇騏驎矣世人之知聖亦猶此也聞聖人人之奇者身有奇骨知能博達則謂之聖矣及其知之非卒見

麤聞而諷名之爲聖也與之偃伏從文受學然後知
之何以明之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
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
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以子貢知孔子
三年乃定世儒無子貢之才其見聖人不從之學任
倉卒之視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少正卯在魯
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淵獨
知孔子聖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能知
孔子之聖又不能知少正卯門人皆惑子貢曰夫少
正卯魯之聞人也子爲政何以先之孔子曰賜退非

爾所及夫才能知佞則能徒尚不能知聖世儒見聖
自謂能知之妄也夫以不能知聖言之則亦知其不
能知鳳皇與騏驎也使鳳皇羽翮長廣騏驎體高大
則見之者以爲大鳥巨獸耳何以別之如必巨大別
之則其知聖人亦宜以巨大春秋之時鳥有爰居不
可以爲鳳皇長狄來至不可以爲聖人然則鳳皇騏
驎與鳥獸等也世人見之何用知之如以中國無有
從野外來而知之則是鸜鵒同也鸜鵒非中國之禽
也鳳皇騏驎亦非中國之禽獸也皆非中國之物儒
者何以謂鸜鵒惡鳳皇騏驎善乎或曰孝宣之時鳳

皇集于上林羣鳥從上以千萬數以其衆鳥之長聖神有異故羣鳥附從如見大鳥來集羣鳥附之則是鳳皇鳳皇審則定矣夫鳳皇與騏驎同性鳳皇見羣鳥從騏驎見衆獸亦宜隨案春秋之驎不言衆獸隨之宣帝武帝皆得騏驎無衆獸附從之文如以騏驎爲人所獲附從者散鳳皇人不獲自來蜚翔附從可見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大傳曰鳳皇在列樹不言羣鳥從也豈宣帝所致者異哉或曰記事者失之唐虞之君鳳皇實有附從上世久遠記事遺失經書之文未足以實也夫實有而記事者失之亦有實無

而記事者生之夫如是儒書之文難以實事案附從以知鳳皇未得實也且人有佞猾而聚者鳥亦有佞黠而從羣者當唐虞之時鳳愨愿宣帝之時佼黠乎何其俱有聖人之德行動作之操不均同也無鳥附從或時其鳳皇羣鳥附從或時非也君子在世清節自守不廣結從出入動作人不附從豪猾之人任使用氣往來進退士衆雲合夫鳳皇君子也必以隨多者効鳳皇是豪黠爲君子也歌曲彌妙和者彌寡行操益清交者益鮮鳥獸亦然必以附從效鳳皇是用和多爲妙曲也龍與鳳皇爲比類宣帝之時黃龍出

猾乱也
佼好也佼人美人也
愨与[illegible]同[illegible]切謹也[illegible]善也[illegible]誠也愿与上訓同

于新豐羣蛇不隨神雀鸞鳥皆衆鳥之長也其仁聖雖不及鳳皇然其從羣鳥亦宜數十信陵孟嘗食客三千稱爲賢君漢將軍衛青及將軍霍去病門無一客亦稱名將太史公曰盜跖橫行聚黨數千人伯夷叔齊隱處首陽山鳥獸之操與人相似人之得衆不足以別賢以鳥附從審鳳皇如何或曰鳳皇騏驎太平之瑞也太平之際見來至也然亦有未太平而來至也鳥獸奇骨異毛卓絶非常則是矣何爲不可知鳳皇騏驎通常以太平之時來至者春秋之時騏驎常嫌於王孔子而至光武皇帝生於濟陽鳳皇來集夫光武始生之時成哀之際也時未太平而鳳皇至如以自爲光武有聖德而來是則爲聖王始生之瑞不爲太平應也嘉瑞或應太平或爲始生其實難知獨以太平之際驗之如何或曰鳳皇騏驎生有種類若龜龍有種類矣龜故生龜龍故生龍形色小大不異於前用也見之父察其子孫何爲不可知夫恒物有種類瑞祐無種適生故曰德應龜龍然也人見神龜靈龍而別之乎宋元王之時漁者網得神龜焉漁父不知其神也方今世儒漁父之類也以漁父而不知神龜則亦知夫世人而不知靈龍也龍或時似蛇

蛇或時似龍韓子曰馬之似鹿者千金良馬似鹿神
龍或時似蛇如審有類形色不異王莽時有大鳥如
馬五色龍文與衆鳥數十集于沛國蘄縣宣帝時鳳
皇集于地高五赤與言如馬身高同矣文章五色與
言五色龍文物色均矣衆鳥數十與之俱集附從等
也如以宣帝時鳳皇體色衆鳥附從安知鳳皇則王
莽所致鳥鳳皇也如審是王莽致之是非瑞也如非
鳳皇體色附從何爲均等且瑞物皆起和氣而生生
於常類之中而有詭異之性則爲瑞矣故夫鳳皇之
至也猶赤烏之集也謂鳳皇有種赤烏復有類乎嘉

禾醴泉甘露出而美甘也皆泉露之所生出非天上
有甘露之種地下有醴泉之類乎嘉禾生於禾中與
禾中異穗謂之嘉禾醴泉甘露出而甘美也皆泉露
生出非天上有甘露之種地下有醴泉之類聖治
公平而乃沾下產出也蓂莢朱草亦生出地集於衆
草無本常根暫生產出旬月枯折故謂之瑞夫鳳皇
騏驎亦瑞也何以有種類案周太平越常獻白雉白
雉生短而白色耳非有白雉之種也魯人得戴角之
麞謂之騏驎亦或時生於麞非有騏驎之類由此言
之鳳皇亦或時生於鵠鵲毛奇羽殊出異衆鳥則謂

之鳳皇耳安得與衆鳥殊種類也有若曰騏驎之於走獸鳳皇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然則鳳皇騏驎都與鳥獸同一類體色詭耳安得異種同類而有奇奇爲不世不世難審識之如何堯生丹朱舜生商均商均丹朱堯舜之類也骨性詭耳鯀生禹瞽瞍生舜舜禹鯀瞽瞍之種也知德殊矣試種嘉禾之實不能得嘉禾恒妄粢粱之粟莖穗怪奇人見叔梁紇不知孔子父也見伯魚不知孔子之子也張湯之父五尺湯長八尺湯孫長六尺孝宣鳳皇高五尺所從生鳥或時高二尺後所生之鳥或時高一尺安得常種種類無常故曾晳生參氣性不世顏路出回古今卓絕馬有千里不必騏驎之駒鳥有仁聖不必鳳皇之鶵山頂之溪不通江湖然而有魚水精自爲之也廢庭壞殿基上草生地氣自出之也按溪水之魚殿基上之草無類而出瑞應之自至天地未必有種類也夫瑞應猶災變也瑞以應善災以應惡善惡雖反其應一也災變無種瑞應亦無類也陰陽之氣天地之氣也遭善而爲和遇惡而爲變豈天地爲善惡之政更生和變之氣乎然則瑞應之出殆無種類因善而起氣和而生亦或時政平氣和衆

物變化猶春則鷹變爲鳩秋則鳩化爲鷹蛇鼠之類
輒爲魚鼈蝦蟇爲鶉雀爲蜄蛤物隨氣變不可謂無
黃石爲老父授張良書去復爲石也儒知之或時太
平氣和麞爲騏驎鵠爲鳳皇因故氣性隨時變化豈
必有常類哉褒姒玄蟲之子二龍漦也晉之二卿熊
羆之裔也吞燕子薏苡履大跡之語世之人然之獨
謂瑞有常類哉以物無種計之以人無類議之以體
變化論之鳳皇騏驎生無常類則形色何爲當同案
禮記瑞命篇云雄曰鳳雌曰皇雄鳴曰即即雌鳴足
足詩云梧桐生矣于彼高岡鳳皇鳴矣于彼朝陽菶

菶萋萋雝雝喈喈瑞命與詩俱言鳳皇之鳥瑞命之
言即即足足詩云雝雝喈喈此聲異也使聲審則形
不同也使審同詩與禮異世傳鳳皇之鳴故將疑焉
案魯之獲麟云有麞而角言有麞者色如麞也麞色
有常若烏色有常矣武王之時火流爲烏云其色赤
赤非烏之色故言其色赤如似麞而色異亦當言其
色白若黑今成事色同故言有麞無角有異於故
故言而角也夫如是魯之所得驎者若麞之狀也武
帝之時西巡狩得白驎一角而五趾角或時同言五
趾者足不同矣魯所得麟云有麞不言色者麞無異

色者武帝云得白驎色白不類麞故言有麞正言白
驎色不同也孝宣之時九眞貢獻驎狀如麞而兩角
者孝武言一角不同矣春秋之驎如麞宣帝之驎言
如鹿鹿與麞小大相倍體不同也夫三王之時驎如
色角趾身體高大不相似類推此准後世驎出必不
與前同明矣夫騏驎鳳皇之類騏驎前後體色不同
而欲以宣帝之時所見鳳皇高五尺文章五色准前
況後當復出鳳皇與之同謂誤矣後當出復見之鳳
皇騏驎必已不與前世見出者相似類而世儒自謂
見而輒知之奈何案魯人得驎不敢正名驎曰有麞

而角者時誠無以知也武帝使謁者終軍議之終軍
曰野禽并角明本同大也不正名驎而言野禽者終
軍亦疑無以審也當今世儒之知不能過魯人與終
軍其見鳳皇騏驎必從而疑之非恒之鳥獸耳何能
審其鳳皇騏驎乎以體色言之未必等以鳥獸隨從
多者未必善以希見言之有鸜鵒嗛以相奇言之聖
人有奇骨體賢者亦有奇骨聖賢俱奇人無以別由
賢聖言人聖鳥聖獸亦與恒鳥庸獸俱有奇怪聖人
賢者亦有知而絕殊骨無異者聖賢鳥獸亦有仁善
廉清體無奇者世或有富貴不聖身有骨爲富貴表

不爲聖賢驗然則鳥亦有五采獸有無角而仁聖者夫如是上世所見鳳皇騏驎何知其非恒鳥獸今之所見鵲麞之屬安知非鳳皇騏驎也方今聖世堯舜之主流布道化仁聖之物何爲不生或時以有鳳皇騏驎亂於鵠鵲麞驎世人不知美玉隱在石中楚王令尹不能知故有抱玉泣血之痛今或時鳳皇騏驎以仁聖之性隱於恒毛角羽無一角五色表之世人不之知猶玉在石中也何用審之爲此論草於永平之初時來有瑞其孝明宣惠衆瑞並至至元和章和之際孝章耀德天下和洽嘉瑞奇物同時俱應鳳皇騏驎連出重見盛於五帝之時此篇已成故不得載

或問曰講瑞謂鳳皇騏驎難知世瑞不能別今孝章之所致鳳皇騏驎不可得知乎曰五鳥之記四方中央皆有大鳥其出衆鳥皆從小大毛色類鳳皇實難知也故無世瑞不能別別之如何以政治時王之德不及唐虞之時其鳳皇騏驎目不親見然而唐虞之瑞必眞是者堯之德明也孝宣比堯舜天下太平萬里慕化仁道施行鳥獸仁者感動而來瑞物小大毛色足異必不同類以政治之得失主之明闇準況衆瑞無非眞者事或難知而易曉其此之謂也又以甘

露驗之甘露和氣所生也露無故而甘和氣獨已至矣和氣至甘露降德洽而衆瑞湊案永平以來訖於章和甘露常降故知衆瑞皆是而鳳皇騏驎皆眞也

論衡卷第十六

論衡卷第十七

王充

指瑞篇

儒者說鳳皇騏驎爲聖王來以爲鳳皇騏驎仁聖禽也思慮深避害遠中國有道則來無道則隱稱鳳皇騏驎之仁知者欲以褒聖人也非聖人之德不能致鳳皇騏驎此言妄也夫鳳皇騏驎聖聖人亦聖聖人恓恓憂世鳳皇騏驎亦宜率教聖人游於世間鳳皇騏驎亦宜與鳥獸會何故遠去中國處於邊外豈聖

人濁鳳皇騏驎清哉何其聖德俱而操不同也如以
聖人者當隱乎十二聖宜隱如以聖者當見鳳驎亦
宜見如以仁聖之禽思慮深避害遠則文王拘於羑
里孔子厄於陳蔡非也文王孔子仁聖之人憂世閔
民不圖利害故用其仁聖之知遭拘厄之患凡人操
行能脩身正節不能禁人加非於已案能操行莫敢
過聖人聖人不能自免於厄而鳳驎獨能（一有而字）自全於
世是鳥獸之操賢於聖人也且鳥獸之知不與人通
何以能知國有道與無道也人同性類好惡均等尚
不相知鳥獸與人異性何能知之人不能知鳥獸鳥
獸亦不能知人兩不能相知鳥獸為愚於人何以反
能知之儒者咸稱鳳皇之德欲以表明王之治反令
人有不及鳥獸論事過事使實不着且鳳驎豈獨為
聖王至哉孝宣皇帝之時鳳皇五至騏驎一至神雀
黃龍甘露醴泉莫不畢見故有五鳳神雀甘露黃龍
之紀使鳳驎審為聖王見則孝宣皇帝聖人也如孝
宣帝非聖則鳳驎為賢來也為賢來則儒者稱鳳皇
騏驎失其實也鳳皇騏驎為堯舜來亦為宣帝來矣
夫如是為聖且賢也儒者說聖太隆則論鳳驎亦過
其實春秋曰西狩獲死驎人以示孔子孔子曰孰為

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襟儒者說之以為天以驎命孔子孔子不王之瑞也夫驎為聖王來孔子自以來王而時王魯君無感驎之德怪其來而不知所為故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知其不為治平而至為已道窮而來望絕心感故涕泣沾襟以孔子言孰為來哉知驎為聖王來也曰前孔子之時世儒已傳此說孔子聞此說而希見其物也見驎之至怪所為來實者驎至無所為來常有之物也行邁魯澤之中而魯國見其物遭獲之也孔子見驎之獲獲而又死則自比於驎自謂道絕不復行將為小人所徯獲也故孔子見驎而自知者據其見得而死也非據其本所為來也然則驎之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人殺之也使驎有知為聖王來時無聖王何為來乎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為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王而驎至知不為聖王來也為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能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鳳驎思慮深避害遠妄也且鳳驎非生外國也中國有聖王乃來至也生於中國長於山林之間性廉見希人不得害也則謂之思慮深避害遠矣禍與聖王同時行與治平相遇世

聞謂之聖王之瑞爲聖來矣剝巢破卵鳳皇爲之不翔焚林而畋漉池而漁龜龍爲之不遊鳳皇龜龍之類也皆生中國與人相近巢剝卵破屏竄不翔林焚池漉伏匿不遊無遠去之文何以知其在外國也龜龍鳳皇同一類也希見不害謂在外國龜龍希見亦在外國矣孝宣皇帝之時鳳皇騏驎黃龍神雀皆至其至同時則其性行相似類則其生出宜同處矣龍不生於外國外國亦有龍鳳驎不生外國外國亦有鳳驎然則中國亦有未必外國之鳳驎也人見鳳驎希見則曰在外國見遇太平則曰爲聖王來夫鳳皇騏驎之至也猶醴泉之出朱草之生也謂鳳皇在外國聞有道而來醴泉朱草何知而生於太平之時醴泉朱草和氣所生然則鳳皇騏驎亦和氣所生也和氣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物生因瑞聖王爲人同時俱然時其長大相逢遇矣衰世亦有和氣和氣時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衰世亦時有鳳驎也孔子生於周之末世騏驎見於魯之西澤光武皇帝生於成哀之際鳳皇集於濟陽之地聖人聖物生於盛衰世聖王遭（一有出聖物遭字）見聖物猶吉命之人逢吉祥之類也其實相遇非相爲出也夫鳳驎之來與白魚赤烏之

至無以異也魚遭自躍王舟逢之火偶爲烏王仰見之非魚聞武王之德而入其舟烏知周家當起集於王屋也謂鳳驎爲聖王來是謂魚烏爲武王至也王者受富貴天命故其動出見吉祥異物見則謂之瑞瑞有小大各以所見定德薄厚若夫白魚赤烏小物小安之兆也鳳皇騏驎大物太平之象也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不見太平之象自知不遇太平之時矣且鳳皇騏驎何以爲太平之象鳳皇騏驎仁聖之禽也仁聖之物至天下將爲仁聖之行矣尚書大傳曰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雉升鼎耳而鳴高宗問祖乙祖乙曰遠方君子殆有至者祖乙見雉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矣夫鳳皇騏驎猶雉也其來之象亦與雉同孝武皇帝西巡狩得白驎一角而五趾又有木枝出復合於末武帝議問羣臣謁者終軍曰野禽并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如此瑞者外國宜有降者曰若應殆且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而蒙化焉其後數月越地有降者匈奴名王亦將數千人來降竟如終軍之言終軍之言得瑞應之實矣推此以況白魚赤烏猶此類也魚水精白者殷之色也烏者孝鳥赤

者周之應氣也先得白魚後得赤烏殷之續絕色移在周矣據魚烏之見以占武王則知周之必得天下也世見武王誅紂出遇魚烏則謂天用魚烏命使武王誅紂事相似類其實非也春秋之時鸜鵒來巢占者以爲凶夫野鳥來巢魯國之都且爲丘墟昭公之身且出奔也服鳥入室主人當去其後賈誼竟去夫鳳驎之來與野鳥巢服鳥之集無以異他禍福後昭公爲季氏所攻出奔於齊死不歸魯賈誼爲長沙太傅服鳥集舍發書占之云野鳥雖殊其占不異鸜鵒之巢服鳥之集偶巢適集占者因其野澤之物巢集

城宮之內則見魯國且凶傳舍人不吉之瑞矣非鸜鵒服鳥知二國禍將至而故爲之巢集也王者以天下爲家家人將有吉凶之事而吉凶之兆豫見於人知者占之則知吉凶將至非吉凶之物有知故爲吉凶之人來也猶蓍龜之有兆數矣龜兆蓍數常有吉凶吉人卜筮與吉相遇凶人與凶相逢非蓍龜神靈知人吉凶出兆見數以告之也虛居卜筮前無過客猶得吉凶然則天地之間常有吉凶吉凶之物來至見當與吉凶之人相逢遇矣或言天使之所爲也夫巨大之天使細小之物音語不通情指不達何能使

物物亦不爲天能其來神怪若天使之則謂天使矣夏后孔甲畋于首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后來之子必大貴或曰不勝之子必有殃夫孔甲之入民室也偶遭雨而䕃庇也非知民家將生子而其子必凶爲之至也既至人占則有吉凶矣夫吉凶之物見於王朝若入民家猶孔甲遭雨入民室也孔甲不知其將生子爲之故到謂鳳皇諸瑞有知應吉能至誤矣

是應篇

儒者論太平瑞應皆言氣物卓異朱草醴泉翔鳳甘露景星嘉禾萐脯蓂莢屈軼之屬又言山出車澤出馬男女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讓畔行者讓路頒白不提挈關梁不閉道無虜掠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其盛茂者致黃龍騏驎鳳皇夫儒者之言有溢美過實瑞應之物或有或無夫言鳳皇騏驎之屬大瑞較然不得增飾其小瑞徵應恐多非是夫風氣雨露本當和適言其鳳翔甘露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可也言其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褻之也風雨雖適不能五日十日正如其數言男女不相干市價不相欺可也言其異路無二價褻之也太平之時豈

萐脯 字亦作

注云色洽切瑞草堯時生於庖廚扇暑而涼王者不喽子味則生 補字彙

作莆曰萐莆瑞草

蓂古切切蓂莢瑞草堯時有之

每月朔日生一莢至十五日生十五莢十六日落一莢月小則一莢不落觀之以知每月日數又名曆莢

更爲男女各作道哉不更作道一路而行安得異乎
太平之時無商人則可如有必求便利以爲業買物
安肯不求賤賣貨安肯不求貴有求貴賤之心必有
二價之語此皆有其事而褒增過其實也若夫萐脯
蓂莢屈軼之屬殆無其物何以驗之說以實者太平
無有此物儒者言萐脯生於庖廚者言廚中自生肉
脯薄如萐形搖鼓生風寒涼食物使之不臰夫太平
之氣雖和不能使廚生肉萐以爲寒涼若能如此則
能使五穀自生不須人爲之也能使廚自生肉萐何
不使飯自蒸於甑火自燃於竈乎凡生萐者欲以風
吹食物也何不使食物自不臰何必生萐以風之乎
廚中能自生萐則冰室何事而復伐冰以寒物乎人
夏月操萐須手搖之然後生風從手握持以當疾風
萐不鼓動言萐脯自鼓可也須風乃鼓不風不動從
手風來自足以寒廚中之物何須萐脯世言燕太子
丹使日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門象夫生肉
萐論之則虛萐脯之語五應之類恐無其實儒者又
言古者蓂莢夾階而生月朔日一莢生至十五日而
十五莢於十六日日一莢落至月晦莢盡來月朔一
莢復生王者南面視莢生落則知日數多少不須煩

擾案日曆以知之也夫天既能生莢以爲日數何不使莢有日名王者視莢之字則知今日名乎徒知日數不知日名猶復案曆然後知之是則王者視日則更煩擾不省蓂莢之生安能爲福夫蓂草之實也猶豆之有莢也春夏未生其生必於秋末冬月隆寒霜雪霣零萬物皆枯儒者敢謂蓂莢逹冬獨不死乎如與萬物俱生俱死莢成而以秋末是則已秋得察莢春夏冬三時不得案也且月十五日生十五莢於十六日莢落二十一日六莢落落莢棄殞不可得數猶當計未落莢以知日數是勞心苦意非善祐也使莢

生於堂上人君坐戶牖間望察莢生以知日數豈謂善矣今云夾階而生生於堂下也王者之堂墨子稱堯舜高三尺儒家以爲卑下假使之然高三尺之堂蓂莢生於階下王者欲視其莢不能從戶牖之間見也須臨堂察之乃知莢數夫起視堂下之莢孰與懸曆日於扆坐傍顧輒見之也天之生瑞欲以娛王者須起察乃知日數是生煩物以累之也且莢草也王者之堂旦夕所坐古者雖質宮室之中草生輒耘安得生莢而人得經月數之乎且凡數日一二者欲以紀識事也古有史官典曆主日王者何事而自數莢

堯候四時之中命曦和察四星以占候氣四星至重猶不躬視而自察莢以數日也儒者又言太平之時屈軼生於庭之末若草之狀主指佞人佞人入朝屈軼庭末以指之聖王則知佞人所在夫天能故生此物以指佞人不使聖王性自知之若佞人本不生出必復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之不憚煩也聖王莫過堯舜堯舜之治最為平矣即屈軼已自生於庭之末佞人來輒指知之則舜何難於知佞人而使臯陶陳知人之術經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人含五常音氣交通且猶不能相知屈軼草也安能知佞如儒者

之言是則太平之時草木踰賢聖也獄訟有是非人情有曲直何不并令屈軼指其非而不直者必苦心聽（一有獄字）訟三人斷獄乎故夫屈軼之草或時無有而空言生或時實有而虛言能指假令能指或時草性見人而動古者質朴見草之動則言能指能指則言指佞人司南之酌投之於地其柢指南魚肉之蟲集地北行夫蟲之性然也今草能指亦天性也聖人因草能指宣言曰庭末有屈軼能指佞人百官臣子懷姦心者則各變性易操為忠正之行矣猶今府廷畫臯陶觟䚦也儒者說云觟䚦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

皐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斯蓋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爲驗故皐陶敬羊起坐事之此則神奇瑞應之類也曰夫觟鯱則復屈軼之語也羊本二角觟鯱一角體損於羣不及衆類何以爲奇鼈三足曰能鼊三足曰賁案能與賁不能神於四足之龜鼈一角之羊何能聖於兩角之禽狌狌知往乾鵲知來鸚䳇能言天性能一不能爲二或時觟鯱之性徒能觸人未必能知罪人皐陶欲神事助政惡受罪者之不厭服因觟鯱觸人則罪之斯欲刑之不犯受罪之家沒齒無怨言也夫物性之所知時有

如以觟鯱能觸謂之爲神則狌狌之徒皆爲神也巫知吉凶占人禍福無不然者如以觟鯱謂之巫類則巫何奇而以爲善斯皆人神事欲立化也師尚父爲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衆曰倉光倉光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舡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不急渡倉光害汝則復觟鯱之類也河中有此之物時出浮揚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覆人之舟也尚父緣河有此異物因以威衆夫觟鯱之觸罪人猶倉光之覆舟也蓋有虛名無其實效也人畏怪奇故空褒增又言太平之時有景星尚書中候曰堯時

景星見於軫夫景星或時五星也大者歲星太白也
彼或時歲星太白行於軫度古質不能推步五星不
知歲星太白何如狀見大星則謂景星矣詩又言東
有啓明西有長庚亦或時復歲星太白也或時昬見
於西或時晨出於東詩人不知則名曰啓明長庚矣
然則長庚與景星同皆五星也太平之時日月精明
五星日月之類也太平更有景星可復更有日月乎
詩人俗人也中候之時質世也俱不知星王莽之時
太白經天精如半月使不知星者見之亦則復名之
曰景星爾雅釋四時章曰春爲發生夏爲長養秋爲
收成冬爲安寧四氣和爲景星夫如爾雅之言景星
乃四時氣和之名也恐非着天之大星爾雅之書五
經之訓故儒者所共觀察也而不信從更謂大星爲
景星豈爾雅所言景星與儒者之所説異哉爾雅又
言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醴泉乃謂甘露也
今儒者説之謂從地中出其味甘若醴泉故曰醴泉
二説相遠實未可知案爾雅釋水章泉一見一否曰
瀸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懸出懸出下出也道
泉出之異輒有異名使太平之時更有醴泉從地中
出當於此章中言之何故反居釋四時章中言甘露

爲醴泉乎若此儒者之言醴泉從地中出又言甘露其味甚甜未可然也儒曰道至大者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翔風起甘露降雨濟而陰一者謂之甘雨非謂雨水之味甘也推此以論甘露非謂其降下時適潤養萬物未必露味甘也亦有露甘味如飴蜜者俱太平之應非養萬物之甘露也何以明之案甘露如飴蜜者着於樹木不着五穀徒露味不甘者其下時土地潤流濕萬物洽沾濡溥由此言之爾雅且近得實緣爾雅之言驗之於物案味甘之露下着樹木察所着之樹不能茂於所不着之木然今之甘露殆異於爾雅之所謂甘露欲驗爾雅之甘露以萬物豐熟災害不生此則甘露降下之驗也甘露下是則醴泉矣

治期篇

世謂古人君賢則道德施行施行則功成治安人君不肖則道德頓廢頓廢則功敗治亂古今論者莫謂不然何則見堯舜賢聖致太平桀紂無道致亂得誅如實論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吏百石以上若升食以下居位治民爲政布教教行以正民治與亂皆有命爲或才高行絜居位職廢或智淺操洿治民而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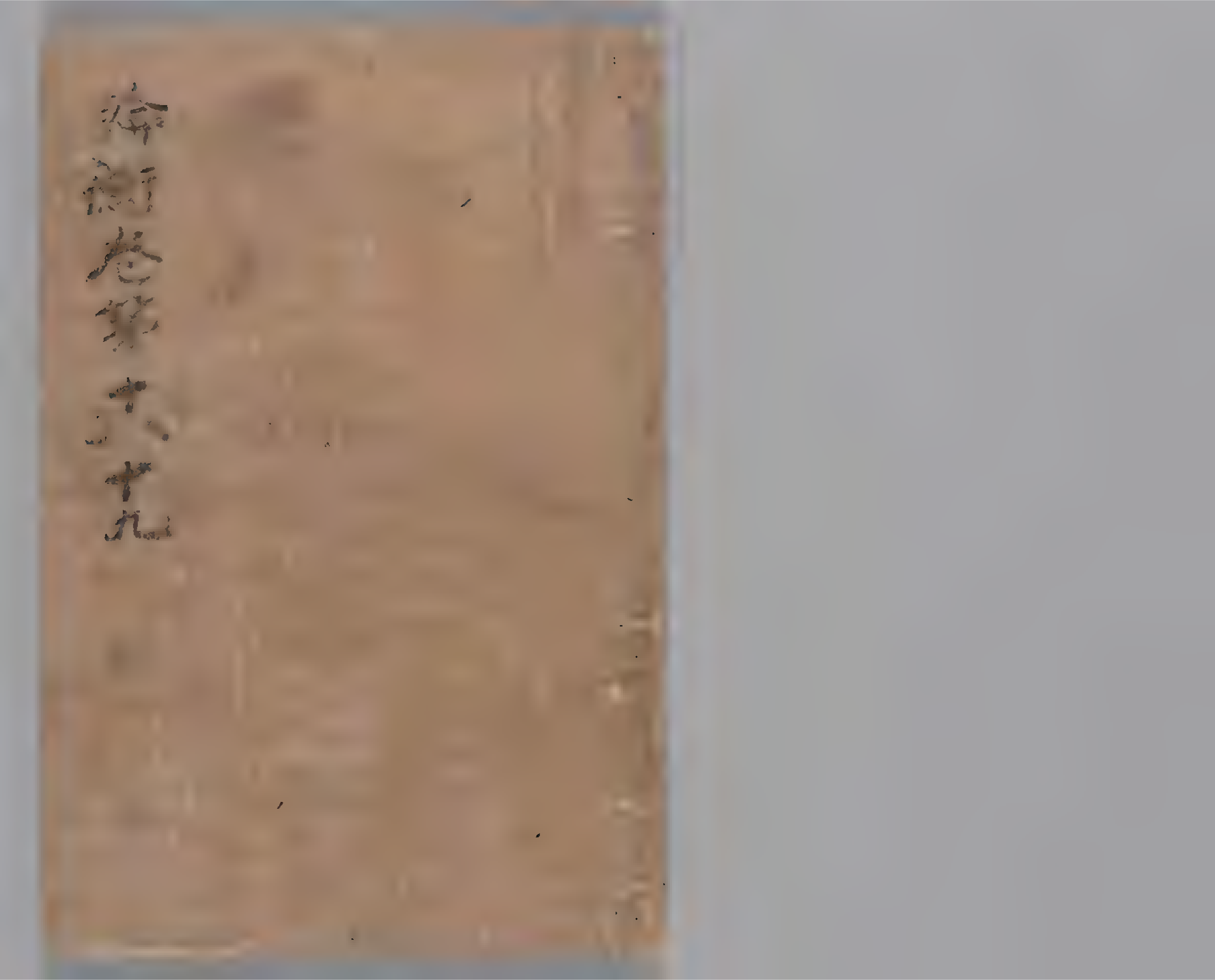
古之黜陟幽明考功據有功而加賞案無功而施罰是考命而長祿非實才而厚能也論者因考功之法據效而定賢則謂民治國安者賢君之所致民亂國危者無道之所為也故危亂之變至論者以責人君歸罪於為政不得其道人君受以自責愁神苦思撼動形體而危亂之變終不減除空憒人君之心使明知之主虛受之責世論傳稱使之然也夫賢君能治當安之民不能化當亂之世良醫能行其針藥使方術驗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也如命窮病困則雖扁鵲末如之何夫命窮病困之不可治猶困亂民之不可安也藥氣之愈病猶教導之安民也皆有命時不可令勉力也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由此言之教之行廢國之安危皆在命時非人力也夫世亂民逆國之危多災害繫於上天賢君之德不能消卻詩道周宣王遭大旱矣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言無有可遺一人不被害者宣王賢者嫌於德微仁惠盛者莫過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旱水旱災害之甚者也而二聖逢之豈二聖政之所致哉天地歷數當然也以堯湯之水旱準百王之災害

非德所致非德所致則其福祐非德所爲也賢君子治國也猶慈父之治家慈父耐平教明令耐使子孫皆爲孝善子孫孝善是家興也百姓平安是國昌也昌必有衰興則有廢興昌非德所能成然則衰廢非德所能敗也昌衰興廢皆天時也此善惡之實未言苦樂之效也家安人樂富饒財用足也案富饒者命厚所致非賢惠所獲也人皆知富饒居安樂者命祿厚而不知國安治化行者歷數吉也故世治非賢聖之功衰亂非無道之致國當衰亂賢聖不能盛時當治惡人不能亂世之治亂在時不在政國之安危在數不在教賢不賢之君明不明之政無能損益世稱五帝之時天下太平家有十年之蓄人有君子之行或時不然世增其美亦（一有然字）或時政所致何以審之夫世之所以爲亂者不以賊盜衆多兵革並起民棄禮義負畔其上乎若此者由穀食乏絕不能忍饑寒夫饑寒並至而能無爲非者寡然則溫飽並至而能不爲善者希傳曰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民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起於不足穀足食多禮義之心生禮豐義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饑歲之春不食親戚穰歲之秋召及四鄰不食親戚惡行也召及四鄰善義也

爲善惡之行不在人質性在於歲之饑穰由此言之禮義之行在穀足也案穀成敗自有年歲年歲水旱五穀不成非政所致時數然也必謂水旱政治所致不能爲政者莫過桀紂桀紂之時宜常水旱案桀紂之時無饑耗之災災至自有數或時返在聖君之世實事者說堯之洪水湯之大旱皆有遭遇非政惡之所致說百王之害獨謂爲惡之應此見堯湯德優百王劣也審一足以見百明惡足以照善堯湯證百王至百王遭變非政所致以變見而明禍福五帝致太平非德所就明矣人之溫病而死也先有凶色見於面部其病遇邪氣也其病不愈至於身死命壽訖也國之亂亡與此同驗有變見於天地猶人溫病而死色見於面部也有水旱之災猶人遇氣而病也災禍不除至於國亡猶病不愈至於身死也論者謂徵變政治賢人溫病色凶可謂操行所生乎謂水旱者無道所致賢者遭病可謂無狀所得乎謂亡者爲惡極賢者身死可謂罪重乎夫賢人有被病而早死惡人有完彊而老壽人之病死不在操行爲惡也然則國之亂亡不在政之有非惡人完彊而老壽非政平安而常存由此言之禍變不足以明惡福瑞不足以表善明

矣在天之變日月薄蝕四十二月日一食五月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數不在政治百變千災皆同一狀未必人君政教所致歲害鳥帑周楚有禍綝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皆災當此之時六國政教未必失誤也歷陽之都一夕沈而為湖當時歷陽長吏未必誣妄也成敗繫於天吉凶制於時人事未為天氣已見非時而何五穀生地一豐一耗穀糴在市一貴一賤豐者未必賤耗者未必貴豐耗有歲貴賤有時時當貴豐穀價增時當賤耗穀直減夫穀之貴賤不在豐耗猶國之治亂不在善惡賢君之立偶在當治之世德自明於上民自善於下世平民安瑞祐並至世則謂之賢君所致無道之君偶生當生亂之時世擾俗亂災害不絕遂以破國亡身滅嗣世皆謂之為惡所致若此明於善惡之外形不見禍福之內實也禍福不在善惡善惡之證不在禍福長吏到官未有所行政教因前無所改更然而盜賊或多或寡災害或無或有夫何故哉長吏秩貴當階平安以升遷或命賤不任當由危亂以貶詘也以今之長吏況古之國君安危存亡可得論也

論衡卷第十七


論衡卷第十六十九

自然　敍類　斎心△亘漫　十九

灰固　駿符

論衡卷第十八　　王充

自然篇　　感類篇

齊世篇

自然篇

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萬物之生含血之類知飢知寒見五穀可食取而食之見絲麻可衣取而衣之或說以爲天生五穀以食人生絲麻以衣人此謂天爲人作農夫桑女之徒也不合自然故其義疑未可從也試依道家論之天者普施氣萬物之中穀愈飢而絲麻救寒故人食穀衣絲麻也夫

[illegible]不故生五穀絲麻以衣食人由其有災變不欲以譴告人也物自生而人衣食之氣自變而人畏懼之以若說論之厭於人心矣如天瑞爲故自然焉在無爲可居何以天之自然也以天無口目也案有爲者口目之類也口欲食而目欲視有嗜欲於內發之於外口目求之得以爲利欲之爲也今無口目無欲於物無所求索夫何爲乎何以知天無口目也以地知之地以土爲體土本無口目天地夫婦也地體無口目亦知天無口目也使天體乎宜與地同使天乎氣若雲煙雲煙之屬安得口目或曰凡動行之類皆本無有爲

有故欲動動則有爲今天動行與人相似安得無爲曰天之動行也施氣也體動氣乃出物乃生矣由人動氣也體動氣乃出子亦生也夫人之施氣也非欲以生子氣施而子自生矣天動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施氣不欲爲物而物自爲此則無爲也謂天有爲無爲者何氣也恬澹無欲無爲無事者也老聃得以壽矣老聃稟之於天使天無此氣老聃安所稟受此性師無其說而弟子獨言者未之有也或復於桓公公曰以告仲父左右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爲君乃易乎桓公曰吾未得仲父故難已得仲父

何爲不易夫桓公得仲父任之以事委之以政不復與知皇天以至優之德與王政而譴告人則天德不若桓公而霸君之操過上帝也或曰桓公知管仲賢故委任之如非管仲亦將譴告之矣使天遭堯舜必無譴告之變曰天能譴告人君則亦能故命聖君擇才若堯舜受以王命委以王事勿復與知今則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廢德隨譴告之何天不憚勞也曹參爲漢相縱酒歌樂不聽政治其子諫之笞之二百當時天下無擾亂之變淮陽鑄僞錢吏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壞一鑪不刑一人高枕安卧而淮陽政清

夫曹參爲相若不爲相汲黯爲太守若郡無人然而漢朝無事淮陽刑錯者參德優而黯威重也計天之威德孰與曹參汲黯而謂天與王政隨而譴告之是謂天德不若曹參厚而威不若汲黯重也蘧伯玉治衛子貢使人問之何以治衛對曰以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無爲之道也或曰太平之應河出圖洛出書不畫不就不爲不成天地出之有爲之驗也張良遊泗水之上遇黃石公授太公書蓋天佐漢誅秦故命令神石爲鬼書授人復爲有爲之效也曰此皆自然也夫天安得以筆墨而爲圖書乎天道自然故圖書自

成晉唐叔虞（[illegible]有）魯成季友生文在其手故叔曰虞季曰友宋仲子生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三者在母之時文字成矣而謂天爲文字在天之時天使神持錐筆墨刻其身乎自然之化固疑難知外若有爲內實自然是以太史公紀黃石事疑而不能實也趙簡子夢上天見一男子在帝之側後出見人當道則前所夢見在帝側者也論之以爲趙國且昌之狀也黃石授書亦漢且興之象也妖氣爲鬼鬼象人形自然之道非或爲之也草木之生華葉青葱皆有曲折象類文章謂天爲文字復爲華葉乎宋人或刻木爲楮（一本作約）葉者三年乃成孔子曰使地三年乃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如孔子之言萬物之葉（自爲生也 自爲生）故能並成如天爲之其遲當若宋人刻楮葉矣觀鳥獸之毛羽毛羽之采色通可爲乎鳥獸未能盡實春觀萬物之生秋觀其成天地爲之乎物自然也知謂天地爲之爲之宜用手天地安得萬萬千手並爲萬萬千千物乎諸物在天地之間也猶子在母腹中也母懷子氣十月而生鼻口耳目髮膚毛理血脈脂腴骨節爪齒自然成腹中乎母爲之也偶人千萬不名爲人者何也鼻口耳目非性自然也武帝幸王夫人

王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方術作夫人形形成出入宮門武帝大驚立而迎之忽不復見蓋非自然之真方士巧妄之偽故一見荒忽消散滅亡有為之化其不可久行猶王夫人形不可久見也道家論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驗其行言故自然之說未見信也然雖自然亦須有為輔助耒耜耕耘因春播種者人為之也及穀入地日夜長大人不能為也或為之者敗之道也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者就而揠之明日枯死夫欲為自然者宋人之徒也問曰人生於天地天地無為人稟天性者亦當無為而有為何也曰至德純渥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為稟氣薄少不遵道德不似天地故曰不肖不肖者不似也不似天地不類聖賢故有為也天地為鑪造化為工稟氣不一安能皆賢賢之純者黃老是也黃者黃帝也老者老子也黃老之操身中恬澹其治無為正身共己而陰陽自和無心於為而物自化無意於生而物自成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者垂拱無為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周公曰上帝引佚上帝謂舜禹也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

巳無為而天下治舜承堯之安堯則天而行不作功邀名無為之化自成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年五十者擊壤於塗不能知堯之德蓋自然之化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黃帝堯舜大人也其德與天地合故知無為也天道無為故春不為生而夏不為長秋不為成冬不為藏陽氣自出物自生長陰氣自起物自成藏汲井決陂灌溉園田物亦生長霈然而雨物之莖葉根垓莫不洽濡程量澍澤孰與汲井決陂哉故無為之為大矣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名故其名成沛然之雨功名大矣而天地不為也氣

和而雨自集儒家說夫婦之道取法於天地知夫婦法天地不知推夫婦之道以論天地之性可謂惑矣夫天覆於上地偃於下下氣烝上上氣降下萬物自生其中間矣當其生也天不須復與也由子在母懷中父不能知也物自生子自成天地父母何與知哉及其生也人道有教訓之義天道無為聽恣其性故放魚於川縱獸於山從其性命之欲也不驅魚令上陵不逐獸令入淵者何哉拂詭其性失其所宜也夫百姓魚獸之類也上德治之若亨小鮮與天地同操也商鞅變秦法欲為殊異之功不聽趙良之議以取

車裂之患德薄多欲君臣相憎怨也道家德厚下當其上上安其下純蒙無爲何復譴告故曰政之適也君臣相忘於治魚相忘於水獸相忘於林人相忘於世故曰天也孔子謂顏淵曰吾服汝忘也汝之服於我亦忘也以孔子爲君顏淵爲臣尚不能譴告況以老子爲君文子爲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淳酒味甘飲之者醉不相知薄酒酸苦賓主顰蹙夫相譴告道薄之驗也謂天譴告曾謂天德不若淳酒乎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相譏以禮故相譴告三皇之時坐者于于行者居居乍自以爲馬乍自以爲牛純

德行而民瞳矇曉惠之心未形生也當時亦無災異如有災異不名曰譴告何則時人愚惷不知相繩責也末世衰微上下相非災異時至則造譴告之言矣夫今之天古之天也非古之天厚而今之天薄也譴告之言生於今者人以心准況之也誥誓不及五帝要盟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德彌薄者信彌衰心險而行詖則犯約而負教教約不行則相譴告譴告不改舉兵相滅由此言之譴告之言衰亂之語也而謂之上天爲之斯蓋所以疑也且凡言譴告者以人道驗之也人道君譴告臣上天譴告君也謂災異爲譴告夫人道臣亦

有諫君以災異爲譴告而王者亦當時有諫上天之義其效何在苟謂天德優人不能諫優德亦宜玄黙不當譴告萬石君子有過不言對案不食至優之驗也夫人之優者猶能不言皇天德大而乃謂之譴告乎夫天無爲故不言災變時至氣自爲之夫天地不能爲亦不能知也腹中有寒腹中疾痛人不使也氣自爲之夫天地之間猶人背腹之中也謂天爲災變凡諸怪異之類無小大薄厚皆天所爲乎牛生馬桃生李如論者之言天神入牛腹中爲馬把李實提桃間乎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又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人之賤不用於大者類多伎能天尊貴高大安能撰爲災變以譴告人且吉凶蜚色見於面人不能爲色自發也天地猶人身氣變猶蜚色人不能爲蜚色天地安能爲氣變然則氣變之見殆自然也自見色自發占候之家因以言也夫寒溫譴告變動招致四疑皆已論矣譴告於天道尤詭故重論之論之所以難別也說合於人事不入於道意從道不隨事雖違儒家之說合黄老之義也

感類篇

陰陽不和災變發起或時先世遺咎或時氣自然賢

聖感類慊懼自思災變惡徵何為至乎引過自與恐
有罪畏慎恐懼之意未必有其實事也何以明之以
湯遭旱自責以五過也聖人純完行無缺失矣何自
責有五過然如書曰湯自責天應以雨湯本無過以
五過自責天何故雨以無過致旱亦知自責不能得
雨也由此言之旱不為湯至雨不應自責然而前旱
後雨者自然之氣也此言書之語也難之曰春秋
大雩董仲舒設土龍皆為一時間也一時不雨恐懼
雩祭求陰請福憂念百姓也湯遭旱七年以五過自
責謂何時也夫遭旱一時輙自責乎旱至七年乃自

責也謂一時輙自責七年乃雨天應之誠何其留
也始謂七年乃自責憂念百姓何其遲也不合雩祭
之法不應憂民之義書之言未可信也由此論之周
成王之雷風發亦此類也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
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
公死儒者說之以為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
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
周公之閒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古文家以
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
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變或以為葬

疑或以為信讒二家未可審且訂葬疑之說秋夏之
際陽氣尚盛未嘗無雷雨也顧其拔木偃禾頗為狀
耳當雷雨時成王感懼開金縢之書見周公之功執
書泣過自責之深自責適已天偶反風書家則謂天
為周公怒也千秋萬夏不絕雷雨苟謂雷雨為天怒
乎是則皇天歲歲怒也正月陽氣發泄雷聲始動秋
夏陽至極而雷折苟謂秋夏之雷（[illegible]）為天大怒
正月之雷天小怒乎雷為天怒雨為恩施使天為周
公怒徒當雷不當雨今雨俱至天怒且喜乎子於是
日也哭則不歌周禮子卯稷食菜羹哀樂不並行哀
樂不並行喜怒反并至乎秦始皇帝東封岱嶽雷雨
暴至劉媼息大澤雷雨晦冥始皇無道自同前聖治
亂自謂太平天怒可也劉媼息大澤夢與神遇是生
高祖何怒於生聖人而為雷雨乎堯時大風為害堯
激大風於青丘之野舜入大麓烈風雷雨堯舜世之
隆主何過於天天為風雨也大旱春秋雩祭又董仲
舒設土龍以類招氣如天應雩龍必為雷雨何則秋
夏之雨與雷俱也必從春秋仲舒之術則大雩龍求
怒天乎師曠奏白雪之曲雷電下擊鼓清角之音風
雨暴至苟為雷雨為天怒天何憎於白雪清角而如

師曠爲之乎此雷雨之難也又問之曰成王不以天子禮葬周公天爲雷風偃禾拔木成王覺悟執書泣過天乃反風偃禾復起何不爲疾反風以立大木必須國人起築之乎應曰天不能曰然則天有所不能乎應曰然難曰孟賁推人人仆接人而起接人立天能拔木不能復起是則天力不如孟賁也秦時三山亡猶謂天所徙也夫木之輕重孰與三山能徙三山不能起大木非天用力宜也如謂三山非天所亡然則雷雨獨天所爲乎問曰天之欲令成王以天子之禮葬周公以公有聖德以公有王功經曰王乃得周

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也難之曰伊尹相湯伐夏爲民興利除害致天下太平湯死復相太甲太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于皇天天所宜彰也伊尹死時天何以不爲雷雨應曰以百兩篇曰伊尹死大霧三日大霧三日亂氣矣非天怒之變也東海張霸造百兩篇其言雖未可信且假以問天爲雷雨以悟成王成王未開金匱雷止乎已開金匱雷雨乃止也應曰未開金匱雷止也開匱得書見公之功覺悟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由

此言之成王未覺悟雷雨止矣難曰伊尹務三日天何不三日雷雨須成王覺悟乃止乎太戊之時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太戊思政桑穀消亡宋景公時熒守心出三善言熒惑徙舍使太戊不思政景公無三善言桑穀不消熒惑不徙何則災變所以譴告也所譴告未覺災變不除天之至意也爲天怒爲雷雨非責成王成王未覺雨雷之息何其早也又問曰禮諸侯之子稱公子諸侯之孫稱公孫皆食菜地殊之衆庶何則公子公孫親而又尊得體公稱又食菜地名實相副猶文質相稱也天彰周公之功令成王以天子禮葬何不令成王號周公以周公副天子之禮乎應曰王者名之尊號也人臣不得名也難曰人臣猶得名大禮乎武王伐紂下車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三人者諸侯亦人臣也以王號加之何爲獨可於三王不可周公天意欲彰周公豈能明乎豈以王迹起於三人哉然而王功成亦於周公江起岷山流爲濤瀨相濤瀨之流孰與初起之源秬鬯之所爲到白雉之所爲來三王乎周公（一有乎字）也周公功德盛於三王不加王號豈天惡人妄稱之哉周衰六國稱王齊秦更爲帝當時天無禁怒之變周公不以天子禮葬天爲雷雨以

責成王何天之好惡不純一乎又問曰魯季孫賜曾子簀曾子病而寢之童子曰華而睆者大夫之簀而曾子感慙命元易簀蓋禮大夫之簀士不得寢也今周公人臣也以天子禮葬魂而有靈將安之不也應曰成王所爲天之所予何爲不安難曰季孫亦賜大夫之簀豈曾子之所自制乎何獨不安乎子疾病子路遣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孔子非子路者也己非人君(一有也字)子路使門人爲臣非天之心而妄爲之是欺天也周公亦非天子也以孔子之心況周公周公必不安也季氏旅於太山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以曾子之細猶却非禮周公至聖豈安天子之葬曾謂周公不如曾子乎由此原之周公不安也大人與天地合德周公不安天亦不安何故爲雷雨以責成王乎又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武王之命何可代乎應曰九齡之夢天奪文王年以益武王克殷二年之時九齡之年未盡武王不豫則請之矣人命不可請獨武王可非世常法故藏於金縢不可復爲故掩而不見難曰九齡之夢武王已得文王之年未應曰已得之矣難曰已得文王之年命當自延克殷二年雖

疾猶將不死周公何爲請而代之應曰人君爵人以官議定未之即與曹下案目然後可諾天雖奪文王年以益武王猶須周公請乃能得之命數精微非一卧之夢所能得也應曰九齡之夢能得也難曰九齡之夢文王夢與武王九齡武王夢帝予其九齡其天已予之矣武王已得之矣何須復請人且得官先夢得爵其後莫舉猶自得官何則兆象先見其驗必至也古者謂年爲齡已得九齡猶人夢得爵也周公因必效之夢請之於天功安能大乎又問曰功無大小德無多少人須仰恃賴之者則爲美矣使周公不代武王武王病死周公與成王而致天下太平乎應曰成事周公輔成王王天下不亂使武王不見代遂病至死周公致太平何疑乎難曰若是武王之生無益其死無損須周公功乃成也周衰諸侯背畔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使無管仲不合諸侯夷狄交侵中國絕滅此無管仲有所傷也程量有益管仲之功偶於周公管仲死桓公不以諸侯禮葬以周公況之天亦宜怒微雷薄雨不至何哉豈以周公聖而管仲不賢乎夫管仲爲反坫有三歸孔子譏之以臣不賢反坫三歸諸侯之禮

天子禮葬王者之制皆以人臣俱不得為大人與天地合德孔子大人也譏管仲之僭禮皇天欲周公之侵制非合德之驗書家之說未可然也以見鳥跡而知為書見蜚蓬而知為車天非以鳥跡命倉頡以蜚蓬使奚仲也奚仲感蜚蓬而倉頡起鳥跡也晉文反國命徹麋墨勇犯心感辭位歸家夫文公之徹麋墨非欲去勇犯勇犯感慙自同於麋墨也宋華臣弱其宗使家賊六人以鈹殺華吳於宋命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其後左師怨咎華臣華臣備之國人逐瘈狗瘈狗入華臣之門華臣以為左師來攻已

也踰墻而走夫華臣自殺華吳而左師懼國人自逐瘈狗而華臣自走成王之畏懼猶此類也心疑於不以天子禮葬公卒遭雷雨之至則懼而畏過矣夫雷雨之至天未必責成王也雷雨至成王懼以自責也夫感則蒼頡奚仲之心懼則左師華臣之意也懷嫌疑之計遭暴至之氣以類之驗見則天怒之效成矣見類驗於寂漠猶感動而畏懼況雷雨揚軒轞之聲成王庶幾能不怵惕乎迅雷風烈孔子必變禮君子聞雷雖夜衣冠而坐所以敬雷懼激氣也聖人君子於道無嫌然猶順天變動況成王有周公之疑聞雷

雨之變安能不振懼乎然則雷雨之至也殆且自天氣成王畏懼殆且感物類也夫天道無為如天以雷雨責怒人則亦能以雷雨殺無道古無道者多可以雷雨誅殺其身必命聖人興師動軍頓兵傷士難以一雷行誅輕以三軍尅敵何天之不憚煩也或曰紂父帝乙射天毆地游涇渭之間雷電擊而殺之斯天以雷電誅無道也帝乙之惡孰與桀紂鄒伯奇論桀紂惡不如亡秦亡秦不如王莽然而桀紂秦莽之死不以雷電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采善不踰其美貶惡不溢其過責小以大天人無之成王小疑天大雷雨如定以臣葬公其變何以過此洪範稽疑不悟災變者人之才不能盡曉天不以疑責備於人也成王心疑未決天以大雷雨責之殆非皇天之意書家之說恐失其實也

齊世篇

語稱上世之人侗長佼好堅彊老壽百歲左右下世之人短小陋醜夭折早死何則上世和氣純渥婚姻以時人民稟善氣而生生又不傷骨節堅定故長大老壽狀貌美好下世反此故短小夭折形面醜惡此言妄也夫上世治者聖人也下世治者亦聖人也聖

人之德前後不殊則其治世古今不異上世之天下世之天也天不變易氣不改更上世之民下世之民也俱稟元氣元氣純和古今不異則稟以爲形體者何故不同夫稟氣等則懷性均懷性均則形體同形體同則醜好齊醜好齊則夭壽適一天一地並生萬物萬物之生俱得一氣氣之薄渥萬世若一帝王治世百代同道人民嫁娶同時共禮雖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法制張設未必奉行何以效之以今不奉行也禮樂之制存見於今今之人民肯行之乎今人不肯行古人亦不肯舉以今之人民知古之人民

也物亦物也人生一世壽至一百歲生爲十歲兒時所見地上之物生死改易者多至於百歲臨且死時所見諸物與年十歲時所見無以異也使上世下世民人無有異則百歲之間足以卜筮六畜長短五穀大小昆蟲草木金石珠玉蜎蜚蠕動跂行喙息無有異者此形不異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氣爲水火也使氣有異則古之水清火熱而今水濁火寒乎人生長六七尺大三四圍面有五色壽至於百萬世不異如以上世人民侗長佼好堅彊老壽下世反此則天地初立始爲人時長可如防風之君色如宋朝

壽如彭祖乎從當今至千世之後人可長如莢英色如嫫母壽如朝生乎王莽之時長人生長一丈名曰霸出建武年中潁川張仲師長一丈二寸張湯八尺有餘其父不滿五尺俱在今世或長或短儒者之言竟非誤也語稱上世使民以宜傴者抱關侏儒俳優如皆侗長佼好安得傴僂之人乎語稱上世之人質朴易化下世之人文薄難治故易曰上古之時結繩以治後世易之以書契先結繩易化之故後書契難治之驗也故先宓犧之前人民至質朴卧者居居坐者于于羣居聚處知其母不識其父至宓犧時人民

頗文知欲詐愚勇欲恐怯彊欲凌弱衆欲暴寡故宓犧作八卦以治之至周之時人民文薄八卦難復因襲故文王衍爲六十四首極其變使民不倦至周之時人民久薄故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稱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知世浸弊文薄難治故加密致之罔設纖微之禁檢押守持備具悉極此言妄也上世之人所懷五常也下世之人亦所懷五常也俱懷五常之道共稟一氣而生上世何以質朴下世何以文薄彼見上世之民飲血茹毛無五穀之食後世穿地爲井耕上種穀飲井食

粟有水火之調又見上古巖居穴處衣禽獸之皮後世易以宮室有布帛之飾則謂上世質朴下世文薄矣夫器業變易性行不異然而有質朴文薄之語者世有盛衰衰極久有弊也譬猶衣食之於人也初成鮮完始熟香絜少久穿敗連日臭茹矣文質之法古今所共一質一文一衰一盛古而有之非獨今也何以效之傳曰夏后氏之王教以忠上教以忠君子忠其失也小人野救野莫如敬殷王之教以敬上教用敬君子敬其失也小人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之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文其失也小人薄救薄莫如忠

承周而王者當教以忠夏所承唐虞之教薄故教以忠唐虞以文教則其所承有鬼失矣世人見當今之文薄也狎侮非之則謂上世朴質下世文薄猶家人子弟不謹則謂他家子弟謹良矣語稱上世之人重義輕身遭忠義之事得己所當赴死之分明也則必赴湯趨鋒死不顧恨故弘演之節陳不占之義行事比類書籍所載亡命捐身衆多非一今世趨利苟生棄義妄得不相勉以義不相激以行義廢身不以為累行隳事不以相畏此言妄也夫上世之士今世之士也俱含仁義之性則其遭事並有奮身之節古有無

義之人今有建節之士善惡雜厠何世無有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貴所聞而賤所見辨士則談其久者文人則著其遠者近有奇而辨不稱今有異而筆不記若夫琅邪兒子明歲敗之時兄爲飢人所食自縛叩頭代兄爲食餓人美其義兩舍不食兄死收養其孤愛不異於己之子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兄之子臨淮許君叔亦養孤兄子歲倉卒之時餓其親子活兄之子與子明同義會稽孟章父英爲郡決曹掾郡將撾殺非辜事至覆考英引罪自予卒代將死章後復爲郡功曹從役攻賊兵卒比敗爲賊所

射以身代將卒死不去此弘演之節陳不占之義何以異當今著文書者肯引以爲比喻乎比喻之證上則求虞夏下則索殷周秦漢之際功奇行殊猶以爲後又況當今在百代下言事者目親見之乎畫工好畫上代之人秦漢之士功行譎奇不肯圖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貴鵠賤雞鵠遠而雞近也使當今說道深於孔墨名不得與之同立行崇於曾顏聲不得與之鈞何則世俗之性賤所見貴所聞也有人於此立義建節實核其操古無以過爲文書者肯載於篇籍表以爲行事乎作奇論造新文不損於前人好事

者肯舍久遠之書而垂意觀讀之乎揚子雲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壹觀與之併肩故賤其言使子雲在伯松前伯松以為金匱矣語稱上世之時聖人德優而功治有奇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舜承堯不墮洪業禹襲舜不虧大功其後至湯舉兵伐桀武王把鉞討紂無巍巍蕩蕩之文而有動兵討伐之言蓋施德劣而兵試武用而化薄化薄不能相遠之明驗也及至秦漢兵革雲擾戰力角勢秦以得天下既得天下無嘉瑞之美

若叶和萬國鳳皇來儀之類非德劣不及功薄不若之徵乎此言妄也夫天地氣和即生聖人聖人之治即立大功和氣不獨在古先之聖人何故獨優世俗之性好褒古而毀今少所見而多所聞又見經傳增賢聖之美孔子就大堯舜之功又聞堯禹禪而相讓湯武伐而相奪則謂古聖優於今功化渥於後矣夫經有褒增之文世有空加之言讀經覽書者所共見也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世常以桀紂與堯舜相反稱美則說堯舜言惡則舉紂桀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

是之甚也則知堯舜之德不若是其盛也堯舜之禪
湯武之誅皆有天命非優劣所能爲人事所能成也
使湯武在唐虞亦禪而不伐堯舜在殷周亦誅而不
讓蓋有天命之實而世空生優劣之語經言叶和萬國時
亦有丹朱鳳皇來儀時亦有有苗兵皆動而並用則知
德亦皆優劣而用大也世論桀紂之惡甚於亡秦實
事者謂亡秦惡甚於桀紂秦漢善惡相反猶堯舜桀
紂相違也亡秦與漢皆在後世亡秦惡甚於桀紂則
亦知大漢之德不劣於唐虞也唐虞之萬國固增而非
實者也有虞之鳳皇宣帝已五致之矣孝明帝符瑞
並至夫德優故有瑞瑞鈞則功不相下宣帝孝明如劣
不及堯舜何以能致堯舜之瑞光武皇帝龍興鳳舉
取天下若拾遺何以不及殷湯周武世稱周之成康
不虧文王之隆舜巍巍不虧堯之盛功也方今聖朝
承光武襲孝明有浸酆溢美之化無細小毫髮之虧
上何以不逮舜禹下何以不若成康世見五帝三王
事在經傳之上而漢之記故尚[illegible]爲文書則謂古聖
優而功大後世劣而化薄矣

論衡卷第十九　　王充

宣漢篇　恢國篇

驗符篇

宣漢篇

儒者稱五帝三王致天下太平漢興已來未有太平彼謂五帝三王致太平漢未有太平者見五帝三王聖人也聖人之德能致太平謂漢不太平者漢無聖帝也賢者之化不能太平又見孔子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方今無鳳鳥河圖瑞頗未至悉具故謂未太平此言妄也夫太平以治定爲效百姓以

安樂爲符孔子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百姓安者太平之驗也夫治人以人爲主百姓安而陰陽和陰陽和則萬物育萬物育則奇瑞出視今天下安乎危乎安則平矣瑞雖未具無害於平故夫王道定事以驗立實以效效驗不彰實誠不見時或實然證驗不具是故王道立事以實不必具驗聖主治世期於平安不須符瑞且夫太平之瑞獨聖主之相也聖王國法未必同太平之瑞何爲當等彼聞堯舜之時鳳皇景星皆見河圖洛書皆出以爲後王治天下當復若等之物乃爲太平用心若此猶謂堯當復比齒舜當復八眉也夫帝王聖相前後不同則得瑞古今不等而今王無鳳鳥河圖爲未太平妄矣孔子言鳳皇河圖者假前瑞以爲語也未必謂世當復有鳳皇與河圖也夫帝王之瑞衆多非一或以鳳鳥麒麟或以河圖洛書或以甘露醴泉或以陰陽和調或以百姓乂安今瑞未必同於古古應未必合於今遭以所得未必相襲何以明之以帝王興起命祐不同也周則烏魚漢斬大虵推論唐虞猶周漢也初興始起事效物氣無相襲者太平瑞應何故當鈞以已至之瑞效方來之應猶守株待兎之蹊藏身破罝之路也

天下太平瑞應各異猶家人富殖物不同也或積米穀或藏布帛或畜牛馬或長田宅夫樂米穀不愛布帛歡牛馬不美田宅則謂米穀愈布帛牛馬勝田宅矣今百姓安矣符瑞至矣終謂古瑞河圖鳳皇不至謂之未安是猶食稻之人入飯稷之鄉不見稻米謂稷爲非穀也實者天下已太平矣未有聖人何以致之未見鳳皇何以效實問世儒知聖何以知今無聖人也世人見鳳皇何以知之既無以知之何以知今無鳳皇也委不能知有聖與無又不能別鳳皇是鳳與非則必不能定今太平與未平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然後仁三十年而天下平漢興至文帝時二十餘年賈誼創議以爲天下洽和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夫如賈生之議文帝時已太平矣漢興二十餘年應孔子之言必世然後仁也漢一代之年數已滿太平立矣賈生知之況至今且三百年謂未太平誤也且孔子所謂一世三十年也漢家三百歲十帝耀德未平如何夫文帝之時固已平矣歷世持平矣至平帝時前漢已滅光武中興復致太平問曰文帝有瑞可名太平光武無瑞謂之太平如何曰夫帝王瑞應前後不同雖

無物瑞百姓寧集風氣調和是亦瑞也何以明之帝王治平升封太山告安也秦始皇升封太山遭雷雨之變治未平氣未和光武皇帝升封天晏然無雲太平之應也治平氣應光武之時氣和人安物瑞等至人氣已驗論者猶疑孝宣皇帝元康二年鳳皇集於太山後又集于新平四年神雀集於長樂宮或集于上林九真獻麟神雀二年鳳凰甘露降集京師四年鳳皇下杜陵及上林五鳳三年帝祭南郊神光並見或興于谷燭燿齋宮十有餘日明年祭后土靈光復至至如南郊之時甘露神雀降集延壽萬歲宮其年三月鸞鳳集長樂宮東門中樹上甘露元年黃龍至見于新豐醴泉滂流彼鳳皇雖五六至或時一鳥而數來或時異鳥而各至麒麟神雀黃龍鸞鳥甘露醴泉祭后土天地之時神光靈耀可謂繁盛累積矣孝明時雖無鳳皇亦致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紫芝嘉禾金出鼎見離木復合五帝三王經傳所載瑞應莫盛孝明如以瑞應效太平宣明之年倍五帝三王也夫如是孝宣孝明可謂太平矣能致太平者聖人也世儒何以謂世未有聖人天之稟氣豈為前世者渥後世者泊哉周有三聖文王武王周公並時猥出漢

亦一代也何以當之於周周之聖王何以當多於漢
漢之高祖光武周之文武也文帝武帝宣帝孝明今
上過周之成康宣王非以身生漢世可褒增頌歎以
求媚稱也核事理之情定說者之實也俗好褒遠稱
古講瑞上世爲美論治則古王爲賢睹奇於今終不
信然使堯舜更生恐無聖名獵者獲禽觀者樂獵不
見漁者之心不顧也是故觀於齊不虞魯遊於楚不
懽宋唐虞夏殷同載在二尺四寸儒者推讀朝夕講
習不見漢書謂漢劣不若亦觀獵不見漁游齊楚不
願宋魯也使漢有弘文之人經傳漢事則尚書春秋

也儒者宗之學者習之將襲舊六爲七今上上王至
高祖皆爲聖帝矣觀杜撫班固等所上漢頌頌功德
符瑞汪濊深廣滂沛無量踰唐虞入皇域三代隘辟
厥深洿沮也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且舍唐虞夏殷
近與周家斷量功德實商優劣周不如漢何以驗之
周之受命者文武也漢則高祖光武也文武受命之
降怪不及高祖光武初起之祐孝宣明之瑞美於周
之成康宣王孝宣孝明符瑞唐虞以來可謂盛矣今
上即命奉成持滿四海混一天下定寧物瑞已極人
應訂隆唐世黎民雍熙今亦天下脩仁歲遭運氣穀

頗不登迴路無絶道之憂深幽無屯聚之姦周家越常獻白雉方今匈奴鄯善哀牢貢獻牛馬周時僅治五千里内漢氏廓土收荒服之外牛馬珍於白雉近屬不若遠物古之戎狄今爲中國古之躶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商舄以盤石爲沃田以桀暴爲良民夷埳坷爲平均化不賓爲齊民非太平而何夫實德化則周不能過漢論符瑞則漢盛於周度土境則周狹於漢漢何以不如周獨謂周多聖人治致太平儒者稱聖泰隆使聖卓而無跡稱治亦泰盛使太平絶而無續也

反蕭叛切反
覆也不正也
叛與手切皆

恢國篇

顔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此言顔淵學於孔子積累歲月見道彌深也宣漢之篇高漢於周擬漢過周論者未極也恢而極之彌見漢奇夫經埶講者要妙乃見國極論者恢奇彌出恢論漢國在百代之上審矣何以驗之皇帝有涿鹿之戰堯有丹水之師舜時有苗不服夏啓有扈叛逆高宗伐鬼方三年剋之周成王管蔡悖亂周公東征前代皆然漢不聞此高祖之時陳豨反彭越叛治始安也孝景之時吳楚興兵怨鼂錯也匈奴時擾正朔不及天荒之地王

功不加兵今皆內附貢獻牛馬此則漢之威盛莫敢犯也紂爲至惡天下叛之武王舉兵皆願就戰八百諸侯不期俱至項羽惡微號而用兵與高祖俱起威力輕重未有所定則項羽力勁折鐵難於摧木高祖誅項羽折鐵武王伐紂摧木然則漢力勝周多矣凡克敵一則易二則難湯武伐桀紂一敵也高祖誅秦殺項兼勝二家力倍湯武武王爲殷西伯臣事於紂以臣伐周夷齊恥之扣馬而諫武王不聽不食周粟餓死首陽高祖不爲秦臣光武不仕王莽誅惡伐無道伯夷之譏可謂順於周矣丘山易以起高淵洿易以

爲深起於微賤無所因階者難襲爵乘位尊祖統業者易堯以唐侯入嗣帝位舜以司徒因堯授禪禹以司空緣功代舜湯由七十里文王百里武王爲西伯襲文王位三郊五代之起皆有因緣力易爲也高祖從亭長提三尺劍取天下光武由白水奮威武海內無尺土所因一位所乘直奉天命推自然此則起高於淵洿爲深於丘山也比方五代孰者爲優傳書或稱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亡殷民見兒身赤以爲天神及言殷亡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姦謀惑民權奄不備周之

所諱也世謂之虛漢取天下無此虛言武成之篇言周伐紂血流浮杵以武成言之食兒以丹晨舉脂燭殆且然矣漢伐亡新光武將五千人王莽遣二公將三萬人戰于昆陽雷雨晦冥前後不相見漢兵出昆陽城擊二公軍一而當十二公兵散天下以雷雨助漢威敵孰與舉脂燭以人事譎取船哉或云武王伐紂紂赴火死武王就斬以鉞懸其首於大白之旌齊宣王憐釁鍾之牛睹其角之觳觫也楚莊王赦鄭伯之罪見其肉袒而形暴也君子惡不惡其身紂屍赴於火中所見悽愴非徒角之觳觫袒之暴形也就斬以鉞懸其首何其忍哉高祖入咸陽閻樂誅二世項羽殺子嬰高祖雍容入秦不戮二屍光武入長安劉聖公已誅王莽乘兵即害不刃王莽之死夫斬赴火之首與貫被刃者之身德虐孰大也豈以羑里之恨哉以人君拘人臣其逆孰與秦奪周國莽酖平帝也鄒伯奇論桀紂之惡不若亡秦亡秦不若王莽然則紂惡微而周誅之痛秦莽罪重而漢伐之輕寬狹誰也高祖母妊之時蛟龍在上夢與神遇好酒貰飲酒舍負讎及醉留卧其上常有神怪夜行斬虵虵嫗悲哭與呂后俱之田廬時自隱匿光氣暢見呂后輒

知始皇皇見東南有天子氣及起五星聚於東井楚望漢軍雲氣五色光武且生鳳皇集於城嘉禾滋於屋皇妣之身夜半無燭空中光明初者蘇伯阿望春陵氣鬱鬱葱葱光武起過舊廬見氣憧憧上屬於天五帝三王初生始起不聞此怪堯母感於赤龍及起不聞奇祐禹母吞薏苡將生得玄圭契母咽鷰子湯起白狼銜鉤后稷母履大人之跡文王起得赤雀武王得魚烏皆不及漢太平之瑞黃帝堯舜鳳皇一至凡諸衆瑞重至者希漢文帝黃龍玉棓武帝黃龍麒麟連木宣帝鳳皇五至麒麟神雀甘露醴泉黃龍神光平帝白雉黑雉孝明麒麟神雀甘露醴泉白雉黑雉芝草連木嘉禾與宣帝同奇有神鼎黃金之怪一代之瑞累仍不絕此則漢德豐茂故瑞祐多也孝明天崩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五本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大小凡八前世龍見不雙芝生無二甘露一降而今八龍並出十一芝累生甘露流五縣德惠盛熾故瑞繁夥也自古帝王孰能致斯儒者論曰王者推行道德受命於天論衡初稟以爲王者生稟天命性命難審且兩論之酒食之賜一則爲薄再則爲厚如儒者

之言五代皆一受命唯漢獨再此則天命於漢厚也如審論衡之言生禀自然此亦漢家此禀元世絕而復屬死而復生世有死而復生之人人必謂之神漢統絕而復屬光武存亡可謂優矣武王伐紂庸蜀之夷佐戰牧野成王之時越常獻雉倭人貢暢幽厲衰微戎狄攻周平王東走以避其難至漢四夷朝貢孝平元始元年越常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夫以成王之賢輔以周公越常獻一平帝得三後至四年金城塞外羌良橋橋種良願等獻其魚鹽之地願內屬漢遂得西王母石室因為西海郡周時戎狄攻王至漢內屬獻其寶地西王母國在絕極之外而漢屬之德孰大壤孰廣方今哀牢鄯善諾降附歸德匈奴時擾遣將攘討獲虜生口千萬數夏禹倮入吳國太伯採藥斷髮文身唐虞國界吳為荒服越在九夷罽衣關頭今皆夏服褒衣履舄巴蜀越巂鬱林日南遼東樂浪周時被髮椎髻今戴皮弁周時重譯今吟詩書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廣陵王荊迷於孽巫楚王英惑於狹客事情列見孝明三宥二王吞藥周誅管蔡違斯遠矣楚外家許氏與楚王謀議孝明曰許氏有屬於王欲王尊貴人情也聖心原之不繩於法

隱彊侯傳懸書市里誹謗聖政今上海恩免奪爵土
惡其人者書其骨餘二王之子安楚廣陵彊弟負嗣
祀陰氏二王帝族也位爲王侯與管蔡同管蔡滅嗣
二王立後恩已褒矣隱彊異姓也尊重父祖復存其
祀立武庚之義繼祿父之恩方斯羸矣何則並爲帝
王舉兵相征貪天下之大絶成湯之統非聖君之義
也承天之意也隱彊臣子也漢統自在絶滅陰氏無
損於義而猶存之惠滂沛也故夫雨露之施內則注
於骨肉外則布於他族唐之晏晏舜之烝烝豈能踰
此驩兜之行靖言庸回共工私之稱薦於堯三苗巧

佞之人或言有罪之國繇不能治水知力極盡罪皆
在身不加於上唐虞放流死於不毛怨惡誹上懷挾
叛逆考事失實誤國殺將罪惡重於四子孝明加恩
則論徙邊今上寬惠還歸州里開闢以來恩莫斯大
晏子曰鉤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夫地動天時非
政所致皇帝振畏猶歸於治廣徵賢良訪求過闕高
宗之側身周成之開匱厲能逮此穀登歲平庸主因
緣以建德政顛沛危殆聖哲優者乃立功化是故微
病恰醫皆巧篤劇扁鵲乃良建初孟年無妄氣至歲
之疾疫也比旱不雨牛死民流可謂劇矣皇帝敦德

俊乂在官第五司空股肱國維轉穀振贍民不乏餓
天下慕德雖危不亂民饑於穀飽於道德身流在道
心回鄉內以故道路無盜賊之跡深幽迥絕無劫奪
之姦以危爲寧以困爲通五帝三王孰能堪斯哉

驗符篇

永平十一年廬江皖侯國民際有湖皖民小男曰陳
爵陳挺年皆十歲以上相與釣於湖涯挺先釣爵後
往爵問挺曰釣寧得乎挺曰得爵即歸取竿綸去挺
四十步所見湖涯有酒罇色正黃沒水中爵以爲銅
也涉水取之滑重不能舉挺望見號曰何取爵曰是
有銅不能舉也挺往助之涉水未持罇頓衍更爲盟
盤動行入深淵中復不見挺爵留顧見如錢等正黃
數百千枚即共掇摝各得滿手走歸示其家爵父國
故免吏字君賢驚曰安所得此爵言其狀君賢曰此
黃金也即馳與爵俱往到金處水中尚多賢自涉水
掇取爵挺鄰伍並聞俱競採之合得十餘斤賢自言
於相相言太守太守遣吏收取遣門下掾程躬奉獻
具言得金狀詔書曰如章則可不如章有正法躬奉
詔書歸示太守太守以下思省詔書以爲疑隱言之
不實苟飾美也即復因却上得黃金實狀如前章事

畀舉也
奇寄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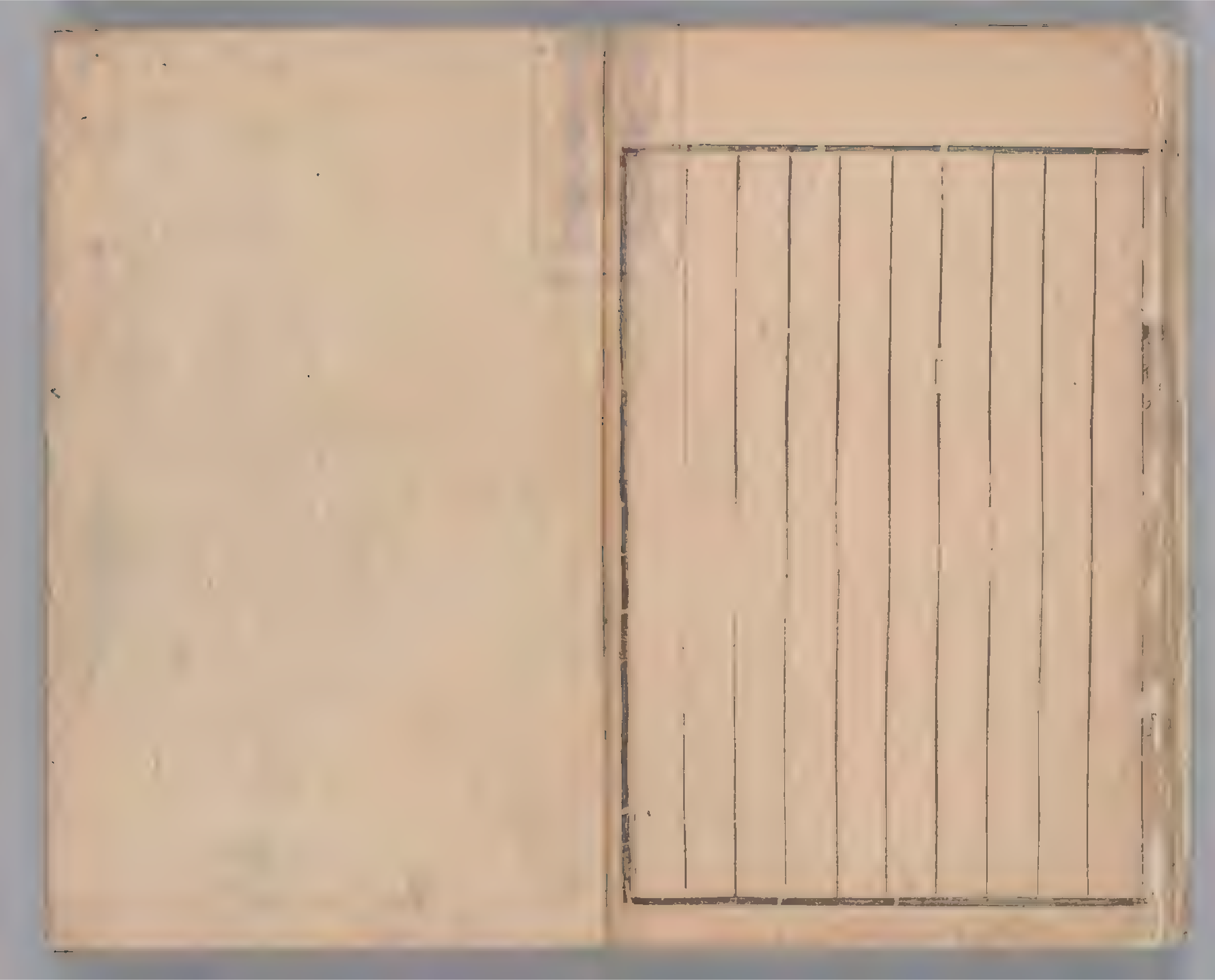
復十二年賢等上書曰賢等得金湖水中郡牧獻訖今不得直詔書下廬江上不畀賢等金直狀郡上賢等所採金自官湖水非賢等私瀆故不與直十二年詔書曰視時金價畀賢等金直漢瑞非一金出奇怪故獨紀之金玉神寶故出詭異金物色先為酒罇後為盟盤動行入淵豈不怪哉夏之方盛遠方圖物貢金九牧禹謂之瑞鑄以為鼎周之九鼎遠方之金也人來貢之自出於淵者其實一也皆起盛德為聖王瑞金玉之世故有金玉之應文帝之時玉棓見金之與玉瑞之最也金聲玉色人之奇也永昌郡中亦有金焉纖靡大

如黍粟在水涯沙中民採得日重五銖之金一色也黃土生金土色黃漢土德也故金化出金有三品黃比見者黃為瑞也圯橋老父遺張良書化為黃石黃石之精出為符也夫石金之類也質異色鈞皆土瑞也建初三年零陵泉陵女子傅寧宅土中內生芝草五本長者尺四五寸短者七八寸莖葉紫色蓋紫芝也太守沈酆遣門下掾衍盛奉獻皇帝悅懌賜錢衣食詔會公卿郡國上計吏民皆在以芝告示天下天下並聞吏民歡喜盛知漢德豐雍瑞應出也四年甘露下泉陵零陵洮陽始安泠道五縣榆栢梅李葉皆

洽溥威委流漉民嗽吮之甘如飴蜜五年芝草復生泉陵男子周服宅上六本色狀如三年芝并前凡十一本湘水去泉陵城七里水上聚石曰燕室丘臨水有俠山其下巖唫水深不測二黃龍見長出十六丈身大於馬舉頭顧望狀如圖中畫龍燕室丘民皆觀見之去龍可數十步又見狀如駒馬小大凡六出水遨戲陵上蓋二龍之子也并二龍為八出移一時乃入宣帝時鳳皇下彭城彭城以聞宣帝詔侍中宋翁一翁一曰鳳皇當下京師集於天子之郊乃遠下彭城不可攻與無下等宣帝曰方今天下合為一家下彭城與京師等耳何命可與無下等乎令左右通經者語難翁一翁一窮免冠叩頭謝宣帝之時與今無異鳳皇之集黃龍之出鈞也彭城零陵遠近同也帝宅長遠四表為界零陵在內猶為近矣魯人公孫臣孝文時言漢土德其符黃龍當見其后黃龍見于成紀成紀之遠猶零陵也孝武孝宣時黃龍皆出黃龍比出於茲為四漢竟土德也賈誼創議於文帝之朝云漢色當尚黃數以五為名賈誼智囊之臣云色黃數五土德審矣芝生於土土氣和故芝生土土爰稼穡稼穡作甘故甘露集龍見往世不雙唯夏盛時二龍

在庭今龍雙出應夏之數治諧偶也龍出往世其子希出今小龍六頭並出遨戲象乾坤六子嗣後多也唐虞之時百獸率舞今亦八龍遨戲良久芝草延年仙者所食往世生出不過一二今并前後凡十一本多獲壽考之徵生育松喬之糧也甘露之降往世一所今流五縣應土之數德布濩也皇瑞比見其出不空必有象爲隨德是應孔子曰知者樂仁者壽皇帝聖人故芝草壽徵生黃爲土色位在中央故軒轅德優以黃爲號皇帝寛恵德侔黃帝故龍色黃示德不異東方曰仁龍東方之獸也皇帝聖人故仁瑞見甘者養育之味也皇帝仁恵愛黎民故甘露降龍潛藏之物也陽見於外皇帝聖明招拔巖穴也瑞出必猶嘉士祐至必依吉人也天道自然厥應偶合聖主獲瑞亦出群賢君明臣良庶事以康文武受命力亦周邵也

論衡卷第十九



論衡卷第廿　廿一

廿 須頌 佚文 論死

△死偈 廿一

論衡卷第二十　王充

須頌篇

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然則孔子鴻筆之人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鴻筆之奮蓋斯時也或說尚書曰尚者上也上所爲下所書也下者誰也曰臣子也然則臣子書上所爲矣問儒者禮言

制樂言作何也曰禮者上所制故曰制樂者下所作
故曰作天下太平頌聲作方今天下太平矣頌詩樂
聲可以作未傳者不知也故曰拘儒衛孔悝之鼎銘
周臣勸行孝宣皇帝稱潁川太守黃霸有治狀賜金
百斤漢臣勉政夫以人主頌稱臣子臣子當褒君父
於義較矣虞氏天下太平夔歌舜德宣王惠周詩頌
其行召伯述職周歌棠樹是故周頌三十一殷頌五
魯頌四凡頌四十篇詩人所以嘉上也由此言之臣
子當頌明矣儒者謂漢無聖帝治化未太平宣漢之
篇論漢已有聖帝治已太平恢國之篇極論漢德非

徒實然乃在百代之上表德頌功宣褒主上詩之頌
言古臣之典也舍其家而觀他人之室忽其父而稱
異人之翁未為德也漢今天下之家也先帝今上民
臣之翁也夫曉主德而頌其美識國奇而恢其功孰
與疑暗不能也孔子稱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
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或年五十擊壤於塗
或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
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孔子乃言大哉堯
之德者皆知堯者也涉聖世不知聖主是則盲者不
能別青黃也知聖主不能頌是則喑者不能言是非

也然則方今盲喑之儒與唐擊壤之民同一才矣夫
孔子及唐人言大哉者知堯德蓋堯盛也擊壤之民
云堯何等力是不知堯德也夜舉燈燭光曜所及可
得度也日照天下遠近廣狹難得量也浮於淮濟皆
知曲折入東海者不曉南北故夫廣大（一又有廣大字）從橫難
數極深揭厲難測漢德酆廣日光海外也知者知之
不知者不知漢盛也漢家著書多上及殷周諸子並
作皆論他事無褒頌之言論衡有之又詩頌國名周
頌與杜撫班固所上漢頌相依類也宣帝之時畫圖漢
列士或不在於畫上者子孫恥之何則父祖不賢故

不畫圖也夫頌言非徒畫文也如千世之後讀經書
不見漢美後世怪之故夫古之通經之臣紀主令功
記於竹帛頌上令德刻於鼎銘文人涉世以此自勉
漢德不及六代論者不德之故也地有丘洿故有高
平或以钁鍤平而夷之為平地矣世見五帝三王為
經書漢事不載則謂五三優於漢矣或以論為钁鍤
損三五少豐滿漢家之下豈徒並為平哉漢將為丘五
三轉為洿矣湖池非一廣從同也樹竿測之深淺可
度漢與百代俱為主也實而論之優劣可見故不樹
長竿不知深淺之度無論衡之論不知優劣之美漢

在百代之末上與百代料德湖池相與比也無鴻筆
之論不免庸庸之名論好稱古而毀今恐漢將在百
代之下豈徒同哉謚者行之跡也謚之美者成宣也
惡者靈厲也成湯遭旱周宣亦然然而成湯加成宣
王言宣無妄之災不能虧政臣子累謚不失實也由
斯以論堯堯亦美謚也時亦有洪水百姓不安猶言
堯者得實考也夫一字之謚尚猶明主況千言之論
萬文之頌哉船車載人孰與其徒多也素車朴船孰
與加漆采畫也然則鴻筆之人國之船車采畫也農
無彊夫穀粟不登國無彊文德闇不彰漢德不休亂

在百代之間彊筆之儒不著載也高祖以來著書者
不講論漢司馬長卿爲封禪書文約不具司馬子長
紀黃帝以至孝武楊子雲錄宣帝以至哀平陳平仲
紀光武班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觀見今上即
命未有褒載論衡之人爲此畢精故有齊世宣漢恢
國驗符龍無雲雨不能參天鴻筆之人國之雲雨也
載國德於傳書之上宣昭名於萬世之後厥高非徒
參天也城墻之土平地之壤也人加築蹈之力樹立
臨池國之功德崇於城墻文人之筆勁於築蹈聖主
德盛功立莫不襃頌紀載奚得傳馳流去無疆乎人

有高行或譽得其實或欲稱之不能言或謂不善不肯陳一斷此三者孰者爲賢五三之際於斯爲盛孝明之時衆瑞並至百官臣子不爲少矣唯班固之徒稱頌國德可謂譽得其實矣頌文譎以奇彰漢德於百代使帝名如日月孰與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秦始皇東南遊升會稽山李斯刻石紀頌帝德至瑯琊亦然秦無道之國刻石文世觀讀之者見堯舜之美由此言之須頌明矣當今非無李斯之才也無從升會稽歷瑯琊之階也絃歌爲妙異之曲坐者不曰善絃歌之人必怠不精何則妙異難爲觀者不知善也

聖國揚妙異之政衆臣不頌將順其美安得所施哉今方板之書在竹帛無主名所從生出見者忽然不御服也如題曰甲甲某子之方若言已驗嘗試人爭刻寫以爲珍祕上書於國記奏於郡譽薦士吏稱術行能章下記出士吏賢妙何則章表其行記明其才也國德溢熾莫有宣褒使聖國大漢有庸庸之名咎在俗儒不實論也古今聖王不絕則其符瑞亦宜累屬符瑞之出不同於前或時已有世無以知故有講瑞俗儒好長古而短今言瑞則渥前而薄後是應實而定之漢不爲少漢有實事儒者不稱古有虛美誠

心然之信久遠之僞忽近今之實斯蓋三增九虛所以成也能聖實聖所以興也儒者稱聖過實稽合於漢漢不能及非不能及儒者之說使難及也實而論之漢更難及穀熟歲平聖王因緣以立功化故治期之篇爲漢激發治有期亂有時能以亂爲治者優優者有之建初孟年無妄氣至聖世之期也皇帝執德救備其災故順鼓明雩爲漢應變是故災變之至或在聖世時旱禍湛爲漢論災是故春秋爲漢制法論衡爲漢平說從門應庭聽堂室之言什而失九如升堂闚室百不失一論衡之人在古荒流之地其遠非徒門庭也日刻徑重千里人不謂之廣者遠也望夜甚雨月光不暗人不睹曜者隱也聖者垂日月之明遂在中州隱於百里遥聞傳授不實形耀不實難得論詔書到計吏至乃聞聖政是以褒功失丘山之積頌德遺膏腴之美使至臺閣之下蹈班賈之跡論功德之實不失毫釐之微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顯三累之行大漢之德非直比干三累也道立國表路出其下望國表者昭然知路漢德明著莫立邦表之言故浩廣之德未光於世也

孝武皇帝封弟爲魯恭王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得佚尚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十篇論語二十一篇闓絃歌之聲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此時皆出經傳也而有闓絃歌之聲文當興於漢喜樂得闓之祥也當傳於漢寢藏墻壁之中恭王闓之聖王感動絃歌之象此則古文不當掩漢俟以爲符也孝成皇帝讀百篇尚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爲尚書者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祕尚書以考校之無一字相應者成帝下霸於吏吏當霸辜大不謹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滅其經故百二尚書傳在民閒孔子曰才難能推精思作經百篇才高卓譎希有之人也成帝赦之多其文也雖姦非實次序篇句依倚事類有似真是故不燒滅之疏一櫝相遺以書書十數札奏記長吏文成可觀讀之滿意百不能一張霸挺精思至於百篇漢世實類成帝赦之不亦宜乎楊子山爲郡上計吏見三府爲哀牢傳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夫以三府掾吏叢積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覽其文子山之傳豈必審是傳聞依爲之有狀會三府之士

終不能爲子山爲之斯須不難成帝赦張覇豈不有
以哉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善王恭
時使郎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美善不空才高知深
之驗也易曰聖人之情見於辭文辭美惡足以觀才
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頌上文皆比
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
焉夫以百官之衆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
孝武善子虛之賦徵司馬長卿孝成玩弄衆書之多
善揚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使長卿桓君山子雲
作吏書所不能盈牘文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貪成

帝何欲故曰玩揚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
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
皇歎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
祖左右稱曰萬歲夫嘆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空
爲哉誠見其美懽氣發於內也候氣變者於天不於
地天文明也衣裳在身文着於衣不在於裳衣法天
也察掌理者左右不觀左文明也占左右不親左右
文服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又
曰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爲觀大人君
子以文爲操也高祖在母身之時息於澤陂蛟龍在

觩渠尤切長皃又角上曲皃

上龍觩玄燿及起楚望漢軍氣成五采將入咸陽五星聚東井星有五色天或者憎秦滅其文章欲漢興之故先受命以文爲瑞也惡人操意前後乖違始皇前歎韓非之書後惑李斯之議燔五經之文設挾書之律五經之儒抱經隱匿伏生之徒竄藏土中殄賢聖之文厥辜深重嗣不及孫李斯創議身伏五刑漢興易亡秦之軌削李斯之跡高祖始令陸賈造書未興五經惠景以至元成經書並修漢朝郁郁厥語所聞孰與亡秦王莽無道漢軍雲起臺閣廢頓文書棄散光武中興修存未詳孝明世好文人並徵蘭臺之官文雄會聚今上即令詔求亡失購募以金安得不有好文之聲唐虞既遠所在書散殷周頗近諸子存錄漢興以來傳文擴還以所聞見伍唐虞而什殷周煥炳郁郁莫盛於斯天晏暘者星辰曉爛人性奇者掌文藻炳漢今爲盛故文繁湊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爲漢制文傳在漢也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爲文諸子傳書爲文造論著說爲文上書奏記爲文文德之操爲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勞焉何則發胷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續故文也

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為也周秦之際諸子並作皆論他事不頌主上無益於國無補於化造論之人頌上恢國國業傳在千載主德參貳日月非適諸子書傳所能立也上書陳便宜奏記薦吏士一則為身二則為人繁文麗辭無上書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為私無為主者夫如是五文之中論者之文多矣則可尊明矣孔子稱周曰唐虞之際於斯為盛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孔子周之文人也設生漢世亦稱漢之至德矣趙他王南越倍主滅使不從漢制箕踞椎髻沉溺夷俗陸賈說以漢德懼以帝威心覺醒悟蹶然起坐世傳之愚有趙他之惑鴻文之陳陸賈之說觀見論者將有蹶然起坐世傳之悟漢氏浩爛不有殊卓之聲文人之休國之符也望豐屋知名家睹喬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孟子相人以牟子焉心清則牟子瞭瞭者目文瞭也夫候國占人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人聚人心惠而目多采蹂蹈文錦於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不痛心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夫文人文章豈徒調墨弄筆為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為善邪惡人載力自禁勑然

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謚法所以章善即以著惡也加一字之謚人猶勸勸懲懲聞知之者莫不自勉況極筆墨之力定善惡之實言行畢載文以千數傳流於世成為丹青故可尊也楊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賫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為惡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是故子雲不為財勸叔皮不為恩撓文筆之文獨已公矣賢聖定意於筆筆集成文文具情顯後人觀之見以正邪安宜妄記足蹈於地跡有好醜文集於札志有善惡故夫占跡以睹足觀文以知情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矣

論死篇

世謂死人為鬼有知能害人試以物類驗之死人不為鬼無知不能害人何以驗之驗之以物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為鬼人死何故獨能為鬼世能別人物不能為鬼則為鬼不為鬼尚難分明如不能別則亦無以知其能為鬼也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為精氣者血脈也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

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爲鬼人無耳目則
無所知故聾盲之人比於草木夫精氣去人豈徒與
無耳目同哉朽則消亡荒忽不見故謂之鬼神人見
鬼神之形故非死人之精也何則鬼神荒忽不見之
名也人死精神升天骸骨歸土故謂之鬼鬼者歸也
神者荒忽無形者也或說鬼神陰陽之名也陰氣逆
物而歸故謂之鬼陽氣導物而生故謂之神神者伸
也申復無已終而復始人用神氣生其死復歸神氣
陰陽稱鬼神人死亦稱鬼神氣之生人猶水之爲冰
也水凝爲冰氣凝爲人冰釋爲水人死復神其名爲

神也猶冰釋更名水也人見名異則謂有知能爲形
而害人無據以論之也人見鬼若生人之形以其見
若生人之形故知非死人之精也何以效之以囊橐
盈粟米米在囊中若粟在橐中滿盈堅彊立樹可見人
瞻望之則知其爲粟米囊橐何則囊橐之形若其容可
察也如囊穿米出橐敗粟棄則囊橐委辟人瞻望之
弗復見矣人之精神藏於形體之內猶粟米在囊橐
之中也死而形體朽精散猶囊橐穿敗粟米棄出也
粟米棄出囊橐無復有形精氣散亡何能復有體而
人得見之乎禽獸之死也其肉盡索皮毛尚在制以

為裘人望見之似禽獸之形故世有衣狗裘為狗盜者人不覺知假狗之皮毛故人不意疑也今人死皮毛朽敗雖精氣尚在神安能所假此形而以行見乎夫死人不能假生人之形以見猶生人不能假死人之魂以亡矣六畜能變化象人之形者其形尚生精氣尚在也如死其形腐朽雖虎兕勇悍不能復化魯公牛哀病化為虎亦以未死也世有以生形轉為生類者矣未有以死身化為生象者也

天地開闢人皇以來隨壽而死若中年夭亡以億萬數計今人之數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輒為鬼則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見鬼宜見數百千萬滿堂盈廷填塞巷路不宜徒見一兩人也人之兵死也世言其血為燐血者生時之精氣也人夜行見燐不象人形渾沌積聚若火光之狀燐死人之血也其形不類生人之血也其形不類生人之形精氣去人何故象人之體人見鬼也皆象死人之形則可疑死人為鬼或反象生人之形病者見鬼去甲來甲時不死氣象甲形如死人為鬼病者何故見生人之體乎

天地之性能更生火不能使滅火復燃能更生人不能令死人復見能使滅灰更為燃火吾乃頗疑死人

殄徒典切 絶也盡也 滅也

能復爲形案火滅不能復燃以況之死人不能復爲鬼明矣夫爲鬼者人謂死人之精神如審鬼者死人之精神則人見之宜徒見裸袒之形無爲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服無精神人死與形體俱朽何以得貫穿之乎精神本以血氣爲主血氣常附形體形體雖朽精神尚在能爲鬼可也今衣服絲絮布帛也生時血氣不附着而亦自無血氣敗朽遂已與形體等安能自若爲衣服之形由此言之見鬼衣服象之則形體亦象之矣象之則知非死人之精神也

夫死人不能爲鬼則亦無所知矣何以驗之以未生之時無所知也人未生在元氣之中旣死復歸元氣元氣荒忽人氣在其中人未生無所知其死歸無知之本何能有知乎人之所以聰明智惠者以含五常之氣也五常之氣所以在人者以五藏在形中也五藏不傷則人智惠五藏有病則人荒忽荒忽則愚癡矣人死五藏腐朽腐朽則五常無所託矣所用藏智者巳敗矣所用爲智者巳去矣形須氣而成氣須形而知天下無獨然之火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人之死也其猶夢也夢者殄之次也殄者死之比也人殄不悟則死矣案人殄復悟死從來者與夢相似

然則夢殄死一實也人夢不能知覺時所作猶死不能識生時所爲矣人言談有所作於卧人之旁卧人不能知猶對死人之棺爲善惡之事死人不能復知也夫卧精氣尚在形體尚全猶無所知況死人精神消亡形體朽敗乎人爲人所毆傷詣吏告苦以語人有知之故也或爲人所殺則不知何人殺也或家不知其尸所在使死人有知必恚人之殺己也當能言於吏旁告以賊主名若能歸語其家告以尸之所在今則不能無知之效也世間死者令生人殄而用其言及巫叩元絃下死人魂因巫口談皆誇誕之言也

如不誇誕物之精神爲之象也或曰不能言也夫不能言則亦不能知矣知用氣言亦用氣焉人之未病也智惠精神定矣病則惛亂精神擾也夫死病之甚者也病死之微猶惛亂況其甚乎精神擾自無所知況其散也人之死猶火之滅也火滅而燿不照人死而知不惠二者門同一實論者猶謂死有知惑也人病且死與火之且滅何以異火滅光消而燭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謂人死有知是謂火滅復有光也隆冬之月寒氣用事水凝爲冰踰春氣温冰釋爲水人生於天地之間其猶冰也陰陽之氣凝而爲人年終壽

歙許及切縮鼻也又歙氣也又合也

盡死還爲氣夫春水不能復爲冰死魂安能復爲形

妬夫媢妻同室而處淫亂失行忿怒鬬訟夫死妻更嫁妻死夫更娶以有知驗之宜大忿怒今夫妻死者寂寞無聲更嫁娶者平忽無禍無知之驗也

孔子葬母於防既而雨甚至防墓崩孔子聞之泫然流涕曰古者不修墓遂不復修使死有知必恚人不修也孔子知之宜輒修墓以喜魂神然而不修聖人明審曉其無知也枯骨在野時嗚呼有聲若夜聞哭聲謂之死人之音非也何以驗之生人所以言語吁呼者氣括口喉之中動搖其舌張歙其口故能成言譬猶吹簫笙簫笙折破氣越不括手無所弄則不成音夫簫笙之管猶人之口喉也手弄其孔猶人之動舌也人死口喉腐敗舌不復動何能成言然而枯骨時呻鳴者人骨自有能呻鳴者焉或以爲秋也是與夜鬼哭無以異也秋氣爲呻鳴之變自有所爲依倚死骨之側人則謂之骨尚有知呻鳴於野草澤暴體以千萬數呻鳴之聲宜步屬焉夫有能使不言者言未有言者死能復使之言言者亦不能復使之言猶物生以青爲氣或予之也物死青者去或奪之也予之物青奪之青去去後不能復予之青物亦不能復

白青聲色俱通並稟於天青青之色猶梟梟之聲也
死物之色不能復青獨爲死人之聲能復自言惑也
人之所以能言語者以有氣力也氣力之盛以能飲
食也飲食損減則氣力衰衰則聲音嘶困不能食則
口不能復言夫死困之甚何能復言或曰死人歆肴
食氣故能言夫死人之精生人之精也使生人不飲
食而徒以口歆肴食之氣不過三日則餓死矣或曰
死人之精神於生人之精故能歆氣爲音夫生人之
精在於身中死則在於身外死之與生何以殊身中
身外何以異取水實於大盎中盎破水流地地水能

異於盎中之水乎地水不異於盎中之水身外之精
何故殊於身中之精人死不爲鬼無知不能語言則
不能害人矣何以驗之夫人之怒也用氣其害人用
力用力須筋骨而彊彊則能害人忿怒之人呴呼於
人之旁口氣喘射人之面雖勇如賁育氣不害人使
舒手而擊舉足而蹶則所擊蹶無不破折夫死骨朽
筋力絶手足不舉雖精氣尚在猶呴吁之時無嗣助
也何以能害人也凡人與物所以能害人者手臂把
刃爪牙堅利之故也今人死手臂朽敗不能復持刃
爪牙隳落不能復嚙噬安能害人兒之始生也手足

其成手不能摶足不能蹶（一有躓字）者氣適凝成未能堅彊也由此言之精氣不能堅彊審矣氣爲形體形體微弱猶未能害人況死氣去精神絶微弱手安能害人寒骨謂能害人者邪死人之氣不去邪何能害人鷄卵之未孚也頃溶於𣪊中潰而視之若水之形良雌傴伏體方就成就成之後能啄蹶之夫人之死歸頃溶之時頃溶之氣安能害人人之所以勇猛能害人者以飲食也飲食飽足則彊壯勇猛彊壯勇猛則能害人矣人病不能飲食則身羸弱羸弱困甚故至於死病困之時仇在其旁不能咄叱人盜其物不能禁奪羸弱困劣之故也夫死羸弱困劣之甚者也何能害人有雞犬之畜爲人所盜竊雖怯無勢之人莫不忿怒忿怒之極至相賊滅敗亂之時人相啖食者使其神有知宜能害人身貴於雞犬已死於見盜忿怒於雞犬無怨於食已不能害人之驗也蟬之未蛻也爲復育已蛻也去復育之體更爲蟬之形使死人精神去形體若蟬之去復育乎則夫爲蟬者不能害爲復育者夫蟬不能害復育死人之精神何能害生人之身夢者之義疑或言夢者精神自止身中爲吉凶之象或言精神行與人物相更今其審止身中死之

精神亦將復然今其審行人夢傷殺人若
爲人所復殺明日視彼之身銘己之所無兵刃創傷
之驗夫夢用精神精神死之精神也夢之精神不能
害人死之精神安能爲害火熾而釜沸沸止而氣歇
以火爲主也精神之怒也乃能害人不怒不能害人
火猛竈中釜涌氣蒸精怒胷中力盛身熱今人之將
死身體涼涼益清清甚遂以死亡當死之時精神不
怒身亡之後猶湯之離釜也安能害人物與人通人
有癡狂之病如知其物然而理之病則愈矣夫物未
死精神依倚形體故能變化與人交通已死形體壞

敗精神散亡無所復依不能變化夫人之精神猶物
之精神也物生精神爲病其死精神消亡人與物同
死而精神亦滅安能爲害禍欲謂人貴精神有異成
事物能變化人則不能是反人精神不若物物精奇
於人也水火燒溺凡能害人者皆五行之物金傷人
木毆人土壓人水溺人火燒人使人死精神爲五行
之物乎害人不爲乎不能害人不爲物則爲氣矣氣
之害人者太陽之氣爲毒者也使人死其氣爲毒乎
害人不爲乎不能害人夫論死不爲鬼無知不能害
人則夫所見鬼者非死人之精其害人者非其精所

爲明矣

論衡卷第二十

論衡卷第二十一

王充

死僞篇

死僞

傳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宣王將田於圃杜伯起於道左執彤弓而射宣王宣王伏韔而死趙簡公殺其臣莊子義而不辜簡公將入於桓門莊子義起於道左執彤杖而捶之斃於車下二者死人爲鬼之驗鬼之有知能害人之效也無之柰何曰夫人萬物之中物死不能爲鬼人死何故獨能爲鬼如以人貴能爲鬼則死者皆當爲鬼杜伯莊子義何獨爲鬼也

如以被非辜者能爲鬼世間臣子被非辜者多矣比干子胥之輩不爲鬼夫杜伯莊子義無道忿恨報殺其君罪莫大於弑君則夫死爲鬼之尊者當復誅之非杜伯莊子義所敢爲也凡人相傷憎其生惡見其身故殺而亡之見殺之家詣吏從其仇仇人亦惡見之生死異路人鬼殊處如杜伯莊子義怨宣王簡公不宜殺也當復爲鬼與己合會人君之威固嚴一本作壓人臣營衛卒使固多衆兩臣殺二君二君之死亦當報之非有知之深計憎惡之所爲也如兩臣神宜知二君死當報己如不知也則亦不神不神胡能害人世多似是而非虛僞類真故杜伯莊子義之語往往而存

晉惠公改葬太子申生秋其僕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車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狐突之新城西偏巫者之舍復與申生相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斃之於韓其後四年惠公與秦穆公戰於韓地爲穆

公所獲竟如其言非神而何曰此亦杜伯莊子義之類何以明之夫改葬私怨也上帝公神也以私怨爭於公神何肯聽之帝許以晉畀秦狐突以爲不可申生從狐突之言是則上帝許申生非也神爲上帝不若狐突必非上帝明矣且臣不敢求私於君者君尊臣卑不敢以非干也申生比於上帝豈徒臣之與君哉恨惠公之改葬干上帝之尊命非得所爲也驪姬譖殺其身惠公改葬其尸葬之惡微於殺人惠公之罪輕於驪姬請罰惠公不請殺驪姬是則申生憎改葬不怨見殺也秦始皇用李斯之議燔燒詩書後（一有曰字）又坑儒博士之怨不下申生坑儒之惡痛於改葬然則秦之死儒不請於帝見形爲鬼諸生會告以始皇無道李斯無狀

周武王有疾不豫周公請命設三壇同一墠植璧秉圭乃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乃策祝辭曰予仁若考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某不若旦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鬼神者謂三王也即死人無知不能爲鬼神周公聖人也聖人之言審則得幽冥之實得幽冥之實則三王爲鬼神明矣曰實人能神乎不能神也如神宜知三王之心不宜徒審其爲鬼也周公請命

史策告祝祝畢辭已不知三王所以與不乃卜三龜
三龜皆吉然後乃喜能知三王有知爲鬼不能知三
王許己與不須卜三龜乃知其實定其爲鬼須有所
問然后知之死人有知無知與其許人不許人一實
也能知三王之必許己則其謂三王爲鬼可信也如
不能知謂三王爲鬼猶世俗之人也與世俗同知則
死人之實未可定也且周公之請命用何得之以至
精得之乎以辭正得之也如以至誠則其請之銳精
誠致鬼不顧辭之是非也董仲舒請雨之法設土龍
以感氣夫土龍非實不能致雨仲舒用之致精誠不

顧物之僞真也然則周公之請命猶仲舒之請雨也
三王之非鬼猶聚土之非龍也 惡創 羊益切 脈病
晉荀偃伐齊不卒事而還癉疽生瘍於頭及著雍之
地病目出卒而視不可含范宣子浣而撫之曰事吳
敢不如事主猶視宣子睹其不瞑以爲恨其子吳也
人情所恨莫不恨子故言吳以撫之猶視者不得所
恨也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
曰主苟死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伐齊
不卒荀偃所恨也懷子得之故目瞑受含宣子失之
目張口噤曰荀偃之病卒苦目出目出則口噤口噤

則不可吟新死氣盛本病苦目出宜子撫之早故曰
不瞑口不閉少久氣衰懷子撫之故目瞑口受唅此
自荀偃之病非死精神見恨於口目也凡人之死皆
有所恨志士則恨義事未立學士則恨問多不及農
夫則恨耕未畜穀商人則恨貨財未殖仕者則恨官
位未極勇者則恨材未優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
有所恨必有目不瞑者為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死皆
不瞑也凡死者精魂消索不復聞人之言不能聞人
之言是謂死也離形更自為鬼立於人傍雖人之言
已與形絕安能復入身中瞑目閉口乎能入身中以

蹯符袁切熊掌也

尸示恨則能不免與形相守案世人論死謂其精神
有若能更以精魂立形見面使尸若生人者誤矣楚
成王廢太子商臣欲立王子職商臣聞之以宮甲圍
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縊而死謚之曰靈不瞑
曰成乃瞑夫為靈不瞑為成乃瞑成王有知之效也
謚之曰靈心恨故目不瞑更謚曰成（一有[illegible]）心喜乃瞑精
神聞人之議見人變易其謚故喜目瞑本不病目人
不撫慰目自翕張非神而何曰此復荀偃類也雖不
病目亦不空張成王於時縊死氣尚盛新絕目尚開
因謚曰靈少久氣衰目適欲瞑連更曰成目之視瞑

與謚之爲靈偶應也時人見其應成乃瞋則謂成王之魂有所知則宜終不瞋也何則太子殺已大惡也加謚爲靈小過也不爲大惡懷忿反爲小過有恨非有神之效見示告人之驗也夫惡謚非靈則厲也紀於竹帛爲靈厲者多矣其尸未斂之時未皆不瞋也豈世之死君不惡而獨成王憎之哉何其爲靈者衆不瞋者寡也

鄭伯有貪侈而多欲子晳好在人上二子不相得子晳攻伯有伯有出奔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其後九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後歲人或夢見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之日駟帶卒國人益懼後至壬寅日公孫段又卒國人愈懼子產爲之立後以撫之乃止矣伯有見夢曰壬子余將殺帶壬寅又將殺段及至壬子日駟帶卒至壬寅公孫段死其後子產適晉趙景子問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疋夫疋婦彊死其魂魄猶能憑依人以爲淫厲況伯有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弊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

抑諺曰蕞爾小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弘矣取精多矣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而彊死能爲鬼不亦宜乎伯有殺駟帶公孫段不失日期神審之驗也子產立其後而止知鬼神之操也知其操則知其實矣實有不空故對問不疑子產智人也知物審矣如死者無知何以能殺帶與段如不能爲鬼子產何以不疑曰與伯有爲怨者子晳也子晳攻之伯有奔駟帶乃率國人遂伐伯有公孫段隨駟帶不造本辯其惡微小殺駟帶不報子晳公孫段惡微與帶俱死是則伯有之魂無知爲鬼報仇輕重失宜也且子產言曰彊死者能爲鬼何謂彊死謂伯有命未當死而人殺之邪將謂伯有無罪而人冤之也如謂命未當死而人殺之未當死而死者多如謂無罪人冤之被冤者亦非一伯有彊死能爲鬼比干子胥不爲鬼春秋之時弑君三十六君爲所弑可謂彊死矣與長一國用物之精可謂多矣繼體有土非直三世也貴爲人君非與卿位同也始封之祖必有穆公子良之類也以至尊之國君受亂臣之弑禍其魂魄爲鬼必明於伯有報仇殺讎禍繁於帶段三十六君無爲鬼者三十六臣無見報者如似伯有無道其神有知世間無道莫

如桀紂桀紂誅死魂不能爲鬼然則子産之說因成事者也見伯有彊死則謂彊死之人能爲鬼如有不彊死爲鬼者則將云不彊死之人能爲鬼子晳在鄭與伯有何異死與伯有何殊俱以無道爲國所殺伯有能爲鬼子晳不能彊死之說通於伯有塞於子晳然則伯有之說杜伯之語也杜伯未可然伯有亦未可是也

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翟土立黎侯而還及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病困則更曰必以是爲殉及武子卒顆不殉妾人或難之顆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見老父曰余是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是以報汝夫嬖妾之父知魏顆之德故見體爲鬼結草助戰神曉有知之效驗也曰夫婦人之父能知魏顆之德爲鬼見形以助其戰必能報其生時所善殺其生時所惡矣凡人交遊必有厚薄厚薄當報猶婦人之當謝也今不能報其生時所厚獨能報其死後所善非有知之驗能爲鬼之效也張良行泗水上

老父授書光武困厄河北老人教誨命貴時吉當遇福喜之應驗也魏顆當獲杜回戰當有功故老人妖象結草於路人者也

王季葬於滑山之尾欒水擊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也而為之張朝而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后更葬文王聖人也知道事之實見王季棺見知其精神欲見百姓故出而見之曰古今帝王死葬地地中有以千萬數無欲復出見百姓者王季何為獨然河泗之濵丘冢非一水湍崩壞棺槨露見不可勝數皆欲復見百姓者乎欒水擊滑山之尾猶河泗之流湍濵坼也文王見棺和露惻然悲恨當先君欲復出乎慈孝者之心幸冀之意賢聖惻怛不暇思論推生況死故復改葬世俗信賢聖之言則謂王季欲見百姓者也

齊景公將伐宋師過太山公夢二丈人立而怒甚盛公告晏子晏子曰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為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湯皙以長頤以髯鋭上而豐下据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而鋭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奈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已天下之

盛君也不宜無後今唯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和於宋公不用終伐宋軍果敗夫湯伊尹有知惡景公之伐宋故見夢盛怒以禁止之景公不止軍果不吉曰夫景公亦曾夢見彗星其時彗星不出果不吉曰夫然而夢見之者見彗星其實非夢見湯伊尹實亦非也或時景公軍敗不吉之象也晏子信夢明言湯伊尹之形景公順晏子之言然而是之秦并天下絕伊尹之後遂至於今湯伊尹不祀何以不怒乎

鄭子産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黃熊鯀之精神晉侯不祀故入寢門晉知而祀之故疾有間非死人有知之驗乎夫鯀殛於羽山人知也神爲黃熊入于羽淵人何以得知之使若魯公牛哀病化爲虎在故可實也今鯀遠殛於羽山人不與之處何能知之且文曰其神爲熊是死也死而魂神爲黃熊非人所得知也人死世

謂鬼象生人之形見之與人無異然猶非死人之神況熊非人之形不與人相似乎審鯀死其神爲黃熊則熊之死其神亦或時爲人人夢見之何以知非死禽獸之神也信黃熊謂之鯀神又信所見之鬼以爲死人精也此人物之精未可定黃熊爲鯀之神未可審也且夢象也吉凶且至神明示象熊羆之占自有所爲使鯀死其神審爲黃熊夢見黃熊必鯀之神乎諸侯祭山川設晉侯夢見山川何復不以祀山川山川自見乎人病多或夢見先祖死人來立其側可復謂先祖死人求食故來見形乎人夢所見更爲他

占未必以所見爲實也何以驗之夢見生人明日問所見之人不與己相見夫所夢見之人不與己相見則知鯀之黃熊不入寢門不入則鯀不求食不求食則晉侯之疾非廢夏郊之禍非廢夏郊之禍則晉侯有間非祀夏郊之福也無福之實則無有知之驗矣亦猶淮南王劉安坐謀反而死世傳以爲仙而升天本傳之虛子產聞之亦不能實耦晉侯之疾適當自襄子產連言黃熊之占則信黃熊鯀之神矣

高皇帝以趙王如意爲似我而欲立之呂后恚恨後酖殺趙王其後呂后出見蒼犬噬其左腋怪而卜之

趙王如意爲祟遂病腋傷不愈而死蓋以如意精神爲蒼犬見變以報其仇也曰勇士忿怒交刃而戰負者被創仆地而死目見彼之中已死後其神尚不能報呂后酖如意時身不自往使人飲之不知其爲酖毒憤不知殺己者爲誰安能爲祟以報呂后使死人有知恨者莫過高祖高祖愛如意而呂后殺之高祖魂怒宜如雷霆呂后之死宜不旋日豈高祖之精不若如意之神將死後憎如意善呂后之殺也

丞相武安侯田蚡與故大將軍灌夫杯酒之恨事至上聞灌夫繫獄竇嬰救之勢不能免灌夫坐法竇嬰亦死其後田蚡病甚號曰諾諾使人視之見灌夫竇嬰俱坐其側蚡病不衰遂至死曰相殺不一人也殺者後病不見所殺田蚡見所殺田蚡獨然者心負懷恨病亂妄見也或時見他鬼而占鬼之人聞其往時與夫嬰爭欲見神審之名見其狂諾諾則言夫嬰坐其側矣

淮陽都尉尹齊爲吏酷虐及死怨家欲燒其尸亡去歸葬夫有知故人且燒之也神故能亡去曰尹齊亡神也有所應秦時三山亡周末九鼎淪必以亡者爲神三山九鼎有知也或時吏知怨家之謀竊舉持亡

裡怨已去自去凡人能亡足能步行也今死血脉斷絕足不能復動何用亡去吳烹伍子胥漢菹彭越燒菹一僇也子胥越一勇也子胥彭越不能避烹亡菹獨謂尹齊能歸葬失實之言不驗之語也

亡新改葬元帝傅后發其棺取玉柙印璽送定陶以民禮葬之發棺時臭憧一本作燻于天洛陽丞臨棺聞臭而死又改葬定陶共王丁后火從藏中出燒殺吏士數百人夫改葬禮卑又損奪珍物二恨怨故爲臭出火以中傷人曰臭聞於天多藏食物腐朽猥發人不能堪毒憤而未爲怪也火出於藏中者怪也非丁后之神也何以驗之改葬之恨孰與掘墓盜財物也歲饑之時掘丘墓取衣物者以千萬數死人必有知人奪其衣物倮其尸骸時不能禁後亦不能報此尚微賤未足以言秦始皇葬於驪山二世末天下盜賊掘其墓不能出晁爲火以殺一人貴爲天子不能爲神丁傅婦人安能爲怪變神非一發起殊處見火聞臭則謂丁傅之神誤矣

論衡卷第二十一

論衡卷第廿二、廿三

論衡卷第二十二　王充

紀妖篇　訂鬼篇

紀妖篇

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夜聞鼓新聲者說之使人問之左右皆報弗聞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子爲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明日報曰臣得之矣然而未習請更宿而習之靈公曰諾因復宿明日已習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曰有新聲願請奏之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

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何道出師曠曰此師延所作淫聲與紂為靡靡之樂也武王誅紂懸之白旄師延東走至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削不可遂也平公曰寡人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得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鼓之

一奏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集於郭門之上危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徹于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樂莫悲于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太山之上駕象輿六玄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蟲蛇伏地白雲覆上大合鬼神乃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

北起有玄雲之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何謂也曰是非衛靈公國且削則晉平公且病若國且旱亡妖也師曠曰先聞此聲者國削二國先聞之矣何知新聲非師延所鼓也曰師延自投濮水形體腐於水中精氣消於泥塗安能復鼓琴屈原自沉於江屈原善著文師延善鼓琴如師延能鼓琴則屈原能復書矣揚子雲弔屈原屈原何不報屈原生時文無不作不能報子雲者死爲泥塗手朽無用書也屈原手朽無用書則師延指敗無用鼓琴矣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却流世謂孔子神而能却泗水孔子好教授猶師延之好鼓琴也師延能鼓琴於濮水之中孔子何爲不能教授於泗水之側乎

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進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脉治也而怪昔秦繆公嘗如此矣七日悟悟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

晉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襄公敗秦師於崤而歸縱淫
此之所謂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間間
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悟告大夫曰我之帝所甚
樂與百神游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
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
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
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也
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十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
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將思虞舜之勳
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十世之孫董安于受言

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
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拘之當道
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譆吾
有所見子遊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
當道者曰日者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
子見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
子曰是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
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
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剋二國於翟
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

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説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遂不見是何謂也曰是皆妖也其占皆如當道者言所見於帝前之事所見當道之人妖人也其後晉二卿范氏中行氏作亂簡子攻之中行昭子范文子敗出犇齊始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婦之子無恤以為貴簡子與語賢之簡子募（一本作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之上先得者賞諸子皆上山無所得無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問之無恤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以為賢乃廢太子而立之簡子死無恤代是為襄子襄子既立誘殺代王而并其地又并知氏之地後取空同戎自簡子後十世至武靈王吳廣入其毋娃嬴孟姚其後武靈王遂取中山并胡地武靈王之十九年更為胡服國人化之皆如其言無不然者蓋妖祥見兆神審矣雖非實事吉凶之漸若天告之何以不知天實告之也以當道之人在帝側也夫在天帝之側皆貴神也致帝之命是天使者也人君之使車騎備具天帝之使單身當道非其狀

也王六官百二十與地之王者無以異也地之王者官屬備具法象天官稟取制度天地之官同則其使者亦宜鈞官同人異者未可然也何以知簡子所見帝非實帝也以夢占知之樓臺山陵官位之象也人夢上樓臺升山陵輒得官位實樓臺山陵非官位也則知簡子所夢見帝者非天帝也人臣夢見人君人君必不見又必不賜以人臣夢占之知帝賜二笥翟犬者非天帝也非天帝則其言與百鬼游于鈞天非天也魯叔孫穆子夢天壓己者審然是天下至地也至地則有樓臺之抗不得及己及己則樓臺宜壞樓臺不壞是天不至地不至地則不得壓己不得壓己則壓己者非天也則天之象也叔孫穆子所夢壓己之天非天則知趙簡子所游之天非天也或曰人亦有直夢見甲明日則見甲矣夢見君明日則見君矣曰然人有直夢直夢皆象也其象直耳何以明之直夢者夢見甲夢見君明日見甲與君此直也如問甲與君甲與君則不見也甲與君不見所夢見甲與君者象類之也乃甲與君象類之則知簡子所見帝者象類帝也且人之夢也占者謂之魂行夢見帝是魂之上天也上天猶上山也夢上山足登山手引木然后

能升升天無所緣何能得上天之去人以萬里數人之行日百里魂與體形俱尚不能疾況魂獨行安能速乎使魂行與形體等則簡子之上下天宜數歲乃悟七日輒覺期何疾也夫魂者精氣也精氣之行與雲煙等案雲煙之行不能疾使魂行若蜚鳥乎行不能疾人或夢蜚者用魂蜚也其蜚不能疾於鳥天地之氣尤疾速者飄風也飄風之發不能終一日使魂行若飄風乎則其速不過一日之行亦不能至天人夢上天一臥之頃也其覺或尚在天上未終下也若人夢行至雒陽覺因從雒陽悟矣魂神蜚馳何疾也疾則必非其狀必非其狀則其上天非實事也非實象則為妖祥矣夫當道之人簡子病見於帝側後見當道象人而言與相見帝側之時無以異也由此言之臥夢為陰候覺為陽占審矣

趙襄子既立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予之請地於趙趙不予知伯益怒遂率韓魏攻趙襄子襄子懼乃犇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託平驛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予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無恤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赤書曰趙無恤余霍太山陽侯天子三月丙戌

余將使汝反滅知氏汝亦祀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
地襄子再拜受神之令是何謂也曰是蓋襄子且勝
之祥也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沒者
三板襄子懼使相張孟談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竟
以三月丙戌之日大滅知氏共分其地蓋妖祥之氣
象人之形稱霍太山之神猶夏庭之妖象龍稱襃之
二君趙簡子之祥象人稱帝之使也何以知非霍太
山之神也曰太山地之體猶人有骨節骨節安得神
如太山有神宜象太山之形何則人謂鬼者死人之
精其象如生人之形今太山廣長不與人同而其精

神不異於人不異於人則鬼之類人鬼之類人則妖
祥之氣也

秦始皇帝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星墜下至地爲石
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令御史逐問莫
服盡取石旁家人誅之因燔其石妖使者從關東夜
過華陰平野或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我遺鎬池君
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之因忽不見置其璧去
使者奉璧具以言聞始皇帝默然良久曰山鬼不過
知一歲事乃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
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明三十七年夢與海神

戭如人狀何謂也曰此始皇且死之妖也始皇夢與海神戰恚怒入海候神射大魚自琅邪至勞成山不見至之罘山還見巨魚射殺一魚遂旁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而崩當星墜之時熒惑爲妖故石旁家人刻書其石若或爲之文曰始皇死或教之也猶世間童謠非童所爲氣導之也凡妖之發或象人爲鬼或爲人象鬼而使其實一也晉公子重耳失國乏食於道從耕者乞飯耕者奉塊土以賜公子公子怒咎犯曰此吉祥天賜土地也其後公子得國復土如咎犯之言齊田單保即墨之城欲詐燕軍云天神

下助我有一人前曰我可以爲神乎田單却走再拜事之竟以神下之言聞於燕軍燕軍信其有神又見牛若五采之文遂信畏懼軍破兵北田單卒勝復獲侵地此人象鬼之妖也使者過華陰人持璧遮道委璧而去妖鬼象人之形也夫沉璧於江欲求福也今還璧示不受物福不可得也璧者象前所沉之璧其實非也何以明之以鬼象人而見非實人也人見鬼象生存之人定問生存之人不與己相見妖氣象類人也妖氣象人之形則其所賫持之物非眞物矣祖龍死謂始皇也祖人之今龍人君之象也人物類則

其言驗矣

漢高皇帝以秦始皇崩之歲爲泗上亭長送徒至驪山徒多道亡因縱所將徒遂行不還被酒夜經澤中令一人居前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虵當道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虵虵遂分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高祖後人至虵所有一老嫗夜哭之人曰嫗何爲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爲何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爲虵當徑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以嫗爲妖言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何謂也曰是高祖初起威勝之祥也何以明之以嫗忽然不見也不見非人非人則鬼妖矣夫以嫗非人則知所斬之虵非虵也夫白帝子何故爲虵夜而當道謂虵白帝子高祖赤帝子白帝子爲虵赤帝子爲人五帝皆天之神也子或爲虵或爲人人與虵異物而其爲帝同神非天道也且虵爲白帝子則嫗爲白帝后乎帝者之后前後宜備帝者之子官屬宜盛今一虵死於徑一嫗哭於道云白帝子非實明矣夫非實則象象則妖也妖則所見之物皆非物也非物則氣也高祖所殺之虵非虵也則夫鄭厲公將入鄭之時邑中之虵與邑外之虵鬬者非虵也厲公將入鄭妖氣象虵

而鬭也鄭國鬭虵非此川知夏庭之龍之龍象非龍
象則知鄭子産之時龍戰非龍也天道難知使非妖
也使是亦妖也
留侯張良椎秦始皇誤中副車始皇大怒索求張良
張良變姓名亡匿下邳常閑從容步游下邳泗上有
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泗下顧謂張良孺子
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以其老爲彊忍下取履因跪
進履父以足受履笑去良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
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怪之因跪曰諾
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
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復往父又已先在復怒曰後
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來
喜曰當如是矣出一篇書曰讀是則爲帝者師後十
三年子見我濟北穀成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無他
言弗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習
讀之是何謂也曰是高祖將起張良爲輔之祥也良
居下邳任俠十年陳涉等起沛公略地下邳良從遂
爲師將封爲留侯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界得穀
成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及留侯死并葬黃石蓋吉
凶之象神矣天地之[illegible]功矣使老父象黃石黃石象

老父何其神邪問曰黃石審老父老父審黃石耶曰石不能為老父老父不能為黃石妖祥之氣見故驗也何以明之晉平公之時石言魏榆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依也不然民聽濫也夫石不能人言則亦不能人形矣石言與始皇時石墜東郡民刻之無異也刻為文言為辭辭之與文一實也民刻文氣發言民之與氣一性也夫石不能自刻則亦不能言不能言則亦不能為人矣太公兵法氣象之也何以知非實也以老父非人知書亦非太公之書也氣象生人之形則亦能象太公之書問曰氣無刀筆何以為文曰魯惠公夫人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掌曰為魯夫人晉唐叔虞文在其手曰虞魯成季友文在其手曰友三文之書性自然老父之書氣自成也性自然氣自成與夫童謠口自言無以異也當童之謠也不知所受口自言之口自言文自成或為之也推此以省太公釣得巨魚刳魚得書云呂尚封齊及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蓋不虛矣因此復原河圖洛書言興衰存亡帝王際會審有其文矣皆妖祥之氣吉凶之端也

訂鬼篇

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為之也皆人思念存
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
見鬼出凡人不病則不畏懼故傳病寢衽畏懼鬼至
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虛見何以效之傳曰伯樂學
相馬顧玩所見無非馬者宋之庖丁學解牛三年不
見生牛所見皆死牛也二者用精至矣思念存想自
見異物也人病見鬼猶伯樂之見馬庖丁之見牛也
伯樂庖丁所見非馬與牛則亦知夫病者所見非鬼
也病者困劇身體痛則謂鬼持箠杖毆擊之若見鬼
把椎鏁繩纆立守其旁病痛恐懼妄見之也初疾畏
懼見鬼之來疾困恐死見鬼之怒身自疾痛見鬼之
擊皆存想虛致未必有其實也夫精念存想或泄於
目或泄於口或泄於耳泄於目目見其形泄於耳耳
聞其聲泄於口口言其事晝日則鬼見暮臥則夢聞
獨臥空室之中若有所畏懼則夢見丈夫據案其身
矣夫覺見臥聞俱用精神畏懼存想同一實也
一曰人之見鬼目光與臥亂也人之晝也氣倦精盡
夜則欲臥臥而目光反反而精神見人物之象矣人
病亦氣倦精盡目雖不臥光已亂於臥也故亦見人
物象病者之見也若臥若否與夢相似當其見也其

人能自知覺與夢哉[illegible]見物不能知其[illegible]與人精衰
氣倦之效也何以驗之以狂者見鬼也狂癡獨語不
與善人相得者病困精亂也夫病且死之時亦與狂
等卧病及狂三者皆精衰倦目光反照故皆獨見人
物之象焉

一曰鬼者人所見得病之氣也氣不和者中人中人
爲鬼其氣象人形而見故病篤者氣盛氣盛則象人
而至至則病者見其象矣假令得病山林之中其見
鬼則見山林之精人或病越地者病見越人坐其側
由此言之灌夫竇嬰之徒或時氣之形象也凡天地
之間氣皆純於天天文垂象於上其氣降而生物氣
和者養生不和者傷害本有象於天則其降下有形
於地矣故鬼之見也象氣爲之也衆星之體爲人與
鳥獸故其病人則爲人與鳥獸之形

一曰鬼者老物精也夫物之老者其精爲人亦有未
老性能變化象人之形人之受氣有與物同精者則
其物與之交及病精氣衰劣也則來犯陵之矣何以
效之成事俗間與物交者見鬼之來也夫病者所見
之鬼與彼病物何以異人病見鬼來象其墓中死人
來迎呼之者宅中之[illegible]也及見[illegible]鬼非[illegible]所素[illegible]

者仙家若草野之中[illegible]之也
一曰鬼者本生於人時不成人變化而去天地之性
本有此化非道術之家所能論辯與人相觸犯者病
人人命當死死者不離人何以明之禮曰顓頊氏有
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虐鬼一居若
水是爲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庫善驚人小兒
前顓頊之世生子必多若顓頊之鬼神以百數也諸
鬼神有形體法能立樹與人相見者皆生於善人得
善人之氣故能似類善人之形能與善人相害陰陽
浮游之類若雲煙之氣不能爲也

一曰鬼者甲乙之神也甲乙者天之別（一本作剛）氣也其
形象人人病且死甲乙之神至矣假令甲乙之日病
則死見庚辛之神矣何則甲乙鬼庚辛報甲乙故病
人且死殺鬼之至者庚辛之神也何以效之以甲乙
日病者其死生之期常在庚辛之日此非論者所以
爲實也天道難知鬼神闇昧故具載列令世察之也
一曰鬼者物也與人無異天地之間有鬼之物常在
四邊之外時往來中國與人雜則凶惡之類也故人
病且死者乃見之天地生物也有人如鳥獸及其生
凶物亦有似人象爲 [illegible]故凶禍之[illegible]

見先凶或見人形三者皆鬼也或謂之鬼或謂之凶或謂之魅或謂之魑皆生存實有非虛無象類之也何以明之成事俗間家人其凶見流光集其室或見其形若鳥之狀時流人堂室察其不謂若鳥獸矣夫物有形則能食能食則便利便利有驗則形體有實矣左氏春秋曰投之四裔以禦魑魅山海經曰北方有鬼國說螭者謂之龍物也而魅與龍相連魅則龍之類矣又言國人物之黨也山海經又曰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於是黃帝乃作禮以時驅之立大桃人門戶畫神荼鬱壘與虎懸葦索以禦凶魅有形故執以食虎案可食之物無空虛者其物也性與人殊時見時匿與龍不常見無以異也

一曰人且吉凶妖祥先見人之且死見百怪鬼在百怪之中故妖怪之動象人之形或象人之聲爲應故其妖動不離人形天地之間妖怪非一言有妖聲有妖文有妖或妖氣象人之形或人含氣爲妖象人之形諸所見鬼是也人含氣爲妖巫之類是也是以實

巫之辭無所因據其吉凶自從口出若童之謠矣童謠口自言巫辭意自出口自言意自出則其爲人與聲氣自立音聲自發同一實也世稱紂之時夜郊鬼哭及倉頡作書鬼夜哭氣能象人聲而哭則亦能象人形而見則人以爲鬼矣鬼之見也人之妖也天地之間禍福之至皆有兆象有漸不卒然有象不猥來天地之道人將亡凶亦出國將亡妖亦見猶人且吉吉祥至國至昌昌瑞到矣故夫瑞應妖祥其實一也而世獨謂鬼者不在妖祥之中謂鬼猶神而能害人不通妖祥之道不睹物氣之變也國將亡妖見其亡

非妖也人將死鬼來其死非鬼也亡國者兵也殺人者病也何以明之齊襄公將爲賊所殺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引弓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履而爲賊殺之夫殺襄公者賊也先見大豕於路則襄公且死之妖也人謂之彭生者有似彭生之狀也世人皆知殺襄公者非豕而獨謂鬼能殺人一惑也天地之氣爲妖者太陽之氣也妖與毒同氣中傷人者謂之毒氣變化者謂之妖世謂童謠熒惑使之彼言有所見也熒惑火星火有毒熒故當熒惑守宿國有

禍敗火氣恍惚故妖象存亡龍陽物也故時變化鬼
陽氣也時藏時見陽氣赤故世人盡見鬼其色純朱
蜚凶陽也陽火也故蜚凶之類爲火光火熱焦物故
止集樹木枝葉枯死鴻範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
言火同氣故童謠詩歌爲妖言言出文成故世有文
書之怪世謂童子爲陽故妖言出於小童童巫含陽
故大雩之祭舞童暴巫雩祭之禮倍正合陽故猶日
食陰勝攻社之陰也日食陰勝故攻陰之類天旱陽
勝故愁陽之黨巫爲陽黨故魯僖遭旱議欲焚巫巫
含陽氣以故陽地之民多爲巫巫黨於鬼故巫者能

鬼巫鬼者比於童謠故巫之審者能處吉凶吉凶能
處吉凶之徒也故申生之妖見於巫巫含陽能見爲
妖也申生爲妖則知杜伯莊子義厲鬼之徒皆妖也
杜伯之厲爲妖則其弓矢投措皆妖毒也妖象人之
形其毒象人之兵鬼毒同色故杜伯弓矢皆朱彤也
毒象人之兵則其中人人輒死也中人微者即爲腓
病者不即時死何則腓者毒氣所加也妖或施其毒
不見其體或見其形不施其毒或出其聲不成其言
或明其言不知其音若夫申生見其體成其言者也
杜伯之屬見其體施其毒者也詩妖童謠石言之屬

淵其言者也濮水琴聲紂郊鬼哭其[illegible][illegible]遊[illegible]之見出也或且凶而豫見或凶至而因出因出則妖與毒俱行豫見妖出不能毒申生之見豫見之妖也杜伯莊子義厲凶至因出之妖也周宣王燕簡公宋夜姑時當死故妖見毒因擊晉惠公身當獲命未死故妖直見而毒不射然則杜伯莊子義厲鬼之見周宣王燕簡夜姑且死之妖也申生之出晉惠公且見獲之妖也伯有之夢駟帶公孫段且卒之妖也老父結草魏顆且勝之祥亦或時杜回見獲之妖也蒼犬噬呂后呂后且死妖象犬形也武安且卒妖象竇嬰灌

夫之面也故凡世間所謂妖祥所謂鬼神者皆太陽之氣爲之也太陽之氣天氣也天能生人之體故能象人之容夫人所以生者陰陽氣也陰氣主爲骨肉陽氣主爲精神人之生也陰陽氣具故骨肉堅精氣盛精氣爲知骨肉爲彊故精神言談形體固守骨肉精神合錯相持故能常見而不滅亡也太陽之氣孤而無陰故徒能爲象不能爲形無骨肉有精氣故一見恍惚輙復滅亡也

論衡卷第二十三　　王充

言毒篇

或問曰天地之間萬物之性含血之蟲有蝮蛇蜂蠆咸懷毒螫犯中人身謂護疾痛當時不救流徧一身草木之中有巴豆野葛食之湊懣頗多殺人不知此物稟何氣於天萬物之生皆稟元氣元氣之中有毒螫乎曰夫毒太陽之熱氣也中人人毒人食湊懣者其不堪任也不堪任則謂之毒矣太陽火氣常爲毒

蘞氣熱也太陽之地人民促急促急之人口舌爲毒
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與人談言口唾射人則人脈
胎腫而爲創南郡極熱之地其人祝樹樹枯唾鳥鳥
墜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禍者生於江南含
烈氣也夫毒陽氣也故其中人若火灼人或爲蝮所
中割肉置地焦沸火氣之驗也四方極皆爲維邊唯
東南隅有温烈氣温烈氣發常以春夏春夏陽起東南
隅陽位也他物之氣入人鼻目不能疾痛火煙入鼻鼻
疾入目目痛火氣有烈也物爲靡屑者多唯一火最
烈火氣所燥也食甘旨之食無傷於人食蜜少多則

令人毒蜜爲蜂液蜂則陽物也人行無所觸犯體無
故痛痛處若箠杖之跡人腓腓謂鬼敺之鬼者太陽
之祆也微者疾謂之邊其治用蜜與丹蜜丹陽物以
類治之也夫治風用風治熱用熱治邊用蜜丹則知
邊者陽氣所爲流毒所加也天地之間毒氣流行人
當其衝則面腫疾世人謂之火流所刺也人見鬼者
言其色赤太陽祆氣自如其色也鬼爲烈毒犯人輒
死故杜伯射周宣立崩鬼所賫物陽火之類杜伯弓
矢其色皆赤南道名毒曰短狐杜伯之象執弓而射
陽氣因而激激而射故其中人象弓矢之形火困而

暍於歇切
傷暑

氣熱血毒盛故食走馬之肝殺人盛夏之
暴行暑暍而死熱極為毒也人疾行汗出對鑪汗出
嚮日亦汗出疾溫病者亦汗出四者異事而皆汗出
困同熱等火日之變也天下萬物含太陽氣而生者
皆有毒螫毒螫渥者在蟲則為蝮蛇蜂蠆在草則為
巴豆治一作野字葛在魚則為鮭與鉹䱰故人食鮭肝而
死為鉹䱰螫有毒魚與鳥同類故鳥蜚魚亦蜚鳥卵
魚亦卵蝮蛇蜂蠆皆卵同性類也其在人也為小人
故小人之口為禍天下小人皆懷毒氣陽地小人毒
尤酷烈故南越之人祝禁輒效諺曰眾口爍金口者
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爍金
道口舌之爍不言拔木焰火必云爍金金制於火火
口同類也藥生非一地太伯辟之吳鑄多非一工世
稱楚棠溪溫氣天下有路畏入南海鴆鳥生於南人
飲鴆死辰為龍巳為蛇辰巳之位在東南龍有毒蛇
有螫故蝮有利牙龍有逆鱗木生火火為毒故蒼龍
之獸含火星治葛巴豆皆有毒螫故治在東南巴在
西南土地有燥濕故毒物有多少生出有處地故毒
有烈不烈蝮蛇與魚比故生於草澤蜂蠆與鳥同故
產於屋樹江北地燥故多蜂蠆江南地濕故多蝮蛇

生喜燥比陽陽物懸垂故蜂蠆以尾刺[illegible]螫比陰
陰物柔伸故蝮蛇以口齧毒或藏於首尾故螫齧有
毒或藏於體膚故食之輒懣或附於唇吻故舌鼓爲
禍毒螫之生皆同一氣發動雖異内爲一類故人夢
見火占爲口舌夢見蝮蛇亦口舌火爲口舌之象口
舌兆於蝮蛇同類共本所稟一氣也故火爲言言爲
小人小人爲妖由口舌口舌之徵由人感天故五事
二曰言言之咎徵僭恒暘若僭者奢麗故蝮蛇多文
文起於陽故若致文暘若則言從故時有詩妖妖氣
生美好故美好之人多邪惡叔虎之母美叔向之母

妬之不使視寢叔向諫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
彼美吾懼其生龍蛇以禍汝汝弊族也國多大寵不
仁之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
美有勇力嬖於欒懷子及范宣子逐懷子殺叔虎禍
及叔向夫深山大澤龍蛇所生也比之叔虎之母者
美色之人懷毒螫也生子叔虎美有勇力勇力所生
生於美色禍難所發由於勇力火有光耀木有容貌
龍蛇東方木含火精故美色貌麗膽附於肝故生勇
力火氣猛故多勇木剛彊故多力也生妖怪常由好
色爲禍雖者常發勇力爲毒害者皆在好色美酒爲

毒酒難多飲蜂液爲蜜蜜難益食勇夫爲國勇夫難近好女說(或作悅)心好女難畜辯士快意辯士難信故美味腐腸好色惑心勇夫招禍辯口致殃四者世之毒也辯口之毒爲害尤酷何以明之孔子見陽虎却行白汗交流陽虎辯有口舌口舌之毒中人病也人中諸毒一身死之中於口舌一國潰亂詩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四國猶亂況一人乎故君子不畏虎獨畏讒夫之口讒夫之口爲毒大矣

薄葬篇

賢聖之業皆以薄葬省用爲務然而世尚厚葬有奢泰之失者儒家論不明墨家議之非故也墨家之議右鬼以爲人死輒爲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類以爲效驗儒家不從以爲死人無知不能爲鬼然而賻祭備物者示不負死以觀生也陸賈依儒家而說故其立語不肯明處劉子政舉薄葬之奏務欲省用不能極論是以世俗內持狐疑之議外聞杜伯之類又見病且終者墓中死人來與相見故遂信是謂死如生閔死獨葬魂孤無副丘墓閉藏穀物乏匱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積浸流至或破家盡業以充死棺殺人以殉葬以快生意

非知其內無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以[illegible]死人有知與生人無以異孔子非之而亦無以定實然而陸賈之論兩無所處劉子政奏亦不能明儒家無知之驗墨家有知之故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空言虛語雖得道心人猶不信是以世俗輕愚信禍福者畏死不懼義重死不顧生竭財以事神空家以送終辯士文人有效驗若墨家之以杜伯爲據則死無知之實可明薄葬省財之教可立也今墨家非儒儒家非墨各有所持故乖不合業難齊同故二家爭論世無祭祀復生之人故死生之義未有所定實者死人闇昧與人殊途其實荒忽難得深知有知無知之情不可定爲鬼之實不可是通人知士雖博覽古今窺涉百家條入葉貫不能審知唯聖心賢意方比物類爲能實之夫論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聞見於外不詮訂於內是用耳目論不以心意議也夫以耳目論則以虛象爲言虛象效則以實事爲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開心意墨議不以心而原物苟信聞見則雖效驗章明猶爲失實失實之議難以教雖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喪物索用無益於世此蓋墨術所以不傳也魯[illegible]將以[illegible]璠斂[illegible]

子聞之徑庭麗級而諫夫徑庭麗級非禮
救患也患之所由常由有所貪璵璠寶物也魯人用
斂姦人間之欲心生矣姦人欲生不畏罪法不畏罪
法則丘墓抽矣孔子睹微見著故徑庭麗級以救患
直諫夫不明死人無知之義而著丘墓必抽之諫雖
盡比干之執人人必不聽何則諸侯財多不憂貧威
彊不懼抽死人之議狐疑未定孝子之計從其重者
如明死人無知厚葬無益論定議立較著可聞則璵
璠之禮不行徑庭之諫不發矣今不明其說而彊其
諫此蓋孔子所以不能立其教孔子非不明死生之

實其意不分別者亦陸賈之語指也夫言死無知則
臣子倍其君父故曰喪祭禮廢則臣子恩泊臣子恩
泊則倍死亡先倍死亡先則不孝獄多聖人懼開不
孝之源故不明死無知之實異道不相連事生厚
自生雖事死泊何損於化使死者有知倍之非也如
無所知倍之何損明其無知未必有倍死之害不明
無知成事已有賊生之費孝子之養親病也未死之
時求卜迎醫冀禍消藥有益也既死之後雖審如巫
咸良如扁鵲終不復使何則知死氣絕終無補益治
死無益厚葬何差乎倍死恐傷化絕

義乎孰之生也生之高堂之上其[illegible]
下黃泉之下非人所居然而葬之不疑者以死絕異
處不可同也如當亦如生存恐人倍之宜葬於宅與
生同也交接不明無知為人倍其親獨其兩不為離
其先乎親在獄中罪疑未定孝子馳走以救其難如
罪定法立終無門戶雖曾子子騫坐泣而已何則計
動無益空為煩也今死親之魂定無所知與拘親之
罪決不可救何以異不明無知恐人倍其先獨明罪
定不為忽其親乎聖人立義有益於化雖小弗除無
補於政雖大弗與今厚死人何益於恩倍之弗事何

損於義孔子又謂為明器不成示意有明俑則偶人
象類生人故魯用偶人葬孔子嘆睹用人殉之兆也
故嘆以痛之即如生當備物不示如生意悉其教用
偶人葬恐後用生殉用明器獨不為後用善器葬乎
絕用人之源不防喪物之路重人不愛用痛人不憂
國傳議之所失也救漏防者悉塞其穴則水泄絕穴
不悉塞水有所漏漏則水為患害論死不悉則奢禮
不絕不絕則喪物索用用索物喪民貧耗之至危亡之
道也蘇秦為燕使齊國之民高大丘冢多藏財物蘇
秦身弗以勸勉之財盡民貧國空兵弱　燕

以自衛國破城亡主出民散今不明死亡
自竭以厚葬親與蘇秦姦計同一敗墨家之議自違
其術其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爲驗杜伯
死人如謂杜伯爲鬼則夫死者審有知如有知而薄
葬之是怒死人也情欲厚而惡薄以薄受死者之責
雖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則其信杜伯非也
如以鬼是死人則其薄葬非也術用乖錯首尾相違
故以爲非非與是不明皆不可行夫如是世俗之人
可一詳覽詳覽如斯可一薄葬矣

四諱篇

俗有大諱四一曰諱西益宅西益宅謂之不祥不祥
必有死亡相懼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防禁所從來
者遠矣傳曰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以爲不祥哀公
作色而怒左右數諫而弗聽以問其傅宰質睢曰吾
欲西益宅史以爲不祥何如宰質睢曰天下有三不
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說有頃復問曰何謂三不
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止二不祥也不
聽規諫三不祥也哀公繆然深惟慨然自反遂不益
宅令史與宰質睢止其益宅徒爲煩擾則西益宅祥
與不祥未可知也令史質睢以爲西益宅

史與質睢與今俗人等也夫宅之四面皆地也三不謂之凶益西面獨謂不祥何哉西益宅何傷於地體何害於宅神西益不祥損之能善乎西益不祥東益能吉乎夫不祥必有祥者猶不吉必有吉矣宅有形體神有吉凶動德致福犯刑起禍今言西益宅謂之不祥何益而祥者且惡人西益宅者誰也如地惡之益東家之西損西家之東何傷於地如以宅神不欲西益神猶人也人之處宅欲得廣大何故惡之而以宅神惡煩擾則四面益宅皆當不祥諸工技之家說吉凶之占皆有事狀宅家言治宅犯凶神移徙言忌歲月祭祀言觸血忌喪葬言犯剛柔皆有鬼神凶惡之禁人不忌避有病死之禍至於西益宅何害而謂之不祥不祥之禍何以為敗實說其義不祥者義理之禁非吉凶之忌也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長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西益主益主不增助二上不百下也於義不善故謂不祥不祥者不宜也於義不宜未有凶也何以明之夫墓死人所藏田人所飲食宅人所居處三者於人吉凶宜等西益宅不祥西益墓與田不言不祥夫墓死人所居因忽不慎田

非人所處不設尊卑宅者長幼所共加慎[illegible]者[illegible]
可不之諱義詳於宅略於墓與田也
二曰諱被刑爲徒不上丘墓但知不可不能知其不
可之意問其禁之者不能知其諱受禁行者亦不曉
其忌連相放效至或子被刑父母死不送葬若至墓
側不敢臨葬甚失至於不行弔傷見佗人之柩夫徒
善人也被刑謂之徒丘墓之上二親也死亡謂之先
宅與墓何別親與先何異如以徒被刑先人責之則
不宜入宅與親相見如徒不得與死人相見則親死
在堂不得哭柩如以徒不得升丘墓則徒不得上山

陵世俗禁之執據何義實說其意徒不上丘墓有二
義義理之諱非凶惡之忌也徒用心以爲先祖全而
生之子孫亦當全而歸之故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
開予足開予手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曾子重慎
臨絶效全昔免毀傷之禍也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
父母弗敢毀傷孝者怕入刑辟刻畫身體毀傷髮膚
少德泊行不戒慎之所致也愧負慙辱自刻責深故
不升墓祀於先古禮廟祭今俗墓祀故不升墓慙負
先人一義也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處祭祀之禮齋
戒絜清重之至也今已被刑刑殘之人不[illegible]祭祀

侍先人卑謙謹敬退讓自賤之意也緣先[illegible]之意見子孫被刑惻怛憯傷恐其臨祀不忍歆享故不上墓二義也昔太伯見王季有聖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吳采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辟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爲宗廟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夫徒不上丘墓太伯不爲主之義也是謂祭祀不可非謂柩當葬身不送也葬死人先祖痛見刑人先祖哀權可哀之身送可痛之屍使先祖有知痛屍哀刑何愧之有如使無知丘墓原野也何慙之有慙愧先者謂身體刑殘與人異也古者用刑形毁不全乃不可耳方今象刑象刑重者髡鉗之法也若完城旦以下施刑綵衣系躬冠帶與俗人殊何爲不可世俗信而謂之皆凶其失至於不弔鄉黨屍不升佗人之丘惑也

三曰諱婦人乳子以爲不吉將舉吉事入山林遠行度川澤者皆不與之交通乳子之家亦忌惡之丘墓廬道畔踰月乃入惡之甚也暫卒見若爲不吉極原其事何以爲惡夫人之乳子也子含元氣而出元氣天地之精微也何凶而惡之人物也子亦物也子

生與萬物之生何以異諱人之生謂之惡萬物之生又惡之乎生與胞俱出如以胞爲不吉人之有胞猶木實之有扶也包裹兒身因與俱出若鳥卵之有㲉何妨謂之惡如惡以爲不吉則諸生物有扶㲉者宜皆惡之萬物廣多難以驗事人生何以異於六畜皆含血氣懷子子生與人無異獨惡人而不憎畜豈以人體大氣血盛乎則夫牛馬體大於人凡可惡之事無與鈞等獨有一物不見比類乃可疑也今六畜與人無異其乳皆同一狀六畜與人無異諱人不諱六畜不曉其故也世能別人之產與六畜之乳吾將聽其諱如不能別則吾謂世俗所諱妄矣且凡人所惡莫有腐臰腐臰之氣敗傷人心故鼻聞臰口食腐心損口惡霍亂嘔吐夫更衣之室可謂臰矣鮑魚之肉可謂腐矣然而有甘之更衣之室不以爲忌肴食腐魚之肉不以爲諱意不存以爲惡故不計其可與不也凡可憎惡者若潛墨漆附著人身今目見鼻聞一過則已忽亡輒去何故惡之出見負豕於塗腐澌於溝不以爲凶者洿辱自在彼人不著已之身也今婦人乳子自在其身齋戒之人何故忌之江北乳子不出房室知其無惡也至於江南乳置之宅外此復惑也

江北諱犬不諱人江南諱人不諱犬謠俗防惡各不同也夫人與犬何以異房室宅外何以殊或惡或不惡或諱或不諱世俗防禁竟無經也月之晦也日月合宿紀為一月猶八日月中分謂之弦十五日日月相望謂之望三十日日月合宿謂之晦晦與弦望一實也非月晦日月光氣與月朔異也何故踰月謂之吉乎如實凶踰月未可謂吉如實吉雖未踰月猶為可也實說諱忌產子乳犬者欲使人常自絜清不欲使人被汚辱也夫自絜清則意精意精則行清行清則貞廉之節立矣

四曰諱舉正月五月子以為正月五月子殺父與母不得已舉之父母禍死則信而謂之真矣夫正月五月子何故殺父與母人之含氣在腹腸之內其生十月而產共一元氣也正與二月何殊五與六月何異而謂之凶也世傳此言久拘數之人莫敢犯之弘識大材實核事理深睹吉凶之分者然后見之昔齊相田嬰賤妾有子名之曰文文以五月生嬰告其母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嬰嬰怒曰吾令女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

至戶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
於戶邪嬰嘿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如受命
於戶即高其戶誰能至者嬰善其言曰子休矣其後
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聞諸侯文長過戶而
嬰不死以田文之說言之以田嬰不死效之世俗所
諱虛妄之言也夫田嬰俗父而田文雅子也嬰信忌
不實義文信命不辟諱雅俗異材舉措殊操故嬰名
闇而不明文聲馳而不滅實說世俗諱之亦有緣也
夫正月歲始五月盛陽子以生精熾熱烈厭勝父母
父母不堪將受其患傳相放傚莫謂不然有空諱之

非有二心兩意前後相反也移徙不避歲月歲月惡
其不避己之衝位怒之也今起功之家亦動地體無
狀之過與移徙等起功之家當為歲所食何故反令
巳酉之地受其咎乎豈歲月之神在移徙而咎起功
哉用心措意何其不平也鬼神罪過人猶縣官謫罰
民也民犯刑罰多非一小過而罪大惡犯辟若咎以
身過受罪無過而受罪世謂之冤今巳酉之家無過
於月歲子家起宅空為見食此則歲冤無罪也且夫
太歲在子子宅直符午宅為破不須興功吉事空居
無為猶被其害今歲月所食待子宅有為巳酉乃凶

夫歲歲月之神用罰爲害動靜殃敗非天從歲月神
意之道也審論歲月之神歲則太歲也在天邊際立
於子位起室者在中國一州之内假令揚州在東南
使如鄒衍之言天下爲一州又在東南歲食於酉食
西羌之地東南之地安得凶禍假令歲在人民之間
西宅爲酉地則起功之家宅中亦有酉地何以不近
食其宅中之酉地而反食佗家乎且食之者審誰也
如審歲月歲月天之從神飲食與天同天食不食人
故郊祭不以爲牲如非天神亦不食人天地之間百
神所食聖人謂當與人等推生事死推人事鬼故百

言無實凶之效世俗惑之誤非之甚也夫忌諱非一
必託之神怪若設以死亡然后世人信用畏避忌諱
之語四方不同略舉通語令世觀覽若夫曲俗微小
之諱衆多非一咸勸人爲善使人重慎無鬼神之害
凶醜之禍世諱作豆醬惡聞雷一人不食欲使人急
作不欲積家踰至春也諱厲刀井上恐刀墮井中也
或說以爲刑之字井與刀也厲刀井上井刀相見恐
被刑也毋承屋檐而坐恐瓦墮擊人首也毋反懸冠
爲似死人服或說惡其反而承塵溜也毋偃寢爲其
象屍也毋以箸相受爲其不固也毋相代掃爲脩冢

之人與人來代巳也諸言毋者教人重慎勉人爲善
禮曰毋摶飯毋流歠禮義之禁未必吉凶之言也

讕時篇

世俗起土興功歲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假
令大歲在子歲食於酉正月建寅月食於巳子寅地
興功則酉巳之家見食矣見食之家作起厭勝以五
行之物懸金木水火假令歲月食西家西家懸金歲
月食東家東家懸炭設祭祀以除其凶或空亡徙以
辟其殃連相放效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虛妄述也何
以明之夫天地之神用心等也人民無狀加罪行罰

神之祀皆用衆物無用人者物食人者虎與狼也歲
月之神豈虎狼之精哉倉卒之世穀食乏匱人民饑
餓自相啖食豈其啖食死者其精爲歲月之神哉歲
月有神日亦有神歲食月食日何不食積日爲月積
月爲時積時爲歲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四千六
百一十七歲爲一元增積相倍之數分餘終竟之名
耳安得鬼神之怪禍福之驗乎如歲月終竟者宜有
神則四時有神統元有神月三日魄八日弦十五日
望與歲月終竟何異歲月有神魄與弦復有神也一
日之中分爲十二時平旦寅日出卯也十二月建寅

卯則十二月時所加寅卯也日加十二辰不食月建
十二辰獨食豈日加無神月建獨有哉何故月建獨
食日加不食乎如日加無神用時決事非也如加時
有神獨不食非也神之口腹與人等也人饑則食飽
則止不爲起功乃一食也歲月之神起功乃食一歲
之中興功者希歲月之神饑乎倉卒之世人民亡室
宅荒廢興功者絶歲月之神餓乎且田與宅俱人所
治興功用力勞佚鈞等宅掘土而立木田鑿溝而起
堤堤與木俱立掘與鑿俱爲起宅歲月食治田獨不
食豈起宅時歲月饑治田時飽乎何事鈞作同飲食

不等也說歲月食之家必銓功之小大立遠近之步
數假令起三尺之功食一步之內起十丈之役食一
里之外功有小大禍有近遠蒙恬爲秦築長城極天
下之半則其爲禍宜以萬數案長城之造秦民不多
死周公作雒興功至大當時歲月多於故聖人知其
審食宜徙所食地置於吉祥之位如不知避人民多
凶經傳之文賢聖宜有刺譏今聞築雒之民四方和
會功成事畢不聞多死設歲月之家殆虛非實也且
歲月審食猶人口腹之饑必食也且爲巳酉地有厭
勝之故畏一金刃懼一死炭豈閉口不敢食哉如實

長懼宜如其數五行相勝物爭鈞適如泰山失火沃
以一杯之水河決千里塞以一掊之土能勝之乎非
失五行之道小大多少不能相當也天地之性人物
之力少不勝多小不厭大使三軍持木杖匹夫持一
刃伸力角氣匹夫必死金性勝木然而木勝金負者
木多而金寡也積金如山燃一炭火以燔爍之金必
不消非失五行之道金多火少少多水火不鈞也五
尺童子與孟賁爭童子不勝非童子怯力少之故也
狼衆食人人衆食狼適力角氣能以小勝大者希爭
彊量功能以寡勝衆者鮮天道人物不能以小勝大
者少不能服多以一刃之金一炭之火厭除凶咎却
歲之殃如何也

論衡卷第二十三

論衡卷第廿四廿一

卌

譏日　卜筮　辨祟　難歲

詰術　解除　祀義　祭意

論衡卷第二十四　王充

譏日篇

世俗既信歲時而又信日舉事若病死災患大則謂之犯觸歲月小則謂之不避日禁歲月之傳既用日禁之書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是辯論之士亦不能定是以世人舉事不考於心而合於日不參於義而驗於時時日之書衆多非一略舉較著明其是非使信天時之人將一疑而倍之夫禍福隨盛衰而至代謝而

舉事曰凶人畏凶有效曰吉人冀吉有驗禍福自至則述前之吉凶以相戒懼此日禁所以累世不絕惑者所以連年不悟也葬歷曰葬避九空地臽及日之剛柔月之奇耦日吉無害剛柔相得奇耦相應乃爲吉良不合此歷轉爲凶惡夫葬藏棺也斂藏尸也初死藏尸於棺少久藏棺於墓墓與棺何別斂與葬何異斂於棺不避凶葬於墓獨求吉如以墓爲重夫墓土也棺木也五行之性木土鈞也治木以羸尸穿土以埋棺治與穿同事尸與棺一實也如以穿土賊地之體鑿溝耕園亦宜擇日世人能異其事吾將聽

其禁不能異其事吾不從其諱日之不害又求日之剛柔剛柔既合又索月之奇耦夫日之剛柔月之奇耦合於葬歷驗之於吉無不相得何以明之春秋之時天子諸侯卿大夫死以千百數案其葬日未必合於歷又曰雨不克葬庚寅日中乃葬假令魯小君以剛日死至葬日己丑剛柔等矣剛柔合善日也不克葬者避雨也如善日不當以雨之故廢而不用也何則雨不便事耳不用剛柔重凶不吉欲便事而犯凶非魯人之意臣子重慎之義也今廢剛柔待庚寅日中以暘爲吉也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卿大夫

七一月假令天子正月崩七月葬二月崩八月葬諸侯卿大夫士皆然如驗之葬歷則天子諸侯葬月常奇常耦也衰世好信禁不肖君好求福春秋之時可謂衰矣隱哀之間不肖甚矣然而葬埋之日不見所諱無忌之故也周文之世法度備具孔子意密春秋義纖如廢吉得凶妄舉觸禍宜有微文小義貶譏之辭今不見其義無葬歷法也祭祀之歷亦有吉凶假令血忌月殺之日固以以殺牲設祭必有患禍夫祭者供食鬼也鬼者死人之精也若非死人之精人未嘗見鬼之飲食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見生人有飲食死爲鬼當能復飲食感物思親故祭祀也若他神百鬼之祠雖非死人其事之禮亦與死人同蓋以不見其形但以生人之禮准況之也生人飲食無日鬼神何故有日如鬼神審有知與人無異則祭不宜擇日如無知也不能飲食雖擇日避忌其何補益實者百祀無鬼死人無知百祀報功示不忘德死如事生示不背亡祭之無福不祭無禍祭與不祭尚無禍福況日之吉凶何能損益如以殺牲見血避血忌月殺則生人食六畜亦宜辟之海內屠肆六畜死者日數千頭不擇吉凶早死者未必屠工也天下死罪冬月

囚亦數千人其刑於市不擇吉日更禍者未必獄吏也肉盡殺牲獄具斷囚囚斷牲殺創血之實何以異於祭祀之牲獨爲祭祀設歷不爲屠工獄吏立日世俗用意不實類也祭非其鬼又信非其諱持二非往求一福不能得也沐書曰子日沐令人愛之卯日沐令人白頭夫人之可愛憎在容貌之好醜頭髮白黑在年歲之稚老使醜如嫫母以子日沐能得愛乎使十五女子以卯日沐能白髮乎且沐者去首垢也洗去足垢盥去手垢浴去身垢皆去一形之垢其實等也洗盥浴不擇日而沐獨有日如以首爲最尊尊則澣亦治面面亦首也如以髮爲最尊則櫛亦宜擇日櫛用木沐用水水與木俱五行也用木不避忌用水獨擇日如以水尊於木則諸用水者宜皆擇日且水不若火尊如必以尊卑則用火者宜皆擇日且使子沐人愛之卯沐其首白者誰也夫子之性水也卯木也水不可愛木色不白子之禽鼠卯之獸兔也鼠不可愛兔毛不白以子日沐誰使可愛卯日沐誰使凝白者夫如是沐之日無吉凶爲沐立日歷者不可用也裁衣有書書有吉凶凶日製衣則有禍吉日則有福夫衣與食俱輔人體食輔其內衣衛其外飲食不擇日

裁衣避忌日豈以衣爲於其身重哉人道所重莫如
食急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衣服貨也如以加之於
形爲尊重在身之物莫大於冠造冠無禁裁衣有忌
是於尊者略卑者詳也且夫沐去頭垢冠爲首飾浴
除身垢衣衛體寒沐有忌冠無諱浴無吉凶衣有利
害俱爲一體共爲一身或善或惡所諱不鈞俗人淺
知不能實也且供服不如車馬九錫之禮一曰車馬
二曰衣服作車不求良辰裁衣獨求吉日俗人所重
失輕重之實也工伎之書起宅蓋屋必擇日夫屋覆
人形宅居人體何害於歲月而必擇之如以障蔽人身

者神惡之則夫裝車治船着蓋施帽亦當擇日如以
動地穿土神惡之則夫鑿溝耕園亦宜擇日夫動土
擾地神地神能原人無有惡意但欲居身自安則神
之聖心必不忿怒不忿怒雖不擇日猶無禍也如土
地之神不能原人之意苟惡人動擾之則雖擇日何
益哉王法禁殺傷人殺傷人皆伏其罪雖擇日犯法
終不免辠如不禁也雖妄殺傷終不入法縣官之法猶
鬼神之制也穿鑿之過猶殺傷之罪也人殺傷不在
擇日繕治室宅何故有忌又學書諱丙日云倉頡以
丙日死也禮不以子卯舉樂殷夏以子卯日亡也如

以丙日書子卯日舉樂未必有禍重先王之亡日悽愴感動不忍以舉事也忌日之發蓋丙與子卯之類也殆有所諱未必有凶禍也堪輿曆曆上諸神非一聖人不言諸子不傳殆無其實天道難知假令有之諸神用事之日也忌之何福不諱何禍王者以甲子之日舉事民亦用之王者聞之不刑法也夫王者不怒民不與己相避天神何爲獨當責之王法舉事以人事之可否不問日之吉凶孔子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春秋祭祀不言卜日禮曰內事以柔日外事以剛日剛柔以慎內外不論吉凶以爲禍福

卜筮篇

俗信卜筮謂卜者問天筮者問地蓍神龜靈兆數報應故捨人議而就卜筮違可否而信吉凶報意謂天地審告報蓍龜真神靈也如實論之卜筮不問天地蓍龜未必神靈有神靈問天地俗儒所言也何以明之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雚葦藁芼可以得數何必以蓍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蓍之爲言耆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由此言之蓍不神龜不靈蓋取其名未必有實也無其實則知其無神靈無神靈則知不問天地也且天人

地口耳何在而得問之天與人同道欲知天以人事
相問不自對見其人親問其意意不可知欲問天天
高耳與人相遠如天無耳非形體也非形體則氣也
氣若雲霧何能告人著以問地地有形體與人無異
問人不近耳則人不聞人不聞則口不告人夫言問
天則天爲氣不能爲兆問地則地耳遠不聞人言信
謂天地告報人者何據見哉人在天地之間猶蟣虱
之着人身也如蟣虱欲知人意鳴人耳傍人猶不聞
何則小大不均音語不通也今以微小之人問巨大
天地安能通其聲音天地安能知其旨意或曰人懷

天地之氣天地之氣在形體之中神明是矣人將卜
筮告令蓍龜則神以耳聞口言若已思念神明從胷
腹之中聞知其旨故鑽龜揲蓍兆見數矣夫人用神
思慮思慮不決故問蓍龜蓍龜兆數與意相應則是
神可謂明告之矣時或意以爲可兆數不吉或兆數
則吉意以爲凶夫思慮者己之神也爲兆數者亦己
之神也一身之神在胷中爲思慮在胷外爲兆數猶
人入戶而坐出門而行也行坐不異意出入不易務
如神明爲兆數不宜與思慮異天地有體故能搖動搖
動有生之類也生則與人同矣問生人者須以生人

乃能相報如使死人問生人則必不能相答今天地生而蓍龜死以死問生安能得報枯龜之骨死蓍之莖問生之天地世人謂之天地報應誤矣如蓍龜為若版牘兆數為若書字象類人君出教令乎則天地口耳何在而有教令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不言則亦不聽人之言天道稱自然無為今人問天地天地報應是自然之有為以應天也案易之文觀揲蓍之法二分以象天地四揲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月以象類相法以立卦數耳豈云天地告報人哉人道相問則對不問不應無求空扣人之門無問虛辨人之前則主人笑而不應若恚而不對試使卜筮之人空鑽龜而卜虛揲蓍而筮戲弄天地亦得兆數天地妄應乎又試使人罵天而卜毆地而筮無道至甚亦得兆數苟謂兆數天地之神何不滅其火灼其手振其指而亂其數使之身體疾痛血氣湊踊而猶為之見兆出數何天地之不憚勞困心不惡也由此言之卜筮不問天地兆數非天地之報明矣然則卜筮亦必有吉凶論者或謂隨人善惡之行也猶瑞應應（一作隨）善而至災異隨惡而到治之善惡善惡所致也疑非天地故應之也古人鑽龜輒

得從兆凶人揲蓍輒得逆數何以明之紂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災變亟至周武受命高祖龍興天人並佑奇怪既多豐沛子弟卜之又吉故吉人之體所致無不良凶人之起所招無不醜衛石駘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焉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卜以龜爲有知也龜非有知石祁子自知也祁子行善政有嘉言言嘉政善故有明瑞使時不卜謀之於衆衆

猶稱善何則人心神意同吉凶也此言若然然非卜筮之實也夫鑽龜揲蓍自有兆數兆數之見自有吉凶而吉凶之人適與相逢吉人與善兆合凶人與惡數遇猶吉人行道逢吉事顧睨見祥物非吉事祥物爲吉人瑞應也禍人遭遇之道凶惡亦如之夫見善惡非天應答適與善惡相逢遇也鑽龜揲蓍有吉凶之兆者逢吉遭見之類也何以明之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魯卿莊叔生子穆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夫卜曰逢筮曰遇實遭遇所得非善惡所致也善則逢吉惡則遇凶天道自然非爲

也推此以論人君治有吉凶之應亦猶此也君德
遭賢時適當平嘉物奇瑞偶不肖之君亦及此焉世
人言卜筮者多得實誠論者或謂蓍龜可以參
事不可純用夫鑽龜揲蓍兆數輒見見無常占者
生意吉兆而占謂之凶凶數而占謂之吉吉凶不效
則謂卜筮不可信周武王伐紂卜筮之逆占曰大凶
太公推蓍蹈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夫卜筮兆
數非吉凶誤也占之不審吉凶吉凶變亂變亂故太
公黜之夫蓍筮龜卜猶聖王治世卜筮兆數猶王治
瑞應瑞應無常兆數詭異詭異則占者惑無常則議

者疑疑則謂平未治惑則謂吉不良何以明之夫吉
兆數吉人可遭也治遇符瑞聖德之驗也周王伐紂
遇烏魚之瑞其卜曷為逢不吉之兆使武王不當起
出不宜逢瑞使武王命當興卜不宜得凶由此言之
武王之卜不得凶占謂之凶者失其實也魯將伐越
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為凶何則鼎而折足行
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
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夫子貢占鼎折
足以為凶猶周之占卜者謂之逆矣逆中必有吉猶
折鼎足之占 越矣周多子貢直占之知寡若

孔子說論之以吉者非常之兆不能審也世因武王卜無非而得凶故謂卜筮不可純用略以助政示有鬼神明已不得專著書記者採掇行事若韓非飾邪之篇明已效之驗毀卜訾筮非世信用夫卜筮非不可用卜筮之人占之誤也洪範稽疑卜筮之變必問天子卿士或時審是夫不能審占兆數不驗則謂卜筮不可信用晉文公與楚子戰夢與成王搏成王在上而盬其腦占曰凶咎犯曰吉君得天楚伏其罪盬君之腦者柔之也以戰果勝如咎犯占夫占夢與占龜同晉占夢者不見象指猶周占龜者不見兆者為也象無不然兆無不審人之知闇論之失實也傳或言武王伐紂卜之而龜𪚮占者曰凶太公曰龜𪚮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審若此傳亦復孔子論卦咎犯占夢之類也蓋兆數無不然而吉凶失實者占不巧工也

辨祟篇

世俗信禍祟以為人之疾病死亡及更患被罪戮辱懽笑皆有所犯起功移徙祭祀喪葬行作入官嫁娶不擇吉日不避歲月觸鬼逢神忌時相害故發病生禍絓法入罪至於死亡殫家滅門皆不重慎犯觸忌

諱之所不[illegible]實諱之[illegible]言也凡人不世不能不
作事作事之後不能不有吉凶見吉則指以爲前時
擇日之福見凶則刺以爲往者觸忌之禍多或擇日
而得禍觸忌而獲福工伎射事者欲遂其術見禍忌
而不言聞福匿而不達積禍以驚不慎列福以勉畏
時故世人無愚智賢不肖人君布衣皆畏懼信向不
敢抵犯歸之久遠莫能分明以爲天地之書賢聖之
術也人君惜其官人民愛其身相隨信之不復狐疑
故人君興事工伎滿閤人民有爲觸傷問時姦書僞
文由此滋生巧惠生意作知求利驚惑愚暗漁富偷

貧愈非古法度聖人之至意也聖人舉事先定於義
義已定立決以卜筮示不專已明與鬼神同意共指
欲令衆下信用不疑故書列七卜易載八卦從之未
必有福違之未必有禍然而禍福之至時也死生之
到命也人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命窮操行善天不
能續命長操行惡天不能奪天百神主也道德仁義
天之道也戰栗恐懼天之心也廢道滅德賤天之道
嶮隘恣睢悖天之意世間不行道德莫過桀紂妄行
不軌莫過幽厲桀紂不早死幽厲不夭折由此言之
逢福獲[illegible]擇日避時涉患麗禍不在觸歲犯月

[illegible]在天苟有時日誠有禍祟聖人何惜不言何畏不說案古圖籍仕者安危千君萬臣其得失吉凶官位高下位祿降升各有差品家人治產貧富息耗壽命長短各有遠近非高大尊貴舉事以吉日下小卑賤以凶時也以此論之則亦知禍福死生不在遭逢吉祥觸犯凶忌也然則人之生也精氣育也人之死者命窮絕也人之生未必得吉逢喜其死獨何為謂之犯凶觸忌以孔子證之以死生論之則亦知夫百禍千凶非動作之所致也孔子聖人知府也死生大事也大事道效也孔子云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衆文微言不能奪俗人愚夫不能易明矣人之於世禍福有命人之操行亦自致之其安居無為禍福自至命也其作事起功吉凶至身人也人之疾病希有不由風濕與飲食者當風卧濕握錢問祟飽飯饜食齋精解禍而病不治謂祟不得命自絕謂筮不審俗人之知也夫倮蟲三百六十人為之長人物也萬物之中有知慧者也其受命於天稟氣於元與物無異鳥有巢棲獸有窟穴蟲魚介鱗各有區處猶人之有室宅樓臺也能行之物死傷病困大相害[illegible]捕取以給口腹非作窠穿穴有所觸

東[illegible]犯[illegible]人有死生物亦有終始人有起
居物亦有動作血脈首足耳目鼻口與人不別雖好
惡與人不同也人不能曉其音不見其指耳乃其游
於黨類接於同品其知去就與人無異共天同地並
仰日月而鬼神之禍獨加於人不加於物未曉其故
也天地之性人爲貴豈天禍爲貴者作不爲賤者設
哉何其性類同而禍患別也刑不上大夫聖王於貴
者闊也聖王刑賤不罰貴鬼神禍貴不殃賤非易所
謂大人與鬼神合其狀而曰我有所犯抵觸縣官羅
絏刑法不曰過所致而曰家有負居處不慎飲食過

節不曰失調和而曰徙觸時死者累屬葬棺至十不
曰氣相汙而曰葬日凶有事歸之有犯無爲歸之所
居居衰宅耗蜚凶流尸集人室居又禱寢禍先祖遺
殃疾病不請醫更患不修行動歸於禍名曰犯觸用
知淺略原事不實俗人之材也猶繫罪司空作徒未
必到吏日惡繫役時凶也使殺人者求吉日出詣吏
剬罪推善時入獄繫寧能令事解赦令至哉人不觸
禍不被罪不被罪不入獄一旦令至解械徑出未必
有解除其凶者也天下千獄獄中萬囚其舉事未必
觸忌諱也居位食祿專城長邑以千萬數其遷徙日

未必遇吉時也歷陽之都一夕沉而為湖其民未必皆犯歲月也高祖始起豐沛俱復其民未必皆慎時日也項羽攻襄安襄安無噍類未必不塞也趙軍為秦所阬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俱死其出家時未必不擇時也辰日不哭哭有重喪戊己死者復尸有隨一家滅門先死之日未必辰與戊己也血忌不殺牲屠肆不多禍上朔不合衆沽舍不觸殃塗上之暴尸未必出以往亡室中之殯柩未必還以歸忌由此言之諸占射禍祟者皆不可信用信用之者皆不可是夫使食口十人居一宅之中不動钁鍤不更居處祠祀嫁娶皆擇吉日從春至冬不犯忌諱則夫十人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宅有盛衰若歲破直符不知避也夫如是令數問工伎之家宅盛即留衰則避之及歲破直符輒舉家移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移徙觸時往來不吉夫如是復令輒問工伎之家可徙則往可還則來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泊命壽極夫如是人之死生竟自有命非觸歲月之所致犯負凶忌之所為也

難歲篇

俗人險心好信禁龍知者亦疑莫能實定是以儒雅服從工伎得勝吉凶之書伐經典之義工伎之說凌儒雅之論今略實論令親覽揔核是非使世一悟移徙法曰徙抵太歲凶負太歲亦凶抵太歲名曰歲下負太歲名曰歲破故皆凶也假令太歲在甲子天下之人皆不得南北徙起宅嫁娶亦皆避之其移東西若徙四維相之如者皆吉何者不與太歲相觸亦不抵太歲之衝也實問避太歲者何意也令太歲惡人徙乎則徙者皆有禍令太歲不禁人徙惡人抵觸之乎則道上之人南北行者皆有殃太歲之意猶長吏之心也長吏在塗人行觸車馬干其吏從長吏怒之豈獨抱器載物去宅徙居觸犯之者而乃責之哉昔文帝出過霸陵橋有一人行逢車駕逃於橋下以為文帝之車已過疾走而出驚乘輿馬文帝怒以屬廷尉張釋之釋之當論使太歲之神行若文帝出乎則人犯之者必有如橋下走出之人矣方今行道路者暴病仆死何以知非觸遇太歲之出也為移徙者又不能處不能處則犯與不犯未可知未可知則其行與不行未可審也且太歲之神審行乎則宜有曲折不宜有北如長吏出舍行有曲折如天神直道不曲

民從東西四維徙者猶干之也若長吏之南北
行人從東如西四維相之如猶抵觸之如不正南北
南北之徙又何犯如太歲不動行乎則宜有宮室營
衛不與人相見人安得而觸之如太歲無體與長吏
異若煙雲虹蜺直經天地極子午南北陳乎則東西
徙若四維徙者亦干之譬若今時人行觸繁霧蜮氣
無從橫負鄉皆中傷焉如審如氣人當見之雖不移
徙亦皆中傷且太歲天别神也與青龍無異龍之體
不過數千丈如令神者宜長大饒之數萬丈令體掩北
方當言太歲在北方不當言在子其東有丑其西有
亥明不專掩北方極東西之廣明矣今正言在子位
觸土之中直子午者不得南北徙耳東邊直丑巳之
地西邊直亥未之民何爲不得南北徙丑與亥地之
民使太歲左右通得南北徙及東西徙可則丑在子
東亥在子西丑亥之民東西徙觸歲之位巳未之民
東西徙忌歲所破儒者論天下九州以爲東西南北
盡地廣長九州之内五千里竟三河土中周公卜宅
經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雒則土之中也鄒衍論
之以爲九州之内五千里竟合爲一州在東南位名
曰赤縣州自有九州者九焉九九八十一凡八十一

州此言殆虛地形難審假令有之亦一難也使如
九州如儒者之議直雒邑以南對三河以北豫州荊
州冀州之部有太歲耳雍梁之間青兗徐楊之地安
得有太歲使如鄒衍之論則天下九州在東南位不
直子午安得有太歲如太歲不在天地極分散在民
間則一家之宅輒有太歲雖不南北徙猶抵觸之假令
從東里徙西里西里有太歲從東宅徙西宅西宅有
太歲或在人之東西或在人之南北猶行途上東西
南北皆逢觸人太歲位數千萬億天下之民徙者皆
凶爲移徙者何以審之如審立於天地之際猶王者

之位在土中也東方之民張弓西射人不謂之射工
者以不能至王者之都自止射其處也今徙豈能北
至太歲位哉自止徙百步之內何爲謂之傷太歲乎
且移徙之家禁南北徙者以爲歲在子位子者破午
南北徙者抵觸其衝故謂之凶夫破者須有以椎破
之也如審有所用則不從之民皆被破害如無所用
何能破之夫雷天氣也盛夏擊折折木破山時暴殺
人使太歲所破若迅雷也則聲音宜疾死者宜暴如
不若雷亦無能破如謂衝抵爲破衝抵安能相破東
西相與爲衝而南北相與爲抵如必以衝抵爲凶則

東西常凶而南北常惡也如以太歲神其衝獨凶神
莫過於天地天地相與為衝則天地之間無生人也
或上十二神登明從魁之輩工伎家謂之皆天神也
常立子丑之位俱有衝抵之氣神雖不若太歲宜有
微敗移徙有雖避太歲之凶猶觸十二神之害為移
徙時者何以不禁冬氣寒水也水位在北方夏氣熱
火也火位在南方案秋冬寒春夏熱者天下普然非
獨南北之方水火衝也今太歲位在子耳天下皆為
太歲非獨子午衝也審以所立者為主則午可為大
夏子可為大冬冬夏南北徙者可復凶乎立春艮王

震相巽胎離沒坤死兌囚乾廢坎休王之衝死相之
衝囚王相衝位有死囚之氣乾坤六子天下正道伏
羲文王象以治世文為經所載道為聖所信明審於
太歲矣人或以立春東北徙抵艮之下不被凶害太
歲立於子彼東北殺坤卦也於午猶艮以坤徙觸子
位何故獨凶正月建於寅破於申從寅申徙相之如
者無有凶害太歲不指午而空曰數破午實無凶禍
而虛禁南北豈不妄哉十二月為一歲四時節竟陰
陽氣終竟復為一歲日月積聚之名耳何故有神而
謂之立於子位乎積分為日累日為月連月為時結

時為歲歲則日月時之類也歲而有神日月時亦復有神乎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歲猶統元也歲有神統元復有神乎論之以為無假令有之何故害人神莫過於天地天地不害人人謂百神百神不害人太歲之氣天地之氣也何憎於人觸而為害且文曰甲子不徙言甲與子殊位太歲立子不居甲為移徙者運之而復居甲為之而復居甲為移徙時者亦宜復禁東西徙甲與子鈞其凶宜同不禁甲而獨忌子為移徙時者竟妄不可用也人居不能不移徙移徙不能不觸歲觸歲不能不得時死工伎之人見今人之死則歸禍於往時之徙俗心險危死者不絕故太歲之言傳世不滅

論衡卷第二十四

論衡卷第二十五　王充

詰術篇

圖宅術曰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第之第定名立宮商殊別宅有五音姓有五聲宅不宜其姓姓與宅相賊則疾病死亡犯罪遇禍詰曰夫人之在天地之間也萬物之貴者耳其有宅也猶鳥之有巢獸之有穴也謂宅有甲乙巢穴復有甲乙乎甲乙之神獨在民家不在鳥獸何夫人之有宅猶有田也以田飲

食以宅居人民所重莫食最急先田後宅田重於
宅也田間阡陌可以制八術比土爲田一本作本可以數甲
乙甲乙之術獨施於宅不設於田何也府廷之内吏
舍比屬吏舍之形制何殊於宅吏之居處何異於民
不以甲乙第舍獨以甲乙數宅何也民間之宅與鄉亭
比屋相屬接界相連不并數鄉亭獨第民家甲乙之
神何以獨立於民家也數宅之術行市亭數巷街以
第甲乙入市門曲折亦有巷街人晝夜居家朝夕坐
市其實一也市肆戶何以不第甲乙州郡列居縣邑
雜處與街巷民家何以異州郡縣邑何以不數甲乙

也天地開闢有甲乙邪後王乃有甲乙如天地開闢
本有甲乙則上古之時巢居穴處無屋宅之居街巷
之制甲乙之神皆何在數宅既以甲乙五行之家數
日亦當以甲乙甲乙有支干支干有加時支干加時
專比者吉相賊者凶當其不舉也未必加憂支辱也
事理有曲直罪法有輕重上官平心原其獄狀未有
支干吉凶之驗而有事理曲直之效爲支干者何以
對此武王以甲子日戰勝紂以甲子日戰負二家俱
期兩軍相當旗幟相望俱用一日或存或亡且甲與
子[illegible]等、、昧[illegible]時加貿寅與甲乙不相賊武王終以破

[illegible]天爲日在地爲火何以驗之陽燧鄉日火從天來由此言之火日氣也日有甲乙火無甲乙何日千而辰十二日辰相配故甲與子連所謂日十者何等也端端之日有十邪而將一有十名也如端端之日有十甲乙是其名何以不從言甲乙必言子丑何日廷圖甲乙有位子丑亦有處各有部署列布五方若王者營衛常居不動今端端之日衛旦出東方夕入西方行而不已與日廷異何謂甲乙爲日之日乎術家更說日甲乙者自天地神也日更用事自用甲乙勝負爲吉凶非端端之日名也夫如是

於五行之象徒當用甲乙決吉凶而已何爲言加時乎案加時者端端之日加也端端之日安得勝負五音之家用口調姓名及字用姓定其名用名正其字口有張歙聲有外內以定五音宮商之實夫人之有姓者用稟於天天得五行之氣爲姓邪以口張歙聲外內爲姓也如以本所稟於天者爲姓若五穀萬物稟氣矣何故用張口歙聲內外定正之乎古者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生賜之姓也若夏吞薏苡而生則姓苡氏商吞燕子而生則姓爲子氏周履大人跡則姬氏其立名也以信以義以像以類以名生爲信若魯

公子友生文在其手曰友也以德名爲義若文王爲
昌武王爲發也以類名爲像若孔子名丘也取於物
爲假若宋公名杵臼也取於父爲類有似類於父也
其立字也展名取同義名賜字子貢名予字子我其
立姓則以本所生置名則以信義像假類字則展名
取同義不用口張歙外內調宮商之義爲五音術何
據見而用古者有本姓有氏姓陶氏田氏事之氏姓
也上官氏司馬氏吏之氏姓也孟氏仲氏王父字之
氏姓也氏姓有三事乎吏乎王父字乎以本姓則用
所生以氏姓則用事吏王父字用口張歙調姓之義

何居匈奴之俗有名無姓字無與相調諧自以壽命
終禍福何在禮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不知者不知
本姓也夫妾必有父母家姓然而必卜之者父母姓
轉易失實禮重取同姓故必卜之姓徒用口調諧姓
族則禮買妾何故卜之

圖宅術曰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則商
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水勝火火賊金五行之
氣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門有宜嚮嚮得其宜富貴吉
昌嚮失其宜貧賤衰耗夫門之與堂何以異五姓之
門各有五姓之堂所向無宜何門之掩地不如堂廡

朝夕所處於堂不於門圖吉凶者宜皆以堂如門人
所出入則戶亦宜然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言戶不
言門五祀之祭門與戶均如當以門正所嚮則戶何
以不當與門相應乎且今府廷之內吏舍連屬門嚮
有南北長吏舍傳閣居有東西長吏之姓必有宮商
諸吏之舍必有徵羽安官遷徙未必角姓門南嚮也
失位貶黜未必商姓門北出也或安官遷徙或失位
貶黜何姓有五音人之質性亦有五行五音之家商
家不宜南嚮門則人稟金之性者可復不宜南嚮坐
南行步乎一曰五音之門有五行之人假令商姓口

食五人五人中各有五色木人青火人赤水人黑金
人白土人黃五色之人俱出南嚮之門或凶或吉壽
命或短或長凶而短者未必色白吉而長者未必色
黃也五行之家何以為決南嚮之門賊商姓家其實
如何南方火也使火氣之禍若火延燔徑從南方來
乎則雖為北嚮門猶之凶也火氣之禍若夏日之熱四
方洽浹乎則天地之間皆得其氣南嚮門家何以獨
凶南方火者火位南方一曰其氣布在四方非必南
方獨有火四方無有也猶水位在北方四方猶有水
也火滿天下水辨四方火或在人之南或在人之北

火當在南方是則東方可無金西方可無木乎

解除篇

世信祭祀謂祭祀必有福又然解除謂解除必去凶解除初禮先設祭祀比夫祭祀若生人相賓客矣先為賓客設膳食已驅以刃杖鬼神如有知必恚止戰不肯徑去若懷恨反而為禍如無所知不能為凶解之無益不解無損且人謂鬼神何如狀哉如謂鬼有形象形象生人生人懷恨必將害人如無形象與煙雲同驅逐雲煙亦不能除形既不可知心亦不可圖鬼神集止人宅欲何求乎如勢欲殺人當驅逐之時避人隱匿驅之止則復還立故處如不欲殺人寄託人家雖不驅逐亦不為害貴人之出也萬民並觀填街滿巷爭進在前士卒驅之則走而却士卒還去即復其處士卒立守終日不離僅能禁止何則欲在於觀不為壹驅還也使鬼神與生人同有欲於宅中猶萬民有欲於觀也士卒驅逐不久立守則觀者不却也然則驅逐鬼者不極一歲鬼神不去今驅逐之終食之閒則舍之矣舍之鬼復還來何以禁之暴穀於庭雞鳥啄之主人驅彈則走縱之則來不終日立守雞雀不禁使鬼神乎不為驅逐去止使鬼不神乎

與雞雀等未嘗驅逐不能禁也虎狼入都弓弩湊之雖殺虎狼不能除虎狼所為來之患盜賊攻城官軍擊之雖盜賊却不能滅盜賊所為至之禍虎狼之來應政失也盜賊之至起世亂也然則鬼神之集為命絕也殺虎狼却盜賊不能使政得復也然則盛解除驅鬼神不能使凶去而命延病人困篤見鬼之至性猛剛者挺劍操杖與鬼戰鬬戰鬬壹再錯指受服知不如必不終也夫解除所驅逐鬼與病人所見鬼無以殊也其驅逐之與戰鬬無以異也病人戰鬬鬼猶不去宅主解[illegible]鬼神猶不離由此言之解除宅者何益於事信其凶去不可用也且夫所除宅中客鬼也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龍白虎列十二位龍虎猛神天之正鬼也飛尸流凶安敢妄集猶主人猛勇姦客不敢闚也有十二神舍之宅主驅逐名為去十二神之客恨十二神之意安能得吉如無十二神則亦無飛尸流凶無神無凶解除何補驅逐何去解逐之法緣古逐疫之禮也昔顓頊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居江水為虐鬼一居若水為魍魎一居歐隅之間主疫病人故歲終事畢驅逐疫鬼因以送陳迎新内吉也世相倣效故有解除夫逐疫之法亦禮之失也行

堯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災消滅雖不逐疫疫鬼不往行桀紂之行海內擾亂百禍並起雖日逐疫疫鬼猶來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周之季世信鬼脩祀以求福助意主心惑不顧自行功猶不立治猶不定故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國期有遠近人命有長短如祭祀可以得福解除可以去凶則王者可竭天下之財以興延期之祀富家翁嫗可求解除之福以取踰世之壽案天下人民夭壽貴賤皆有祿命操行吉凶皆有衰盛祭祀不爲福福不由祭祀世信鬼神故好祭祀祭祀無鬼神故通人不務焉祭祀厚事鬼神之道也猶無害福之驗況盛力用威驅逐鬼神其何利哉祭祀之禮解除之法衆多非一且以一事效其非也夫小祀足以況大祭一鬼足以卜百神世間繕治宅舍鑿地掘土功成作畢解謝土神名曰解土爲土偶人以像鬼形令巫祝延以解土神已祭之後心快意喜謂鬼神解謝殃禍除去如討論之乃虛妄也何以驗之夫土地猶人之體也普天之下皆爲一體頭足相去以萬里數人民居土上猶蚤虱著人身也蚤虱食人賊人肌膚猶人鑿地賊地之體也蚤虱內知有欲解人之心相與聚會解謝於所食之肉旁人

能知之乎夫不能知蜫蝡之音猶地不能曉人民之言也胡越之人耳口相類心意相似對口交耳而談尚不相解況人不與地相似地之耳口與人相遠乎今所解者地乎則地之耳遠不能聞也所解一宅之土則一宅之土猶人一分之肉也安能曉之如所解宅神乎則此名曰解宅不名曰解土禮入宗廟無所主意斬尺二寸之木名之曰主主心事之不為人像今解土之祭為土偶人像鬼之形何能解乎神荒忽無形出入無門故謂之神今作形像與禮相違失神之實故知其非象似布藉不設鬼形解土之禮立

土偶人如祭山可為石形祭門戶可作木人乎晉中行寅將亡召其太祝欲加罪焉曰子為我祀犧牲不肥澤也且齊戒不敬也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密子有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義之薄也唯患車之不足也夫船車飭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謗詛君苟以祀為有益於國乎詛亦將為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慙今世信祭祀中行子之類也不脩其行而豐其祝不敬其上而畏其鬼身死禍至歸之於祟

謂祟未得得祟脩祀禍繁不止歸之於祭謂祭未敬夫論解除解除無益論祭祀祭祀無補論巫祝巫祝無力竟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

祀義篇

世信祭祀以爲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禍是以病作卜祟祟得脩祀祀畢意解意解病已執意以爲祭祀之助勉奉不絕謂死人有知鬼神飲食猶相賓客賓客悅喜報主人恩矣其脩祭祀是也信其享之非也實者祭祀之意主人自盡恩勤而已鬼神未必歆享之也何以明之今所祭者報功則緣生人爲

恩義耳何歆享之有今所祭死人死人無知不能飲食何以審其不能歆享飲食也夫天者體也與地異天有列宿地有宅舍宅舍附地之體列宿着天之形形體具則有口乃能食使天地有口能食祭食宜盡如無口則無體無體則氣也若雲霧耳亦無能食如天地之精神若人之有精神矣以人之精神何宜飲食中人之體七八尺身大四五圍食斗食歠斗羹乃能飽足多者三四斗天地之廣大以萬里數圜丘之上一犢粟粢飯大羹不過數斛以此食天地天地安能飽天地用心猶人用意也人食不飽足則怨

主人不報以德矣必謂天地至能飽食則夫古之郊
者負天地山猶人之有骨節也水猶人之有血脉也
故人食腸滿即骨節與血脉因以盛矣今祭天地則
山川隨天地而飽今別祭山川以爲異神是人食已
更食骨節與血脉也社稷報生穀物之功萬民生於
天地猶毛生於體也祭天地則社稷設其中矣人
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是人之膚肉當復食
也五祀初本在地門戶用木與土土木生於地井竈室
中霤皆屬於地祭地五祀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
別祭必以爲有神是食已當復食形體也風伯雨師

雷公是羣神也風猶人之有吹呴也雨猶人之有精
液也雷猶人之有腹鳴也三者附於天地祭天地三
者在矣人君重之故別祭必以爲有神則人吹呴精
液腹鳴當復食也日月猶人之有目星辰猶人之有
髮三光附天祭天三光在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
以爲有神則人之食已復食目與髮也宗廟己之先
也生存之時謹敬供養死不敢不信故脩祭祀緣生
事死示不忘先五帝三王郊宗黃帝帝嚳之屬報功
直力不敢忘德未必有鬼神審能歆享之也夫不能
歆享則不能神不能神則不能爲福亦不能爲禍禍

福之起由於喜怒喜怒之發由於腹腸有腹腸者輙
能飲食不能飲食則無腹腸無腹腸則無用喜怒無
用喜怒則無用爲禍福矣或曰歆氣不能食也夫歆
之與飲食一實也用口食之用口歆之無腹腸則無
口無口無用食則亦無用歆矣何以驗其不能歆也
以人祭祀有過不能即時犯也夫歆不用口則用鼻
矣口鼻能歆之則目能見之目能見之則手能擊之
今手不能擊則知口鼻不能歆之也或難曰宋公鮑
之身有疾祝曰夜姑掌將事於厲者厲鬼杖檝而與
之言曰何而粢盛之不膏也何而芻犧之不肥碩也

何而珪璧之不中度量也而罪歟其鮑之罪歟夜姑
順色而對曰鮑身尚幼在繈褓不預知焉審是掌之
厲鬼舉檝而掊之斃於壇此非不能言用手之驗乎
曰夫夜姑之死未必厲鬼擊之也時命當死也祅象
厲鬼象鬼之形則象鬼之言象鬼之言則象鬼而擊
矣何以明之夫鬼者神也神也先知先知則宜自見
粢盛之不膏珪璧之失度犧牲之臞小則因以責讓
夜姑以檝擊之而已無爲先問先問不知之效也不
知不神之驗也不知不神則不能見體出言以檝擊
人也夜姑義臣也引罪自予己故鬼擊之如無義自

歸之鮑身則厲鬼[illegible]出[illegible]復[illegible]櫕[illegible]鮑之身矣且祭祀不
備神怒見體以殺掌祀如禮備神喜肯見體以食賜
主祭乎人有喜怒鬼亦有喜怒人不爲怒者身存不
爲喜者身亡厲鬼之怒見體而罰宋國之祀必時中
體矣神何喜見體以賞之乎夫怒喜不與人同則其
賞罰不與人等賞罰不與人等則其掊夜姑不可信
也且夫歆者內氣也言者出氣也能歆則能言猶能
吸則能呼矣如鬼神能歆則宜言於祭祀之上今不
能言知不能歆一也凡能歆者口鼻通也使鼻鼽不
通口鉗不開則不能歆矣人之死也口鼻腐朽安能

復歆二也禮曰人死也斯惡之矣與人異類故惡之
也爲尸不動朽敗滅亡其身不與生人同則知不與
生人通矣身不同知不通其飲食不與人鈞矣胡越
異類飲食殊味死之與生非直胡之與越也由此言
之死人不歆三也當人之臥也置食物其旁不能知
也覺乃知之知乃能食之夫死長臥不覺者也安能
知食不能歆之四也或難曰祭則鬼享之何謂也曰
言其[illegible]具謹絜粢牲肥香人臨見之意飲食之推已意
以況鬼神鬼神有知必享此祭故曰鬼享之也難曰
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夫言東鄰不若西

鄰言東鄰牲大福少西鄰祭少福多也今言鬼不享
何以知其福有多少也曰此亦謂脩具謹潔與不謹潔
也紂殺牛祭不致其禮文王礿祭竭盡其敬夫禮不
至則人非之禮敬盡則人是之是之則舉事多助非
之則言行見畔見畔若祭不見享之禍多助若祭見
歆之福非鬼為祭祀之故有喜怒也何以明之苟鬼
神不當須人而食須人而食是不能神也信鬼神歆
祭祀祭祀為禍福謂鬼神居處何如狀哉自有儲偫
邪將以人食為饑飽也如自有儲偫儲偫必與人異
不當食人之物如無儲偫則人朝夕祭乃可耳壹祭

壹否則神壹饑壹飽壹饑壹飽則神壹怒壹喜矣且
病人見鬼及臥夢與死人相見如人之形故其祭祀
如人之食緣有飲食則宜有衣服故復以繒製衣以
象生儀其祭如生人之食人欲食之冀鬼饗之其製
衣也廣縱不過一尺若五六寸以所見長大之神貫
一尺之衣其肯喜而加福於人乎以所見之鬼為審
死人乎則其製衣宜若生人之服如以所製之衣審
鬼衣之乎則所見之鬼宜如偶人之狀夫如是也世
所見鬼非所衣之神非所衣之神非所見之鬼也鬼
神未定厚禮事之安得福佑而堅信之乎

祭意篇

禮王者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宗廟社稷之祀自天子達於庶人尚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臣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燔柴於大壇祭天也瘞埋於大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大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

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此皆法度之祀禮之常制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推人事父母之事故亦有祭天地之祀山川以下報功之義也緣生人有功得賞鬼神有功亦祀之山出雲雨潤萬物六宗居六合之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之故曰六宗社稷報生萬物之功社報萬物稷報五穀五祀報門戶井竈室中霤之功門戶人所出入井竈人所飲食中霤人所託處五者功鈞故俱祀之傳或曰少昊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

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
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為祝融共工
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
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
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禮曰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
子曰柱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
為社傳或曰炎帝作火死而為竈禹勞力天下水死
而為社禮曰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户曰竈諸侯為國立五祀曰
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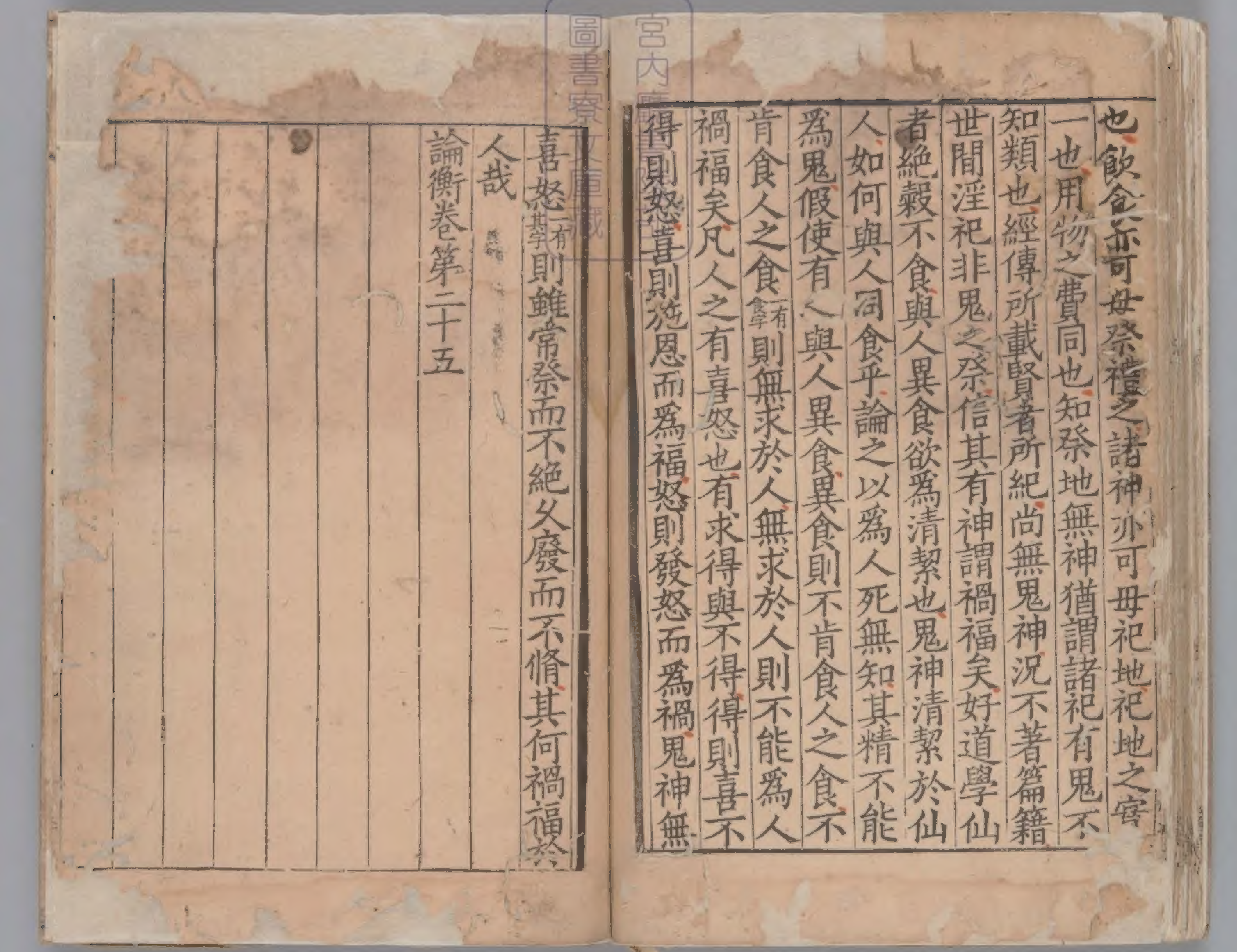
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竈社稷
五祀之祭未有所定皆為思其德不忘其功也中心
愛之故飲食之愛鬼神者祭祀之自禹興脩社稷祀
后稷其後絕廢高皇帝四年詔天下祭靈星七年使
天下祭社稷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名曰雩雩
之禮為民祈穀雨祈穀實也春求雨秋求實一歲再祀蓋重
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故論語曰暮春者春服既
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
歸暮春四月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二月之時龍
星始出故傳曰龍見而雩龍星見時歲已啓蟄而雩

春雩之禮廢秋雩之禮存故世常脩靈星之祀到今
不絕名變於舊故世人不識禮廢不具故儒者不知
世儒案禮不知靈星何祀其難曉而不識說縣官名曰明
星緣明星之名說曰歲星歲星東方也東方主春春
主生物故祭歲星求春之福也四時皆有力於物獨
求春者重本尊始也審如儒者之說求春之福反以
秋祭此求春也月令祭戶以春祭門以秋各宜其時
如或祭門以秋謂之祭戶論者肯然之乎不然則明
星非歲星也乃龍星也龍星二月見則雩祈穀雨龍
星八月將入則秋雩祈穀實儒者或見其義語不空

生春雩廢秋雩興故秋雩之名自若爲明星也實曰
靈星靈星者神也神者謂龍星也羣神謂風伯雨師
雷公之屬風以搖之雨以潤之雷以動之四時生成
寒暑變化日月星辰人所瞻仰水旱人所忌惡四方
氣所由來山林川谷民所取材用此鬼神之功也凡
祭祀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二曰脩先報功以勉力脩
先以崇恩力勉恩崇功立化通聖王之務也是故聖
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
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

民変而野死鯀勤洪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黄帝
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為司徒而民
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寛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
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災凡此功烈施布於民民
頼其力故祭報之宗廟先祖巳之親也生時有養親
之道死亡義不可背故脩祭祀示如生存推人事鬼
神縁生事死人有賞功供養之道故有報恩祀祖之
義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贛埋之曰吾聞之也弊帷不
棄為埋馬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
封（封發音窆）也亦與之席毋使其首陷焉延陵季子過徐

徐君好其劍季子以當使於上國未之許與季子使
還徐君以死季子解劍帶其冢樹御者曰徐君巳死
尚誰為乎季子曰前巳心許之矣可以徐君死故負
吾心乎遂帶劍於冢樹而去祀為報功者其用意猶
孔子之埋畜狗也祭為不背先者其恩猶季子之帶劍
於冢樹也聖人知其若此祭猶齋戒畏敬若有鬼神
脩興弗絶若有禍福重恩尊功殷懃厚恩未必有鬼
而享之者何以明之以飲食祭地也人將飲食謙退
示嘗有所先孔子曰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禮
曰侍食於君君使之祭然後飲食之祭猶禮之諸祀



也飲食亦可毋祭禮之諸神亦可毋祀地祀地之宜
一也用物之費同也知祭地無神猶謂諸祀有鬼不
知類也經傳所載賢者所紀尚無鬼神況不著篇籍
世間淫祀非鬼之祭信其有神謂禍福矣好道學仙
者絕穀不食與人異食欲爲清潔也鬼神清潔於仙
人如何與人同食乎論之以爲人死無知其精不能
爲鬼假使有之與人異食異食則不肯食人之食不
肯食人之食（一有食字）則無求於人無求於人則不能爲人
禍福矣凡人之有喜怒也有求得與不得得則喜不
得則怒喜則施恩而爲福怒則發怒而爲禍鬼神無
喜怒（一有其字）則雖常祭而不絕久廢而不脩其何禍福於
人哉

論衡卷第二十五